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zhelp.net>

# 大操盘手

##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美】埃德温·勒费弗 著  
杜颖达 译

被庄家恨之入骨的投机鼻祖！



### 超级股市作手华尔街征战全记录

华尔街玩转股票与金融市场的传奇前辈；  
赔光所有家产，集500万赚到巨额财富的“翻身”奇迹！  
美国股民马基斯的目标！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理想藏书

# 大操盘手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美】埃德温·勒费弗 著  
杜颖达 译

超级股市作手华尔街征战全记录

被庄家恨之入骨的投机鼻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操盘手 / (美) 勒费弗著 ; 杜颖达译.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04-2826-5

I. ①大… II. ①勒… ②杜… III. ①传记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4552号

## 大操盘手

作者：[美]埃德温·勒费弗

译者：杜颖达

责任编辑：王正斌 潘星汉

责任印制：李一鸣 郑珊珊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d.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302千字      印张：17.5

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2826-5

定 价：4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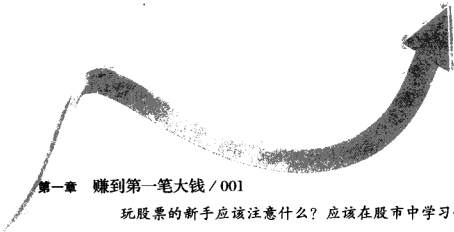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 目录

## CONTENTS



### 第一章 赚到第一笔大钱 / 001

玩股票的新手应该注意什么？应该在股市中学习什么？  
如何赚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 第二章 少年赌客 / 013

最初阶段总是赚钱，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成为了一个  
“少年赌客”，也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幕后恨意渐生的强大  
“庄家”们。

### 第三章 挫折：一夜之间财富被庄家洗光 / 027

与庄家斗，你总是弱势，年轻的我并不懂这一点。他们  
迅速出手，洗光了我的所有财富，一夜之间我又成了穷光  
蛋。

### 第四章 叫板空中交易所大佬 / 037

必须想方设法从空中交易所大佬们那里赢取重返纽约的  
资本。深思熟虑、智谋诡计，甚至谎言和欺骗，总之，要想  
方设法让他们出血！



## 第五章 重返华尔街 / 051

重返华尔街后的梦想就是挑战整个股市！我有输有赢。但是，年轻人容易染上的奢侈习惯让我迷失了自己。

## 第六章 错失绝佳成名机会 / 063

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容易，尤其是在你的好朋友真诚劝阻时。我错误地听信了朋友的建议，失去了一次绝佳的成名机会。

## 第七章 买进、卖出的时机决定生死 / 075

买进、卖出股票的时机最难把握，但它可以通过学习掌握，尤其是碰到一个华尔街极具特色的大操盘手时。

## 第八章 做空逆市股 / 083

即使它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炒作集团在支撑，我也不相信这种股票能在这次“空头市场”中幸免。不要犹豫，做空逆市股！

## 第九章 华尔街王者 / 095

华尔街有没有王者？是不可企及的摩根，还是富可敌国的洛克菲勒，抑或是华尔街不可超越的大操盘手詹姆斯·吉恩？都不是！

## 第十章 一步走错，赔了100万 / 109

不要怕在投资中犯错，因为投资从来就是一项带有风险的生意。

## 第十一章 “棉花之王”声名鹊起 / 119

一个十分巧合的机缘，让我在棉花期货市场上大获全胜。在华尔街投资界，我的“空头操盘手”之名也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 第十二章 致命失误 / 129

什么是致命失误？那就是一下子让你破产的决策！当致命失误真的出现了，你应该如何面对？

## 第十三章 证券巨头精心布置陷阱 / 143

证券巨头丹尼尔·威廉森趁火打劫，精心布局了一个陷进谋取私利，当我明白这些时已经太晚了。

## 第十四章 500股创造翻身奇迹 / 155

这是唯一的翻身机会！区区500股，我如何保证它万无一失，一本万利？

## 第十五章 被利益集团暗算 / 169

别有用心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私利前往华盛顿鼓吹我垄断了咖啡贸易，华盛顿政府为此出台了严厉政策，使我的精确投资操作化为泡影。

## 第十六章 “明牌”和“内部消息”去死！ / 177

对大盘走势的分析与判断来才是决定自己的投资的最重要依据！

## 第十七章 不要相信“第六感” / 191

“第六感”或者潜意识靠得住吗？你更相信内心的声音还是相信自己对市场的判断？

## 第十八章 和内线“炒作集团”直接交手 / 203

背后的“内线炒作集团”正在逆市而行是空头大操盘手们的绝佳时机，二者的直接对话与较量，不比一个精彩故事、一部电

影更为逊色。

## 第十九章 华尔街惯用的操盘术 / 211

告诉你华尔街历史上众多杰出操盘手们如何对股市进行精心策划和影响，从而赢取巨大利润。

## 第二十章 大操盘手的最高境界 / 217

华尔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操盘手詹姆斯·吉恩向你诠释“大操盘手”的最高境界！

## 第二十一章 捧红一只股，救活一只股 / 227

为什么你曾看好的股票瞬间跌停？为什么一直默默无闻的股票斜刺里杀出？它的幕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 第二十二章 成功解套 / 241

操盘手如何将数量巨大的被套牢股票成功解套？他们真能战胜市场大势吗？

## 第二十三章 操盘手与炒作集团“死磕” / 257

掀起股市风云的一对真正冤家；既会彼此血拼、死磕，也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决定了股市中众多投资者的利润与收益！

## 第二十四章 To “散户”：别让“庄家”骗了你 / 267

你相信所谓专家、资深人士、分析师、大股东、银行理财专家们关于股市走势的分析和建议吗？一定要学会倾听他们的话！

# 第一章

## 赚到第一笔大钱

我渐渐地注意到，股价在上涨或下跌之前，总会表现出某种可以把握的习惯。这种例子有很多，它们成了我对股价变动作出分析和判断的依据。那个时候，我只有14岁。可是，在几百次有意地观察之后，我逐渐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我逐渐具备了正确预测部分股票价格波动的能力。其实这并不复杂，判断的依据就是股票在以往交易日里的表现。在我的心中总是有一份“内线简报”，而我也会根据它来选择部分股票。股市就如同一个正在进行战斗的战场，而大盘就是你手中的望远镜，十次之中总有六七次得到大致正确的判断。

我初中毕业不久之后就外出打工谋生了，刚开始的时候在一家证券交易所当写黑板的小职员。对于数字，我天生具有相当灵敏的反应。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用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其他人三年才能修完的数学课。另外，心算也是我非常擅长的。而我的工作就是把数字记录在交易大厅的大黑板上，每当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位顾客坐在行情自动显示器旁边喊出价格。虽然那些价格总是出现得很快，可记录它们对我来说没有一点问题，我很擅长记数字，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那些数字变化得有多快。

当然了，办公室里还有许多其他工作人员，而我和他们也交上了朋友。然而，如果交易市场很火爆，我们就几乎没有时间交谈，因为这个时候总是非常忙碌，尤其是在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但是，我并不在意这一点。

工作上的忙碌并不能妨碍我对于工作本身的思考。在我看来，黑板上所写的那些报价并不能代表股票的真正价格，并不能代表一股值多少钱，它们仅仅是数字而已。当然，那些数字并不是毫无意义，它们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正是我感兴趣所在。那些数字为什么变化呢？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清楚这一点，也很少关心这种变化，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些跳动着的数字。每天要对着那些不断变化的数字长达五六个小时，当然会对它们感到麻木，可是这些正是我需要思考的东西。

这或许就是我对股票感兴趣的开始。我对数字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上涨价格或下跌价格在前一天的交易是如何变动的，我都会有清晰的印象。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算特长便能够派上用场。

我渐渐地注意到，股价在上涨或下跌之前，总会表现出某种可以把握的习惯。这种例子有很多，它们成了我对股价变动做出分析和判断的依据。那个时候，我只有14岁。可是，在几百次有意地观察之后，我逐渐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我逐渐具备了正确预测部分股票价格波动的能力。其实这并不复杂，判断的依据就是股票在以往交易日里的表现。在我的心中总是有一份“内线简报”，而我也会根据它来选择部

分股票。我会把那些股票圈出来，你一定明白的意思。比如说，你能够因此而看出哪个地方的买盘比卖盘略胜一筹。股市就如同一个正在进行战斗的战场，而大盘就是你手中的望远镜，十次之中总有六七次得到大致正确的判断。

我很早之前就学到的另一个经验是，华尔街没有新事物。华尔街是不可能出现新事物的，因为投机就如同古老的大山一样一成不变。股市中今天发生的事情都是昨天的重现，而明天的表现今天已经有了影子。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这个经验。在华尔街，真正让我必须记住的是“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几乎这里所有的事都跳不出这个规律，而这就是我以往的经验。

我对这个游戏越来越感兴趣，因此往往非常急切地想知道那些热门股票的价格涨跌走向。我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把自己所观察到的一切都记录在上面。这可不是一般人认为的交易记录。实际上，很多股民只知道交易记录，总是在盘算着自己此刻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但是很多专业人士却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股市，他们不会因为偶尔的股价波动失去理性判断，他们依靠的就是平时对于股市观察的记录。我的本子记录的没有这么复杂，我只记自己对于股价的判断是对还是错。除了判断股票接下来的走势之外，我最感兴趣的就是验证自己的观察准确与否，这是我检验自己对股市判断力的方法。

在我研究完一只热门股票当天的每一次波动之后，我会根据它的变化规律判断出这只股票今后的走势。我会把自己的判断与它星期一在市场上的表现进行比较，并对它过去的表现，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三这样的事会继续重复进行。最后，我会将实盘与自己的判断进行比较，进行一个总结。

正是这样的过程使得我逐渐对大盘所提供的信息产生了兴趣。刚开始时，价格波动在我的头脑中就与上升或下降运动一样。当然，所有波动都是有道理的，可是，大盘不可能在意你的想法，难道你指望过大盘对于自己的变动向你作出解释吗？在我14岁时就已经放弃了向大盘讨解释的做法了，我不会让大盘回答我的疑问。比如某只股票今天波动异常，这可能会让你在接下来的两三天里都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是之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里也百思不得其解。大盘的走势本质上只不过是反映股票现在的状态，它并不等于明天的状态。要想弄清楚这里面的原因，必须等下去，这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干，你得立刻采取行动，不然你肯定会落在市场后面。这样的情形我不止看到过一次。或许你还记得空管公司（Hollow Tube）的股票在前天下跌了3点，而其他股票却都在一路走高，这很难让人理解。一周之后，你

看到了空管公司董事会股东们一致通过了股票利润分红的消息，显然这就是前一周空管公司股票为什么出现异常波动的理由。大股东们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虽然他们没有抛售手中的股票，可是他们一点也都没买进。市场是极其敏感的，大股东的行为让市场接收到了另外的信息，于是那只股票便大异时局地下跌了。

我一直在我的笔记本上填充着内容，这项工作大概持续了6个月。每天下班之后，我不是立刻回家，而是把那些我想要的数字记录下来，并仔细研究其中的变化。为了解读大盘的走势，我总会将那些重复或同样的价格波动拿出来分析，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正是一种解盘练习。

有一天，公司的一个小职员来办公室找我，他比我稍长几岁，当时我正在吃中午饭，他小声地问我有没有钱。

我问他：“你有什么事？”

他回答道：“呃，我得到了一个关于勃林顿（Burlington）铁路的内幕消息，要是能够找到人合作的话，我打算做一做。”

“做一做是什么意思？”我有些不解。因为我一直认为，只有那些非常有钱的大客户才能靠着内幕消息“做一做”，或者只有那些人才有资本来玩股票。难道不是吗？没有几百美元，甚至是几千美元怎么玩得转这种游戏？没有一定的财富积累怎么能进股市？

他接着说道：“就是要做一做嘛。你有多少钱？”

“你需要多少？”

“呃，现在是1美元一股。”

“你要怎样做？”

他说：“我需要一些钱作为保证金，然后到空中交易券商商<sup>①</sup>那里，按照他们的最高限制来全仓买入勃林顿股票。这只股票不久肯定会上涨，买进它就像捡到了宝贝一样，我们的本金在片刻之间就可以翻一倍。”

“等一会儿。”我边说便打开了自己的小记录本。

其实，我当时在意的不是钱可以翻倍，反而对他所说的勃林顿铁路这只股票将来会上涨更感兴趣。假如他说的是真的，那我应该有所记录。我看了一下自己的记录，果真如他所说，因为我的记录显示这只股票现在的状态正与它以前每次要上涨之前的表现一模一样。此时年轻的我还从没有独自买卖什么东西的经历，我也从没

---

① 开办保证金交易业务与客户进行交易的券商——译者注

有跟自己或其他什么人赌过。现在，这是一个摆在我面前的大好时机，更重要，我可以借此实践一下自己的研究成果。此外，我还想到，假如我的记录本不能够在实际操作中派上用场的话，那它在理论上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鉴于这些原因，我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同伴，他立刻拿着我们的共同资金去了附近一家空中交易所，买进了一些勃林顿铁路的股票。两天后，我们获利卖出。

在第一次交易进行完之后，我就开始按照自己的记录到空中交易所，我会在公司的午餐时间买进或卖出。对我而言，买进与卖出没有任何区别。我并没有操作哪一只自己喜欢的股票，我操作的只是一种系统而已，而我从中所看到的仅仅是其中的数字。其实，在空中交易所中，以我这样的心态进行操作是最为理想的，因为交易者其实就是一群在某个特殊地方凭借报价纸带上的股价波动而与之博弈的人而已。

不久之后，我从空中交易所里赚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在证券交易所里工作的薪水。我选择了放弃自己的工作。尽管父母都反对我的决定，但是，在他们看到我赚来的那些钱之后，便也勉强同意了。我当时年纪还小，依旧是个孩子，小职员的工作没有给我带来多少薪水，可是我的股票操作收益却极为可观。

在我15岁的时候，我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足足有1000美元。当我将这些钱放到母亲面前时，她显得十分吃惊。而赚到这些钱只不过花了我在空中交易所里几个月的时间，这还不包括我之前已经拿回家的钱。母亲为了避免使我受到诱惑坚持要把这些钱放到储蓄银行里。她说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15岁的小男孩白手起家能够赚到这么多钱。她甚至怀疑这些钱究竟是不是真的。她曾担忧过，也曾烦恼过，我却没有多想，我只是想应该继续证明自己判断的正确性，这正是其中的全部乐趣：运用自己的头脑，然后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假如买进10股就可以证明我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要是一次性买进100股，我的正确程度就会增加10倍，这就是保证金增加之后对于我的全部意义。我只是想证明自己的正确性，难道买卖量大会更勇敢吗？不会的！它们是毫无差别的！一个全部财产只有10块钱的我，全都拿去投资了，会比一个有着100万美元储蓄，而另外拿出100万美元来进行冒险的我要勇敢得多了。

总之，在15岁的时候，我就已经从股市里赚到了很多钱，而我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刚开始的时候，我会选择在比较小的空中交易所里进行操作。如果有人在这样的交易所中一次性交易20股的话，就会被其他人认为是约翰·盖茨



（John W. Cates）或者摩根（J. P. Morgan）微服出巡。当时的空中交易所是很少欺诈客户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无须那样去做，他们有其他方法赚到客户口袋里的钱，就算是客户已经察觉，也不会影响他们捞钱。股价的波动可以消耗掉客户的少量资金，因此，只要你始终都在规规矩矩地经营，就能获得很高的收益。在这里，我指的是空中交易所中那些所谓的“正派经营”。其实用不着太大的回档，你那0.75美元的保证金便会被交易所清洗得分文不剩，他们还规定欠债人永远不能操作，所以没有人敢亏欠交易所的保证金。交易所可以什么都不做而只需要收保证金就已经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我的交易都是一个人完成的。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头脑来进行交易。如果我的预测出现错误，很难指望朋友或伙伴的帮忙；此时股票的价格一直会下跌，可是，股票价格波动是不会因为我的某个朋友好心劝说而停止下跌的。当然了，我也不认为自己有必要把这些交易告诉其他人。我也有朋友，但是，我的交易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在唱的独角戏。之所以选择单独操作也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的，没过多长时间，空中交易所里的那些人就开始痛恨我了，因为我总是比他们做得好。当我在空中交易所里拿出保证金时，他们只会看一眼那些钱，却根本不会去接，他们只会告诉我没有什么交易可以做了。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叫我“少年赌客（Boy Plunger）”。为了继续交易，我只能不断地更换交易所，从一家换到另一家，以至于我必须使用假名字才能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刚开始，我只做一些比较小的交易，每次买15股或20股。甚至，为了避免他们起疑心，我会在初始阶段故意亏损，然后再狠狠地赢回来。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同我交易的代价实在太高了，他们会告诉我到别的地方去交易，不要再跟他们的钞票过不去了。

其中一次，我进行交易了很久的一家大交易所把我拒之门外，这让我下定决心从他们身上捞个盆满钵满。这家交易所在市区的很多地方都有分公司，不管是旅馆大厅，还是附近的小镇，找到它们并不困难。我来到了他们在旅馆大厅的一家分公司，先向那里的经理询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之后我便开始了自己的“报复”行动。就在我运用自己的特别方法操作一只热门股票时，他们的经理似乎从总公司那里得到了一些信息。他询问业务员现在是什么人在操作。很快经理便拿着总公司给出的一些问题来问我，我对他说自己叫爱德华·罗宾森，是剑桥人。他对这个答案很满意，非常高兴地对大老板做了汇报，可电话另一端的人仍然不放心，想了解一

下我的容貌。经理告诉了我老板的意思，我说：“那你就告诉他，我是一个又矮又胖，头发很黑，还留着大胡子的人。”经理显然是如实地描述了我的容貌，因为他听电话时满脸涨得通红，然后气愤地挂上电话叫我滚蛋。

我客气地问道：“他们都跟你说什么？”

“他们说：‘你这个大白痴，难道我们没跟你说过，不要接拉利·李文斯顿（Larry Livingston）的单子吗？你故意让他赚走了700美元！’”

在此之后，我又试了这家交易所的其他分公司，可惜他们都认识我，这让我存在那些公司中的钱失去了投资的价值。最严重的时候，我都无法到他们那里看一看大盘，一旦我进去便会遭到他们员工的一番羞辱。我想方设法地说服他们让我分散到不同的分公司去交易，并且尽量间隔地久一点，可这样的方法丝毫没有作用。

我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了，那是一家有实力的证券交易所——大都会股票经纪公司（Cosmopolitan Stock Brokerage Company）。

大都会股票经纪公司的信用评级是A-1，它的业务量非常的庞大。在新英格兰地区，他们的分公司几乎遍布每一个制造业中心。他们当时就接下了我的单子，一连好几个月我都在其中买卖股票，当然，有赚有赔。到了后来，情形却又像往常一样。不同的是，他们不会像小公司那样直截了当地拒绝我的交易。你不要以为这是他们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实际的原因在于：如果他们因为某一个人碰巧赚了一点儿钱就拒绝这个人的交易，一旦这个消息流传出去，他们的颜面就会彻底扫地。他们对付我的办法要高明很多，这对我来说是件糟糕的事：他们向我收取3个点的保证金，并且强迫我每上升半个点都要增加保证金，开始时只是增加1个点，最后竟然到了1.5个点。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大麻烦！我该怎么说呢？举个例子吧！比如美国钢铁公司（U. S. Steel）的外盘价是90美元，如果你想要买这只股票，你的单子上通常会写“买进10股美钢，90 1/8美元”，假如你做1个点保证金的单子，那就表示如果股价跌破89 1/4美元，你就会被自动清洗掉。空中交易所是不会让客户补缴保证金的，同时也不需要客户痛苦地叫营业员卖出股票以便能够收回一点本钱，在那里，客户一旦买错了股票，他的钱立时就会亏损。

大都会股票经纪公司的手段非常卑劣，他们要求我在买进或卖出时增加价码。也就是说当我买进股票的时候，如果股价是90美元，那么，我的单子上不会写着“买进美钢，90 1/8美元”，而是会写成“买进美钢，91 1/8美元”，在我买进这只股

票之后，股价很有可能会上涨1 1/4美元，假如我的这笔交易以平手结束，那我还是会亏损的。而且在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坚持让我做3个点的保证金，这样一来，我的交易能力在无形之中就被减少了三分之二。不过，这个公司是唯一一家愿意接我单子的空中交易所，我不得不接受他们所提出来的苛刻条件，不然我的交易就得立刻停止。

我的运气并不是一直很好，可是总的来说还是胜多负少。大都会公司的那些人加在我身上的负担是十分沉重的，如果换成其他人可能就意味着颗粒无收。可是贪婪的交易所并不知足，他们想方设法地欺骗我，希望我多亏一点，只可惜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成功。我总是能够凭着自己的敏锐感觉躲开这些陷阱。

大都会股票经纪公司是我最后的希望所在。它是新英格兰地区规模最大的空中交易所，他们对股票交易基本没有什么限制。他们的办公室十分奢华。他们有所见过的最大最完整的看板，任何一种你能想象到的东西都能在这里看到报价，包括在纽约和波士顿证券交易所里交易的股票、棉花、小麦、粮食、金属等等。这样说吧，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和利物浦可以买卖的任何东西，这里都有。

空中交易所里的交易，是在你把钱交给委托员之后，告诉他他希望买进或者卖出的是什么，委托员会看着报价纸带或黑板，然后从上面把价格记录下来，当然，都是最新的报价。另外，委托员还会把交易时间记在单子上，这样一来，单子看起来就像是正常证券交易所里的委托单。换句话说，他们会在某一天的某个时间里，用某种价格替你买进或卖出多少股的某只股票，并且收到你一定数额的资金。当你想要卖出股票的时候，就要走到委托员那里，把你的意图告诉他或者告诉另外一个委托员，他会把最后一个价格记录下来；假如这并不是一只热门股票，他就会等下一个报价从报价纸带上印出来之后再往你的单子上写下当时的价格和时间，在签字核实后交付给你；此时你再去出纳那里，拿到单子上所注明的现金。当然，如果市场的走势不利，价格也超出了你的保证金，你的股票就会被自动交易，你手中那张可以换成现金的单子也就成了一张废纸。

有一些交易所是比较差的，那里甚至允许进行一些小的无法再小的交易，比如客户要交易5股股票，他们的委托单是一张张的小纸条，除了买单和卖单的颜色不同以外，其他程序琐碎得令人厌烦。如果遇到异常火爆的多头市场，证券交易所肯定会受到沉重打击，因为这个时候大多数顾客都会选择做多，而且他们的判断往往是正确的。遇到这种情况，证券交易所就会用扣除买卖手续费的办法来提高利润。

举个例子，你买进的某只股票价格是20美元，那么，单子上的价钱就会写着20 1/4美元，所以，你就只能在那3/4点的涨跌幅上做文章了。

然而，大都会股票经纪公司是新英格兰地区最好的交易所，他们有成千上万的顾客。可我却认为我是他们唯一害怕的客户。他们不仅对我规定了十分沉重的保证金加码，还对我规定了只能玩3个点的涨跌，即便是这样的做法也不能减少我的交易。我在他们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不断地进行买进或卖出，甚至有些时候手上持有5000多股的股票。

就在下面这件事情发生的当天，我抛出了手中的3500股美国糖业的股票。当时，我一共有7张粉红色的委托单，每张500股。大都会公司使用的都是大张委托单，上面空白的地方用来记录额外的保证金。当然，交易所是从来不会要求你补缴保证金的，你的保证金越是不足对他们越有利，他们就是靠把你的钱清洗掉来获得利润。在一些小规模的交易所里，如果想增加交易保证金，他们就会给你填一张新单子，这是他们另外获取手续费的一种手段。此外，1个点的保证金只允许你的股价下跌3/4点，超出之后，你就会输掉这1个点的保证金，而你的交易也会被自动轧平，因为他们会把卖出股票的手续费也计算在内，就如同是这次交易成为了一次新的交易一样。<sup>①</sup>

直到现在我清楚地记得，我那天交的保证金超过了1万美元。我人生中第一次赚到1万美元现金是在自己20岁的时候。或许你们应该听一听我母亲说的那些话，她认为，除了老洛克菲勒以外，任何人都不会带着1万美元现金在身上，而且，她还告诉我，她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她觉得我应该去从事一些正当职业了。为了劝说她，我没少费口舌，我告诉她，自己并不是在赌博，而是依靠着智慧去赚钱。母亲看到的是那1万美元的现金，我则是关注更多的保证金。

我以105 1/4美元的价格卖出了3500股糖业公司的股票。当时，还有一个叫亨利·威廉斯（Henry Williams）的客户也抛售了2500股糖业公司股票。通常我会在报价机旁边大声喊出自己的报价，然后由抄写黑板的小职员来抄写，这已经是一种习惯。这只股票的价格走势如我所料，很快就下跌了几个点，稍微停滞之后便持续走低。大盘相当疲软，一切看起来都和我的预计一样。突然之间，我不喜欢的糖业

---

① 译者注：当时买进和卖出手续费都是1/8点，买进时要缴纳1/8点的手续费，卖出时也要缴纳1/8点的手续费，所以，1个点的保证金只允许股价上涨或下跌3/4点，如果涨跌超出了这个点，那就算作输了，而客户所缴纳的保证金就会被交易所收走。

公司盘整的形态出现了。我开始有些不安，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应该暂时停止交易。糖业公司当时的外盘价格是103美元，是当天的最低价，然而，我不仅没觉得更有信心，反而因此变得忐忑不安。我知道一定是某个地方出了差错，但却无法找出这个错误。如果不知道事情发生的原因，那我就无法作出正确的预判，为了保险起见，我选择了退出市场。

你知道，我做事不盲目。这是我的习惯，也因此而少犯很多错误。即使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懂得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但是，这次我却无法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眼前的形势让我感到不安，甚至是无法忍受下去的不安。于是，我紧张地对身边的朋友戴夫·韦曼（Dave Wyman）说：“你来坐我的位置吧，我希望你在喊出糖业公司下一个价格之前，稍微缓一下，好吗？”

他爽快地答应了，我把报价机旁的位置让给他，让他叫出那些需要工作人员记录的价格。而我则拿出了7张糖业公司的单子，走向柜台，来到了轧平时负责替客户登记单子的营业员前面……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为何要退出市场，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靠在柜台上，把单子藏在自己的手中，不让营业员看到。在我听到打字机滴答作响时，发现了一个名叫汤姆·伯恩（Tom Burnham）的职员正在仔细倾听股票的报价。我突然意识到有一件欺诈事件即将来临，于是，我决定不再等待，当机器旁边的戴夫·韦曼刚喊出“糖业”两个字的时候，我就迅速将自己手中的单子丢在了营业员前面的柜台上，在戴夫还没有把价格报出之前，我就大声地对着营业员说：“轧平糖业公司！”交易所只能按照前一次的报价来轧平这些糖业公司的单子。此时，戴夫喊出来的糖业公司股票价格正是103美元。

据我原来的推测，糖业公司的股价现在应该已经跌破103美元。但此时，打字机的声音显得很不正常，这让我再次觉得是附近有人在捣鬼。换句话说，打字机在像发疯了一样不停滴答作响的同时，那个叫汤姆·伯恩的营业员并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对单子进行登记，他依然在注意听打字机的声音，就像是在等什么东西一样。我再次大声地对他喊道：“喂，汤姆，你在等什么？快记下这些价格！103美元！快一点！”

营业大厅里的每个人都听到了我的话，他们不约而同地朝我这边看起来，并相互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尽管大都会公司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危机，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它的命运始终会如此，你知道，空中交易所里发生的挤兑很可能会像银行挤兑一样难以控制。如果某个客户开始怀疑股市，他身边的其他客户很可能会跟随着产

生对市场的怀疑情绪。汤姆看起来十分不开心，但他不得不在我的单子上写下“轧平，103美元”，然后将这7张单子推给我。显然，他很不高兴。

汤姆那里距离出纳窗口的距离不到8英尺，就在我正准备到出纳那里兑换现金时，戴夫·韦曼激动地叫道：“天啊！糖业公司，108美元！”可惜，这一切还是太晚了，我哈哈大笑，对汤姆说道：“老兄，刚才不是这样的，对吧？”

这件事当然是一个阴谋诡计。我和亨利·威廉斯一共放空了6000股的糖业公司股票。这家交易所收取了我和亨利的保证金。要知道，在这个营业大厅里，可能还有其他很多放空糖业公司股票的单子，照我的估计应该有8000到1万股。假如他们收取了糖业公司股票两万美元的保证金，那么，这笔钱已经足够这家交易所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捣鬼了，他们会把我们的钱通通洗掉，然后自己大赚一笔。以前，当空中交易所发现自己手头上有很多某种股票的多头单子时，便会找一些营业员将这些特定股票打压下去，打压到把所有做多客户的钱通通洗掉为止。空中交易在所做这种勾当的时候，成本一点都不高，有时只要操作几百股，就能让他们赚取几千甚至几万美元的利润。

大都会股票经纪公司正是采取这种做法，他们想狠狠地打击我和亨利·威廉斯以及其他准备放空糖业公司股票的人。他们公司在纽约的经纪商已经把股价炒到了108美元，当然这个价格不会保持多久，它很快就会跌下来，然而，亨利和许多其他空头却因此而都被成功地洗掉了。在那个年代，如果股价总是毫无道理地大幅下跌，随后又立即冲高反弹，那很可能就是报纸上常常说的对赌交易所的炒作。

最有意思的是，在大都会公司的人想要欺骗我之后的10天内，他们就被一位纽约交易所里的操盘手赚去了7万多美元。这个操盘手是一个在市场上十分具有影响力的人，在他的鼎盛时期，这种影响力尤其惊人。而且，他还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1896年，布莱恩恐慌（Bryan Panic）发生之时，他大胆做空，一战成名，出尽了风头。他一直游走在证券交易所的法规边缘，其心中一直希望实现的另外一部分“邪恶”计划就因为那些法规而受到阻挠，因此，他侵害交易所其他会员利益的阴谋没有得逞。如果有一天他想从空中交易所里拿走一些不义之财的话，我想交易所或者司法机关应该是无可奈何的。在我所提到的那件事情中，他派出了35个人冒充客户，分头前往大都会的总公司和其一些比较大的分公司。在一个约好的时间里，他们同时在证券公司允许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多地购买同一只股票。这些人事先得到了指令，当股价到达某个获利的价位时，他们会一起退出，而他所操纵的就是在同

党之间散布某只股票的利多消息，等消息出来之后，他会去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通过大厅内营业员的协助将那只股票的价格炒高。营业员们或许认为他只是在规规矩矩地做生意，但这只是假象。他有能力将自己精心挑选出来的某一只股票股价炒高3~4个点。这样一来，他的那些代理人就会按照事先的安排进行操作，在空中交易所中获利。

有人告诉我他在那次投机中净赚了7万美元，而这还不包括他那些帮手的费用和报酬。像这样的把戏，他在美国各地都玩过很多次了，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辛辛那提和圣路易的那些比较大的空中交易所都曾被玩弄过。他最喜欢炒作的一只股票就是西联电报公司（Western Union），因为这只股票总是不冷不热的，要想炒高或炒低几点都很容易。而他的那些帮手会在某个约定好的价位买进股票，在获利两个点之后再再将股票卖出，然后放空，再赚三个点的利润。对了，我从前几天的报纸上看到了这个人的讣闻，他离开人世时既贫穷又默默无闻。假如他去世的时间更早一些，比如是布莱恩恐慌发生的1896年，那么，我相信纽约的每一家报纸都会在头版上刊登一篇有关他的专栏。可惜的是，他的讣闻只安排在了第五版，并且只有可怜的两行字而已。

## 第二章

### 少年赌客

有些时候，如果我判断某只股票的价格至少会波动一点，这时我不会贪心，而是赌它会上涨一个点，从而使自己的资金在片刻之内就会增加，当然，也有判断的不对的地方，只赚半个点也是常见的。如果每天都这样做一二百股，坚持到月底结算的时候，收益应该也很丰厚了吧，难道不是这样吗？

然而，这种理论在实际操作中肯定会遇到无法避免的变故。空中交易所的财力是十分雄厚的，他们能够承受规律性的巨大的损失，他们当然是不想亏损的，可是他们并不怕亏损。因此，他们无法忍受在他们的地盘里存在一个总是习惯性地赢钱的客户。





3个点的保证金以及加码1.5点的惊人限制仍然使我知难而退的结果是大都会股票经纪公司采取了更为卑劣的手段来对付我。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后，他们还对我进行了暗示，说不愿意再接我的单子。在那段时间里，我很快做出了去纽约的决定，我要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某个会员公司进行交易。我不想继续在波士顿分公司进行交易了，因为这里的报价必须要用电报传来。对我来说，越是接近原始报价的地方就越有利。我在21岁的时候前往纽约，带上了我的全部财产——2500美元。

我曾经说过自己在20岁的时候就拥有了1万美元，而且，在我操作糖业公司的股票交易时，仅仅是保证金就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可是，我并非每次都获利，虽然我的交易计划堪称完美，并且总是胜多负少，但不是所有的交易计划都能照实进行，能够进行的交易又会因为操作过程中的变故而未必每次获利。如果在一次交易开始前就能确定自己的操作是准确无误的，那我一定会获利。当我坚持我所擅长的游戏时，能够将击败我的只有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盲动，换句话说，只有当先兆有利时我才会进场。任何事情都要讲求时机，但是年轻的我显然不是很了解这一原则。华尔街的许多人都遭遇过失败，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傻瓜，而是因为有着精湛技术的他们不一定都能找到恰当的时机。傻瓜之中有一种是笨到极点的，他们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都会一如既往地做错事。股市里也有傻瓜，他们的错误在于认为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交易。任何人都不能总是合理的，同样的道理，交易时机也不是天天都有，因为没有人拥有能够天天看透大盘的知识储备，也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的每次操作都是高明的。

我自己的操作过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每次当我依靠经验看盘操作时，我总是能够挣到钱，但是，当我做出了十分草率的决定时，我肯定会亏钱。我想这不是一个例外，难道不是吗？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报价黑板，耳旁的电报机一直响个不停，所有人都在交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中的委托单变成现金，或者变成废纸。每当这个时候，我内心中的兴奋都会战胜自己的理智。在空中交易所，你的保



证金就意味着你的资金。任何人都可能长时间地进行交易，因为这么做只会让你的钱很快被洗光。有人根本就不理会大盘的基本走势，还有些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不断地进行操作，华尔街上之所以有很多失败者，原因就在于此，即便你是一个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在高度兴奋的情况下也很可能无法避免失手的情况。某些在股市中的人总有这样一种心态：只有每天带一些收益回家，才是有意义的。他们似乎觉得股票的收益是一笔固定收入一样，这样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当时，我还仅仅是一个孩子，请你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那个时候的我还不了解我后来所学到的知识。那个时候的我可以说是山穷水尽，如果想出人头地，就必须保持自己的判断准确而不能鲁莽行事。我选择了静静地等。那是1915年的事，以后某个时机成熟了，我会详细介绍这些事情。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空中交易所吧！看看我在那几年中的操作情况，看看我是如何战胜那些空中交易所的，看看后来空中交易所又是怎样把我的大部分收益重新拿回去的。

事情就发生在我眼皮底下，在我的一生中并不是只有这一次。其实每一个股票操盘手的内心里都有一个代价高昂的敌人，操盘手的工作就是对抗它。我当时带着2500美元来到了纽约。在这里，任何一个空中交易证券商都无法让你完全相信，交易所已经和司法机关合作，很多不识时务的交易所因此而举步维艰。而我个人想要找到一个能够使我在交易的时候除了受自己的资金规模限制之外，不会受到其他的任何因素影响的地方。我的资金并没有多少，当然也希望手里的资金不会永远都这么少。但对于我来说，刚开始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找到一个理想的交易环境，好让我不必为不公平的交易而担忧。我找到了一家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这家公司在我的家乡设有很多分公司，我甚至还认识其中的好几个职员。但是这家公司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倒闭了。我并没有在这里停留太长，另外，我也不喜欢里面的一个合伙人。之后，我去了傅乐顿公司。我想肯定有人告诉了他们关于我以前的那些事，因为没过多久他们就用“少年赌客”来称呼我了。当然，我那时看上去确实比较年轻。从某种角度来讲，年轻对我来说是个不利的情况，因为总是有很多人想从年轻的我这里占到便宜，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成了我要为自己奋斗的动力。在空中交易所里，有些人在看到我只是个小孩子之后，总会认为我是一个来碰运气的白痴，但他们不会明白这正是我能够经常击败他们的原因。

可是，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走上了绝路。我是一个十分活跃的股票交易者，也曾有过“常胜将军”的威名，同时我也认为自己的手续费一定是相当可观

的。我曾经赚到了不少钱，可最后还是亏损了个干净。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这其中的原因吧，简单说正是因为我在空中交易所里曾经的成功才导致了这些失败！

在空中交易所里赌的只是股价的波动，而我只能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赢得这场游戏。当股价波动的时候，我的看盘能力便能体现出来。每次建仓时，我就能从眼前的黑板上看到正在波动的股价。所以早在报价之前，我就已经十分清楚需要支付的价格了，因此，总是可以及时买进或卖出，动作迅速得就如同闪电。我能够在片刻之间就抓住运气，成功地“抢帽”，也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止损。有些时候，如果判断某一只股票的价格至少会波动一点，这时我不会贪心，而是会赌它上涨一个点，从而使自己的资金在片刻之内就会增加，当然，也有判断得不对的地方，只赚半个点也是常见的。如果每天都这样做一二百股，坚持到月底结算的时候，收益应该也很丰厚了吧，难道不是这样吗？

然而，这种理论在实际操作中肯定会遇到无法避免的变故。空中交易所的财力是十分雄厚的，能够承受规律性的巨大损失，他们并不怕亏损，当然也不想轻易亏损。因此，他们无法忍受在他们的地盘有一个总是在习惯性赢钱的客户。

总之，我在空中交易所里的那些屡试不爽的交易手段，到了傅乐顿公司就完全行不通了。在这里我要实际操作买卖股票，糖业公司的价格在报价纸带上显示出来的很有可能是105，我能够判断出它可能会下跌3个点，其实，当记录纸上打印出105的时候，证券交易所大厅的实际价格或许已经是104美元或103美元了。而当我出手把卖出1000股的单子下到交易所大厅由傅乐顿公司的营业人员进行操作的时候，其股票的价格很可能就会更低了。因此，在从营业员那里拿到回报单之前，我并不知道那1000股股票究竟卖了个什么价格。可同样的操作如果发生在空中交易所里，我肯定会赚到3000美元，然而在这里很可能分文没有。当然，我讲到的这个例子是比较极端的，然而，在傅乐顿公司里，虽然我的交易经验表明，报价记录纸能够在事发之前对我指出所有的情况，只可惜当时根本不清楚这一点。

此外，还有一点相当重要，那就是假如单子上的金额相当大，我会在自己卖单里进一步压低价格。但这些在空中交易所里完全没有必要，我不需要为自己给交易所带来的影响而担忧。我之所以在纽约的交易所会亏损，是因为那里的游戏规则与原来的不同。在别人眼中，我是一个看盘高手，但这无法拯救我，即便我可以像专家一样看盘。如果我本身就是一个交易所营业大厅中的营业员，那么，情况就会好很多了。因为在那样一个特定环境中，或许我就会对自己的交易进行调整，以便适

应当时的情况。可如果像现在一样大规模地买进或卖出，我的判断同样会失误，因为这样的交易规模会对当前的股票价格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换句话说，我对股票投机的游戏一窍不通。或许知道其中一部分，但这一部分相当重要，不管在什么时候，它对我来说都是十分珍贵的。但是，在我具备了一定投资经验却还是亏损的情况下，对一个股票的门外汉来说，什么时候才会看到胜利的机会呢？或者说，怎样才能抓住获利的机会呢？

不久之后，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交易系统存在问题，虽然那时我还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我的交易系统在大多数时候是完美无瑕的，可是它却有可能突然之间就导致我接二连三的失败。请你记住，那时我只有22岁，不是因为泥古不化，也不是因为不希望看到问题的关键，而是因为在那样一个年纪里，几乎没有人懂得那么多事情。

证券交易所里的人对我都非常友善。他们都有融资的限制，因此，虽然我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投机，可老傅乐顿以及公司里的其他人对我十分亲切。可是，在进行了6个月活跃交易之后，我不仅把从这里赚到的钱都输光了，还把带来的钱输了个一干二净，最后甚至还欠交易所几百块钱。

这就是我这个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家乡的年轻小伙子当时所面临的情形，那时真是走投无路。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并没有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出问题是操作方法。我不知道这样的一种解释究竟有没有把我当时的情形说清楚，要知道我是从来不会跟股市较劲的，也从来不会生大盘的气。因为那样做对我没有任何的好处。

由于我急于想恢复自己的交易，所以，时间对我来说非常宝贵。我迫不及待地去找傅乐顿老先生，对他说：“傅乐顿先生，您能借我500块钱吧？”

“用来做什么？”他问。

“我需要一些钱。”

“用来做什么？”他又说了一遍。

“当然是用来作为保证金。”我回答他。

“500块钱？”他皱着眉头说，“你知道他们希望你能够维持一成的保证金，这就意味着做100股需要1000块钱！如果要借给你1000块钱，我还不如给你一笔信用呢。”

我说：“不要，我不想要这里的信用。我已经欠交易所一笔钱了，所以现在只希望你能够借给我500块钱，让我可以从这里离开，然后到其他地方赚到一笔钱，

再回来。”

“你打算如何去做？”傅乐顿先生问道。

“我要到空中交易所里买卖股票。”我说。

“你可以在这里交易嘛。”

“不，”我斩钉截铁地说，“我并不确定在这个交易所里能赢得这场游戏，但是，可以确定在空中交易所里我是一定会赚到钱的。因为我清楚那里的游戏规则，而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只让我知道自己一定是在某个地方出了差错。”

于是，他把钱借给了我，我离开了这家公司。这时，这家公司里的许多人都用“空中交易恐怖少年”来称呼我了，只是这个少年现在已经把所有钱都输光了。我不能回到家乡去进行交易，因为那里的交易所是肯定不会接受我的。纽约也不行，因为那里没有人会做空中交易。曾经有人告诉过我，在18世纪90年代，宽街（Broad Street）和新街（New Street）上到处都是这种空中交易所，可我去寻找时却一家也没有找到。在考虑了一番之后，我决定动身前往圣路易（St. Louis）。听说那里有两家公司的规模相当大，在整个中西部做着很大的生意，我想那两家公司的利润一定十分丰厚。我还得知它们在几十个城镇里都设有分公司。与此同时，还有人告诉我，整个东部都没有哪一家公司在成交量上可以与它们相媲美。他们是公开营业的，因此，那里的“精明”交易者是不会受到任何谴责的。我甚至还被告知，其中一家公司的老板是商会副主席，当然，这不是指圣路易的商会。总而言之，我带着借来的500美元去了圣路易，准备赚一笔丰厚的资金来作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傅乐顿公司中的交易保证金。

到了圣路易，我找了一家旅店休整了一番，然后就出去寻找那两家空中交易所。其中的一家名为杜兰公司（J. G. Dolan Company），另一家叫泰勒公司（H. S. Teller & Co.）。我想我是可以将它们击败的，但需要采取最为稳妥的交易方法，并且要时刻保持小心和谨慎。最让我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可能有人会认出我，一旦被他们认出，我就会被赶出来，因为全美各地的空中交易所都听说过少年操盘手的事迹。那些空中交易所也会像赌场一样得到各种小道消息。

杜兰公司离我住的旅店要比泰勒公司近很多，所以我决定先去那里，同时也希望在他们让我离开之前能够允许我做上几天交易。我找到了杜兰公司走了进去，发现营业大厅特别大，至少有几百个人在关注着黑板上的情况。看到这个情景，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么多的人中我被认出来的几率也会小很多。我站着看黑板上所显示

出来的股票走势，仔细地进行着研究和分析，最后，我挑选了一只股票，准备尝试第一把操作。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的局势，看到了交钱和拿单子的窗口，发现站在那里的一个负责单证的职员正盯着我，于是，我走到了他的前面，问道：“这个窗口是棉花和小麦期货交易的地方吗？”

“是的，小兄弟。”他回答道。

“我可以买股票吗？”

“有钱就可以。”他说。

“我当然有，钱没问题。”我像一个爱吹牛的男孩那样说道。

“你真的有？真的？”他表示怀疑。

“那么，100块钱能买多少股票？”我逐渐不高兴起来。

“100股，如果你有100块钱的话。”

“100块啊，200块我都有。”我告诉他。

“天啊！”他惊叹道。

“那么，你就替我买200股吧。”我毫不犹豫地說道。

“200股什么呢？”他询问道，现在终于认真起来了，因为生意上门了。

为的是能够再判断得精确一点，我又看了看黑板，然后，告诉他，我要买200股奥马哈公司。

“好的！”他说完就接过了我的钱，算过账之后就开始填写委托单。

他问道：“请问您尊姓大名？”

我随口说：“何利斯·肯特。”

接着，他把单子递给了我。我离开了那个窗口，坐在其他客户中间，耐心地等待着手中的股票慢慢增长。我的动作是十分迅速的，当天就进行了好几次交易，第二天也同样如此。两天下来，我一共赚了2800美元。我希望他们能够让我交易到这个礼拜结束。因为如果按照这样的速率赚钱，我能赚到的结果自然不会差。然后，我再去挑战另外一家空中交易所，如果还拥有像在这里一样的好运气，那我带着雄厚的资金回纽约就不再是什么问题了。

第三天的早上，我再次来到那个窗口，装出一副很害羞的样子告诉营业员，我想买500股BRT公司，可营业员却对我说：“肯特先生，我们老板很想见你。”

我知道这个游戏无法进行下去了，但还是故作惊讶地问他：“你们老板为什么

要找我？”

“我也不知道。”

“他在哪里？”

“他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请往这边走。”他指着旁边的一扇门说道。

我只好走了进去，杜兰先生坐在桌子旁边，他转过身来，指着旁边的一张座椅对我说：“请坐，李文斯顿先生。”当他说出这句话时，我知道所有掩饰都没用了。我不知道他如何查出我的真实身份的，或许是从旅店的房客登记簿上找到的吧。

我首先发问：“您找我有什么事？”

“小伙子，我不想再和你纠缠下去，你明白吗？我们就此一刀两断，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不，我没有听懂。”我回答道。

他站了起来，身体那样强壮，对我说道：“李文斯顿先生，请到这边来。”他走到门口，将大门敞开，指着营业大厅里的客户对我说：“你看到他们了吗？”

“看到什么？”

“那些进行交易的人。你仔细地看看他们，把他们瞧清楚，那里一共有300人！确切地说是300个蠢货！是他们养活了我和我的家人。可你却不知天高地厚地闯了进来，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你在这里捞走的钱比我花两个星期从这300个蠢货身上赚到的钱还多。你这不是在做生意！所以，你还是不要和我再纠缠下去了。对于你赚到的那些钱，我不会追究，只是，你别想再从这里拿走一分钱了！”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怎么了？”

“事情就是这样，当你前天走进来时，我就看你十分不顺眼，说实话，我并不喜欢你的长相。我一眼就知道你是一个‘郎中’<sup>①</sup>。我把那个笨蛋（他指的是那个给我进行交易的营业员）叫了进来，问他你做了什么，在他告诉我之后，我就对他说：‘这小子是个郎中，我不喜欢。’那个大笨蛋被你完全骗了，他还对我说：‘他怎么可能是郎中，他叫何利斯·肯特，一个毛头小伙子，想来玩这个游戏。我敢保证他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吧，我就随他去了，可是这个大笨蛋害得我亏损了2800美元。年轻人，我并不埋怨你，只是，我不得不告诉你我的金库大门从今往后要对你关闭了。”

“听我解释……”我刚要开口说话，他却打断了我，接着说：“李文斯顿先生，

---

① 匿名交易者——译者注

你还是听我说吧。我几乎听说过你所有的事情。我是靠着收取那些笨蛋的赌金来养家糊口的，所以这里不欢迎你。我是一个很大度的人，你从我们这里捞到的那些钱随你带走。但是再让你如此轻而易举地捞钱，其他人就会觉得我是一个白痴。老弟，既然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那么，请你离开吧。”

我只好带着2800美元离开杜兰公司。下一个目标自然是泰勒公司，碰巧它们在同一条大街上。老板泰勒是一个极为富有的人，他同时还经营着许多家赌场。我决定到他的空中交易所去碰碰运气。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够交易多长时间，因此在从“先是小本经营，然后慢慢增加到1000股”和“豪赌一场”之间犹豫。要知道，他们发现自己亏损时的反应是十分敏锐的。此时，我还是想买1000股BRT公司，我敢肯定每股至少可以赚到四五块钱。但要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或者有太多客户都做这只股票，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拒绝我的交易。所以，我觉得还是把资金分散开来，从小本经营开始比较好。

这家交易所不像杜兰公司那样规模庞大，然而，里面的设备却更高级一些，来这里交易的客户层次也相对较高。这样的交易场所对我来说是非常适合的，我还是要买1000股BRT。于是，我到交易窗口问营业员：“我想买一些BRT，有什么限制吗？”

营业员回答：“没有任何限制，您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

“买1500股。”说着，我从口袋里把钱拿了出来，营业员开始填写单子。

紧接着，我看到一个红头发的人把那个营业员从柜台上推开了。他身体前倾，然后对我说道：“李文斯顿，你还是回杜兰那里去吧，我们这儿不接你的单子。”

“等我拿到了单子再说，我刚刚买了一点BRT股票。”我说。

“你别想在这里拿到单子了。”此时此刻，营业大厅里所有的职员都走了过来，全都盯着我，他接着说，“永远也别想再来这里交易，我们不接你的单子，你明白吗？”

这个时候生气或是同他们理论根本就无济于事，我只好回到旅店，把账结算清之后搭第一班火车回纽约了。我很遗憾自己没有带着一大笔钞票回纽约，泰勒甚至连一笔交易也没让我做。

回到纽约之后，我立即归还了傅乐顿先生借我的500块钱，然后使用在圣路易赚来的钱重新开始交易。我的运气时好时坏，但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毕竟我需要忘记的事情并不多，只不过是了解一个事实而已，那就是股票投机游戏比我到傅



乐顿公司交易之前所想象的要深奥得多，而我也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有些填字游戏迷会坚持填写星期天报纸增刊的填字游戏，他们直到填好才会感到满意，而我的行为有时候就和他们一样。我的确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同时我也认为自己再也不会去空中交易所进行投机交易了，然而，我还是想错了。

在我回到纽约的几个月之后，有个名叫麦德威的老先生来到了傅乐顿公司。他和傅乐顿先生是老相识，有人说他们以前曾经共同经营过许多家跑马场。现在他的情况明显是不如往昔了。他们介绍我认识了这个人。他给我们讲了一群西部跑马场骗子的故事，这些骗子刚刚在圣路易漂亮地玩了一场诈骗把戏。他还说带头的那个家伙就是赌场的老板，名叫泰勒。

“哪个泰勒？”我问他。

“就是那个大块头的泰勒。”

“我认识他。”我说道。

“他可不是什么好人。”老麦德威说。

“不仅如此，”我说，“我和他还有一些小瓜葛。”

“什么瓜葛？”

“他是一个不讲道德的人，我要整治他一下，唯一方法就是算计他的钱袋。他现在就在圣路易，或许我现在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终有一天我会和他再见面。”我将自己对于泰勒的不满告诉了老麦德威。

老麦德威说道：“嗯，他很想和纽约扯上关系，可还做不到，所以，他在哈波肯开了一家公司。听说那里对玩法没有任何限制，而且，我还听说那家公司资金相当雄厚，大到可以让直布罗陀巨岩变成小跳蚤的影子。”

“那是什么地方？”我以为老麦德威说的是一家赌场。

可他却说：“是一家空中交易所。”

“你确定那里已经开张了？”

“这个自然，我见过的好几个人都和我说过这件事。”

“那只是小道消息，您能不能查查那里到底开没开张？另外，再打听一下他们究竟让赌多大？”

“好吧，小兄弟，”老麦德威说，“我明天早晨就亲自去一趟，回来告诉你结果。”

第二天他果真去了。泰勒的生意看起来已经做得相当大，他疯狂地攫取金钱。

那天是星期五，在那个星期里，股市一直在不停地上涨，你要明白，那可是20年前。然而，到了星期六，银行报表却显示超额准备金正在大幅下降。这样一来，就给了股票投机商人一个极好的打压股市的机会，那些财力不怎么雄厚的证券经纪商也可以从中捞到好处。在交易的最后半个小时里，常见的回档一定会出现，尤其是那些表现得极为活跃的股票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些股票也一定是泰勒的客户们最爱做多的股票，因此，他的交易所很可能会愿意看到有人放空这些股票。不管怎样，都能够从股民那里赚到钱，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了，也没有什么生意能够比这更容易赚到钱了，他们赌博只是一个点的涨跌而已。

就在星期六的早上，我前往哈波肯，来到了泰勒的空中交易所。他们的交易大厅装修得非常宽敞明亮，还配有一个相当美观的报价黑板，营业员也很多，还有一个身穿灰色衣服的特别警卫。当时，交易大厅里大约有25位客户。

我先是同经理谈话。他问我需要什么服务，我告诉他不需要服务。我说大家凭着运气在跑马场上赚到的钱也比在这里多很多，可以自由自在地把所有的钱都拿进去赌，有时甚至在几分钟之内就能赚到几万块钱，可股票里能获得的那点收益要等上好几天时间。他开始对我讲解股市投机的优越性。他说在股市中操作要安全得多，他们的一些客户赚到了多少多少；他说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经纪商，能够替我在证券交易所以实实在在地买卖股票；最后，他说，假如一个人想要做一笔非常大的交易，那么，他可以赚到令任何人都能满意的金钱数。他认定我一定会到跑马场去豪赌，因此，希望在我把钱输光之前先捞到一部分，他告诉我应该快点行动，因为股市在星期六12点钟收盘，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用整个下午的时间去做别的。他最后告诉我，如果我能够选对股票的话，肯定会有更多钱去赌马。

我装出了一副不大相信的样子，但是他却没有放弃的打算，不断地劝说我。我抬头看了看钟表，当时刚好是11点15分。我说：“既然您这样说，好吧。”我拿出了2000块钱，并交给他几种股票的委托单，他高高兴兴地收下了，还说我一定会赚很多钱，并希望我能够经常光顾这里。

股票的走势如同我料想的一样，交易商打压他们认为可以触动跌停板的股票，股票价格开始明显回落。而我就是在最后5分钟，也就是交易者回补造成的习惯反弹之前轧平。于是，5100美元成了我的囊中之物。我跑去兑换现金，把单子交给经理，然后对他说道：“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可他却对我说：“我现在还不能把你赢的钱都给你。因为我并没有想到输赢会

这么大。不过，我一定在星期一的早晨把钱准备好，这个你放心。”

“好吧，不过我现在要拿走这儿所有的钱。”我说。

他接着说：“你得让我有钱付给那些散户啊，我先把你的本钱给你，剩下的等我把其他单子付清了再说。”因此，我就等着他把钱付给其他赢家。我认为泰勒是绝对不会赖账的，这家交易所的生意很好，我的钱拿得到。而且，就算他们赖账，我又能怎么办呢？于是，我拿回了自己那2000块钱的本钱，另外又得到了大约800块钱，这些钱是他们公司里剩余的全部。我告诉经理星期一早晨我一定会到的，他也保证到时肯定有钱。

到了星期一将近12点的时候，我来到了哈波肯，看到经理正在同一个人谈话，谈话的人正是当初泰勒叫我回杜兰公司时见到的一个人。我立刻明白了，经理肯定给总公司拍电报了，因此，他们派了一个人调查此事，因为骗子是不会相信任何人的。

我对经理说：“我是来取走我剩余钱的。”

“就是这个人？”从圣路易来的那个人问经理。

经理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些钞票，然后说：“是的，就是他。”

圣路易来的那位转过头来对我说：“等一等，李文斯顿，难道我们没有告诉过你，我们不接你的单子吗？”

我没理这个人，对经理说：“请先把钱给我。”这时，他交给了我两张1000块钱、4张500块钱和3张100块钱的钞票。

然后我才对圣路易来的那位说：“您刚才说什么？”

“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不希望你再到我们公司来交易。”

我说：“对，不过这正是我来这里交易的原因。”

那个人顿时变得很愤怒，说：“你再也别到这里来了，赶紧滚远一点！”此时此刻，那个身穿灰色衣服的私人警卫朝我走了过来，而圣路易来的那个人则挥舞着拳头，对着经理咆哮：“你怎么能让这个家伙来这儿交易。他就是李文斯顿，这个指令我们早就发给你了！”

我对圣路易来的那个人说：“你听着，这里可不是圣路易。你可没办法像你老板对待‘贝尔法斯特男孩’那样对待我。”

接着他对我吼道：“你快点滚出这家公司！你不能在这里交易！”

我说：“要是我不能在这里交易，就没有人会再来这里了。这里由不得你这么

猖狂，你也没资格说这种话。”这句话刚一出口，那个人立时慌了手脚，马上就改变了语气，说：“你听我说，帮我们一个忙，好吗？你知道的，我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频繁发生。要是老板知道谁允许了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肯定会暴跳如雷的。李文斯顿，你就行好！”

“我肯定会客气一点的。”我冷冷地说。

“请你放过我们吧，不要再来这里了。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顺利地经营吧！我们来这里还没几天呢？”

我说：“如果我下次再来，可不希望看到你这种盛气凌人的样子。”然后我就转身离开了，同时也听到他在后面像连珠炮一样地咒骂那位经理。为了报复他们在圣路易时对待我的态度，我从他们这里“掠夺”了一笔钱。对我来说，生气或者是想方设法使他们关门并没有任何意义。在回到傅乐顿公司之后，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麦德威。然后，我说，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希望他能够到泰勒的公司去，刚开始的时候先交易20股或者30股，使他们放松警惕。如果看到有大赚一笔的机会，我就打电话通知他，到时候，老麦德威也可以大赚一笔了。

我给了老麦德威1000美元，让他到哈波肯去，按照我告诉他的方法去操作，逐渐同那里的人混熟。后来发现就要崩盘时，我打电话告诉了老麦德威，并且让他在交易所控制的范围内尽量放空。那天我一共赚了2800美元，其中还不算老麦德威的抽头以及他所支付的那些费用，我相信老麦德威也额外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钱去交易了。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不到一个月，泰勒就把他在哈波肯的分公司关掉了。据我所知，那家公司连成本也没收回就倒闭了。我们进入了一个相当狂热的多头市场，股价的回档幅度非常小，小到连一个点的涨幅或跌幅都无法洗掉，所有的客户都成为了多头，他们都在赢钱，不断地加码。那段时间在全美各地，很多空中交易所接二连三地倒闭。对于他们来说，游戏的规则已经明显地发生了变化。

比起在可靠的证券经纪商那里投资，旧式空中交易所里进行的交易明显具有一定优势。比如说，在保证金达到极限的时候，交易所会自动将你的交易轧平，而这就是最好的停损单子。因此，你的损失仅仅是你投入的那些本钱，除此之外不会再次受到任何伤害，而且也没有单子执行不好的风险。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纽约的空中交易所对待客户的样子从来没有我所听说过的西部那样的大方。对于某些烫手的股票单子，纽约的空中交易所会限制顾客只能得到两个点的利润。显而易见，糖业公司和田纳西煤铁公司就是这样的股票。不管这种股票在10分钟内是否

波动了10个点，你的一张单子却只能赚到两个点。在他们看来，假如不这样去做的话，客户就会赚到太多太多钱，即便有一两个点的向下浮动，他们还是可以赚到10个点。所以，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所有的空中交易所都拒绝接受某些股票的单子，其中也包括那些最大的交易所。在1900年大选日的前一天，麦金莱当选总统的消息已经成为定论，整个美国的空中交易所都不允许人们购买股票。而选举的赌注也以三比一的比率更看好麦金莱。如果买进股票，绝对能够赚到3~6个点的利润，当然，也可以在支持布莱恩的同时买进股票，那样也会赚到钱的。不过在那一天，所有的空中交易所都拒绝接受单子。

如果不是他们拒绝交易，我绝对不会停止。可是这样简单的东西，除了让我玩了几个点的震荡以外，也就没有什么别的了，我肯定不会知道股票投资游戏原来还有更多可学习的东西。

## 第三章

### 挫折：一夜之间财富被庄家洗光

如果你想在自己所有的错误中汲取到教训，那就要花很长时间。

人们常说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但股市却只有一面。这里不是指股市多头或是空头的一面，而是说它只有正确的一面。请让这条真理深深印在你的脑中，这个道理所花费的时间要远远超过掌握那些股票投资游戏中大多数技术化的东西。



如果你想在所有自己的错误中汲取到教训，那肯定要花很长时间。人们常说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但股市却只有一面。这里不是指股市多头或是空头的一面，而是说它只有正确的一面。请让这条真理深深印在你的脑中，因为真心理解这个道理所花费的时间要远远超过掌握那些股票投资游戏中大多数技术化的东西。

有些人用自己想象中的钱财来进行想象中的股市操作，他们借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从而达到悦己并获得成就的目的。实际上，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听说过好多了。有时候，这些虚假操盘手甚至会赚到几百万美元。这样一来，很多人都会成为大赌特赌的赌徒。

对于我来说，如果想要证明自己在股市中的观点，那就一定会用金钱来试验。我觉得只有确定自己不会退却，自己才可能继续向前，这是股票投资亏损教给我的唯一道理。如果我知道无法继续前进，那么肯定不会继续采取什么行动。我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意思并不是说在亏损的时候只是干等着而不去采取什么措施限制损失。限制损失是一个错误股市投资人应该做的，但是，他不能在损失面前犹豫不决。我的一生一直都在犯错误，那些错误所带来的亏损却使我积累了许多经验，同时也使我认识到了许多如何阻止亏损扩大的原则。有时我甚至都亏损到了身无分文，但要记得，那些亏损从来都不是彻底亏损，它只不过是暂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已。如果不是这样，今天我也就没有资格写这本书了。我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总觉得一定会抓住下一个机会，同时还认为自己肯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如果某人想要依靠股市或者投资这样一种游戏来经营自己的生活，那么，他就必须相信自己以及自己的判断。而这也正是我不相信“明牌”<sup>①</sup>的根本原因。如果根据某人的“明牌”去买进股票，那么，我也必须要根据他的消息来卖掉那些股票。这样一来，我就得完全依靠他了。但如果卖出股票的时机到了，而那个人却去度假了，我又该如何呢？读者们，这个方法行不通的，任何人都无法依靠着别人的指

---

① 指根据消息灵通人士预测走势——译者注

点去赚到大钱，这是我从不断积累的经验中所得出的真理。任何人给我的“明牌”都无法代替依靠自己的判断所获得的收益多。为了学到这个玩股票游戏的方法，我足足花费了5年时间，这个方法是完全靠得住的，关键时刻它就可以帮助我赚到大钱。

我并不是像你们想象中的那样神通。我没有太多有趣的经验可以介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后，我觉得学习怎样参与投资的过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我曾多次破产，也知道那样的感觉很不好，然而，亏损的情形与华尔街任何一个人亏损的情形都是一样的。投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同时也非常耗费精神，而投资者必须时刻保持兢兢业业的态度，否则，他很快就会失败。

经历了早期在傅乐顿公司的失败之后，我已经明白了自己应该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待投资。但那时我并不知道除了自己在空中交易所里能学到实实在在的东西之外，在股市证券这场游戏中，到底需要学习什么。在空中交易所，我认为自己已经成功地击败了股市，可事实是我只是击败了空中交易所。当然，空中交易所的交易经历，让我的看盘能力和记忆力都得到了极好的训练，对我来说，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可以说，我就是在空中交易所里学会这两项本领的。早年的那些交易我之所以能够成功，完全是依靠着这两项能力的支持。我的头脑和知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我的头脑还没有经过训练，同时，我也是一个相当无知的人。我的操作技巧完全是在游戏中学到的，是靠着这个游戏不留情面地鞭策才学得的。

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第一天来到纽约的情景。关于空中交易所拒绝我进行交易的事情，正是迫使我去寻找一家可靠经纪公司动力。我在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第一个公司里找到了一个曾经的同事，此时此刻，他已经在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的哈丁公司（Harding Brothers）工作。在一个普通的早晨我到达了纽约，然而不到下午一点，我就已经在曾经同事的帮忙下来到这家公司开户并且准备交易了。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从来没有对别人解释过。其实当时的我完全是按照自己原先在空中交易所里的那套经验进行交易，这非常自然，也非常熟悉。但空中交易所里的交易，简单说只是在赌股价的涨跌情况，只要你能够捕捉到一小段十分明确的价格变化，那就可以赚到钱。在股市中，任何人都不会为我指出其中的门道，也没有人引导我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于是，我的习惯是：假如有人说我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就算是失败，我也会彻底地尝试一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自己能够确定这一点。因为犯错误的时候只意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亏损，只有亏损才能够使



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样的道理，只有赚钱的时候才能证明我的正确性。这就是投资。

有段时间我是相当狂热的，那时，股票市场交易也极为活跃。这种情况总能够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我也感觉很自在。再熟悉不过的报价黑板就呈现在我面前，大家交谈中所使用的那些语言是我在15岁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当然，也有很多看起来十分面熟的客户，要么紧盯着报价黑板，要么站在机器旁边，他们在不断地喊出报价，也在不停地谈论着大盘走势。显而易见，这里的机器同我所使用过的机器是完全一样的，这里的气氛也是我熟悉的。我靠着买卖勃林顿铁路公司的股票每股赚到了3.12美元，这是我来到这里之后赚到的第一笔钱。在这个地方，我所面对的是同样的气氛、同样的报价机器以及同样的交易者，所以，我想当然地认为这里正在进行的游戏也应该是一样的。请你记住，那个时候我只有22岁，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了解了这种游戏，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

我在不停地观察着报价黑板，发现了一只似乎对我非常有利的股票。这只股票的波动是比较适宜操作的，我在84美元的价位上买进了100股，在半个小时之内就以85美元卖出了。在此之后，我又看上了另一只非常喜欢的股票，我喜欢做同样的事情，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净赚了3/4个点。这难道不是旗开得胜吗？

在这家著名的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里，我第一天只做了两个小时的交易，但我总共买卖了1100股，可以说一直在抢进抢出。然而，在这一天结束之后，我亏损了1100美元，也就是说，第一次出手我就把自己将近一半的资本亏损掉了。你要知道，在那些交易里，当然有些交易是获利的，然而，我当天离开股市的时候却亏损了1100美元。

我看不出自己究竟在哪个地方出现了差错，所以，并没有任何担心。我觉得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准确无误的。假如仍然是在我所熟悉的那家大都会交易所里进行操作，我想自己的结果一定不是这样。但是，我赔掉的那1100美元却明确地告诉我，我出了差错，但是我当时并不担心，因为我还没有意识到问题是什么，或许这只是个偶然。只要机器操作人员那里没有出现意外，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理由。要知道，22岁时的无知并不是根本的缺陷。

就在几天之后，我告诉自己：“在这里，我不应该再像从前那样交易了，机器是应该帮助我的，可它却并没有出手相助。”然而，我既没有理会这一点，也没有追根究底，而是把这样的交易继续了下去。我说过，我的运气时好时坏，可最终依

旧难逃被清洗干净的命运。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操作更加小心谨慎了，有一阵子，我的收益还不错。但手头刚一宽松，我的心态就发生变化，认定自己的日子已经越来越好了。我结交了一些朋友，感觉非常快乐。请记住，我那时还不满23岁，独自一个人生活在纽约这样的都市里，口袋里是那些轻轻松松赚到的钱，又带着自己已经开始逐渐了解的新的股市规律的自信，觉得没有什么自己不能做到的。

但我的行动依然十分谨慎，我开始思考单子下到证券交易所大厅之后的实际执行情况。只是我还固守着大盘的走势，换句话说，这时的我还是忽略了一般性的原则。只要我仍然这么固执，就永远也无法看出自己在操作中所存在的真正问题。

1901年，这是非常景气的一年，我同样赚到了很多钱，至少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那的确是很多钱。关于那段美好时光，你现在还能记得起来吗？整个美国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富足，这不仅是进入产业整合和资本合并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而且也是之前任何时代都不曾看到过的，全社会都陷入到了一种对股票的狂热当中。我曾经听人说过，在从前的好日子里，华尔街号称每天都要交易25万股股票，每日换手股票的总值在2500万美元左右。然而，到了1901年，每日的交易量达到了惊人的300万股，几乎所有人都在赚钱。“钢铁帮”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纽约的，这些百万富翁对于钞票的珍惜程度绝对不会比酒醉的水手多到哪里去。而股票市场成为了唯一能够满足他们的游戏场所。华尔街有史以来最强势的一些操盘手在这个时候适时地出现了，他们动辄就是上百万的豪赌。其中有非常著名的约翰·盖茨，当然，还有他的那些朋友们，比如说约翰·杜雷克（John A. Drake）、罗约·史密斯（Loyal Smith）以及其他的一些人。“雷德—李兹—穆尔（Reid-Leeds-Moore）”这帮人把他们的钢铁股票卖掉了一些，此后，他们又用那些钱在公开市场里实际买进了洛克岛（Rock Island）系统中超过半数的股权。此外，还有许华柏（Schwab）、傅里克（Frick）、菲利浦（Philps）以及“匹兹堡帮”，更别提那些数不胜数的在这场换手游戏中亏钱可在其他任何时候都被称为大操盘手的人了。所有的股票都可以任意买卖。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就是由吉恩（Keene）炒热的。一个营业员甚至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卖出10万股的股票，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光啊！另外，其中也不乏一些令人拍案称奇的炒作胜利。最重要的一点则是那时的股票买卖是不用缴税的！没有人能够看到最后的审判日。

当然，在那一阵子过后，我也听到了许多灾难即将来临的传言。股市里的一些

老手说，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其他所有人都是疯狂的。然而，除了他们以外，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赚钱。涨势肯定是有个极限的，我很清楚这一点。我逐渐地变得悲观起来，疯狂买进某只股票的情形也暂告一段落。但是，我每次卖出股票的时候都会亏损，如果不是眼疾手快的话，我可能会亏损得更多。尽管我期待着股价在突然之间能够暴跌，可在操作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小心谨慎。因此，我往往在买进时就能够赚到钱，而在放空时候又把钱亏掉。在这段好时光内我所赚到的钱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多，尤其是当你考虑到我当时还很年轻以及我通常总进行巨额的交易量的情况。

有一只股票我是没有放空的，那就是北部太平洋（North Pacific）铁路。那个时候，我的看盘能力发挥了作用。我认为绝大多数股票都已经被股民买到了久盘不动的位置之上，而这只“小北太平洋”的表现却如同还要继续上涨一样。同时，我们也知道北太平洋铁路的普通股和特别股都被“昆恩—罗布—哈里曼（Kunh-Loeb-Harriman）帮”持续买进。因此，我做多1000股的北太平洋铁路普通股，并且打算长期持有，全然不顾交易所里任何人的建议。当股价上涨到大约110美元的时候，我已经足足赚了30个点。我选择获利了结。这样一来，我在交易所里的存款余额增长到将近5万美元，这笔钱是我到那时为止所赚到的最大金额。对于一个几个月之前在同一家公司里把所有钱都亏损掉的人来说，这样的战绩不能不算辉煌了吧？

不知你还记不记得，铁路大王哈里曼等人通知摩根和希尔（Hill），说他们有意介入“勃林顿—北方大铁路—北太平洋铁路”这一帮。接下来，摩根那帮人便命令操盘手吉恩买进5万股的北太平洋铁路，从而把控制权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中。同时我也听说吉恩告诉罗伯·培根，要把那张单子改成15万股，而代办的银行也照办了。总而言之，吉恩把营业员艾迪·诺顿派到了北太平洋铁路那帮人中，他还买进了10万股的北太平洋铁路。在此之后，他又下了一个买单，我觉得应该是另外买进了5万股，如此一来，一场十分著名的垄断游戏就这样开始了。在1901年5月8日的股市收盘之后，全世界都知道金融巨头们的战争已经打响。在这个国家里，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样具有实力的财团如此对峙过。铁路大鳄哈里曼挑战金融巨子摩根，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对上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大山。

5月9日早上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手上有将近5万美元的现金，可却没有半张股票。我曾经告诉过你，对于股市，很久以来我都是看空的，现如今，机会终于到来了。我清楚地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可怕的崩盘一定会出现，接下来就是我炼便

宜的大好时机。对于那些能够抢到便宜的人来说，快速地回升和庞大的利润必将到来。即便不是福尔摩斯，我们也能够判断出这一点。要知道，在股价一涨一跌之间，每个人都将有机会抓住利润，对于我们来说，那不仅仅是数量惊人的钞票，更是非常确定的利润。

所有的事情都像我预料的那样，尽管我拥有百分之百正确的判断，可却亏损掉了所有钱。一种非同寻常的形势将我所有的资金都清洗光了。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同寻常的事情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大家或许不会感到任何差别，而我们的生活也不会有那么多乐趣。股票游戏就会变成单纯的加减法，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变成勤勉而有耐心的记账员。只有猜测这个东西才能够使人们的头脑更加聪明。如果你要了解这一点，那么，你就必须要努力地去想一想，想一想你究竟应该做些什么。

市场正如我所预期的那样变得相当狂热，每天的成交量都大得惊人，而震荡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于是，我以市价下了许多卖单。当看到开盘的价格时，我难以抑制住内心的狂喜，股价暴跌的程度是相当严重的。替我进行操作的营业员相当认真，他们就像其他任何的营业员一样小心谨慎、兢兢业业，然而，等到他们执行我的卖单时，股价已经下跌了20多个点。要知道报价纸带上的数字总是远远落后于市场情况的，回报单来得就更慢了，因为此时的市场相当狂热。我终于发现，在报价纸带上显示价格是100美元的时候我下单卖出股票，可实际上的操作，替我卖出时价格却是80美元，也就是说实际卖出的价格比前一个晚上的收盘价整整下跌了20美元。对我而言，空单出手的价位使我卖出的股票变成了原计划买进的那种便宜货水准。大盘是不会一直跌下去的，它不会跌到地心，更不会跌到中国去。我决定立刻回补空单，积极做多。

营业员依旧替我买进，可价格却不是在我翻空做多时的价位，而是他们场内人员得到我委托单时的证券交易所的市价。他们付出的价格要比我判断的价格平均高出15个点，一天亏损了35个点，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

就这样，我被打败了，确切地说是被报价机落后于市场变动实况的差距打败的。我总是认为报价纸带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对于这一点，我早已习惯了。在通常情况下，我总是按照报价纸带所传达给我的信息下单，然而，报价纸带这次却欺骗了我。纸带上打印出来的价格与实际价格相差甚远，也正是这个原因我的操作被完全毁掉了。同样的失败我过去也曾遇到过，可这次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深

刻。就目前看来，形势已经相当清楚了，那就是不管营业员如何去执行我的下单，光靠看盘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事实上，我的操作比完全看不出来还要糟糕许多，不管单子的执行情况如何，我都在一如既往地交易，都在一如既往地抢进抢出。我每次都在和市场赌运气，我从来都不会做限价交易。我想方设法想要击败的东西正是这个市场，而不是某只股票的某一个特定价格。当认为应该卖出的时候，我会坚定地卖出，当觉得股价肯定会上涨的时候，我会坚定地买进，也正是因为始终坚持着投机这条原则，我才可以幸免于难。对我来说，限价交易就如同把我在空中交易所的方法经过无效率地调整而拿到了可靠的证券经纪商那里。这样我就永远不会明白股票投资的真谛，我仍然会继续赌下去，用我有限的经验去赌必然存在的利润。

为了在报价远远落后于市价的情况下尽量降低市价交易所带来的损失，我在交易的时候开始尝试性地限定价格，然而我却仅仅发现股价正在一步一步地离我远去。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相当高，我放弃了采用限定价格的方法。我无法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年才学到“不应该去赌之后几档的小小起伏，而是要去赌预期即将出现的巨大波动。”

对我来说，5月9日的打击是异常惨痛的，可我却仍然在继续大笔交易，使用的是一种经过修正可却仍然明显带有缺陷的方法。如果不是在偶然之间总是能够赚到一点钱的话，我或许早就学会在股票市场中的哲学了。然而，我赚到的钱已经足够让我过上好日子。我喜欢交朋友，也喜欢美好时光。那年夏天，我像几百个富有的华尔街人士一样到新泽西的海滩去度假。但是，同时还要弥补亏损和支付生活费的现实让我赚到的那些钱显得捉襟见肘。

我的交易仍在继续，并不是因为我的顽固，而是因为总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我无法说服自己。面对眼前的那些问题，我看不到一丝的希望。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向你们阐明这一点，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当时经历的过程是什么样子，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你才能够达到真正赚钱的境界。对付大型猛兽，我的旧猎枪和BB弹无法像火力强大的连发步枪那样有效。

然而，到那年秋天，我的资金又被清洗得一干二净。在我看来，这个我无法战胜的游戏已经变得越来越令人感到厌恶了，所以，我决定离开纽约，到其他的地方去尝试一些别的事情。我在14岁时就开始在股票市场交易，15岁就赚到了人生中的



第一笔钱，也就是那1000美元，21岁又赚到了第一个1万美元。但很多次我又把赚来的上万美元亏损干净；在纽约的时候我也曾赚过好几万美元，可后来还是全部输光。最多的时候我曾经赚到过5万美元，两天之后，这些钱又与我说了再见。我并不做其他的生意，也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生意可做。在股票市场里奋战了多年之后，我又重新回到了原点，事实上比这还要糟糕，因为我已经养成了需要靠钞票来支撑的生活习惯和作风，虽然这不会像投资失误那样使我感到困惑。



## 第四章

# 叫板空中交易所大佬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是如何亏损的，那完全是因为我不顾时节地终年交易，而这种持续交易使我无法遵循我的操盘技术。当我无法依照靠研究和经验所得的操盘手段，却仍然进场赌博时，结局可想而知。我渴望获利，却不知道应该在合适的时间获利。那时，我大概只有22岁，拥有5万美元的资本，但这一大笔钱很快全部亏掉了。从那次以后，我就知道了真正的原因。我有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有应对困难时的补救措施，它们是可以帮助我在操盘过程中发现任何错误的。但是，我最需要的不是这些反思，而是实际操作。





我从纽约回到了家乡。当时，我就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只剩下一个任务，那就是积累起足够的资金重新回到华尔街！那是全美国唯一一个能让我进行大量交易的地方。等我的操作技术完全正确时，我需要那个地方，同时我也相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当一个人能够作出正确判断时，他一定可以凭借着坚持他的正确性而得到所想要的东西。

尽管我并不抱多大希望，可我仍然会想方设法地进入空中交易所。只是当时的空中交易所已经少了很多，而且完全是由陌生人经营。有些交易所仍然记得有我这么一个人，他们不愿意给我赚钱的机会，同时也不想让我回来赚钱或是干其他什么事。我把事实真相告诉了他们，说我在纽约把自己从家乡赚到的一切都输得干干净净，现在的我也不像过去那样了；对他们而言，现在让我在交易所里进行交易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他们没有任何的理由不让我参与进来。但他们还是不让我进行交易，至于新开的那些交易所则又不可靠。在那些老板看来，如果有一个客户确信自己一定会猜对，那么，他最多只能交易20股。

那些规模比较庞大的交易所通常能够从常客的钱袋里赚到不少钱。对于我来说，资金是最缺乏的东西，于是我请一个朋友到交易所进行交易。而我只是到里面随便逛逛，看着大家交易。我又一次想方设法地劝说接单员接受我那金额少之又少的单子，哪怕是50股也好，结果仍然被拒绝。于是我和那个朋友设计出了一套暗码，以便在我作出指示的时候使他知道应该买哪只股票，这样的方法只能挣点小钱。没过多久，交易所在接受我朋友的单子时也开始抱怨了。终于在某天，当我朋友想要卖出100股的圣保罗铁路时，他们拒绝进行交易。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一个客户看到了我们两个在外面说话，然后就进去报告给了这家交易所的有关人员。当我朋友走到接单员面前想要卖出那100股圣保罗铁路时，那个接单员说道：“我们不接受任何圣保罗铁路的卖单，所以现在不能接受你的单子。”

“为什么？麦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朋友问。

“就是不接卖单，仅此而已。”麦克回答道。

朋友把100块钱递了过去，其实，那是我的100块钱，都是10块钱一张的。朋友说：“难道这些不是钱吗？你看清楚一点，全都在这里。”他设法装出十分气愤的样子，而我则尽量装出事不关己，这时，有很多客户都围拢过来，站在两个互相争吵的人身边。当有人高声说话，或是交易所职员与客户发生争吵时，他们都会这样围观。他们希望看到事件的任何蛛丝马迹，借此了解公司的财务健全程度。

职员麦克是这个交易所里的副经理，他从窗口后面走了出来，来到了我朋友身边，先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然后慢慢地说道：“真是好笑，太好笑了，你的朋友李文斯顿不在这里的时候，你从来不做任何交易，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黑板，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连一句话也不说。可是一旦他走进来，你就突然忙起来，也许你是在为自己进行交易，但在这家公司，你再也这样干了，我们不会上李文斯顿给你通风报信的当。”

我的财源就这样被截断了，除掉必要的费用之后，我还是净赚了几百块钱，可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笔钱，赚到足够钱而重返纽约的需要因此也更加迫切了。我始终肯定自己下一次机会会表现得更好。对于那种愚蠢的操作方法，我现在拥有足够的时间来仔细思考一番，此外，在那个时代，如果你与事实相隔一段距离，那么你往往会更清楚地看清事实真相。对我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赚到重返纽约的足够资金。

后来某一天，我在旅馆大厅里同一些旧相识说话，这些人都是这个交易所里固定的交易者，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股市行情。我对他们说，正是由于交易所里的营业员在执行单子时的拙劣方法才使得任何人都无法战胜股市，尤其是像我这样往往用市价进行交易的交易者。有个人问我指的究竟是哪一个营业员。我告诉他：“我指的是全美国最好的营业员。”他仍然在追问我到底是哪些人。看得出来，他根本就不相信我曾经同第一流的经纪商打过交道。

我说：“我指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所有会员公司。并不是说他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粗心大意或者不守诚信，而是说，当你以市价下单买进的时候或是在收到成交回报单之前，你绝对不会知道那只股票究竟要花多少钱。要知道，股票上涨一两点的情形要远比上涨10点或15点的情形多。但由于单子在执行中的问题，外面的交易者不可能抓住这种小涨或下跌的机会。所以，如果空中交易所能让人进行大量交易，我宁可每天都在交易所里交易。”

同我说话的人名叫罗伯斯，他看起来十分友善，可我却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他

把我拉到一边，询问我是否在其他交易所里进行过交易，我说没有。他说他认识一些公司，而且都是棉花交易所、农产品交易所以及一些比较小的证券交易所会员。那些公司总是十分小心在意，尤其注意委托单的执行情况。他还说，那些公司与纽约证券交易所规模最大的会员公司有着秘密关系，他们能够通过个人的影响力保证一个月做到几十万股的生意，所以，与个别的客户相比，他们的服务要明显好很多。

他还说：“他们真的非常照顾小客户，他们的优势就是做外地业务。对于他们来说，10股和1000股没有什么明显区别，同样会为此花费心力。他们能力极为出众，而且以诚信为本。”

“但是，假如他们付给证券交易所的是正常1/8点佣金，那靠什么赚钱？”

“他们应当付的是1/8点的手续费，可你应该知道的啊。”说着，他对我眨了眨眼睛。

我说：“是，可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公司也有一件事情不肯做，那就是他们不退佣。证券交易所主管宁愿会员犯下谋杀、纵火和重婚的罪行，也不愿意他们在与外地人做生意时收取比1/8点手续费还低的费用。证券交易所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完全取决于会员公司能不能遵守这项规定。”

这个人一定看到过我曾经与证券交易所的人谈过话，因为他对我说：“听我说，每隔一阵子，总会有一家正派的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因为违反这条规定而被勒令停业一年，是不是？退佣的方法实在多得数不清，因此不会有人知道。”我的脸上明显带有不信任的表情，而他也很有可能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又说：“在其他一些业务方面，我们，不，我指的是那些通讯交易所，他们在1/8点的手续费之外另收1/32点的费用。对于这一点，他们的要求总是十分宽松的。除非遇到了非常特殊的情况，或是客户的交易频率比较小，否则，他们从来都不会加收额外的手续费。要不他们就不划算了，是不是这个道理？他们做生意可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着想啊。”

到此，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人是在替一些骗子经纪商招揽生意。

我问他：“你知道哪家交易所比较可靠吗？”

他回答道：“我知道一家全美国最大的经纪公司，我自己就是在那里交易的。他们在美国和加拿大的78个城市设有分公司。他们的生意规模大得难以想象。假如那家公司不守诚信，就不可能年复一年地做着这样的生意，难道不是吗？”

我对他的说法表示赞同，然后问道：“他们也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吗？”

“当然啦，他们还做大量的场外交易，包括美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交易。不管是小麦、棉花，还是谷物粮食，他们都做，这样说吧，凡是你想象得到的，都在他们的交易范围之内。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有联络员，而且都是交易所会员，不是用真名参与进来的会员，就是其他的一些秘密会员。”

谈话进行到了这里，我想我该了解的一切都已经很清楚了，但我还是想方设法地诱导他继续说下去。我说：“道理虽然是这样，可这依旧无法改变单子必须有人来执行的事实，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对市场的运行状况作出保证，也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保证他报出来的价钱与交易所大厅的实际价格一样。你在这个交易所看到了报价，然后递交了委托单，营业员再把电报拍到纽约去，在这个过程中，你已经损失了许多宝贵时间。所以，对于我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纽约去，我宁可把钱亏损在一家可靠的交易所里。”

“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什么亏损的事，我们的客户从来都是赚钱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亏损的，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点。”

“你们的客户？”

“噢，我在这家公司有一些股份，他们对我相当友好，而我也正是靠着他们才赚到钱的，所以，要是我能够给他们介绍一点生意的话，我愿意那样做。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那里的经理介绍给你认识。”

“那家公司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他把名字告诉了我，我听说过那家公司的名号。他们在几乎所有报纸上都刊登过广告，对大众宣称某些客户正是依靠着他们所提供的关于热门股票的内幕消息才赚到了巨大利润。而这也正是这家公司最为擅长的业务。他们并不是一般的空中交易所，而是买空卖空的对做交易所，声称自己是中规中矩的证券经纪商，可却在单子上搞小动作。他们一直都靠着精心设计的掩饰才使大家相信他们是正经的经纪商并且从事着合法的业务。同时，他们也是这一类公司中最为古老的一种。在那个年代，这种公司就是现如今已经破产的几十家同类经纪商的始祖。他们所采用的一般原则和方法都一样，只不过是欺骗客户的时候会采用稍有不同的特别手法，这些老伎俩早已过时了，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改动的只是某些细节而已。

最常见的伎俩就是发布买进或卖出某只股票的“明牌”，这时，他们会拍上几

百封的电报，建议股民立即买进某只股票，接着再拍上几百封的电报。建议另外一些客户卖出这只股票，这种方式是从老式赛马场报冠军“明牌”那里借鉴来的。这样一来，买进和卖出的单子就会一窝蜂地进入到交易所。他们会通过一家可靠的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来买进和卖出1000股这只股票，然后，就拿到了一张正常的回报单。如果有哪个家伙不懂礼貌，竟然去怀疑他们，说他们在客户的单子上做了手脚的话，他们就会把这张回报单拿给客户看。

在公司内部他们还成立了可以自由加入的炒作小组，并且把这当成是对客户的最大恩惠，客户们会以书面的形式授权给他们，而他们则以客户的名义和客户的资金，在他们认为最佳判断的指引下替客户们进行操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客户的资金亏损掉了，即便是最喜欢吵架的客户也想不出一个合法的解决方案。他们会在账面上做多一只股票，然后尽量多地拉进客户与他们一起做多，然后，他们会运用老式空中交易所里的冲洗手段，把几百个客户的那点微薄保证金清洗干净。不管客户是什么人，他们都不会放过，其中妇女、老人和小学教师往往成为了最佳的欺诈对象。

最后，我对这个骗子说：“我对所有的证券经纪商都心存芥蒂，另外我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一下。”说完我就离开了他，以免他再继续纠缠下去。

随后，我对那家公司进行了调查，我知道他们一共有几百个客户，尽管欺诈客户事情总会时不时地流传出来，可我却没有发现有哪个客户在获利时没从他们手里拿到钱。因为就没有谁曾经在这家公司获利，当然，除了我以外。就在这个时候，市场的状况似乎对他们越来越有利了，这也意味着假如有一笔交易对他们不利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会赖账了。显而易见，这种公司的绝大多数都倒闭了。当时的美国，骗子经纪商倒闭的风潮已经出现过很多次，就如同过去许多家银行都出现过挤兑一样，只要有一家银行倒闭了，那么，其他许多家银行的客户就会恐慌起来，赶紧把存在银行里的钱取出来。如今，美国现在仍然有许多退休了的空中交易所老板。

对于这个骗子所宣传的公司，我并没有听到什么可怕的传闻，只知道他们在做事时总是彻头彻尾地急功近利，另外，我还听说他们并非总是信守诺言。欺骗想要快速致富的傻瓜是他们的特长，而且，他们总是要求客户当面签下书面协议，交易所就可以从容地从客户手中夺走钞票了。

我所认识的一个人告诉过我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自己在某一天看到骗子交易所

发出了600封电报，建议客户买进某一只股票，随后，又发出600封电报给其他的客户，强烈建议客户卖出同样的股票。

“没错，我知道这个花招。”我说。

那个人说道：“但他们之后又把电报发给了同样一些人，建议他们把所有股票轧平，然后买进或者卖出另一只股票。我曾询问公司里的资深合伙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个步骤我明白，因为在你们的客户当中，有些人在账面上暂时是会赚到钱的。但你们发出这样的电报根本就是想把他们全都逼上绝路，这究竟是什么高明的计策？’对方说：‘客户最终肯定会把钱亏损掉。不管买进的是什么股票，也不管他们是怎么买、在哪买的或者是什么时候买的。总之，客户把资金亏损掉之后，我们肯定就要失去他们了。既然如此，我们不如趁现在尽可能地在他们的身上多捞一些，然后再慢慢地寻找下一批客户。’”

现在要向你们表明，我并不关心这家公司的商业道德。我曾告诉过你们，对于泰勒公司，我是十分憎恨的，也正是这种情感促使我向他们报了一箭之仇。但我对这家公司却没有半点类似的感觉。或许他们都是黑心的骗子，或许他们并没有别人形容得那样奸诈。我没有任何让他们替我做交易的打算，而且，我也不会按照他们所提供的内幕消息进行操作，更不会相信他们的谎言。如何才能筹集到一笔钱然后回纽约去才是我唯一关注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我会用相当大的一笔钱在一家不必担心警察会来突击检查的交易所里进行交易——警察是常常突击检查空中交易所的。我也没必要担心邮政主管机关发动突然扫荡，把我的资金全部冻结起来，就算我鸿运当头，一年半载之后，一块钱也只能够收回八分收益。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看看这种公司在交易上能够提供什么胜过那些合法经纪商的好处。我并没有多少钱可以作为保证金，在委托单上做假的公司通常在这一方面都很宽松，所以，在这样的公司里，几百块钱就可以玩得很大。

于是，我亲自去了一趟他们的公司，跟他们的经理交谈了一番。在交谈的过程中，经理逐渐发现我是一个交易老手，而且曾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公司开过账户。此外，在他知道我把带去的所有钱都输光之后，他不再保证如果我让他们代替我投资，那我一定就能赚得回报。在他看来，我永远都是一个白痴，并且总是在玩股票的时候亏损，或许就是证券经纪商最为稳定的衣食父母。实际上，不管是在单子上做假的证券经纪商，还是赚些手续费就满足的证券经纪商，这种不懂股市还总是玩大的人都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然而，我告诉经理，我想找的只是一种完美的执行买卖，我总是用市价来进行交易，所以，不希望当自己拿到回报单的时候，价格与报价机器上所显示的价格有半个点或者一个点的差价。

这时，经理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说只要是我要他们做的事情，他们都百分之百去执行好。他还说他们之所以想接我的生意，是因为想让我见识一下什么才叫高明的经纪商。他们坚信自己拥有这一行中最高明的人才，他们就是因为执行单子才出名的。假如报价机器上所显示的价格与回报单的价格有任何差异，那么，这对客户是有利的，只不过是他们无法确保这一点罢了。假如我在他们的公司里开了一个户头，那么，我就可以用电报传来的价格买进或者卖出，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营业员非常有信心。

这也就意味着假如我在他们的公司进行交易，那就如同在空中交易所里交易一样，换句话说，他们会让我根据下一个报价进行交易。我并不想表现得过于急切，所以我摇了摇头，告诉他我当天还是不要开户比较好，但会让他知道我究竟在什么时候来开户。可他却极力敦促我立即开户，因为今天的市场状况非常好，很适宜进场赚钱。其实，那天对于他们公司来说才是适宜的呢，当天的股票交易十分沉闷，价格只有极为微小的波动，这是他们非常希望能够说服客户进场参与的原因。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明牌”股上进行炒作，从而造成剧烈波动，而客户的资金就会全部被洗光。即便是客户想要脱身离场，也已经欲罢不能了。

我把姓名和地址告诉给了那个经理，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断地收到预先付完钱的电报和信件。这些消息无非一个目的，那就是建议我大量地买进某只股票。他们还告诉我，有一个内线集团正在炒作这只股票，并且准备炒高50个点。

此时此刻的我忙着四处打听，为的是尽量多了解几家同样做这种对赌交易的经纪商是什么情况。对我来说，确定可以从他们的手里拿到我所赚到的钱，同时又能累积起一笔相当大的资金的唯一方法就是在附近这几家空中交易所里进行交易。

我竭尽所能地了解一切，在三家交易所都开了账户。同时，还租了一间小办公室，安装了直通线路，可以连接到那三家经纪商。

在初始阶段，我只交易了非常少的金额，以免刚开始时就把他们吓跑。总体上讲，我还赢利。这时，他们毫不迟疑地告诉我，对于那些拥有直通线路并且可以通到他们公司的客户，非常希望能够把彼此之间的生意做大。因为他们并不喜欢股票市场里的吝啬鬼。在这些人看来，我做的交易越多，亏损就越多，而输光的速度也

会越来越快，他们赚得就越多。其实，这一理论非常有道理，尤其是当你看到他们都在与一般的客户打交道，而一般散户在财务方面是永远都无法维持长久下去的。已经破产的客户是不能够再交易的，那些半死不活的客户则一定会抱怨和不满，甚至惹是生非，制造一些可以妨害到业务的事。

与此同时，我也同本地的一家公司建立了直通线路。这家公司拥有直通纽约联络人的线路，而联络人正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我还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安装了一个报价机器，开始小心谨慎地进行着交易。这样的交易让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空中交易所，只不过稍慢了一点而已。

这样的游戏我可以掌控，也确实取得了胜利。尽管我从来也没有达到过玩10次赢10次的境地，可在总体上一直都是赢钱的，一周又一周地赢钱。我又重新过上了美好的生活，并存了一些钱，因为我需要积攒重返华尔街的资金。此后，我又安装了两条通信线路通往另外两家空中交易所证券商。到此我就拥有了五条线路，这些线路的终点都是我的小办公室。

我的计划有时也是不完美的。所购买的股票不仅没有按照我所预定的趋势发展，而且也与过去的任何模式不同，它走了一条相反的路线。可是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无法对我造成沉重打击，空中交易所的人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并没有多少保证金。我与证券商的关系相当友善，他们的账目和记录总是与我的不同，其中的差距刚好对我造成了不利影响。或许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奇异的巧合，可这却绝不是巧合！我总是在为自己竭尽全力地争取事情能够按照我的设计去发展的机会，为此而进行着各种计算。当然，空中交易所的人总是希望从我的手中拿回我从他们那里拿走的东西。他们或许认为我赢得的那些钱只不过是暂时性的贷款而已。

对于证券商应该赚取的一定比率，他们肯定不满意，总是靠着耍花招和搞骗局来攫取钱财，他们都不是正派的人。只有无知的人才会经常性亏损，而无知的人在股票市场进行操作的时候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投资。或许你会觉得那些人应该经营合法的业务，但他们却不会因此甘心。“只有抓住客户才能够发财”是一句古老而正确的格言，然而空中交易所的贪婪者却似乎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他们不会顾忌散户的损失，也从来不满于简单的做假方式。

有很多次，他们都想用我所熟知的老把戏来欺骗我。由于我警惕性不高，也被他们坑过几次。但我发现，他们总是选择在我交易金额不太充裕的时候来坑我。我指责他们做交易时总是不正派或者卑鄙，但他们一概否认，我只能像往常一样继续



交易。同骗子进行交易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只要你不与他停止交易，他便不在乎你抓住了他的小辫子。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事情没有任何影响，他们会竭尽所能地配合你的交易。

我终于下决心，再也不让这些骗子的把戏妨碍我积累资本的速度。我决定要给他们一个教训。我挑选了一只原本非常适宜投机的热门股票，此时它冷得不能再冷，换句话说，它是一只被其他人炒作过的股票。如果我挑选的是一只从来没热过的股票，交易所的人很可能对我产生怀疑。我同时对5家空中交易所下了单，买的都是这只股票。在他们接受单子等待报价纸带打印出下一个报价的时候，我便利用那家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发出了一张单子，单子上显示的是以市价卖出那只股票100股。我急切地要求他们迅速采取行动。你或许能够想象到当单子抵达证券交易所大厅时会发生什么，要知道，这只冷门股一直在持续走低，任何一家与外地有联系的证券商都希望可以快速地卖出这只股票。有些人手上肯定还存留着成本低廉的其他股票。然而，这笔交易一定会出现在报价纸带之上，而那个价格就是我付5张买单的价格。这样我就能以较低的价格做多400股这只股票。这时，那家通信证券商问我究竟听到了什么消息，我说我听到了一个明牌消息。在股市收盘之前，我又发出一张委托单子，让那家值得信赖的公司把那100股买回来，我要求他们不要浪费任何时间，告诉他们，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不希望继续维持空头部位，至于他们能出多少钱我不在乎。他们把电报打到纽约，而这张买进100股的单子很快就造成了价格急剧上涨。这一招奏效了，此外在这次行动中我也同时给那五家公司发出了卖出500股的单子。

对于我的攻势，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这让我能在他们身上多次重复使用这一招。我不敢惩罚他们太过，所以，每次操作都是100股，而获利的幅度也很少能超过一两个点。但对于我的储蓄而言，这个“小惩”的方法是非常有利的，我把其中一些赢利准备用于下一次华尔街之行。有时，我会对操盘过程作出改动，比如说先放空某种股票，但我从不会做得太过头。每一次尝试都可以为我带来600~800美元的收益，这个收益让我很满意。

我的操盘手法真可以称得上是完美无缺了！而其结果也大大地出乎所有人预料，股价居然波动了10个点，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浮动这么多。我当时在一家证券经纪商那里操作了200股，这与往常操作100股不同。但是在其他的四家交易所里我仍然操作100股，因为这对我来说更为有利，可对他们来说就不一样了。他们对此

极为不满，开始在通信线路里说三道四。于是，我去找以前那位极力劝说我开户的经理。当时他对我的答复还明显与他的职位不符。当我揭穿他对我所使出的花招时，他很快就为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朝我吼道：“市场上的某些人对这只股票做假了，我们不会付给你一分钱！”

“当你们接受我的买单时，这个市场可不是假的。那个时候，你们可让我进场了，现在就得让我出场！如果你们讲公平的话，就不能耍赖！”

“我可以证明有人在捣鬼。”他愤怒地说。

我问：“谁在捣鬼？”

“一定有人！”

“他们在捣什么鬼？”

“毋庸置疑，你的朋友在捣鬼。”

我对他说：“你也知道，在股市里，我是独行侠，这个城市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点。现在我给你一个友善的建议，请你立刻派人把那笔钱拿给我，我不想发火，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不会付钱的，因为有人在这笔交易里作弊了。”他叫道。

此刻，他所说的话我已经感到厌烦了，我说：“现在你就当场把钱给我。”

他继续咆哮，并指名道姓地指责我就是个骗子，只是还把现金如数地交还给了我。其他公司的经理人远没有这么粗暴。在另外的一家公司里，有一位经理一直都在研究我炒作那些冷门股票时所采用的手法。他收到我的单子，在替我买进那只股票的同时，自己私底下也悄悄地买进了一些，赚了不少钱。这种人并不在乎被客户控告欺诈，因为他们往往在技术上已经做了相当完善的司法保护，但还是害怕我会查封公司的生财器具。他们总是十分小心，绝不会使自己的资产处在一种危险中。他们会想方设法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做法是无害的，但如果赖债的消息被传播开来，那是对他们的致命伤害。客户在经纪商那里亏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可是客户赚到了钱却无法拿到手，那就是《投机客六法全书》里最为严重的罪刑了。

我从5家空中交易所里拿到了钱，但这次暴涨却终结了我整治骗子的愉快活动。那些交易所开始重新启动他们用来欺骗几百个可怜客户的小伎俩，我则恢复了正常交易，只是市场的情况总与我的操作有一个完美的配合。换句话说，他们限制了我下单的金额，使我无法赚到大钱了。

这样做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我使用了能够想到的任何方法去从那些

空中交易所里赚钱。我的生活因此也过得非常舒适，还购买了一辆汽车，并且没有计划地消费。尽管我必须积累一笔资金，可还是一个过惯了低成本生活。只要在市场上做对了部位，赚钱不是问题，所以不管怎样我还是能够有一些积蓄。假如我的操作出现了错误，赚钱就是天方夜谭了，花钱更是一个不现实的妄想。我已经积攒下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资产，在这五家空中交易所里已经无法赚到什么钱了，于是我决定立刻动身去纽约。

现在我已经拥有了一部属于自己的汽车，并邀请了一位同样也是交易者的朋友一起驾车前往纽约。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我们很快就启程了。在途中稍作停留并吃了晚餐。在其中，还遇到了一位老相识的股民，他对我说了很多事，从他那儿我听说市区里现在有一家空中交易所，生意做得相当大。

之后我们继续向纽约进发，但朋友所说的空中交易对我的吸引力让我难以抑制，我想看一看它的外观到底如何。于是我们找到了那家交易所，由于实在忍不住的诱惑，便停下车到里面去看个究竟。

这家交易所装修极为简单，但熟悉的黑板和熟悉的客户都在那里，交易也正在进行。

经理看起来就像是当过演员或是发表过竞选演说的专家，他的每一句话都能深深打动人心。他说早安的样子就如同是自己用显微镜花了10年的时间去寻找早晨才最终发现了它的所在，而且，他还会把这个伟大的发现连同蓝天、晨曦和公司里的银行资金一起当成礼物献给你。他看到我们坐着高档汽车来到了交易所，且是两个一副无忧无虑样子的年轻人，顿时兴趣盎然。我敢断定他一定把我们两个当成了耶鲁大学的学生。他一上来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问我们愿不愿意找一张舒适的座椅坐下来详谈。他问我们有没有发现那天的交易市场看起来相当和善，并说市场希望看到大学生的零用钱增加起来，可现实是，有史以来聪明的大学生可从来没有过充裕的零用钱。既然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依靠着市场的好心，只要小小地投入一笔资金，它就会让你收获几千美金。因为股市渴望回报投资者的东西就是让任何人都足够花费的零用钱。

既然这家空中交易所是这样好心，如此急切地想要让我们进场，不交易一下就太可惜了。于是，我告诉经理一定会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去做，因为我知道许多人都在股市里赚到了大钱。

刚开始，我的交易比较保守，但在获利之后就开始不断地增加资本，我的朋友

也照着我做。

当天我们在那里过的夜，等到第二天早上快10点时，我们就来到了这家让人备感亲切的空中交易所。那位演说家非常高兴能够看到我们到来，他肯定认为那天我们的投资给他带去了很多利润。可在那天我一下子就净赚了将近1500美元。到第三天早上我们又去了，刚进交易所就碰到了那位伟大的演说家，我交给他卖出500股糖业公司的单子，他略微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单子，只不过始终是一言不发。在这支股票下跌超过一点之后，我结束了交易，把单子又一次交给他，这次赚了500块钱的利润，再加上我500块钱保证金。他从保险柜里数出了20张50元的钞票，很慢很慢地数了三次，又在我前面数了一次，他的手指好像冒出胶水一样，以致这些钞票总是紧紧地粘着他，最终他很不情愿地把那些钱给了我。他环抱着双臂，咬着下嘴唇，紧盯着我身后一扇窗户的顶端。

我告诉他我想要卖出200股钢铁公司的股票，他对此毫无所动，就好像没有听到一样。我又重复了一遍，并且把单子改为卖出300股。这时，他把头转了过来。我静静地等着他开口说话。他只是看了看我，舔了舔嘴唇，吞咽着口水，如同是即将攻击一种反对党渎职政客实施了50年之久的暴政一样。

最后，他对着我手上拿着的那些钞票摆了摆手，说道：“拿着这些走吧。”

我很难理解，问他：“拿走什么？”

这时他激动地说：“你们要到哪里去？”

“纽约。”

他先是不断地点头，然后说：“不错，一点都不错，你们即将离开这里，完全没有错，因为我现在认识了两个家伙，或许是两个学生？别装了，我知道你们不是，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了，哼！”

我客气地问：“是这样的吗？”

“是的，你们两个，”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不再像在国会礼堂里演讲时那样有礼貌了，而是勃然大怒地吼道，“你们两个是整个美利坚合众国里最大的鲨鱼！学生？哼！你们或许还是一年级新生吧，哼！”

当我们离开他时，他依旧在自言自语。或许他并不在乎那些钱，因为没有哪一个专业的赌徒会这样，在这样的游戏中，钞票总是无穷无尽的，风水也是轮流转。他在乎的是觉得自己受到了我们的愚弄，大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这是我第三次试图重返华尔街时的情形。当然了，我仍然在钻研着自己的操盘

技术。我总是想找出真正的问题所在，找出害我在傅乐顿公司失败的根本原因。我在21岁的时候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万美元，可很快又把钱亏损掉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是如何亏损的，那完全是因为我不顾时节地终年交易，而这种持续交易让我无法遵循我的操盘技术。所以，当我无法依照靠研究和经验所得的操盘手段时，却仍然进场赌博，结局可想而知。我渴望能够获利，却不知道应该在合适的时间获利。那时，我大概只有22岁，我的资本却已经增加到了5万美元，但这一大笔钱在5月9日那天全部亏掉了。从那次以后，我就知道了真正的原因和情况。我总结的原因是报价纸带总是落后于大盘，以及那个可怕日子里常常出现的空前剧烈的震荡幅度。从圣路易回来之后，或者说在5月9日的恐慌过后，我对自己还会亏损的原因一无所知。我有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有应对困难时的补救措施，我认为它们可以帮助我在操盘过程中发现任何错误。但是，我最需要的不是这些反思，而是实际操作。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输光一切更能教会你不该去做什么了。在你造成亏损的原因之后，你再去学习如何做才能赢利，你明白了吗？你现在就应该开始学习了！



## 第五章

### 重返华尔街

我的任何奇思妙想都没有帮助我赚过大钱，相反，是我的坚定不移给我带来了财富。其实，把市场走势判断正确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在多头市场中，总是能够找到许多从一开始就做多的人；同样，在空头市场里，也总可以找到很多一开始就做空的人。但是能够在判断正确的同时还坚持己见的人是十分罕见的。操盘手只有在真正了解这一点之后，才能够有巨额的利润回报。



有一种人被习惯性地称为“股痴”，当然，你也可以叫他们“股虫”。在我看来，他们的操作中往往存在错误，因此，专业化与其他炒股要素同等重要。这一点代表了成本极为昂贵的顽固不化，投机游戏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数学计算或定性法则。无论那些主要的法则看起来多么严格，即便是我们在看盘时，也会牵扯到一些超越纯计算的东西。在此之中，有一些东西被我称为股票行为，也就是股票的动作，这个东西能够使你根据自己所观察到的先例来判断出股票在未来的走势。因此，假如有哪一只股票的运行情况与此完全不符，那么，千万不要去碰它，因为你不可能完全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无法判断出这只股票将要向哪个方向运行。如果你不能诊断，那就不能推断；没有了推断，也就没有了利润。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注意股票的行为，还要深层次地去研究股票在过去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当我第一次到纽约时，一个法国人经常在一家证券商公司里谈论他的图表。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公司好心雇来的专家。后来，才知道他只是个能感动别人的演说家，他的演讲总是相当地具有说服力。他告诉我们，数学是唯一不会说谎的东西，道理很简单，因为数学根本无法说谎。此外，他还根据自己制作的线路图来对市场运行情况作出预判。他可以对他的线路图进行简要分析，比如说，席恩在著名的爱奇森特别股多头炒作中为什么会作出正确的选择，以及他后来在自己的南部太平洋铁路炒作集团中又为何会出错。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一个接一个的专业交易者会选择尝试这个法国人的操作系统，但在此之后不久，他们又会回归到原有的不科学的赚钱方式中去。他们会说，靠运气来赚钱会比较简便。我听说那个法国人曾经说过，连席恩都承认那些图表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然而，他又说那种操作方法实在太慢，在狂热的市场里是很不适用的。

此后，有一家交易所保存有价格的日线图表。你只要扫上一眼，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只股票几个月以来的走势。如果你能够对大盘以及个股的走势图进行一番比较，然后再牢记一些基本的规则，那么，你就可以判断出他们根据不科学的消息所

买进的股票究竟是否会上涨了。在他们那里，图表已经成为了一种辅助性资料来源。时至今日，你在许多经纪商那里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交易图表，它们都是专业的统计事务所做出来的现成图表，不仅包括股票，还包括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

在我看来，图表只能帮助那些看得懂图表的人，换句话说，它只会帮助那些能够从图表中吸收有效信息的人。对于那些极端迷信线形图的人来说，往往会因此而变得执迷不悟，他们会觉得底部和头部以及主要和次要波动就构成了股票的一切。假如他把这种信心发展到超越理智，那么就一定会破产。一个能力极强的人曾是一家著名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的合伙人。他不仅是一家著名技术学院的毕业生，还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数学家。他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图表，并且十分仔细地研究市场上的许多价格行为，其中包括股票、债券、谷物、棉花以及货币市场等等。为此，他甚至追溯到了许多年之前，探究相关系数与季节性运动，总而言之，他把股票市场里的方方面面都研究到了。他始终坚持依靠自己的图表来做股票。实际上，他所做的事情也利用到了一些极为高明的平均法则。他经常能赚到钱，一直到世界大战爆发打破了所有的成规为止。后来，他和一大群追随他的人亏损了几百万美元，他个人也最终被迫停止了交易。所以，大势如果是积极向好的，那么，就连世界大战也无法阻止股市变为多头市场；大势如果已经走坏，那么世界大战也无法阻止股市变为空头市场。如果你想从这个市场中赚钱，就必须要知道你应该知道的一切，而并不仅仅是对大盘走势的分析与衡量。

我在不经意间已经把话题扯得太远了。当我想到自己初到华尔街时，就忍不住会这样想。现如今，我已经懂得了许多当时还不了解的东西，我对自己曾经所犯下的错误记忆犹新，因为那样的错误正是一般股票投资者经常犯的错误。

在我第三次回到纽约之后，我尝试着在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战胜股市，这个时候，我的交易是相当积极的。我并不期望可以像在空中交易所里表现得那样好，在我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操作资金之后，我开始认为我可以有更为杰出的表现了。然而，现在我已经看到了自己身上所存在的主要问题，那就是还没有了解到股票赌博与股票投资之间的重大差别。可我已经拥有7年的看盘经验，具备一种适应这种游戏的天性，所以说，我的资金并不仅仅为我赚到了一笔财富，而且赚到了相当高的利率。我仍然像从前那样有赢有输，可在总体上还是可以赚到钱的。但是，赚得越多，也就花得越多，这样的情况在大多数人身上也经常出现，不见得只有那些赚钱很轻松的人才会这样，每一个不具备守财奴天性的人很可能都会这样。像老罗素·



塞吉（Russell Sage）那样的人毕竟是很少的，他赚钱与存钱的天性发展得一样好，所以，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遗留下来的财产相当惊人。

每天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的这段时间里，我都在一心一意地进行着战胜股市的游戏，从3点之后，就开始全心全意地享受生活了。在这里，请你们一定不要误会，我这个人从来都不会让享乐妨碍生意。亏损是因为我犯下了致命的错误，而不是因为放荡不羁或者过度享乐。我从来不会让自己精神恍惚，也不会喝酒喝到手足酸麻而妨碍自己的游戏。对任何可能导致身心不健康的東西，我都不能容忍。即便现在，我仍然习惯性地在此10点之前上床睡觉。年轻时我从来不熬夜，因为一旦睡眠不足，我就无法准确地进行交易。此时此刻，我的表现还好，这也正是我认为没有必要剥夺生活中美好享受的原因。市场总是在那里为我们源源不断地供应着这样或那样的东西。在交易的过程中，我逐渐收获信心，而这种信心则来源于对自己的谋生方法有着专业而冷静的态度。

在我的操作中，时间因素是第一个得到改变的东西。我无法再像在空中国际交易所里那样等待有把握的利润出现了，也就是说，我无法赚到那一两个点的利润了。在傅乐顿公司，假如我想要抓住股价波动，那就必须在很早之前采取行动，换句话说，我必须预判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必须准确地预测出股价的波动。这个道理听起来似乎很平淡，但股民肯定明白我的意思。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于游戏态度的改变，这个游戏一点一点地告诉我，赌股价波动与预测走势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它们给你的感觉就像赌博和投资一样。我每天都要花费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研究市场，然而，在世界最大的空中交易所里，我却并没有学到与之相关的知识。对产业报告、铁路盈余、财务状况以及商业统计我都产生了兴趣，当然了，我仍然喜欢做大量的交易，所以，他们都用“少年操盘手”来称呼我，而我则非常喜欢研究股票的线性波动。假如有一个东西可以使我更为明智地进行交易，那么，我从来都不会认为这样的东西是令人生厌的。在我成功地解决一个问题之前，我必须先让自己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当我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时，我必须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对我而言，只有一种方法能够证明，那就是在交易市场中用钱去证明。

就目前看来，我前进的脚步似乎放慢了许多，然而，当我想到自己在总体上是赚钱的时候，就想尽一切办法加快自己的学习速度。如果是经常亏损的话，或许也会刺激我更加努力地研究股市。我认为从自己身上一定还可以挖掘出更多错误之

处。只是我无法确定亏损的真正价值，因为如果亏损程度比较高的话，我可能就不得不面对缺乏资金的窘境，而无法在交易方法上作更多更好的改进了。

我研究了一下在傅乐顿公司里所使用过的那些能够帮我赚钱的方法，然后发现我对市场的预判经常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我在这里指的是对于大盘走势和市场走势的预判）。然而，我却并没有因为对市场的正确预判而获得相应的利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逐渐意识到在局部的胜利与失败当中，也有同样多的东西值得学习。

比如说，我在多头市场刚开始到来的时候就看好后市，那么，我会用买进股票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就如同我可以清楚地预测到股价一定会上涨一样。等到那个时刻真正到来时，所有情况都准确无误，可我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当然，我应该听从前辈们的教导，应该压制住内心年轻浮躁的冲动。我下定决心要学聪明点，在实际的操作中也更加小心谨慎。可是，谁都清楚，这样做的唯一方法就是获利了结，然后在股价回落时再把你的股票买回来。我采用的正是这种方法，或者说我总是在想方设法地这样做。在获利了结之后，我静静地等待着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的股价回落，眼睁睁地看着股价又上涨了10多个点，可我仍坐在那里，就这样，4个点的利润安安稳稳地进入到了我那保守的口袋之中。大家都说，在获利了结之后，你是绝对不会变穷的。这话说得没错，可是在多头市场里，只获得4个点的利润，是绝对不会发财的。

当我应该赚到2万美元的时候，实际我只赚到了区区2000美元，而这就是存在于我身上的保守主义带给我的回报。就在这个我发现自己赚钱比率如此之小的时候，也逐渐发现了许多其他事情，那就是在股票市场中，新手的经验是有多少之分的，而这也正是把他们划分为不同等级的依据。

新手总是一无所知，关于这一点，股票市场里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当然也包括新手自己。可往往是处于下一级别或者第二级别的人总认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很多，而且还会让别人也同样这么认为。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有经验的新手，他们必然做过相关研究，可却并不是针对市场本身，而是研究那些处于更高级别新手所说过的一些市场评论。处于第二级的笨蛋知道该如何避免初级新手所犯下的错误，他们知道该如何去避免亏损。因此，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证券经纪商真正全年无忧的衣食父母，而不是那些百分之百的学徒。在通常情况下，这种人平均可以撑上三年半的时间，相比之下，那些第一次在华尔街打拼的人却只能坚持一阵子，从3周到30周

不等。这样的人会经常引用一些著名的交易格言以及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那些从老手能言善辩的嘴巴里说出来的所有禁忌和事项，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可是他们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条禁忌——不要当笨蛋！

这样的人喜欢在下跌时果断买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所有事情。如果没有出现下跌，他们就会耐心等待，而且，会根据股价从头部到底部的差价来判断是否拣到了便宜。在多头市场中，百分之百的笨蛋是完全不知道规则和前例的，他们会盲目买进，因为他们有着盲目的希望。当一次正常的回档出现时，他得到了丰厚的利润，一举把前面所有的利润都拿走了。小心翼翼的二级笨蛋所做的事就如同是我在玩这个游戏时会自以为是一样，而他们在进行操作时却总是会依靠别人的智慧。对于我自己在空中交易所里所采用的方法，我知道应该必须作出改变了。与此同时，我也认为自己正在解决困扰已久的问题，其方法就是依靠着任何一种改变方式，尤其是受到客户当中那些交易老手推崇的方法。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姑且把他们称为客户好了。你很难找出几个人能够诚实地说华尔街并没有欠他们的钱。你可以在傅乐顿公司里找到一些常见到的股民，在那里，什么等级的股民都活生生地存在着。其中的一个老爷子却明显与众不同。首先，他的年龄就要比其他人大很多。此外，他从来都不会靠自己的判断提出某条建议，也从来不会吹嘘自己的成功，相反，他非常善于倾听别人的谈话。对于市场上流传的那些消息，他从来不会急切地去追寻，换句话说，他从来不会追问说话人听到了什么或是知道了什么。当有人把消息传达给他的时候，他总是会很非常客气地对通风报信者表示感谢。如果消息明显是准确无误的，那么，他就会再三感谢那个提供消息的人。然而，不准确的消息也不会让他对谁有丝毫抱怨，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对于明牌的态度，不知道他是照做不误还是置之不理。公司里有人传说这位老爷子相当有钱，总是做大笔交易，可就手续费而言，他对公司并没有多大贡献，至少是没有人看到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他的名字叫白翠奇（Partridge），可大家在背后都称呼他“火鸡”，因为他的胸膛很厚，而且总是习惯性地下巴贴在胸口之上，然后在不同的房间里转来转去。

有些客户总是喜欢在别人的催促之下被迫完成一些事情，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把失败归咎在别人的身上了，于是，他们习惯性地去找老白翠奇，告诉他一位内线人士的朋友的朋友为他们建议的股票。他们会告诉老白翠奇，自己不相信那个明牌，因此希望他能够给出明确指示。然而，无论他们的明牌是买进还是卖出，老爷

子的回答总是一样的。当客户困惑地把故事叙述完之后，通常都会问上那么一句：“你认为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这时，“火鸡”会把脑袋偏向一边，露出慈祥的笑容，然后凝视着这位股民，满怀深情地说：“你知道的，这是多头市场！”

当他每次说出这句话时，都如同是给询问者打了一剂强心针，也好像是用100万美元的保险单给包裹起来一样，只是我并不明白他话里的含义。

一天，一个名叫阿默·霍华德（Elmer Harword）的人冲进了公司，把填写好的一张委托单交给了营业员，然后跑到老白翠奇身边。这时，老白翠奇正认真听着约翰·芬宁所讲的一个故事，约翰说在他听到吉恩下单给一位营业员之后，他也跟进了100股，可是只赚到了微不足道的3个点，在约翰把股票卖掉之后的3天里，那只股票迅速地上涨了24个点。这个令人伤心的故事至少是约翰第四次对他提起了，然而，“火鸡”仍然同情地看着他，就好像是第一次听一样。

阿默来到老爷子身边。他并没有跟约翰·芬宁先生打招呼，而是直接对“火鸡”说道：“白翠奇先生，我刚刚把克莱美汽车（Climax Motors）的股票卖掉了。我的朋友告诉我大盘是一定会出现回调的，于是，我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又把它买了回来。因此，你最好也这样做，当然，如果你手中还有这只股票的话。”

眼前的老白翠奇是阿默最先给予明牌的人，这时，他却满腹狐疑地盯着这个人。在业余或免费提供明牌的人看来，他们已经拥有了接受明牌之人的身心，至少在不知道明牌的结果之前肯定是这样的。

“火鸡”满怀感激地说道：“是的，霍华德先生，我手头上还有那只股票。”他看起来非常感激阿默能够想到还有他这么个老头。

阿默接着说：“现在就是你获利了结并在下次回档时再度买进的时候了。”在他说这句话时就如同是刚刚替老爷子填好了存款单一样。由于并没有看到受益者的脸上出现热切的感激之情，阿默又继续说道：“就在刚才，我把手头上的那只股票都卖光了。”

如果从他的语调和样子来判断，即便你保守地估计，也会认为他至少卖出了100股。

然而，老白翠奇却摇了摇头，略带歉意地说道：“不！不！我不能那样做！”  
“为什么？”阿默叫了起来。

老白翠奇说：“我就是不能那样做！”他看起来像是正被什么事情困扰着一样。

“难道我给你的不是明牌吗？”

“你给的是，霍华德先生，我很感谢你，真得非常感激。”

“等一等，让我把话说完。我给你的那只股票在10天之内难道不是涨了7个点吗？是不是？”

“没错，我很感谢你，但我的确不能卖这只股票。”

这时，阿默的脸上流露出了一种怀疑自己的神情，他反问道：“你不能？”实际上，大多数提供明牌的人对接受明牌者都有这样的习惯。

“我真不能。”

“为什么不能？”这时，阿默离得更近了。

“要知道，现在可是多头市场！”当老爷子说出这句话时就如同是提出了一个既详细又冗长的解释一样。

阿默看起来既有些生气也有些失望，最后，他说：“这点确实不错，我也知道现在是多头市场，但是，你还是应该把那些股票尽快脱手，在回档时再买回来，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摊薄自己的成本了。”

老白翠奇用十分苦恼的声音说：“如果我现在卖掉那只股票的话，就会失掉我的部位，那又该如何是好呢？”

这时，阿默·霍华德先生把两手一摊，摇了摇头，来到了我身边，明显是想博得我的同情，然后用做戏一般的声音对我说道：“我问你，你明白吗？”

我并没有什么可说的，阿默继续说：“我给了他一只克莱美公司的明牌，他一共买了500股，净赚了7个点。现在，我建议他获利了结，在股价回档时再买回来。可你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如果卖掉了那只股票，他就会失掉自己的工作，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此时此刻，“火鸡”插嘴说：“抱歉，霍华德先生，我并没有说会失掉自己的工作，而是说会失去我的部位。等你到我这把年纪，等你像我一样经历过那么多美好和恐慌之后，你就会明白，失去部位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得起的事，甚至连约翰·洛克菲勒都承受不起。我也希望这只股票能够很快回档，好让你在较低价位把它们再买回来。然而，在进行交易时我只能依据多年以来的经验，我曾经为这种经验付出过高昂代价，所以我不想再交第二次学费，但我还是会像钱已经存到了银行那样去感谢你。你知道的，现在可是多头市场。”说完这些话，他就走开了，只留下了一脸茫然的阿默。

对于我来说，老白翠奇的话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直到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自己多次看清市场大势可是却没有赚到钱时，我才明白他话里的真正含义。越是对此加以研究，我就越发现老爷子的聪明之处。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缺点，然而，他却知道自己的人性弱点。他的经验告诉他，那样的诱惑是多么难以抗拒，而且，最终的代价总是那样的高昂，当然，对于我来说，代价也是相当高昂的，可他却显然不愿意接受这种诱惑。

能够明白他话中的含义，是我在自我教育过程中又明显地前进了一大步。我终于明白，当老白翠奇向别人说“多头市场”理论时，他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个股的起伏并不能帮助你赚到大钱，整体的波动才是成败的关键。换句话说，你不能仅仅依靠盘来指导操作，而是要靠评估整个市场的情况和趋势。

在这里，我想向大家说明一件事情。我在华尔街已经打拼了这么多年，曾经赚到过几百万美元，也亏损过几百万美元，但我只想告诉你们一点，任何奇思妙想都没有帮助我赚过大钱，相反，是我的坚定不移给我带来了财富。其实，把市场走势判断正确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在多头市场中，总是能够找到许多从一开始就做多的人；同样，在空头市场里，也总可以找到很多一开始就做空的人。我认识的很多人都能够在正确的时间里做出正确的判断，在买进或者卖出时，他们总是能把价格定位在最大利润的价位之上。他们的经验同我不相上下，也没有赚到真正应该赚到的钱。能够在判断正确的同时还坚持己见的人是十分罕见的，我逐渐发现这才是最难掌握的一件事情。只有在操盘手真正了解这一点之后，他才能够有巨额的利润回报。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每一个操盘手都知道在操作之后赚到几百万美元比在一无所知的时候赚到几百美元还要容易。

对于市场走势，一个股民或许会看得很清楚，然而，市场却总是从容不迫的，并且准备按照这个人的思路去运行，可这个人却突然变得不耐烦或者怀疑起来。在华尔街，有很多人根本就不能算是笨蛋那一类的人，甚至连第三等级的菜鸟都不属于，可他们却一如既往地亏损，其原因就是这个。打败他们的并不是这个市场，而是他们自己。尽管他们也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可是却不能够坚持下来。相反，“火鸡”在做着他认为正确的事，并且坚持了下去，这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对于自己的信念，他不仅有勇气坚持下去，而且有足够的耐心坚持下去。

就我而言，忽视整体波动的存在是一个致命缺陷，我总是在想方设法地抢进抢出。任何人都无法抓住每一个起伏，因此，在多头市场里，你的操作方法就是买进

和坚守，并且把这种方法一直持续到你认为多头市场即将结束时为止。当这样做时，你必须对整个大势作出精心研究，而不仅仅是研究明牌或者影响个股的特殊因素，在此之后，你就应该把自己手头上的所有股票都忘掉，永远忘掉！直到最后当你看到整个市场或大势已经开始出现反转时为止。如果你想要这样做，那么，就必须运用自己的眼光和头脑，否则，我的建议就如同告诉你低买高卖一样白痴。每一个人都能够学到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放弃尝试第一档或最后一档。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这两档都是最为昂贵的东西。合计起来，这两档会耗费掉股民千百万美元，多到足以修建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水泥公路。

我开始审视自己以往那些不明智的交易，研究自己在傅乐顿公司时所进行的那些操作。我发现，最初的那些操作是很少让我亏损的。这样的情况使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在刚开始的时候进行大笔交易。我对自己的判断力非常自信，然而，这样的自信有很多次都被别人的建议以及自己的不耐烦破坏掉了。假如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缺乏足够的自信，那么，在这个游戏中，他是不可能走得长远的。这些东西或许就是我所学到的一切吧。先是研究市场的整体状况，然后研究承接部位，最后再把它坚持下去。我能够做到耐心等待，也可以从容地面对下跌，甚至在下挫面前毫不动摇，因为我知道那只是暂时的现象。我也曾经在看出大反弹即将来临时放空过10万股。在我看来，那样的反弹是无法避免的，甚至是十分健全的，因为它在我的账面利润上会造成100万美元的损失。当我看到账面上一半的利润都被清洗掉时，仍然能够稳如泰山，我绝对不会考虑回补之后再抢反弹的做法。我知道假如那样去做了，就很有可能会失掉我的部位，从而失去赚到大钱的机会，因为只有大的波动才能帮你赚到钱。

学会这一切的过程耗费了我许多的时间。事实上，在犯错误与了解错误之间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间隔，而且，在了解错误与正确判定错误之间还要耗费更多的时间。然而，我的生活环境是相当舒适的，我也非常年轻，我完全可以凭借着其他的方式来弥补错误。在我的获利之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依靠着看盘能力取得的，因为当时的市场状况就适合我采用这样的方法。现在我已经不像初到纽约时那样亏损了，更不会亏得那么令人沮丧。在两年之内，我曾经破产过3次。其实，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然而，我可以清楚明白地告诉你，破产是最有效的教育。

因为我一直都在尽可能地享受生活，我不愿意剥夺像我这种年龄和品位的人想要的很多东西，所以我的资金并没有增加得很快。我拥有属于自己的汽车，但始终

不明白能够从市场中赚钱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节衣缩食。股票市场只有在星期日和节假日休市，情况原本就是这个样子。每次当我为自己的亏损和其他错误找到原因时，我都会在自己的资产表上加进一个全新的禁忌事项。对我来说，不节省自己的生活花费是利用我日增资产的最有意义的方法。我曾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经验，你或许会觉得其中的一些并非那么有意思，全都详详细细地说出来，那肯定是说不完的。我并不需要特别努力就可以想起来一些事，那都是在我的交易过程中体现出很高价值的一些事，是可以增加我操作知识的事。





## 第六章

### 错失绝佳成名机会

在这里，我指的并不是不去听信明牌，而是说要坚持自己的信念。通过这件事，我逐渐树立起了对自己的信心，这样也终于可以摆脱旧有的交易方法了。这次在萨拉托加的操作是我最后一次随兴所至地赌运气。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研究基本情势，不考虑个股。在投资的学校中，我努力地使自己的观念提升到更高年级，这是漫长而艰难的一步。



1906年春天，我在大西洋城度过了一个短暂假期。那时，我把自己全部的股票都卖掉了，只想好好休息，换个地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有一件事需要说明，那时我已经回到了最初的经纪商哈定公司，我的账户也开始活跃起来。就像我20岁时那样可以操作三四千股的股票，这个数字与我在大都会证券公司所做的数目相比，几乎一样多。但是，如果将在空中交易所赌1点的波动与经纪商替我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实际买卖股票作一番比较，二者所需要的保证金是有一些差别的。

或许你现在仍然记得我以前告诉过你的一件事，那就是我在大都会放空了3500股糖业公司股票，随后，我的第六感突然告诉我肯定在哪个地方出了问题，这让我决定尽快结束那笔交易。实际上，这种奇怪感觉经常会出现，而我每次也都会按照这种感觉去行事。许多时候我十分鄙视这种想法，告诉自己遵照任何一种突然的盲目冲动都是不理智的，改变自己拥有的部位更是愚蠢的事。我把自己的第六感归因于吸烟过多或是睡眠不足，这造成了我精神不振。我总是劝说自己不要理会这种冲动，并且告诉自己如果再这样下去肯定会后悔。有十几次我都没有按照第六感的指示卖出股票。转天再到市场的时候，我会发现大盘的波动很强劲，甚至有可能上涨，这更让我告诉自己，遵从盲目冲动是相当愚蠢的。可是到了第三天肯定会出现相当严重的跌势。我知道肯定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要是自己不聪明不理智的话，肯定无法赚到钱。其中的原因当然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

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这件事对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06年春天，我正在大西洋城同几个朋友一起度假，这些人也都是哈定公司的客户。那时我已经对股市提不起兴趣了，一心一意地享受着自已的假期。我可以为了吃喝玩乐而放弃交易，如果市场非常活跃而我的部位又相当庞大，那另当别论。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正是多头市场，经济形势也十分乐观，可大盘的上涨却渐渐地缓慢了下来，只是市场的人气依然旺盛，几乎所有的指标都指向了那些更高的价格。

一天早上，我们吃过早餐，在看完所有来自于纽约的晨报之后，欣赏起了海上的景色。大家看到海鸥抓起活蚌飞到了20英尺的高空。我和我的朋友走到木板大道

上，因为那里有我们白天能够做的最刺激的事情。

沿着小路慢慢向前走去，时间还没有到中午，刹那间，我们呼吸到了略带咸味的空气。哈定公司在木板大道上设有一家分公司，每天早晨我们都会进去看一下开盘的情况。这或许是出于习惯，与其他事无关，我们并没有做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事。

我们发现这时的市场依旧是强劲而活跃的。我的几个朋友都相当看好后市，在他们手上持有很多价位较低的筹码。朋友告诉我，持股待涨显然是最明智的操盘手法。由于我懒得附和他说，所以也就没在意。我紧盯着报价黑板，注意着股价变化，绝大多数股票都在上涨，我看了看联合太平洋铁路那只股票，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将它抛出。我想抛出这只股票，可是却想不出是何缘故，我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却找不到任何放空联合太平洋铁路的理由。我注视着黑板上的最后一个价格，一直到看不见任何数字或其他东西为止。我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放空联合太平洋铁路这只股票，但找不出要这样做的原因。

此刻，我的神情看起来一定相当怪异，站在我身旁的朋友突然间插了我一下，问道：“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

“是困了吗？”

“没有，我没犯困。”

因为之前按照自己的第六感进行操作时，我总能够挣到钱，所以我打算放空那只股票。我来到了桌子旁边，上面有一本一本的空白委托单。先是填好了一张委托单，以市价卖出1000股的联合太平洋铁路，然后把委托单交给了经理。他始终都是面带笑容，但当他看到我的单子时，笑容却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紧紧地盯着我，问道：“您确定要这样做吗？”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什么也没说。于是，他匆匆地走到了电报操作员旁边。

我的朋友问我：“你在干什么？”

“我在卖那只股票。”

他略带急躁地问道：“你卖什么？”如果他是多头的话，那我又怎么可能是空头呢？这其中一定有问题。我回答说：“1000股的联合太平洋铁路。”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激动地问我。

我摇了摇头，表示没有任何的理由。但他肯定是认为我得到了一只明牌，他拉

着我的手走到了外面的走廊，不让其他客户和闲人们看到我们。

“你究竟听到了什么？”他的表情显得相当激动，联合太平洋铁路是他最爱的股票之一，那家公司的效益和前景非常好。尽管十分看好这只股票，可他也愿意间接地接受一只放空的名牌。

我说：“我什么也没听到！”

“真的？”他显然并不相信我的话，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这种怀疑。

“我真的什么都没听到。”

“那你为什么要放空？”

“不知道。我可以保证我说的是实话。”

他说：“少来这一套，你最好还是从实招来。”

他知道我总是非常清楚自己交易的原因，而这次在强劲的市场面前放空了1000股的联合太平洋铁路不可能是没有原因的。

我只好又一次说：“真的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一定会有什么事发生。”

“会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我现在还无法给你任何理由。我只知道应该放空那只股票，而且还要再放空1000股。”我回到了营业大厅，下单卖出第二个1000股。在我看来，假如放空第一笔1000股的选择是正确的，那就应该再多卖些。

朋友继续追问：“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此时他无法下决心要不要跟我一起卖出。假如我告诉他，我听说联合太平洋铁路一定会下跌，他肯定不会问我是听谁说的或者为什么要下跌，必然会立刻跟着卖出，可是这是没有的事。他再次问道：“会发生什么呢？”

“可能会发生100万种的情况，可我现在却无法向你保证究竟会发生哪一种情况，无法给你任何解释，我并不是一个预言家。”我义正辞严地回答了他。

他说：“你疯了吗？毫无道理地就放空了那只股票，你真不知道为什么要放空吗？”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放空那只股票，只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实际上，我只是想放空，这种感觉十分强烈，因此，我又卖出了1000股的联合太平洋铁路。

对朋友而言，这样的做法简直是难以置信。他抓住了我的手说：“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吧，免得你把整个股市都放空了。”

我放空的股票数目已经达到了能够满足自己情绪的需要了，因此没有继续等待

后面2000股的回报单。在我看来，即便是有着最好的理由，放空这么多股票也已经够多了。我没有任何理由，尤其是当整个市场都这么强劲时，我看不到任何能够使人想到做空的原因，放空了那么多股票似乎显得有些过分了。我只记得以前也有很多次同样卖出的冲动，可没有遵从这种冲动时，我总是会后悔。

我把这种情况讲给朋友们听，有些朋友告诉我那并不是第六感，而是下意识，也就是创造性的心灵在发挥作用。艺术家就是凭借着这样的心灵去做事的，但他们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如何才能做到这些。对我来说，或许这是许多小事情累积起来的结果，如果从个别角度来说，这些小事或许是毫无意义的，可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很有力量了。或许是我朋友那种不明智的看多态度才激发了我的否定精神，因此，我选中了联合太平洋铁路这只股票，因为现如今它被人们渲染得十分厉害。我无法告诉你第六感的原因或动机是什么，只知道在股价上涨的时候，我走出了哈定公司在大西洋城的分公司，而且放空了3000股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却一点也不担心。

我非常想知道最后那2000股到底卖了一个什么价钱，在午饭之后我来到了那家公司，看到大盘的走势依旧强劲，而联合太平洋铁路也涨得更高了。

朋友对我说道：“我看你这下完蛋了。”他非常高兴自己并没有跟着我卖出半股。

第二天，大盘又继续上涨了一些，除了我朋友那些幸灾乐祸的话，我几乎什么情况都没听到。但却知道自己放空联合太平洋铁路的做法是对的。当我认为自己正确时，从来都不会感到不耐烦，可这是为什么呢？当天下午，联合太平洋铁路终于不再上涨，在交易临近尾声时，这只股票开始急速下滑，很快就跌到我卖出的那3000股的平均值之下。于是我更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并且认为自己应该再放空一些。在收盘之前，我又卖出了2000股。

我靠着自己的第六感放空了5000股联合太平洋铁路。就可以拿出的保证金而言，这是我在哈定公司分公司里所能放空的极限。整个度假期间，我一共放空的股票也就是这些。对于我来说，这显然是太多了，这让我决定结束假期，当天晚上就返回纽约。没有人知道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我想我还是回到交易所比较好，因为在必要的时候，我可以迅速采取行动。

不久，我们听到了旧金山大地震的消息。那真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股市在开盘时下跌了几个点，因为此时多头在这时仍然占据优势，另外也是因为大众从来都不

会独立地对消息作出反应，不管在什么时候，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如果多头的  
基础非常牢固，那么，无论同时是否有报纸所说的多头正在进行炒作，当某些消息  
传出来时，它对市场的影响总是无法像华尔街偏空时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当然，这  
一切都要视当时市场的人气而定。在我所说的这个例子中，华尔街股市并没有对灾  
难的严重程度作出评估，大家都不想那样做。这就是当天大盘又奇迹般地反弹的原因。

在我放空5000股股票之后发生了灾难，然而，我的股票却并没有因此而下跌。  
我的第六感的确是超强的，只是我在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并没有增加，甚至连账面上  
的利润都没有发生改变。在我放空联合太平洋铁路时，与我一起待在大西洋城的那  
个朋友现在又高兴又惋惜。

他对我说：“你的第六感的确高明，可当人气和资产都在多头这方时，你与他  
们对抗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是注定会取得胜利的。”

我说：“给他们一点时间。”我指的是股价，我是绝对不会回补的，因为我知道  
那样做会带来极为惨重的损失。我断定联合太平洋铁路必定是受灾害影响最为严重  
的公司之一。可是华尔街竟然依旧如此盲目，为这个我还真有点生气了。

朋友信誓旦旦地说：“给他们时间？你的皮就会像其他所有的熊皮一样被摊在  
太阳底下晒干。”

我问：“那你会怎样？你就凭着南太平洋和其他铁路公司遭受到千百万美元的  
损害来买进联合太平洋铁路吗？他们把所有损失都支付完之后，发红利的盈余从哪  
里来？你最多只能说问题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严重，可你就凭着这个理由买进最受  
灾害影响的铁路股票吗？其他股民也会这样想吗？请回答我。”

朋友说：“没错，你的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要告诉你，市场并不  
支持你的看法，大盘是永远都不会说谎的，是吧？”

“可大盘并非总是立刻就说真话。”

此时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黑色星期五到来之前的某一天，有一个人同吉  
姆·费斯克（Jim Fisk）谈话，他举出了10个非常好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黄金应该  
持续下降。他的话鼓励了自己，他告诉费斯克，说自己要卖出几百万美元的黄金。  
吉姆·费斯克只是看着他，并且说：“去吧！快去卖吧！快去放空吧！然后邀请我  
参加你的葬礼。”

我对朋友说：“是的，我知道这个故事。可你知道那个人把黄金放空后他赚到  
了多少钱吗？我劝你现在也放空一些联合太平洋铁路吧。”

“我才不干呢，我不是那种与风向和潮流对抗并最终取得成功的人。”

一天后，有关灾害的完整的报道出来了，于是市场开始大幅下滑，然而，其下跌仍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强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股价的大幅下挫，因此我又把放空筹码增加了一倍，再卖出5000股。绝大多数人这时已经看清了大势，而我的营业员也非常乐意帮忙。这并不是因为我鲁莽或者是他们鲁莽，而是我对大盘作出的估计并不算过分。又过了一天，大盘开始正式下跌，这下麻烦可大了。为了追求好运，我当然全力出击，又把筹码增加了一倍，再次放空了整整1万股，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

我没有想任何事，只是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对于我来说，这是天赐良机。如果情况允许，我会选择放空更多股票。难道我没有想到放空那么多股票会让我的账面利润和原始资本都一扫而空吗？其实市场不用多么强劲的反弹，我就很有可能会面临这一点。我不清楚自己究竟有没有这样想过，就算我想到了，对当时的我也没有多大的影响。要知道，我在进行交易时从不会鲁莽豪赌。实际上，我在操作时往往都是非常谨慎的。面对已经发生了的大地震，任何人都无能为力。没有人能够在一夜之间不花半毛钱就让那些坍塌的建筑物复原。

我的交易并不是在盲目赌博。我不是死空头，也不会被胜利冲昏头脑，更没有认为，因为旧金山的大部分从地图上消失了，整个国家就可能变成一片废墟。我绝对没有这样想过，我不希望发生恐慌。次日我进行了回补，此次操盘一共净赚了25万美元，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获得的最大利润，而且是在几天之内赚到的。对于这场地震，华尔街在地震发生后的前两天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那是因为第一批发来的电报并没有那么恐怖，但我却始终认为，如果要改变大众对于股票市场的基本看法，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要知道，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就连最专业的交易者也是迟缓而肤浅的。

关于这一点，我无法为你们作出科学或通俗的解释，只能告诉你们我所采取的措施，以及这样做的原因和结果。其实，我对第六感奥秘的关心程度远远不及关心自己因此而赚到25万美元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机会到来的话，我今后完全可以用更雄厚的资本操作比以前更多的股票。

那年夏天，我到萨拉托加温泉度假了，说是度假，可我仍然关注着交易市场的走势。第一点，我并没有劳累到无法关心市场的地步；第二点，我在那里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是积极进场投资的人。我们在交谈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会谈到股市。



我也注意到了，谈话与交易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会使你联想到那种像对待懦夫一样跟老板说话的大胆职员，只不过他们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

哈定兄弟的公司在萨拉托加也有分公司，他们的很多客户都喜欢在这里进行交易。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广告所产生的价值。在旅游胜地设立分公司，那绝对要依靠强大的宣传力量。我经常会到交易所里去看看，同其他交易者坐在一起聊天。经理是从纽约总公司派过来的，他人很好，总是热心地招呼着到这儿的每一个人，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会尽量多地争取一些业务。对于那些想要得到明牌的人来说，这里绝对是一个好地方，各种各样的明牌漫天飞，连赛马、期货和跑堂的明牌都有。公司的人了解我不听信任何明牌的，因此，公司经理从来没有对我悄悄地说过他刚从纽约总公司那里听到什么秘密。相反，他总是把电报直接交到我手中，然后对我说：“这是他们刚刚发过来的。”当然，也有一些与之相类似的其他话。

不管在什么时候，我都会密切地关注市场动向。对我而言，观察黑板和研究各种各样的迹象已经成为一种程序。同时我也注意到了，我的“好朋友”联合太平洋铁路看起来就要发力上攻了。尽管它的价位已经很高，可这只股票的迹象所显示出来的就如同是有人在积极建仓一样。我关注这只股票已经好几天了，但没有任何操作。我越来越肯定有人在大举买进，而且这绝对不是散户的个人行为，是一个不仅拥有大量资金而且知道该如何去操作的人干的。这种吃进的手法相当高明，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在确定这一点之后，我自然开始了我的建仓工作。我买进的价格大约是每股160美元。由于这只股票的表现尚可，我决定继续买进，我的建仓是分批进行的，每次买进500股。越是买进，这只股票的走势就越强劲，还好，它并没有急速拉升，从而使我感觉很安心。根据在盘面上所看到的情况，我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它不会大幅上涨一个阶段，我确实是这样认为的。

就在这时，经理走过来找我，说他们刚刚从纽约接到了一个确切消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直通线路），问我是否在公司里，他们就接到了一份电报，上面写着：“不要让他离开，告诉他，哈定先生想要跟他谈话。”

我说我会等他，同时，又买进了500股联合太平洋铁路。我无法想象哈定究竟要和我说什么，但是我觉得肯定与生意无关。我的保证金是相当充裕的，充裕到远远超出我买进股票所需要的额度。没多久，经理就来了，他告诉我哈定先生正在长

途电话上等我。我拿起电话，说道：“艾德，你好。”

电话另一头却说：“你究竟在搞什么名堂啊？莫非你疯了？”

“那你有没有疯？”我反问。

“你究竟在干什么？”哈定先生又问。

“你指的是什么？”

“你买了那么多的联合太平洋铁路！”

“哦，难道我的保证金不够吗？”

“不是保证金的问题，而是不要当大笨蛋。”

“我完全听不懂你说什么。”

“你为什么还要买那么多联合太平洋铁路？”

“因为它在涨啊。”我回答。

“涨个鬼，你不知道内部有人士正在把筹码倒给你吗？在交易市场里，你就是那个最容易受到别人注意的人。赌马亏钱都远比这样做有意思。别让他们再欺骗你了。”

“根本就没有人欺骗我，我也没有同任何人谈论过这只股票。”我告诉他。

他反驳道：“你不能希望每次在你做这只股票时，都会有奇迹来拯救你。你以这种价位炒作这只股票，本身就是一种罪恶。那些阴险的人正在一吨一吨地把它倒给你。趁现在还不晚，赶紧出货吧。”

“可盘势表明他们正在大举买进。”我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

“朋友，当你的单子涌进来时，我的心脏病几乎都要发作了。拜托你了，别再当傻瓜了。赶紧停手，立刻出局！这只股票随时都有可能崩盘，我已经尽到了我的责任，再见！”说完，他挂上了电话。

哈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消息也灵通得异乎寻常，而且，他还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更为重要的是，我知道以他的地位可以给他带来相当多的消息。然而，我买进联合太平洋铁路这只股票完全是凭借我对股票行多年以来的研究和自我所观察到的蛛丝马迹，我的经验告诉我，那些迹象必然会引发股票大涨。尽管我并不知道自己看出了什么变化，但我却断定：我看盘时所认定的股票现在正在被其他人买进，这完全是因为有一个极为高明的内部炒作集团在做手脚，从而使盘势并没有表现出真实情况。哈定的头脑和动机都不需要怀疑，可他却声嘶力竭地阻止我犯下他那么确定的天大错误。我无法告诉你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

决定去听他的话，我的确听从了他的建议。

于是，我卖光了所有联合太平洋铁路。如果做多是不明智的，那么，不放空也同样是不机灵的。因此，当我卖光了所有做多的股票之后，我反手又放空了4000股，卖出的价位大概是每股162。

第二天，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董事会宣布配股一成。华尔街几乎没有人相信这则消息。这样的情况像极了走投无路的绝望赌徒所进行的操作。每一家报纸都在抨击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董事会。就在华尔街所有专家都犹豫不决时，股票市场却突然间沸腾了起来。联合太平洋铁路这只股票带头在惊人的成交量下创出了新高。有一些业内交易员在一个小时之内就积累起了一笔巨大财富。后来，我听说当时有一个对市场反应相当迟钝的专家以为自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没来得及抛出手中联合太平洋铁路的持股，可他竟然赚了35万美元。一个星期之后，他卖掉了他的专家席位；又过了一个月，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绅士农夫。

当我听到前所未有的配股一成的消息时，我就知道了自己决策失误，不听从经验的指挥，却去听消息人士的内部消息。对于朋友的信任使我把自己的信念完全丢在一边，因为我知道他是公正无私的，他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当我看到联合太平洋铁路这只股票创下新高时，我就告诉自己：“这只股票是我不应该放空的。”

我的所有资产都存在哈定公司里当保证金。当意识到这个事实时，我既没有高兴起来，也没有变得顽固不化。我所面对的情况是相当明显的，看盘看得非常准确，可是却让哈定动摇了信念。埋怨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现在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损失既然已经造成，后悔为时已晚。于是，我下单回补空头部位，以市价下单买进了4000股联合太平洋铁路，这个时候的股价大约是165美元。按照这个价格，我会亏损3个点。当哈定公司的营业员替我完成回补时，有一部分的价格是172美元和174美元。收到回报单子时，我发现哈定的好心提醒竟然让我亏损了4万美元。对于一个没有勇气坚持自己信念的人来说，这已经是很低的亏损了，同时，这也是很便宜的教训。

我并没有担心现在所面临的情况，因为盘势告诉我一定还会出现更高的价格，那一定是一场世所罕见的大波动，董事们的行动也将是史无前例的。这次我做了应该做的事。当我发出第一张单子准备回补4000股的空头部位时，就决定要依靠着盘面上所显示的情形来获得利润，而我也这样做的。买进了4000股，然后转天再把

它们卖出。这样不仅弥补了原先所亏损的4万美元，另外还赚了大约1.5万美元。如果哈定没有尝试着替我省钱的话，我肯定会大赚一笔。可他的帮忙让我深深地吸取了一个教训，这使得我完成了身为一个交易者的必备教育。

在这里，我指的并不是不去听信明牌，而是说要坚持自己的信念。通过这件事，我逐渐树立起了对自己的信心，这样也终于可以摆脱旧有的交易方法了。这次在萨拉托加的操作是我最后一次随兴所至地赌运气。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研究基本情势，不考虑个股。在投资的学校中，我努力地使自己的观念提升到更高年级，这是漫长而艰难的一步。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第七章

# 买进、卖出的时机决定生死

对于一般交易者来说，了解股票交易的基本要素是不太容易的。

在我看来，在上涨的市场里买进股票是最安稳的建仓方法。炒股的关键并不在于尽量以便宜的价格买进股票或是在高位时放空，而是要在适当时机进行买进或卖出。因看空而卖出股票时，每次卖出价格一定要比上一次低，而买进时的情形则刚好相反。在操盘过程中，要逐步向上承接；买进股票积极做多时，不是向下承接而是要向上买进。



假如有人问我究竟是看多还是看空，那么，我会毫不迟疑地说出自己的观点。然而，我却不建议别人买进或卖出哪个个股。在空头市场中，所有股票都会下跌；而在多头市场里，所有股票都会上涨。当然，其中不包括战争所造成的空头市场中的军火股，我说的只是一般情况。其实很多人并不希望别人告诉他现在是多头市场还是空头市场，因为他想听到的是别人明确指出要买进或者卖出某只特定的个股。这样的人总是希望不劳而获，他们并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得到财富，甚至希望可以永远不作思考，就算让他把地上的钱捡起来，他都会觉得太麻烦。

我可没有这么懒，不过我也发现，研究个股要比研究大盘容易得多，研究个股的波动要比研究大盘的走势更容易。因此，我认为自己必须作出改变，而我也确实做到了。

对于一般交易者来说，了解股票交易的基本要素是不太容易的。在我看来，在上涨的市场里买进股票是最安稳的建仓方法。炒股的关键并不在于尽量以便宜的价格买进股票或是在高位时放空，而是要在适当时机进行买进或卖出。因看空而卖出股票时，每次卖出价格一定要比上一次低，而买进时的情形则刚好相反。在操盘过程中，逐步向上承接；买进股票积极做多时，不是向下承接而是要向上买进。

假设现在我正在买进某只股票，我在110美元时买进了2000股。在我买进那只股票之后，股价上涨到了111美元，那么至少证明我的操作暂时是正确的，因为股价上涨了1个点，就表明我有了一定利润。由于判断正确，此时我会进场再买进2000股。假如价格仍然上涨，那我会买进第三笔2000股。假如此时股价涨到了114美元，那仓位暂时已经足够。同时我也认为，现在已经拥有可以操盘的交易基础了。到现在，我一共做多了6000股，平均价格是111.75美元，而这只股票现在的外盘价是114美元。这时，我会观望一下，因为在上涨了一个阶段之后是一定会出现回档的，现在要看看市场在回档之后的表现怎样。在通常情况下，股价很有可能会回档到我买进第三笔时的价位。如果股价在一波上涨之后回落到112.25美元，然后又继续反弹。那么，我就会在反弹到113.75美元时下一张买进4000股的单子，当

然，我选择的肯定是以市价买进。以113.75美元的价格成功买进了4000股之后，我就会发现其中是否有问题，这时我会再下一张试探性的单子。卖出1000股来看看市场究竟是如何消化的。在113.75美元时挂单买进4000股，以114美元买进2000股，以114.5美元买进500股，如果其他股票仍然涨个不停，那就买进最后500股。这时，我就知道自己的操作是正确的。进行这样的操作时，挂单买进4000股的方法使我知道在特定时间里买进特定个股是否正确。我已经相当完整地研究过大盘走势，那么，我就可以从大盘走势中获利。在买进股票时，我从来都不希望太便宜或者太容易。

记得我曾听说过一个有关“老手白（Deacon S. V. White）”的故事，在那个时代，他是华尔街最伟大的操盘手之一。他待人和善，不仅被市场训练得十分精明，而且勇气十足。我听过的那个故事叙述了他在巅峰时期所做的一些高明操作。

故事发生在多年以前，那时候的美国糖业公司是市场上经常能够进出火花的一只股票，当时它的公司总裁哈维梅尔（H. O. Havemeyer）声势日隆。在与股市中的老前辈聊天时我得知哈维梅尔以及他手下那帮人拥有数量惊人的资产和才智，这些要素足以使他们在每次运作自己的股票时都相当成功。老前辈们还告诉我，哈维梅尔在那只股票上所整治过的人比其他任何内线人士在其他股票上整治过的人都要多。因为这些人那些内线人士进行炒作时的阻碍。

有一位与“老手白”相识的人冲进了他的办公室，并且非常兴奋地对他：“你曾经对我说，要是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就立刻告诉你，一旦你使用了这个消息，也会替我买进几百股。”他停顿了一下，喘了一口气，等待“老手白”承认这个约定。

“老手白”这时用平常习惯的那种深思熟虑的目光看着他，说：“我不记得自己到底有没有告诉过你这样的事，但我还是非常愿意听到一个可以利用的消息。”

“是的，我带来了。”

“老手白”听到这句话只是非常客气地说：“那好吧。”消息人士靠到没有人能听到的位置说：“老哈维梅尔正在买进糖业公司。”

“真的吗？”“老手白”十分镇定地问道。

这种镇定显然让消息人士很急躁，他非常认真地说：“千真万确，老哈维梅尔正在全力买进。”

“你可以确定吗？”



“我告诉你的百分之百是事实。那些内线炒作集团现如今正在全力买进。这个消息是与关税有关的，糖业公司的普通股一定会让它的持有者大赚一笔，而且肯定会超过特别股的价钱。这意味着你将稳赚30个点。”

“老手白”从他那老式银框眼镜中仔细地端详着报信者（“老手白”看盘时需要戴上这副眼镜），然后说：“你真的这样认为？”

“我真的这样认为？我根本就不用去多想，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如果老哈维梅尔和他的朋友们像现在这样买进糖业公司却还净赚不到40个点。那么，以他们的作风是绝对不会满足的，在他们满仓之前，市场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暴涨，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要知道经纪商手中的筹码已经没有一个月前那样多了。”

“他在买进糖业公司。”“老手白”心不在焉地附和了一句。

“那根本就不是买进，而是用最快的速度扫货，扫货时根本不限定价格。”

“是吗？”在听完这个情况之后，“老手白”只说了这么一句。

可这样冷淡的态度已足以让消息人士生气了，他说：“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好的消息了，而且绝对是千真万确。”

“真的吗？”

“当然，这个消息应该相当有价值，你一定用得上！”

“是的，我会利用。”

通风报信者满腹狐疑地问道：“什么时候用？”

“老手白”立即说：“马上就用。法兰克！”法兰克是他手下最为精明的营业员，当时正在隔壁的房间里。

“先生，我来了。”法兰克说。

“我要你到营业大厅里卖掉1万股糖业公司。”

“卖掉？”消息人士叫了起来，看得出来他对“老手白”这么做很痛心，以至于急忙向外走去的法兰克都停下了脚步。

“是的。”“老手白”温和地说。

“但是我要提醒你，老哈维梅尔正在大举买进！”

“老手白”镇定地回答：“我知道。”同时，他转过头来对营业员喊道：“法兰克，快一点！”

于是，法兰克匆匆忙忙地跑出去下单了，而消息人士则气得满脸通红。他生气

地说：“我来这里，把自己所知道的最好消息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你是我的朋友，并且是正直无私的朋友。我真希望你能够根据这个消息来采取行动。”

“我在采取行动啊。”“老手白”依然很平静。

“但是，我告诉你的是老哈维梅尔和他的朋友正在买进！”

“我已经知道了。”

“买进！买进！我说的是买进！”通风报信者叫了起来。

“是买进，我已经听清楚了你说的是买进，我听得懂。”“老手白”走到报价机器旁盯着报价纸带。

“可你却是在卖。”

“老手白”点了点头，说：“是的。卖掉1万股。”

之后他就不再说话了，专心致志地看着报价纸带，通风报信者走了过来，想看看“老手白”究竟在看什么，因为这个老家伙相当多疑。当他从“老手白”的背后看过时，一个职员拿着一张单子走了进来，是法兰克拿回来的回报单。“老手白”只是稍微扫了一眼，他已经在报价纸带上看出了委托单的成交情况。

把这张单子看完之后，“老手白”又对那个职员说：“告诉法兰克，再卖掉1万股的糖业公司。”

“老兄，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真的是在买进这只股票！”

“哈维梅尔先生亲口告诉你了吗？”“老手白”冷静地问。

“当然没有，他从来都不会告诉别人任何事情，甚至连他最好的朋友他都不愿意帮。”

这时，“老手白”抬起了一只手，一边看着报价纸带一边说：“朋友，不要太激动嘛。”通风报信者显然怒气未消，说：“如果我知道你要做的事情刚好与我的希望相反，那我是绝对不会浪费咱们两个人这么多时间的。要是你在回补这只股票时损失惨重，我不会幸灾乐祸，说你没有听从我的消息。我只会替你感到惋惜，真的，我真替你感到惋惜。你不介意的话，我现在去别的地方了，我要根据自己的消息采取行动了。”

“你还是镇定一点吧，再说我正在根据你的消息来采取行动。我认为自己对这个市场是略知一二的。当然，或许并没有你和你的朋友老哈维梅尔了解得那么多，但我毕竟在这里摸爬滚打了不少时间。我现在所做的任何事都是依据自己的经验，

在利用你带来的消息时，我的做法非常明智。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尤其是在华尔街混了这么久之后，不管是哪个人为我感到惋惜，我都非常感激。”

对方目不转睛地盯着“老手白”，因为他非常尊敬“老手白”的判断和勇气。

没过多久，职员又走了进来，把一张回报单交给“老手白”手上，他只看了一眼便说：“现在告诉他，买进3万股糖业公司，记住，是3万股！”

职员匆忙走开了，通风报信者看着他面前的这位满头白发的老者，正要开口抱怨。可“老手白”却耐心地解释说：“我并不是怀疑你对我说的那些话，那些话就如同是你亲眼所见的事实一样。但是，即便是我听到哈维梅尔亲口告诉了你，我仍然会按照刚才那样去做。因为我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知道有没有人像你所说的那样按照老哈维梅尔和他朋友的方法在买进股票，而我刚才就是去验证自己的判断。第一笔1万股很容易就出手了，但这仍然不是非常确凿的证据。第二笔1万股又轻而易举地出手了，而价格却仍然在上涨，从那2万股被其他人买进情况来看，的确有人愿意吃进所有的流通筹码。到了这个时候，谁在买进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因此，我回补了我的空头部位，而且做多1万股。就你所提供的消息情况来看，我认为这是极好的操作。”

“有多好？”对方问。

“老手白”说：“你在我们的公司里会有500股，价格是我买进的这1万股的平均进价。不过下次你要锁定一点，再见。”

“对了，当你卖出股票时，能不能把我的那些股票也一起卖掉？其实，我懂的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多。”

道理就是这样，而这正是我从来都不买便宜股票的原因。当然，我总是想方设法地有效买进，因为这样有助于我选择操作方向。至于卖股票，除非是有人想要卖掉这只股票，否则，是没有人可以卖掉的。

如果操作的成交量总是很大，那么，你就必须牢记这一点。你应该仔细地研究各种各样的形式，应该小心地进行规划，最后还要严格地按照计划去执行。假如某个人操作的股票数量很大，而他也积累起了相当可观的一笔利润，那他就不能随意卖出。当然，我这里所指的利润是账面上的利润。你不能希望市场吃进5万股就如同吸纳100股那样容易。因此，你必须等到市场有承接能力的时候再卖出股票。你所需要的买盘是一定会出现的，时机也总是会到来。当这样的机会出现时，你必须抓住。所以，一定要耐心地等待时机，在应该卖出股票时才卖出，而不是在你想

卖的时候卖出，你必须了解时机，必须要进行观察和测试。实际上，了解市场能否承接你所放空的股票并不需要什么技巧。在你开始行动时，除非你能够确信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全仓买进或者清仓卖出都是不明智的。请你一定要记住，股价永远也不会涨得太高，不会高到你无法买进的程度；股价也永远不会太低，不会低到你不能卖出的地步。然而，在第一笔交易进行完之后，除非是出现了利润，不要去做第二笔。对于你来说，现在最需要的是观察和等待。每当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充分把自己的解盘能力发挥出来，而且要尽可能地判断出正确时机。许多事情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能否在正确的时机采取行动。关于这一点的重要性，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了解到，同时也付出了好几十万美元的代价。

我并不建议你持续地买进筹码，当然了，加码能够比不加码赚到更多的钱。然而，我却想告诉你们：如果某个人的操作极限是500股，那么，我建议他不应该一次性地全仓买入。如果他不是在投机的话，就绝对不应该那样做。假如他的确是在赌博，那我所能给出的唯一建议就是不要去赌博。

假如他第一笔买进了100股，可立刻出现了损失，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买进呢？他应该立刻认识到自己已经犯了错误，至少当时是错误的。



## 第八章

### 做空逆市股

在股票投资中，除了看盘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这一点是我逐渐地了解到的，也是我不断进步的证明。想要赚到足够多的钱，一定要抓住股市的重大波动。不管推动大波动的起因是什么，现实情况就是出现了大的震荡。大波动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并不是因为内线集团的炒作或是金融家的技巧操作，而是依靠经济的基本形势。无论反对者如何，大波动一定会按照背后的推动力量进行运行，并且肯定会被急速地推到尽头。

1906年夏天，也就是在萨拉托加发生联合太平洋铁路买卖事件之后，我变得比以前更容易摆脱小道消息和谈论的影响了。对于别人的意见、推测和疑心，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掉，不管他们对我多么友善，也不管他们多么有经验。所有事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的看盘能力要远比身边的绝大多数人更高，在这里，我并不是出于虚荣而想要证明这一点，在完全摆脱投机偏见这方面我的确胜过哈定公司的一般顾客。对我而言，放空并不比做多更有吸引力，反之亦然。然而，反对犯错是我唯一坚持不变的观点。

即使我还是个小孩子时，也能够从观察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而这也是我得到结论的唯一方法，因为我无法从别人告诉我的那些事中得到结论。对我来说，那些并不是事实。假如相信某些消息，那你需要从中确定一点，就是必须要完全相信。当做多股票时，我对市场行情的正确判断是看好后势。我不喜欢持股等待，也不喜欢先入为主的偏见取代我的理性思维。我从来不会跟大盘较劲，在我看来，如果市场突然与你作对，而你却生市场的气，就如同你得了肺病却埋怨你的肺一样愚蠢。

在股票投资中，除了看盘以外，其实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这一点是我逐渐了解到的，也是我不断进步的证明。其实，白翠奇先生在多头市场中持续看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一点毋庸置疑，他的观点使我意识到，判断出交易市场的性质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我终于认识到，想要赚到足够多的钱，一定要抓住股市的重大波动。不管推动大波动的起因是什么，现实情况就是出现了大的震荡。大波动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并不是因为内线集团的炒作或是金融家的技巧操作，而是依靠经济的基本形势。无论反对者如何，大波动一定会按照背后的推动力量进行运行，并且肯定会被急速地推到尽头。

在萨拉托加事件发生后，我更加明白自己已经能够更成熟地看到某些事情。其实，整个股市都是跟随着主要潮流进行波动的，所以，研究个别操盘方法或是个别股票行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重要。此外，如果从波动角度考虑，交易是不会受任何限制的，甚至一个人就可以买下整个股市。当某些股票卖出数量超出总股数的某个比率后，持有空头部位就会相当危险。当然，这个比率要视本只股票由谁持

有、如何持有以及在什么地方上市而定。如果交易者拥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即便是卖出了100万股自己持有的挂牌股票，也不会遇到轧空的危险。而在很多年前，内线人士常常能够从空头一方赚到许多钱，从而积累起巨额的财富。

显而易见，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多头市场里看多而在空头市场里看空。这句话听起来非常好笑，然而，我必须深刻地了解这个一般性原则，只有这样才可以把这个原则付诸实施，把未来的可能性预测出来。我花了那么长时间才学会如何根据这些原则进行交易。为了对自己公平一些，我必须提醒你的是，直到那个时候，我的资本一直都不是十分雄厚，因此，我不能用“多头看多，空头看空”的方式去投资。只有操作金额很大，才可能在巨大的波动中赚到大笔财富。而想进行大笔交易，就必须经纪商那里存上很多钱。

我必须从股市中赚到足够的日常生活费用。关于这一点，它不仅妨碍了我的资本积累，更影响了根据波动进行交易的方法实践。这可是能够带来疯狂利润的方法，可它的过程却相当缓慢、交易成本十分昂贵。但我不仅因此增强了信心，也让那些经纪商不再认为我只是个偶尔幸运的“少年赌客”了。尽管他们赚取了我许多手续费，可就目前而言，我或许已经成为了他们那里的明星客户，我所创造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实际的交易额。要知道在任何一个经纪商那里，赚钱的客户都是一种无形资产。

渐渐地，我不再以研究盘势为满足了，从那时起，我不再只关心个股的日常起伏。我必须从不同角度来研究股市这种游戏。我对报价回归的研究到了涉及重要原则的时刻，从研究价格的起伏回到了研究基本形势。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固定地去研究每天的交易信息。实际上，每一个交易者都会这样做。但他们所得到的那些消息中，绝大部分是小道消息，甚至有些是故意放出来的假消息，还有一些只是某个人的意见。著名评论周刊对大盘走势的评论，我总无法满足，因为财经记者的观点往往不是我的观点。对他们而言，从列举的事实中得到结论并不是重要的事，可对我来说却非常重要。此外，我们对时间因素的评估也存在着重大差异。对我而言，分析过去的一周远没有预测未来一周重要。

多年来，我同时受到缺乏经验、过于年轻以及资金不足的困扰。而现在我却感受到了一种大发现之后特有的愉悦。对这种游戏新的态度也表明了我纽约想赚大钱却一直失败的原因。现在，我已经拥有足够的财力、经验和信心，极为迫切地想要试试这把新钥匙，以至于忽略了大门上还有另外一把锁，那就是时间之锁！这种



忽视是十分自然的，可却需要为此付出不少“学费”！每一步前进都要付出不少。

当我在研究1906年形势时，认为资金问题最为严重，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财富都已经被无情摧毁了。每一个人迟早都会感受到这样的压力，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去协助别人。那样艰难的日子并不是起源于用价值1万美元的房子去交换一车厢价值8000美元的赛马，而是起源于房子被大火全部烧毁了，绝大多数的赛马因铁路上的车祸而死亡。那样的艰苦是因为在布尔战争中，能够发挥作用的现金随着战火燃尽而灰飞烟灭了。千百万美元就这样耗损在了南非，没有东西去补给毫无创造力的士兵，这表明我们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从英国投资者那里得到帮助了。此外，旧金山的大地震和大火所带来的痛苦已经使每一个人深受其害，制造商、农夫、商人、工人和百万富翁无一幸免。铁路经济也遭到重大损害。因此，我认为任何事都无法阻止股市大崩盘。既然情况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放空手中的股票！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你们，在决定交易方向之前，我已经注意到自己最初的那些交易往往是赢利的。现在我决定放空就应该大干一场。毋庸置疑，我们一定会进入一个真正的空头市场，我可以确定一定会赚到进入股市以来的最大利润。

市场在下跌之后又回升了，它的下跌只是非常轻微，可上涨却非常稳定。我账面上的利润消失了，亏损的情况出现了。后来，市场的情形就好像预示了再也没有哪一个空头能够幸存下来一样，空头市场再也无人问津。我无法承受持续的亏损，于是，选择回补空仓。这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如果没有回补的话，我甚至连购买一张明信片的钱也掏不起了。我失去了一件皮衣的大部分，可是假如能活下来继续战斗而不是被股市抛弃，总归还是比较好的结果。

我知道自己犯了错，可究竟错在哪里呢？我在空头市场中看淡后市，这是很明智的。我放空了股票，也丝毫没有错。可是我放空的操作实在太快了，代价也高得异乎寻常。尽管我是正确的，可操作却是错误的。但每天交易结束后，市场都在离崩盘更近了一步。我决定继续等下去，在反弹力量逐渐削弱到停顿时，再大为减少的保证金允许限度内尽可能放空。事实证明我的这次操作是正确的，可惜的是它却只正确了一天，第二天又出现了另一波反弹。我又被市场狠狠地咬了一口！我只能下定决心重回仔细地研究大盘走势的老路，回补空仓，等待时机到来。时机到来的时候，我继续放空，股价这次极有可能向下跌去，然而，它又一次毫无征兆地反弹了。

看起来市场正在尽最大力量逼迫我回到过去那种在空中交易所操作的简单交易方式。这是第一次根据预先已准备好的计划来进行操作，我把整个市场形势都考虑了一遍，没有局限于个股。同时我也认为，如果能够坚持下去，我一定会取得胜利。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研究出属于自己的逐步加码操盘手法，就如同我以前对你们说过的一样，我应该在破位下行的市场中逐步放空自己的空头部位。如果那样操作了，我想我是不会亏损那么多保证金的。虽然也会犯错，可我没有受到根本伤害。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这一点：我观察到了一些事实，但却没有学会如何去利用这些事实。这样的观察是不够完整的，不仅没有帮上我的忙，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阻碍作用。

我时常发现，对于自己错误的研究可以使我获利颇丰。在空头市场中，“不失去空头部位”的确是尽善尽美的，可仍然需要随时随地地研究大盘走势，从而判断适于操盘的时机。假如在刚开始时就是正确的，那么就无法看到自己获利的部位正在面临严重威胁，有了完整的观察，坚持下去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时至今日，我对于自己观察的精确性依然自信满满。那些幻想出来的期望或是嗜好等非理性的影响已经影响不到我了，我也拥有了更多工具，可以检验所看到的事实，此外，我还可以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检验我的观点是否正确。可在1906年，市场的一连串的反弹还是使我的保证金严重受损。

这时我已将近27岁了，从事股市的游戏也有了13年的时间。当我第一次凭借着即将到来的危机做交易时，就发现其实自己一直都在使用“望远镜”。从我第一次看到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黑云到依靠着大崩盘获利，这期间的距离显然要比我所想象得远很多，以至于我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把那些东西都看清楚了。实际上，有很多信息在提醒我，短期利率也一直在迅猛攀升，股价的反弹仍然伴随着一些金融巨子的乐观谈论而出现，至少那些金融巨子在面对新闻媒体时是这样说的，如此一来，末日预言家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从根本上来讲，我看淡后市的态度是错误的，或者说是暂时性的错误，我是不是放空得太早了？

我断定自己是动手太早了，可还是不由自主地那样去做。很快，由于受到抛盘压力，大盘开始向下运行，我等待的机会终于出现了。我尽可能地放空股票，然后股价像在玩弄我一样再一次反弹，并且反弹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股市已经把我打击得头破血流，确切地说我破产了，这就是当时的情形。

或许你会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这是无情的事实。当时的情形是这样

的：我眼望着前方，看到了一大堆钞票。一个牌子插在那堆钞票上，而且用斗大的字写着“自行取用”，在钞票堆旁还有一辆卡车，车身上用油漆写着“李文斯顿运输公司”。而我则攥着一把全新的铁锹，在我的眼前看不到一个人——在夺取财富时并没有其他人与我竞争，这是比其他人先看到钱堆的好处。如果别人也停下来并且看到了这堆钱，得到它们的很可能就不是我了，然而当时他们却在看棒球比赛、开车兜风或者购买房产，他们是在用我所看到的这些钞票付款。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有那么多的钞票出现在我面前，于是，我就自然而然地迅速地冲向了那堆钱。可就在来到那一大堆钱之前，风向开始对我越来越不利，我跌倒在地上。尽管那堆钱还在那里，可我已经失去了铁锹，没有了运输卡车。这就是过早全力冲刺所带来的高昂代价，我过于急切地想向自己证明：我看到了真正的钞票，而不是幻觉。的确看到了，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当想到自己绝佳的远见所能得到的报酬时，我就忘记了考虑自己与那堆钱的距离。我应该走过去，而不是冲上去。

当时的我就是没有丝毫停顿，也没有判定时机是否适于全力放空，就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正确的操作是，这时应该发挥自己的看盘能力。可我没有那样去做。我认为，在空头市场中，即便某个人在刚开始时就准确无误地看淡后市，那他最好也要等到确定没有引擎回火的危险时才开始大量放空。

这么多年积累下来，我已经在哈定公司交易了成千上万股股票，公司对我非常有信心，我们之间关系十分融洽。我觉得他们肯定会认为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准确无误，他们知道我有全仓操作的习惯，而我所需要做的就是重新开始，把原来损失掉的那一部分再赚回来。他们从我的交易中赚到了许多钱，而且还会赚到更多钱，因此，只要我的信用仍然还在，那就没有问题，还可以在那里交易。

持续的打击使我变得不像原来那样自信了，或许应该说我不再粗心大意了，我已经意识到自己与股市崩盘的距离被拉近了许多。现在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关注和等待，而且在豪赌之前也应该这样做。这样的做法并不是亡羊补牢。在下一次操作之前，我必须十分确定才行。如果某个人从来不犯错的话，那在一个月之内他就可以拥有整个世界。同样，一个无法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人，是绝对无法获得任何东西的。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去了一趟市区，重新恢复了信心，并认为这次应该没有任何意外了。我从所有金融报纸上都看到了一则相同的广告，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标志，是我在豪赌之前没有用头脑去思考的东西。这就是太平洋北方和大北方两个

铁路公司发行新股的启事。为了方便股东，股票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认购。即便是在华尔街，这样的方式也是非常新鲜的，而这也使我不得不联想到了市场灾难的开始。

多年以来，大北方铁路的特别股始终都是一个十分可靠的利多题材，而幸运的股东则可以用票面上的价格来认购大北方铁路的新股。这样的权利是非常具有价值的，因为市价总是远远高于票面价格。但现今的货币市场是极为紧张的，就连这个国家中最具势力的银行也不太确定股东可以付得起现金来购买那种便宜货。要知道，当时大北方特别股的市价大概是330美元！

一来到公司我就对艾德·哈定说：“放空的时机终于来了，应该就是从从现在开始。你看看那则广告。”当然他早已看过了。我对他指出了银行家自白的真正含义，然而，他却不太确定大崩盘已经迫在眉睫。在他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再等一阵，然后挂出一笔很大的空单，因为市场总是会出现习惯性大反弹，如果等一等，那么价格有可能会更低，操盘也会更加安全。

我说：“开始的时机拖得越久，后期的崩盘就越严重。这个广告就是银行家亲笔签字的自白书。我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是他们所害怕的东西，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搭上空头列车的信号，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假如有1000万美元，那我立刻就会把每一分钱都赌上去。”

想要彻底说服哈定，必须多费一番唇舌与他理论。就一个正常人而言，他肯定不能认同我从这则奇妙广告中所能得到的唯一结论。可对我来说已经足够，要知道，交易所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还不太够。我又放空了一些股票，可惜卖掉的还是太少了。

几天之后，圣保罗铁路公司好心地宣布了即将发行新股的公告，要么是股票，要么是权利证书，我忘记是哪一种了。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一看到这则启事就注意到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缴款日安排在大北方铁路和北方太平洋铁路缴款日之前，后面两家公司的缴款日是已经宣布了的。情形已经十分明显，就如同他们手中拿着麦克风要宣布圣保罗铁路将要击败另外两家铁路公司一样，这样的做法无非是想把华尔街仅存的一点点流通资金争取过来罢了。显而易见，圣保罗铁路公司并不具备足够的资金，而公司的董事也十分恐惧这一点，他们也并没有说：“亲爱的兄弟，您先请。”假如资金已经少得可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很显然，银行家们都清楚这一点。铁路公司极为迫切地想要募集资金，可资金已经明显不足

了，后果会如何呢？

放空！当然要放空，大众的目光现如今已经紧紧地盯在证券市场上，他们所能看到的東西只有一周的交易情况。而明智的股票操盘手则看得更长远一些，他们能够看到整年的交易情况。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

对我而言，怀疑和犹豫不决都已经结束了，当时我就已经下定决心。在当天早上，我根据此后一贯遵循的路线开始了第一步操作，把自己的想法和决定一并告诉了哈定。我在330美元左右放空了大北方特别股，而且还高价放空了其他股票，他都没有反对。我从自己先前代价高昂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这次是比较精明地放空。

我的信用和信誉在片刻之间得到了恢复。不管这是出于偶然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就是在证券商那里判断正确所带来的好处。我的正确操盘是非常冷静的，完全不是因为第六感或是善于看盘的原因，而是因为我把股票市场的整体状况都研究了一遍。这里没有胡乱猜测，而是确定预测出了无法避免的情况。放空股票是不需要任何勇气的，除了股价下跌以外，根本无法看到其他任何情况，我必须要根据这一点来采取行动，难道我还能做其他什么事情吗？

整个股市相当疲软。然而，没过多久，反弹就出现了，大家都来警告我，说下跌趋势已经走到了尽头。融资融券的余额大得惊人，每一个大户都清楚这一点，空头已经被他们轧得死去活来。我们这些空头很有可能会亏损掉几百万美元。那些大户从来都没有心慈手软过。我会习惯性地感谢那些好心人，甚至不会跟他们作任何的争论，因为争论只会让他们认为我并没有感谢他们出于善意的警告。

同我一起去大西洋城的那位朋友非常痛苦，在大地震之后他就变得能够洞悉自己的第六感了。他也因为相信我靠着盲目冲动放空了联合太平洋铁路的股票而赚到了25万美元这种第六感的神奇例证，而看好这次市场走势。他甚至说这是神的意愿，从而使我在他看好市场时放空。他可以研究一下我在萨拉托加所做的第二次联合太平洋铁路的交易，他也可以研究一下跟个股有关的所有交易。实际上，个股消息的确会在事先对股价的波动产生影响，不管它是上涨还是下跌。然而，像这样预测所有股票都会下跌的事情还是让他深感困惑，这样的消息究竟会对谁有利呢？而你又能够告诉别人应该去做些什么呢？

我想起了老白翠奇最喜欢说的那句话，也就是“这可是多头市场，你知道吗”，对足够明智的人来说，这句话确实可以称得上一个好消息，而事实也的确如此。然

而，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大家在承受了暴跌15个点或20个点的沉重损失后，仍然对利润恋恋不舍，仅仅3个点的反弹就使他们重新趋之若鹜，并且确定底部已经形成，而彻底的回升即将到来。

一天，有一个朋友问我：“你回补了吗？”

“我为什么要回补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原因。”他说道。

“那是什么原因？”

“赚钱啊。股价已经到底了，要知道跌下来是肯定会涨回去的，难道不是这样？”

我说：“没错，第一点，股价是肯定会跌到底部的，然后也会涨上去，但它是不会立刻涨上去的。股票会苟延残喘，而且还会死掉很多天，可现在却并不是那些‘尸体’浮上水面的时候，因为它们还没有彻底死掉。”

有一位股市中的前辈听到了我说的话，他是那种总能够想到某些事情的人。他告诉我们说看空的威廉·崔佛斯（William R. Travers）曾经遇到过一位看多的朋友，他们交换了对于股市的意见。那个朋友说道：“崔佛斯先生，股市那么坚挺，你怎么能够看空呢？”崔佛斯反驳道：“是的，像死尸那样硬挺挺的。”崔佛斯曾经要求一家股票公司的营业员把账簿给他看，那个职员问他：“你持有我们公司的股票吗？”崔佛斯说：“确切地说是我放空了2万股你们的股票。”

反弹的力度已经越来越微弱，我尽可能地全力放空。每次都放空几千股的大北方铁路特别股，而股价也随之下跌几个点。我认为其他一些股票反弹也十分疲软，因此又放空了一些股票。所有的股票都在不断地下跌，可是却只有一个令人感到惊奇的例外，那就是里丁公司（Reading）的股票。

当其他所有股票都在急速下跌的时候，里丁公司却像直布罗陀岩石一样屹立不倒。股市中所有人都说这只股票早已被人囤积了起来，而它的表现也的确是这样。有人告诉我，放空里丁公司的股票根本就等于自杀。交易所里虽然也有一些人是像我这样看淡所有股票的，然而，倘若有哪个人暗示要放空里丁公司的股票，他们仍然会紧张地喊着救命。我放空了一部分里丁公司，并且牢牢地守住了自己的空头部位。与此同时，我自然而然地想要寻找和打击那些薄弱环节，而不是攻击受到强力保护的特定股票。在看盘时，我发现其他股票会比较容易赚钱。

我听说过许多关于里丁公司多头炒作集团的故事，这个集团的实力也相当强

大。一方面，我仔细地分析了朋友告诉我的那些话，说炒作集团手中掌握着数量庞大的低价股，因此，他们的平均持股成本其实是低于现行价格的。另一方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与一些银行保持着友善而密切的关系，正是利用了那些银行资金才让炒作集团能够持有里丁公司数量巨大的股票。只要这只股票的股价居高不下，他们之间的友谊就会牢固而坚定。成员的账面利润超过了300万美元就足以允许某种程度的下跌而不会因此造成任何伤害。这也就难怪这只股票为什么能居高不下？为什么可以对抗为数众多的空头了？每隔一段时间，场内的交易者就会一边看报价一边舔着嘴唇，然后用少量股票去测试一下股票走势。但他们的操作却无法对里丁公司的股票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他们立刻就开始回补自己的空头部位，把目光转向其他地方，去追求那些比较容易赚到的钱。我每次看到这只股票时，都会卖出一些，卖到刚好可以使我恢复自信的程度，这时我的确是按照着新的交易原则在进行操盘的，而已经不是只操作那些自己喜欢的股票。

如果是在多年之前，里丁股票的强势很有可能会骗过我，但是，大盘走势现在却不断地告诉我“不要去碰那只股票”。我的理智告诉了我应该怎么做。不管有没有炒作集团在背后支持，我都预测股市会出现全面性暴跌，没有任何例外。

我的操作总是具有相当高的独立性，在空中交易所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始终保持着这种习惯。我头脑中的运作方式就是必须独立观察，必须自己思考。我可以告诉你，在股市开始按照我的想法运行时，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其实拥有着很多盟友，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真实的朋友——基本行情。这些盟友都在尽全力地帮助着我，虽然它们在动员预备队方面或许确实要慢一些。但只要我没有变得心浮气躁，它们就总是十分可靠。我并没有拿自己的看盘技术或是第六感来赌运气，而是凭借着不可逆转的形势来积累财富。

最重要的事就是保证做到准确无误，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然后再严格地依照这样的想法去行动。基本行情是我真正的盟友，它告诉我要“下跌”。对于这个消息，里丁公司丝毫不作理会，这简直就是对我们的侮辱。里丁公司的股票仍然屹立不动，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每当看到这个现象时，我会非常气愤。在整个股市中，我认为这只股票应该是最佳的放空对象，因为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下跌过。另外，炒作集团手中持有数量众多的股票，假如资金短缺的情形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这个集团很可能会无法继续持有。如果拿银行家的朋友与没有朋友的大众相比，他们的情形终究有一天也会变得好不到哪里去。在我看来，这

只股票一定会变得与其他股票一样下跌不止。如果里丁公司的股票不下跌，那就证明我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不仅我是完全错误的。

这只股票的价格之所以能够如此坚挺，是因为华尔街惧怕放空它。正因为这样，我在某一天分别对两位营业员发出了一张放空4000股的单子。

这是一只被人垄断的股票，你应该好好地关注一下它，放空它的行为无疑相当于自杀，但是，在那些有力的空单攻击下，它很有可能会出现直线下跌的情况。我又放空了几千股，在开始放空的时候，股价是111美元。然而，在几分钟之内，我就用92美元的价格把所有的空头部位都回补了。

从这件事过后，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愉快。到了1907年2月，我回补了自己所有的空头部位。大北方铁路特别股下跌了60~70个点，其他一些股票的下跌程度与此大体相当。我赚到了一大笔钱，进行了全部回补，这是因为我认为大盘走势已经反映了近期的状况。我预测股价在近期一定会出现大幅度的回升走势，但它并没有好到能够使我改变操作方向的程度。我没有放弃自己立场的打算。很久之前我亏掉了自己在空中交易所中赚到的第一笔1万美元，那是因为每天都在进行交易，而且不管时间是否合适，也不管自己的状况是否适宜。这样的错误我再也不会犯了。在不久之前我还赔得惨不忍睹，那是因为我过早地看出了这次崩盘，而且在时机没到的时候开始放空。现在我已经获得了巨大利润，所以希望能够获利了结，好让我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之前的反弹使我大败亏输，我不希望反弹再次来临的时候自己白忙一场。我没有闲坐下来，而是立刻到佛罗里达州度假去了。我喜欢垂钓，也需要休息。在佛罗里达州，这两个愿望都可以实现。另外，在华尔街与棕榈滩之间也是有直通线路的。





## 第九章

### 华尔街王者

当得到最后一笔做多股票的卖出回报单时，我就开始了自己上岸以来真正想做的事，那就是放空股票。必须放空股票，因为市场在经过一波离奇的反弹之后，给大家的信号就是放空。可大众此时却又开始盲目看好市场了。然而，大盘的走势却告诉我，反弹已经走到了尽头，放空是最安全的操作，不需要任何顾虑。



我在佛罗里达州的外海航行，垂钓总能让人感觉愉快。这时我已经卖出了股票，心情变得轻松了不少。有一天，在棕榈滩外海上，一些朋友搭乘着游艇来，其中一个带来了一份报纸。我很久都没有看过报纸了，因为对报纸上所刊登的任何消息都不感兴趣。不过，我还是扫了一眼朋友带来的报纸，看到股市正在强力反弹，上涨了10多个点的消息。

在我看来，偶尔的适度反弹是十分合理的，但在空头市场还没结束时，华尔街、愚蠢的大众以及绝望的多头力量便已经开始不顾资金的形势，把价格提升到了合理范围之外，而且，他们还纵容某些人的这种做法这实在太过分了。所以我必须到交易所去看看情况，虽然并不清楚自己是否会采取行动，但是我十分急切地想要看到报价黑板。

我的经纪商哈定公司在棕榈滩也有分公司，这提供了不少方便。在走进交易所之后，我见到了许多相识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看多的，也都是根据大盘走势来进行交易的，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迅速行动起来。但是这样的交易者往往看得不够远，或许他们的操作方式也不需要他们看得很远。我曾告诉过你们自己是如何在纽约的交易所里成名的，也对你们谈论过我那个“少年赌客”的绰号。在股市里，一个人的利润以及他的操作规模总会被大家夸大。这个分公司里情况一样如此，很多人都听说了我曾经在纽约的交易所中因为做空而大赚了一笔，他们希望现在的我能够继续加大放空力度。他们认为，反弹肯定会持续一个阶段，而我的责任就是与反弹唱反调。

我来到佛罗里达只是想度假，前一阵子的精心操盘让我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现在需要休息一下。可当我看到股价已经反弹到如此之高时，立刻意识到我无法再继续假期了。上岸时我并没有思考自己究竟要做什么，但现在却很清楚自己必须放空股票。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必须要用唯一的古老验证判断是否准确，那就是用金钱来证明这一点。放空整个股市的行为应当是适当、谨慎并且有利可图的，甚至是一种爱国的表现。

当时，我在报价黑板上看到的第一只股票就是要即将超出300美元的安纳康达（Anaconda）公司。这只股票始终在向上攀升，显而易见，它背后有一个强力做多集团在疯狂炒作。根据一个历史悠久的交易理论，一只股票首次突破100美元、200美元甚至300美元时，股价是会不会在整数关卡停住，它会再上涨一个阶段，因此，如果你在股票突破重要关卡时买进，几乎百分之百可以赚到钱。胆小鬼是会在股价创新高时买进的，但股价变动的历史规律却让我清楚下一步怎样去做。

安纳康达只不过是所谓的“四分之一股票”，换句话说，它的股票面值只有25美元，因此，你需要400股才能与其他股票的100股价值相等，因为其他股票的面值是100美元左右。我预计，安纳康达在突破300美元之后应该会继续上涨，而且有可能迅速上涨到340美元。

请你一定要记住，现在我仍然是看空的这次交易，而这次操作也是在看到盘面的变化时才进行的。如果安纳康达按照我的预想走来，它应该很快出现波动。快速波动总能吸引我，只是现在我已经学会了耐心和如何做到坚守不动，虽然从本性上来说，我更喜欢快速行动。这个正在波动的安纳康达绝对不是那种“牛皮糖股票”。在安纳康达突破300美元时，我大胆买进，之所以要这样做，完全是想通过这只股票来证明自己的判断。这种意图十分强烈。

从盘面上来看，买盘明显大于卖盘，也就是说，大盘很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向上突破。所以，在放空之前还是以观望为宜。在耐心等待之时，先替自己赚些钱也未尝不可。想要完成这个目标，就应该从安纳康达这只股票中迅速赚到30个点。尽管我看空整个股市，可却看好这只股票。于是，我买进了3.2万股的安纳康达，相当于8000股的整股。它是一只小型投机股，非常适合操作。在这次操盘中，我十分确定自己所设立的前提，同时也认为，赚得利润是有助于支持我的放空计划的。

第二天，美国北部的暴风雨和其他一些原因使得电报线中断了，我只能留在哈定公司里等消息。所有的交易者都在谈论这件事，各种各样的猜测一时间蜂拥而至。要知道，玩股票的投资人在无法进行交易时总会这样干。稍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报价，那是那天唯一的报价：安纳康达，292美元。

一个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认识的营业员当时正与我待在一起。他知道我做多了8000股整股，我猜测他也做多了一些，因为在看到报价时，他显得非常吃惊。他无法确定这只股票是否又即时下跌了，按照安纳康达上涨的样子，就算此时再下跌20个点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我对他说：“你不用担心，明天就会好的。”这并

非是安慰他的空话，而是我当时确实这样认为的。显然他对此有所怀疑，看着我，摇了摇头。他比我了解股市，也是那种被情感束缚的人。我哈哈大笑，轻松地在交易所里等消息，希望能传来一些报价。可是一直没有，那时得到的唯一报价就是：安纳康达，292美元。这也就意味着我的账面利润亏损了将近10万美元。我应该迅速行动起来，虽然这有点咎由自取。

电报线在第二天就恢复了，我们像往常那样及时得到来自纽约的报价。安纳康达的开盘价是298美元，后来又上涨到了302.75美元，但它的走势很快就疲软了。其他的股票更没有任何要上涨的影子。如果安纳康达能够回到301美元，那么我肯定整个大盘走势都是虚假的。因为在一个比较正常的涨势中，安纳康达的走势应该是不作任何停留直奔310美元。股价回档，意味着之前报纸上所说的走势欺骗了我。我犯了一个错误。当一个人犯错误时，他所能做的唯一件事就是纠正错误，使自己快速回归正确。我买进了8000股整股，希望它能够上涨30~40点，但却过于乐观了。这不是我的第一次错误，同样也不是最后一次。

不出我所料，安纳康达又回跌到了301美元的价位。在它跌到这个价位时，我悄悄地走到了电报操作员旁边，他们有线路直通纽约总公司。我对操作员说：“我要卖掉所有的安纳康达。”我的声音很低，因为我不希望这个消息被别人听到。

他十分惊讶地抬头看着我，我点了点头，然后再次对他说：“全部卖掉！”

“好。李文斯顿先生，您不是要市价挂出吧？”他的表情看起来就好像粗心的营业员犯了错误而使自己亏损掉几百万美元一样。我没有解释，只是告诉他：“卖掉！别多问。”

吉姆和奥利弗都是布莱克家族的人，当时他们也在交易所里，离得很远，没有可能听到我与操作员的谈话。他们都是大操盘手，芝加哥人，以炒作小麦出名，现在更是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的大操盘手。他们财力雄厚，挥金如土。

在我离开电报操作员向报价黑板走去时，奥利弗·布莱克冲我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对我说：“拉利，你肯定会后悔。”

我停下来，问道：“什么意思？”

“你明天肯定会把它买回来。”

“把什么买回来？”要知道，除了电报操作员以外，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我要卖掉股票。

他仍然微笑着对我说：“安纳康达，你会以320美元的价格再把它买回来。拉

利，你这个操盘可不漂亮啊。”

“什么不漂亮？”我装出疑惑不解的样子。

“你以市价卖出了8000股安纳康达，而且还坚持这么做。”

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投机操盘手，并且总是可以靠着内线消息进行交易。可他为什么能这么清楚我刚才的操作呢，我想不通。公司里是没有人出卖我的，他不可能从什么人那里听说我刚才的操作决定。我问道：“奥利弗，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他哈哈大笑，然后对我说：“这是我从查理·卡拉泽那里得到消息的。”他指的是那个电报操作员。

“可是他连动都没有动啊！”我说。

“尽管我听不到你们之间的悄悄话，可是我却听到了他替你发到纽约总公司的电报。多年之前我就是因为电报错误而损失惨重，从那件事之后，我就学会了打电报。也是从那时起，我就渐渐掌握了根据电报机声音而了解电报内容的技术。你卖掉安纳康达的操作一定会让你后悔，它会涨到500美元。”

我说：“奥利弗，你能有这样的本事真让我震惊。可是，说到这只股票，它未必是一波涨幅。”

奥利弗微笑着对我说：“看来你非常自信啊。”

“并不是我自信，而是报价纸带告诉我的。”这里根本就没有报价机，所以也就没有报价纸带，但我知道他明白我的意思。

他说：“我听说过一些人，当他们看着报价纸带时，看到的并不是价格，而是像看列车时刻表那样，从中看到了股票到站和离站的时间，不过这些人也已经在四壁装上软垫的精神病房里了，他们已经从这个游戏里出局了。”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因为这时有一个营业员拿给我一张便条。他们以299.75的价格替我卖出了5000股。下单时的报价总是比市场要晚一些。虽然我对操作员说要卖出时，棕榈滩的报价黑板上显示的是301美元，但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实际出价是稍微低的，这一点我可以确定。此时，如果有人愿意以296美元的价格承接我的股票，我一定会欣然接受。这证明我从来不限价交易是正确的选择。如果限价以300美元卖出，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或许永远都无法脱手。不，应该是绝对脱不了手的。因此，想要脱手时就一定要不计价格，尽快脱手。

我的成本大概是300美元，他们以299.75美元的价格替我卖出了500股，接着又

以299.625美元的价格卖出了1000股，以299.5美元的价格卖出了100股，以299.375美元的价格卖出了200股，以299.25美元的价格卖出了200股。最后的一笔则是在298.75美元这个价位上卖出的，而这笔交易总共花了哈定公司最精明的场内营业员15分钟的时间，最后的1000股也因此而成功脱手。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并不希望我的卖空把股价狠狠打压下去。

当得到最后一笔做多股票的卖出回报单时，我就开始了自己上岸以来真正想做的事，那就是放空股票。必须放空股票，因为市场在经过一波离奇的反弹之后，给大家的信号就是放空。可大众此时却又开始盲目看好了市场。然而，大盘的走势却告诉我，反弹已经走到了尽头，放空是最安全的操作，不需要任何顾虑。

第二天，安纳康达的开盘价就低于296美元。等待进一步反弹的奥利弗·布莱克一大早就来到了交易所，想要在股价突破320美元时大赚一笔。我并不知道他究竟做多了多少股，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做多。当他看到开盘价时，再也笑不出来了，一整天都没有再笑过。此后，这只股票又下跌了一些。当天的回报单送到我们手上时，显示的信息是根本就没有市场来承接这只股票。

当然，无论是谁，这样的证明已经足够。我的账面利润不断地提醒着我，说我的操盘有多么准确无误，而且是逐渐变得准确起来。我自然而然地又放空了很多股票。现在是空头市场，任何一只股票都不能免于下跌的境地，我应该放空所有的股票。第二天是星期五，华盛顿的诞辰。我不能继续留在佛罗里达州钓鱼了，因为我已经放空了相当一大部分空头部位。纽约需要我，而且我也需要一个大显操盘技术的自己。棕榈滩实在是太遥远、太偏僻了，电报的往返使我失去了许多宝贵时机。我决定离开棕榈滩，回到纽约。途中我需要在圣奥古斯丁停留三个小时，在那里等火车。这里也有一家证券交易所，等车的间隙让我有时间去交易所看看大盘走势。从上一个交易日到现在，安纳康达又下跌了很多点。其下跌的走势始终都没停下来，直到那年的秋季大跌才宣告结束。

回到纽约之后，我又花了大约4个月时间来做空。市场又像以往一样经常出现反弹，所以我总是不断地回补然后放空。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并没有一直坚守不动。当初在旧金山大地震引发的那次大崩盘中我赚到了30万美元，可后来又把其中的每一分钱亏损掉。当时，尽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可还是破产了，那时因为我过于急切，没有抓住正确的操作时机。现在我的操作已经十分小心谨慎，一个经历过逆境的人往往会喜欢身处顺境的感觉，即便是他还没有完全达到最高的境界，他也

会有这样的感觉。赚钱就是最好的赚钱方法。如果你想赚大钱，那你就应该把握住正确的时机，而且要完全正确。身处这一行的人必须要考虑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内容。投资操盘手不能仅仅是个学生，他必须在学习的同时，还要实际证明操盘手的眼光和判断。

我的表现已经相当好了，但现在仍然可以看出自己在操盘过程中存有不足。在夏季到来之后，市场已经变得异常沉闷了。很显然，深秋之前的市场很难再有什么大的交易可做。我所认识的每个人都前往欧洲度假或者正准备要去。这对我来说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我把自己所有的部位都出清了。等到搭上前往欧洲的轮船时，我所赚到的钱刚好超过75万美元。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已经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了。

在艾斯乐班（Aix-les Bains）我的日子过得十分舒心。这次假期可以说是我为自己赢来的。一个人如果拥有了很多的钱，也拥有很多朋友和熟人，那他肯定想要过上一段舒适而不必忙碌的生活，艾斯乐班正是实现这个理想的地方。在艾斯乐班，想要过得舒心并不困难。华尔街距离这里是那样遥远，以至于我从来也不会想起那个地方，我觉得艾斯乐班胜过美国任何一处度假胜地。在这里，我不需要考虑任何交易，也不必去理会那些与股票市场有关的话题。我所拥有的钱足够过上很长一段这样的时光，多到远远超过那年夏天在欧洲所能花掉的钱。另外，我已经清楚回去之后应该怎样做才能够使自己继续赚大钱。

一天，我在《巴黎先锋报》上看到了一则发自纽约的新闻，说炼铁公司（Smethers）对外宣布将要发放额外红利。这只股票的价格早已被某些人炒高了，整个市场的反弹也相当强劲。对于身处艾斯乐班的我来说，这个消息足以改变假期的一切。从根本上讲，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的就是，多头集团仍在绝望地负隅顽抗，你可以认为他们对抗的是下跌的大势，也可以认为他们对抗的是常识和诚实，似乎根本就看不到这样做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可他们用阴谋诡计来炒高市场，从而想在暴风骤雨袭来之前把股票抛出。他们可能真的不相信危险有多严重，也可能是不相信危险会像我所想象的那样迫在眉睫。华尔街的大户就如同政客或普通傻瓜一样，往往一相情愿。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态度，我是绝对不会认同这种操作的。或许只有印股票的人或是努力承销新公司的人才会有本钱陷在这种一相情愿的迷醉状态里。

在这次空头市场中，任何多头炒作都必将要接受失败的命运。当看到《巴黎先



锋报》上这则消息时，立刻就知道只有一件事能够使我称心愉快，那就是放空炼铁公司的股票。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濒临银根极度紧缩的恐慌中，他们竟提高了配股比率，这就像那些内线人士在跪着求我放空一样，如同是有人向你挑战你敢不敢这么做。现在就是他们在挑战我究竟敢不敢放空这只股票。

我用电报发出了一些放空炼铁公司股票的单子，而且建议在纽约的朋友也一起放空。当我从交易所里得到回报单时，我意识到他们卖出的价格要比我在《巴黎先锋报》上所看到的价格高出了6个点。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是为什么。

我原先的计划是在那个月的月底返回巴黎，然后在大约三周之后乘船回纽约，但在我收到了经纪商的电报回报单之后，我就决定立刻动身去巴黎并返回纽约。到达巴黎之后的同一天，刚好发现第二天就有一艘快船前往纽约，于是，我重返纽约。

回到纽约的时间比原先计划提早了一个月。因为纽约才是最适宜放空股票的地方。当时我拥有超过50万美元的现金作保证金，回到纽约并不是单纯因为我看淡后势，而是因为我无法容忍炒作集团的肆无忌惮。

我放空了更多股票。随着银根越来越紧缩，短期利率越走越高，股价也越来越低。对于这个情况，我早就预料到了。刚开始时，我的远见曾经使我破产，然而，现在我却因为自己准确无误的远见尽情享受赚钱的快乐。真正的快乐在于，身为操盘手的我终于走上了正确的操盘之路。当然，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重要的是我非常清楚自己应该怎样去做。我不会再犯错误了，也不会再采用赌运气的操作方法。在这个游戏之中，解盘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选择正确时机开始也很重要，而坚持自己的部位同样意义非凡。然而，我最大的发现就是一个操盘手必须研究和评估市场的整体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够预测到未来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如何进行自己的股票投资工作了。我不会再盲目地赌博，也不再关心如何精通操作技巧，我要凭借努力的研究和清楚的思考赢得属于自己的成功。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犯下愚蠢的操作错误。如果某个人的操作是愚蠢的，那他就必然会为此付出代价。主管会计随时都会保持着高度警惕，他是绝对不会忘记把收款单送给你的。

经纪商赚到了很多钱，而我个人的操盘也相当成功，交易所里的人们都开始谈论这件事。当然，那些话中所谈论的事都是被极度夸大了的。很多只股票崩盘都被归结到了我的头上，还有很多我并不知道名字的人常常会走过来向我道贺。对于我

能赚到那么多钱，他们都感到万分惊讶，可是他们却只字不提我第一次对他们看淡市场时的情景。在这些人看来，我就是个疯狂的空头，现在做空市场是在亏损之后恶意的报复。我所预测到的银根紧缩，他们认为根本算不上什么。只有会计用了三分之一瓶墨水才在账簿的贷方上记录完我获得的利润明细，才是他们眼中令人瞩目的成就。

我的朋友曾告诉我，交易所里的许多人都会引述哈定公司“少年赌客”的话，他们说我对试图拉高多档股票的一些多头集团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威胁，还想方设法地抬高了多只股票的价格。直到现在，他们仍然在谈论我当时的几次放空操作。

1907年9月下旬，股票市场已经向全世界发出了危险信号。然而大家仍然相信奇迹一定会出现，没有人愿意卖出手中剩下的投机部位。有一位营业员把10月份第一周的情况告诉了我，而那些话也使我对自己的愚蠢几乎感到无地自容。

交易大厅里的资金借贷过去是在资金调度站完成的。需要偿付短期贷款的交易所在收到银行通知之后，就可以知道自己大概需要借贷多少资金。就可贷资金来说，银行当然清楚自己还拥有多少部位。那些银行资金由几家经纪商负责处理，而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做短期贷款。当天的新利率在大概中午时被公布出来。通常情况下，这个利率代表着到目前为止的放款平均利率。放款业务往往采用公开竞价的方式进行交易，所以，任何人都知道基金的情况。从中午到下午2点的这段时间里往往是没有多少贷款业务的，只有在交割时间之后（也就是下午2点15分以后），经纪商才能明确知道当天的资金情况究竟怎样。这样一来，资金调度站就可以把余下来的资金借贷给别人。这些业务都是公开进行的。

在10月初的一段时间里，一位经纪商找到我，对我说经纪商的情况已经非常紧张了。因为一般来说有资金可以借贷时，他们不会去资金调度站。而现在一些著名的经纪商虎视眈眈地守在资金调度站，时刻准备着抢光所有银行放出来的资金。当然，任何一个公开做放款业务的人都不会拒绝借钱给那些公司。他们的财务制度非常健全，担保品也非常好。但问题就在于那些公司一旦借了活期资金，放款人就再也没有拿回那些钱的希望，借方会干脆地说他们无法偿还贷款。因此，不管贷方愿意与否，他们都不得不延长贷款的期限。正因为这种情况，证券交易所的会员之间常常会有彼此借贷的业务，他们往往不是去资金调度站，而是去交易所的交易大厅。他们会低声地对好朋友说：“想要100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想借10万美元吗？”可是代理银行资金的经纪商立刻就会用同样的方法。因此，资金调度站的业

务就变得异常冷清了。

这位经纪商还告诉我，在10月份的那些日子里，利率是由借方自行决定的，这已经成为证券交易所的习惯。这时候的利率是在年利100%~150%之间进行被动。贷方让借方来决定利率，在这种奇怪的方式下，贷方不会使别人觉得自己像个放高利贷的商人。然而，你却可以确定他所得到的利率一定会和别人的同样高。借方自然是不想付过高的利率，而往往会采用公平的竞争手段，从而得到愿意付出的利率。他需要的是钱，如果能拿到钱，他就会很高兴。

情况已经越来越糟，末日审判终于要来临，看多者、乐观者、一相情愿者、巨额持股者以及害怕小额亏损的人都遇到了麻烦，现如今的情形就是，他们在没有条件实施麻醉的情况下，就要进行完全切除手术。这一天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那就是1907年10月24日。

有个消息从一大堆想要借钱的人那里传出来，宣称借方愿意付出贷方认为合理的利率。每一个地方的钱都不够，借钱的人也远比往常多。当天下午快到交割时间时，上百个经纪人都来到了资金调度站，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借到公司急需的资金。如果没有这些资金的话，他们就必须卖出用保证金融资所买进的股票，且是不计价格地在市场上抛售，可是市场上的买方就如同资金一样稀少。

我朋友的一个伙伴同样也是看空，因此他们公司没有借钱的打算。我的这位经纪人朋友从来没有见过资金调度站里出现了这么多憔悴不堪的面孔。他跑过来找我，因为他清楚我一直在大量放空股票。

他对我说：“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状况。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一定要改变。照我看到的情况，现在每个人都好像要破产了一样。你也无法卖出股票，因为货币市场上没有一分钱。”

我问：“这是什么意思？”

他答非所问，说：“你听说过研究人员把老鼠放到玻璃罩里的实验吗？当他们将空气从玻璃罩里抽出来时，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老鼠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它两侧的肋骨就如过度抽动的风箱一样上下起伏，想从越来越少的空气中吸到足够的氧气。你眼睁睁地看着老鼠窒息，甚至可以看到它的眼珠几乎要从眼眶里爆裂出来，不断地喘息，直到最后窒息而死。资金调度站里的那些人，只让我联想到了这一情景。找不到钱，就无法卖出股票，因为根本就没有人想要买进。如果你想要让我说出自己的意见，我会告诉你，整个华尔街都在这一刻破产了！”

这样的情形我不得不深深思考一番，我预感到了崩盘一定会出现，但并没有预测到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恐慌。对每个人来讲，这样的情形都不会有任何好处，尤其是再这样继续恶化下去的话。

最后的形势已经相当明显，在资金调度站里等钱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因为那里无法找到一分钱。难以想象的大灾难就这样发生了。

那天稍微晚一些时，我听说证券交易所的主席汤姆斯先生知道了华尔街每家交易所都将陷入绝境的消息，于是他去拜访美国最富有的银行——城市国民银行（National City Bank，花旗银行前身）董事长詹姆斯·史蒂曼（James Stillman）。这家银行宣称放款利率从没超过6%。史蒂曼先生在听完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的话之后说：“汤姆斯先生，我们需要一起拜访一下摩根先生，跟他谈谈这件事。”

两人希望能够阻止美国金融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恐慌，这是他们一起去拜见摩根先生的原因。汤姆斯先生把情况对他讲了一遍，刚一说完，摩根先生就说：“回交易所去，跟他们说会有钱给他们。”

“钱在哪里？”汤姆斯先生问。

“就在银行！”

那个时刻是十分惊险的，但大家对摩根先生的话非常有信心，汤姆斯先生没有过问下一步的细节，急忙赶回了证券交易所大厅，向那些被判处了死刑的证交所会员们宣布缓刑。

下午两点半之前，摩根派出了范恩—艾德柏公司（Van Emburgh Atterbury）的约翰·艾德柏（John Atterbury）来到现场，大家都知道他与摩根信托银行关系密切。朋友告诉我，那位老经纪人迅速来到了资金调度站。就如同信仰复兴大会上劝人们恢复信仰的人一样，举起了自己的双手。之前，人们因为汤姆斯总裁宣布的信息而稍微镇定了一些，但他们依然为即将要执行的计划有些怀疑和担忧，他们害怕最糟糕的惨剧还是上演。但是当他们看到艾德柏先生出现并高举双手时，立刻就像石头一样呆立不动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沉寂，艾德柏先生说：“我得到了授权，将会借给你们1000万美元，请你们放松一些，我有足够的钱借给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

他开始了行动。但他并没有把放款人的姓名告诉给每一个借款人，而是记下了借款人的姓名和借款数目。然后，他对借款人说：“会有人告诉你们从哪里拿到钱。”他的意思指借款人可以在稍后的时候去银行里拿钱。

几天之后，我听说摩根先生仅仅是放话给了那些惶恐万分的纽约银行家，要求他们必须提供证券交易所需要的资金。

银行家们抗议：“我们早就没有资金了，放款已经达到了极限。”

“你们还有准备金。”摩根先生说。

“那已经低于法定限制了。”银行家们很为难地说。

“拿出来！准备金就是这个时候用的！”那些银行家不得不奉命行事，他们动用了大约2000万美元的准备金挽救股票市场。银行恐慌直到下一星期才发生。可以说，摩根是一个勇士，而银行家直到现在都没什么长进。

在多年的股票操盘生涯中，这个日子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天。我在这一天所获得的利润超过了100万美元，第一次精心规划的交易计划在这一天成功实现。我所预测的情况全部发生，但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一点是：疯狂的梦想实现了，就如同当了一天国王一样！

在纽约的那几年里，我常常会开动自己的脑筋去想关于股市的问题，我想知道判断大势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与此同时，我也在思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公司里为什么不能像我15岁在波士顿空中交易所里那样取得炒股游戏的胜利。我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找到错误所在，而且会杜绝再犯这个错误。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我不仅会有正确的意志，而且还会有确保正确的知识。这就如同我拥有了一种在股票市场上的权力。

这不是放纵无度的妄想，也不是过度虚荣的痴心说梦，这是一种感觉。不管是傅乐顿公司，还是哈定公司，股市都会让我感觉到困惑，但终有一天它们会对我心服口服。我觉得这样的日子一定会到来。这一天真的来了，它就是1907年10月24日。

为什么要这样说？那天早上，一位替我的经纪商做了很多生意，并且知道我在大量做空的营业员和华尔街一家最有名的银行合伙人同车聊天。朋友对那位银行家说我的交易量很大，是在尽全力赌博。我确实如此，因为如果你的想法无法带来实际操盘上的改变，那正确的想法又有什么用！

为了使自己的故事听起来更加吸引人，我想那位营业员或许言过其实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所拥有的崇拜者要比我知道得还多，可能那位银行家比我更清楚形势的危急程度。总之，那个朋友对我复述是：“我告诉他，你说过只要再过几个交易日，等到真正卖出压力开始时，市场就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惨状，他对我说的

那些话十分关注。在我说完之后，他说在那一天稍晚时候可能会来找你做一些事情。”

当证券商发现自己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法找到一分钱时，我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我派了一些营业员到人们经常聚集的地方，令人惊奇的一件事是，联合太平洋铁路这只股票在这段时间里竟然没有接到过任何一张买单！至于其他股票的情形，与此也差不多，想一想这种景象吧，没有任何资金在支撑股票，没人愿意购买股票。

但我的账面利润是惊人的！我十分明确下一步操作，那就是继续打压股票价格。我只需要发出几张单子，卖出联合太平洋铁路以及其他几家发放红利很多的股票就可以了。每卖出1万股股票，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片哀鸿遍野。我这样的操盘手法一定会使恐慌情绪进一步蔓延，甚至会达到让证券交易所理事会认为关掉交易所是明智选择的程度，就如同1914年8月世界大战爆发时一样。

而我的账面利润有可能会在此时进一步增加，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我再也无法把那些利润变成现实中的钞票。要考虑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其中一件就是：大盘进一步大幅下挫，我所预料的经济复苏和经济好转很可能会受到阻挠，随之而来的恐慌会对国家的方方面面都造成巨大伤害。

我做出了决策。既然继续全力放空是不明智和不愉快的，那么，就没有必要继续这样不合理地操盘。我开始逐步地买进。顺便提一下，我买到了最低价。在经纪商替我买进后不久，那位银行家去找我的朋友了。银行家说：“我找你来，是因为希望你立刻去找你的朋友李文斯顿，告诉他我们希望他今天不要再卖出任何股票。市场现在已经不能再承受那样的压力了。如今扭转毁灭性的恐慌才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这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时候，所以，请你的朋友把爱国之心拿出来。不管他如何回应我的提议，你都应该立刻让我知道。”

朋友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他是一个很老练的人。他觉得既然我计划击垮股市，那么答应银行家的请求，就如同舍弃了一个可以赚到1000万美元的天赐良机，我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大户从来都是想方设法把手中的股票倒给散户，他知道我并不喜欢这样做，他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选择。

其实，大户的损失也是极为惨重的，我在最低点买到的很多股票都是一些金融界名人的持股。可当时，我却并不知道这一点。我回补了所有空头部位，与此同时，我认为自己仍然有机会买到低价位股票。如果没有人打压股市的话，我还可以

协助股价完成迫切需要的回升。

我对朋友说：“请回去转告布兰克先生，我赞同他的观点，其实在他派你来这里之前，我已经充分了解到事情的严重性。今天，我不仅不会卖掉任何股票，而且还会尽可能多地买进。”我是这样做的，当天就买进了10万多股。在此后的9个月里，我也没有放空过任何股票。

这就是我对你们说美梦成真的原因了，那一刻，我真感觉自己成为了一个国王。有一段时间，股市始终都在受打压者宰割。我认为自己有多么伟大，你知道有很多人指责我就是打击股市的人，你也知道我的操盘被华尔街夸大了很多。但是，我始终都在做自己。报纸上甚至说“少年赌客”拉利·李文斯顿净赚了几百万美元。确实，在当天收盘之后，我的身家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然而，那些赚来的钱并不是我的最大胜利，无形的东西才是我最大的收获——我的判断力，我的意志，我的执行力，我坚持做自己的决心等等。这次判断是正确的，而且严格按照计划去执行了。我了解了想赚大钱就必须去做事，终于学会了如何聪明地去做大手笔交易。这是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天，因为我已经彻底摆脱了股市“赌客”的投机心理。

## 第十章

### 一步走错，赔了100万

承认自己的错误比研究自己的成功更能使我们取得进步。但每个人生来都希望自己能免于受到错误的惩罚。当错误与失败联系在一起时，你不会渴望错误第二次出现，而在股市中，理所当然地会伤害到你的两个痛处，就是你的钱和你的虚荣心。





承认自己的错误比研究自己的成功更能使我们取得进步。但每个人生来都希望自己能免于受到错误的惩罚。当错误与失败联系在一起时，你不会渴望错误第二次出现，而在股市中，理所当然地会伤害到你的两个痛处，就是你的钱和你的虚荣心。我仍然会告诉你一些令人惊异的事，股票交易者有时也会犯错误，而且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犯错。但在犯错之后，他们会问自己为什么会错？经历了痛苦的惩罚之后，他们会冷静地思考上很长一段时间，也会因此而知道自己是怎样犯错的，甚至知道是在哪个时间和哪个地点犯下了错误。不过很奇怪的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犯错只能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不再继续纠结这件事情。

如果一个交易者既聪明又幸运，他完全可以避免同样的错误犯两次。当然，一些“原始错误”衍生出来的“兄弟”或“表亲”还是可能让他看不清其中的玄机。错误组成的家庭是成员非常庞大的强大家族，当你想知道自己可能会犯下什么样的错误时，还会有另一个错误出现在你身边。

我曾犯下过一个损失百万美元的错误，在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之前，应该首先回到我第一次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也就是1907年10月大崩盘之后。就我的交易而言，拥有百万美元仅仅代表着拥有更多保证金。对交易者来说，让他们心旷神怡的可能只有钞票，无论他是富人还是穷人，错误都是不会让人心旷神怡的，可是犯错误又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百万富翁在正确抉择时，钱只不过是他众多仆人中的一个。亏损并不是一件令人感到困惑的事，在我正确看待自己的亏损之后，它就再也无法干扰到我。第二天我就会忘记这些亏损，因为我相信总有一次机会可以让我失而复得。但错误不一样。它不仅是亏损的原因，也是伤害心灵的东西。你或许还记得狄克森·华兹的故事吧，他说自己总是非常紧张，朋友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无法入睡。”

“为什么无法入睡？”朋友问。

“我做了太多棉花，以至于想来想去总是睡不着，最后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

朋友说：“把它们卖到你睡得着的程度。”

面对某种突发情况，人往往都具有很强的适应力，但也会因此而丧失自己的洞察力。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巨大的不同，他无法清楚地记得自己是百万富翁时的感觉，只记得自己以前有很多事情都不可以做，而现在终于可以做了。每一个年轻人或正常人都可以用很短的时间把贫寒的生活习惯忘掉，而忘掉富有的生活则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我认为这是金钱带来的欲望。每一个人都想要更多钱。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从股市中赚到钱以后，他就会很快改掉节俭的习惯。然而，当他没钱时，要改掉乱花钱的习惯却需要很长时间。

1907年10月，我结束了自己的空头，开始做多。在此之前，我决定先放松一段时间，于是，我买了一艘游艇，计划去南部海域巡游一圈。我对钓鱼非常着迷，一直计划要去大钓一场，我总是希望有一天可以成行，最终还是没去成。因为市场不让我走。

我一直都是同时买卖股票和商品期货。少年时，我就开始在空中交易所里做期货交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期货市场，只是没有研究股票那样专心。相较而言，我更愿意做期货，这与期货更具正统性无关。但是，期货比股票更有冒险性。你可以使用虚假的论证，也可以反对商品市场中的某种趋势，只不过用虚构的理由来对抗期货市场的价格趋势，只能是短暂的成功。但是同平常生意一样，交易者总是能够在研究和观察之中得到回报。你可以观察并权衡形势，用不着与内幕集团作斗争。在棉花期货市场或小麦和玉米市场，不存在分配红利这回事，长期以来，期货价格都不是被垄断的，而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做期货的人只需要了解供求关系、现状与前景就足够进行操作。他用不着像做股票那样对很多事情进行推测。这就是期货更吸引我的原因。

当然，所有投机市场都有相同之处，它们行情走势的分析技巧是相同的。对任何乐于思考的人而言，这一点毋庸置疑。假如他多问自己几个问题，考虑一下当时的条件，答案很可能自己就出来了。问题是，人们总是懒得去问问题，更别提寻找答案了。美国人一般都是生性多疑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这样，只有到经纪商那里看盘时是个例外，不管他看的是股票还是期货，都非常相信自己看到的東西。所有的游戏在开始之前，唯一需要你真正用心的就是关于玩这个游戏的准备工作，可是美国人没有利用平常的高度警觉和极为聪明的预备习惯，一下子就投入游戏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些拿着自己一半财产的冒险者在开始自己的冒险行为时，思考时间还不及买一辆中等价位的汽车考虑得久。

分析行情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困难。当然，它需要经验。这比在头脑中有一定基本原则更加重要。分析行情并不等于推算自己运气的好坏。大盘走势可不会告诉你星期四下午1点35分你的身家有多少。分析行情的目的在于探知，首先是如何去交易，其次是在什么时候交易，换句话说，是应该买进还是卖出，这样的方法对股票、棉花、小麦、玉米、燕麦同样适用。

观察市场时要通过大盘报价机所记录的价格走势来作出判断，这样的做法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确定方向、确定价格趋势。我们知道，价格会根据所遇到的阻力而出现上涨或下跌。为了简洁地向大家作解释，我们可以说价格像其他所有东西一样，沿着最小阻力线运动。它们总是怎么容易怎么来，所以，假如上涨阻力比下跌阻力小，那么，价格就会上涨，反之亦然。

如果股市平稳开盘，那么，不管它后来发展成多头市场还是空头市场，你都不应感到困惑。一个头脑敏捷且目光锐利的人很容易看到这样的股市趋势。我还要说的一点是，总想用理论来套用事实的投资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知道了究竟是多头市场还是空头市场之后再决定自己到底应该买进还是卖出。因此，在市场运行初期，投资者就应该把买进或者卖出的方向判断出来。

举个例子来说，假设市场像往常那样上下起伏，在10个点的范围内波动，阻力位为130美元，支撑位为120美元。那么，它很有可能在跌到支撑位附近时显得非常疲软，但在上涨阶段，尤其是上涨了8个点或10个点之后，有可能会比较强势。一个人不该由某种迹象的吸引就进场去交易，而是应该等行情记录告诉他时机是否成熟时再做决定。其实，人们看股价便宜时就买进，看股价昂贵时就卖出，这样的做法已经使他们损失了难以计数的钱。投机者并不是投资者，他们的目的并非是追求稳定的回报，而是从价格起伏中赚取利润。因此，需要决定的事情是做交易时阻力最小的投机路线，而投机者应该等待这种路线自行确定支撑位和阻力位，因为这才是他们开始忙碌的信号。

阅读行情的走势只是让你看出在130美元时卖盘比买盘强劲，在接下来的走势中，市场出现回调是必然的事情。然而那些对行情分析一知半解的人则认为价格会一直上涨到150美元，于是他们积极买进了。当价格回调时，他们要么是坚决持有，要么是割肉离场，要么就是反手做空。到了120时，价格有了一个比较强大的支撑，买盘胜过卖盘，价格不断上扬，空头就只能认输了。一般股民总是像这样被上下扫荡，却不能从中汲取经验，他们的执迷不悟足以令人叹惜。

要相信，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使上涨或下跌力量逐渐强大，而阻力的最高点也随之上升或下降，换句话说，第一次在130的位置时，买盘比卖盘强劲，而在120时卖盘强于买盘，价格会冲破波动区间继续前进。市场上很多人都会在120时做空，因为市场看起来已经相当疲软了；而选择在130时做多，因为市场看起来非常火爆，可市场往往反其道而行，这时他们只能被迫认输，也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才使得支撑位和阻力位更加明确。那些聪明又有耐心的交易者会耐心地等待趋势成立，对于基本条件的分析会使他们受益，盲动的人对市场的助推作用有益于他们的操作。而这样的修正往往会把价格推向阻力最小线。

对我上面所说到的这种理论，我并没有把它当做数学上的必然性，也没有把它看成是投资者的至理名言，只是由于那些突发事件使我获得了经验，由此突发事件就会变得顺从我预测的市场方向前进，不管我的头寸是否基于对最小阻力线的判定，它们总会对我有所帮助。或许你还记得我说过的在萨拉托加发生的联合太平洋铁路事件吧？做多是因为我发现最小阻力线正在不断上升。我应该坚持做多，而不应该听经纪人说什么内部人士正在抛售股票。董事们心中所想的那些事是我无法猜到的，而接下来配股比率突然提高，股价也上涨了30点。涨到164美元的股价看起来的确挺高，但就如同我从前说的那样，股价永远不会高得不能买进，也不会低得不能卖出。价格本身与我确定最小阻力线并无关系。

如果你按照我所说的方法去交易，你会发现，在实际操作中，收盘后发布的重大消息往往与最小阻力线相一致。消息在公布之前，趋势往往就已经确立了。多头市场中的人们会忽略利空的消息，而利多的消息总是被无限夸大，相反的情况也是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股市的情况非常不乐观，接着德国宣布了无限制潜艇战政策。我当时做了15万股空头，这并不是因为我听说了什么内幕消息，而是我始终沿着最小阻力线进行操作。同样我也利用了这种情况，在当天就把所有空头部位回补了。

对你来说，只需要观察行情走势，确立阻力位，一旦你确定了最小阻力线，那么，就应该沿着这条线去交易。这听起来似乎挺容易。但在实际操作中，交易者必须警惕许多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警惕自己，也就是说交易者要时刻与自己的人性弱点相对抗。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正确的人总是有两个力量在帮助他：一个是基本大势，另一个则是那些犯错误的人。当多头市场来临时，人们总会忽视利空因素，这就是人性，然而，人们还是会对此表示惊讶。由于出现了几个季节的恶劣天气，大

家会对你说，小麦作物彻底完蛋了，许多农夫也完蛋了。可在作物丰收之后，当所有小麦产区的农夫把小麦送往粮仓时，多头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受损的程度如此轻微，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帮了空头的忙。

在商品期货市场进行操作，绝对不能持有一成不变的观点，必须要思维开放且头脑灵活。不管你对于谷物的供需状况有什么样的看法，都不要轻视大盘走势所传达出的信息。

记得有一次我因为试图抓住预期的信号而失去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对于形势发展我非常肯定，认为没有必要等到最小阻力线成立了，我甚至决定应该帮最小阻力线一把，因为看起来只需要一点点帮助就可以让最小阻力线出现。我认为棉花会大涨。当时，棉花的价格在每磅12美分上下波动，这是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它意味着这是两个大波动之间的震荡，我清楚还是应该等一等，但又想到，假如我稍稍给它加把劲儿，它就可以突破阻力位了。于是，我买进了5万包棉花，毫无疑问，它的确上涨了。我刚一停止买入，它也就停止了上涨，这一点同样毫无疑问。接着当它跌回到我的买入价时，我退出了交易，而它也就停止了下跌。我认为现在更接近出发点了，于是，觉得自己应该再度出发。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抬高了价位，可刚一停下来，它就开始下跌了。这样做了四五次，最后，我终于放弃，损失了20万美元。我割肉离场，过了没多久，它又开始上涨，一直涨到一个我肯定会大赚一笔的价位，要是我没有急于求成该有多好啊。

同样的事，许多交易者都经历过很多次。因此，我总结出了下面的这个规则：在窄幅波动市场中，如果价格只在很小范围内波动，那么，当窄幅盘旋时，预测下一个大波动是向上还是向下是毫无意义的。你需要做的只是观察市场，解读大盘，确定阻力位和支撑位，除非是价格向任何方向突破了界限，否则的话，绝对不要轻易介入。交易者必须专注于从市场上赚钱，而不是坚持要求大盘走势与他的判断一致。永远不要与大盘争论，永远也别问缘由或是要求解释。事后替股市验尸是不会得到任何利润的。

不久之前，我和一些朋友聚会谈论小麦期货，有些人看涨，另一些则看跌，他们问我有何看法。我已经研究了好一阵子市场了。我知道他们并不需要什么统计数字，也不需要任何对形势的分析。我对他们说：“假如你们想在小麦市场上赚钱，那我可以告诉你们应该怎样去做。”

他们对此很感兴趣。我说：“如果你们真想赚小麦的钱，那只要看着点就可以

了，然后就是耐心等待。到每英斗1.2美元时就买进，这样你们很快就可以大赚一笔。”

其中的一个人问：“为什么不在当前1.14美元的价位买进？”

“因为我还不知道小麦的价格是否会上涨。”

“那为什么要在1.2美元时买进？这看起来是一个相当高的价格。”

“你是希望通过盲目赌博从而获得庞大利润呢，还是希望通过聪明投资得到比较小但可能性大很多的利润呢？”

他们都说希望比较小但可能性大的利润，因此，我对他们说：“假如小麦的价格突破了1.2美元，那就坚决买进，照我说的做肯定没错儿。”

我已经观察小麦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个月来，小麦的价格都在1.1美元~1.2美元之间上下波动，并没有什么特别走势。后来，小麦的收盘价超过了1.19美元，我立刻准备进行交易。不出我所料，小麦第二天就以1.2050美元的价格开盘，我买进了小麦。它的价格连续上涨到1.21美元、1.22美元和1.23美元，最后又涨到了1.25美元，而我也一直在加仓。

当价格窄幅波动时，对于小麦的走势，我没有任何话要说。我无法告诉你小麦将来究竟是向上突破1.20美元的限制还是跌破1.10美元。我更倾向于认为小麦会上涨，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足够的小麦让小麦的价格大跌。

欧洲的交易者始终都在悄悄买进，还有许多交易者在1.19美元的价位时放空。由于欧洲人的买进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许许多多小麦都从这个市场上消失了，于是，巨大的波动开始。价格突破了1.20美元的关卡。这就是我最为重要的看法，同时也是我所需要的唯一信息。我知道由于上涨趋势积蓄了足够的推动力，一到1.20美元时就冲破了压力，也就是说，突破1.20美元这个关键位置之后，小麦价格的最小阻力线就建立起来了，随后的情况肯定与之前窄幅波动不大相同。

我记得那一天是美国的假期，所有市场都休市了。但在加拿大的温尼伯，小麦以每英斗上涨6美分的价格开盘，而我们的市场在第二天也是跳空高开了6美分，价格就是沿着最小阻力线上扬的。

我所说的一切就是为了表明我交易中的精髓在于研究行情走势。我只是认识到了价格最有可能以何种方式去变化，对于这一点，我会多做几次试验验证我的观点，以便在最重要的时刻作出正确决定。在操盘开始之后，我就观察价格对交易的反映情况。

我买股票喜欢以较高的价格买入，放空股票则必须要卖到低价，否则就根本不放空。然而，许多有经验的交易者对此都表示怀疑，甚至是露出难以置信的样子，这实在让我有些惊讶。如果一个交易商坚持正确的投资之道，赚钱并不是什么难事，换句话说，他要等着最小阻力线确定之后，在行情走势上涨时再买进，在行情走势下跌时再卖出，并且一路加码。比如先买进全部持股数量的1/5。假如没有利润，那就必须停止增加持股数量，因为他显然从一开始时就错了，至少是暂时错了。不管在什么时候，错误都是不会带来利润的。大盘说会上涨，不见得是在说谎，这完全是因为大盘现在说的是“还没到时候”。

我做棉花期货一直都很成功，而且经验丰富。我有我的一套理论，在交易进行过程中，我以它为准则。假如决定做4万包到5万包棉花，那我就不会像我告诉你的那样去研究行情走势，观察买进或卖出的机会。假如最小阻力线显示出了上升趋势，那我会先买进1万包，假如市场在我卖出之后比最初我买进的价格又上涨了10个点，那我会再买进1万包。同样的道理，我随后能够赚到20个点的利润，也就是每包赚1美元，然后我会再买进2万包。但是，假如买了1万包或2万包之后出现了亏损，我就会卖光，因为我开始的操作是错误的，虽然有可能只是暂时性的错误，但我在前面说过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错误，都毫无利润可言。

我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操作方式，当棉花每次有真正波动时，我总是持有棉花部位，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在建仓的过程中，我往往会先亏损掉几万美元去测试市场情况。这看起来像是个过于奢侈的测试，其实并不是。在真正的行情开始时，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赚回我所损失掉的钱，从而确定我在正确时刻开始加码所花去的5万美元？不需要半点时间！只有抓住机会正确行动能够帮你赚到钱。

对于我的操作方式，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实际的情况是，只有在赢利时才下大注，而亏损一点的试探性的操作是非常明智的。这样复杂的问题一下子就简化成为了简单的算术问题。如果按照我说的操作方法去交易，那么，就一定会经常处在获利之中，并且可以在很大的赌注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以交易为职业的人总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制定一套像自己的操作系统，他们对于投机的态度是这个系统的主轴。记得我在棕榈滩遇到过一位老绅士，他的名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我知道他在华尔街已经摸爬滚打了好些年了，甚至可以远远地追溯到南北战争时期，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老人，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所以，他总是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多少新鲜事物，至少股市里是少之又少的。

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在我说完了自己通常的操作之后，他点了点头，然后说：“是的！你做得很对，你创造了一种操作方法，你的加码方式和思考方式使这个系统成了一种对你十分有利的系统。你很容易就可以执行自己所说的话，因为你投进去的钱是自己最不在乎的那部分。我想起了席恩这个人，许多人应该听说过吧？他是个著名的投机商人，在我们公司也开过户。他也是一个非常机灵的小伙子，既聪明又大胆，靠股票赚钱。总是有很多人向他请教，可他从来都不肯说什么。如果别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求教，他会说出自己最喜欢的赛马场箴言：‘不赌你就永远不会知道真相。’他在我们的交易所里进行操作，先买进100股某只热门股票，假如这只股票上涨了1%，他就会再买100股，再涨再买，以此类推。他常说参与这样的游戏可不是给别人挣钱的，所以，总是在最后一笔买单以下1点之处挂上止损单。当价格不断上涨时，他只把停损点位跟着向上移。一旦遇到1%的回档，他就立刻停损出场。他宣称亏损一点以上就愚蠢透了，不管这亏损是出自原来的保证金还是浮动利润。”

“你知道，职业交易者对长线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只追求实实在在的资本。当然，如果操盘技术掌握得非常好，长线也是不错的选择。席恩在股市中从来不追求明牌，操作时也从不企图在一周就弄个20点的涨势，他只是追求用足够量来赚取确定的金钱，使自己过上快乐的生活。我在华尔街遇到过成千上万的交易者，席恩是唯一把股票投资看成牌九或轮盘赌一样的机会游戏的人，只不过他的头脑极为清醒，并且始终坚持一种非常好的下注方法。”

“席恩死后，在我们的顾客中，有一个人过去总是和他一起交易，常和帕特一起做交易。他也曾经使用席恩的操盘方法，并且在拉卡湾纳（Lackawanna）这只股票上赚到了10多万美元。此后，他去做其他股票，赚了很多钱，觉得用不着再坚持席恩的方法了，因此，当价位回调时，他不但没有止损，而且钱全都亏损光了，最后退场时他还欠我们几千美元呢。”

“他苦苦支撑了两三年。在钱彻底赔光之后，仍然保持着那股狂热。不过，只要他能够自制，我们也不反对他留在交易所里。记得他曾经承认自己愚蠢万分，竟然不遵守席恩的操作方式。有一天，他十分激动地来找我，要我借他一些股票，在我们交易所里放空。他是一个好客户，也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因此，我告诉他，我个人愿意替他的账户进行担保，好让他放空100股。”

“他放空100股休尔湖（Lake Shore）股票。那是1875年的事，比尔·崔佛斯当



时正在全力打压股市。我的这位叫做罗伯茨的朋友在最佳点位开始放空休尔湖股票，而且在下跌过程中一直卖出，就像他过去操作时的旧习惯一样。他的操作是非常成功的。此后，他放弃了席恩的操作系统，改为让希望来主导一切。”

“接下来，罗伯茨以金字塔式加码，成功放空了4天，他的账户里出现了15000美元。我注意到他没有加上止损单，于是好心提醒他，他告诉我说暴跌还没完全展开，他可不想被一个点的反弹就洗掉。那是8月份的事情。到了9月中旬，他向我借10块钱去买了一辆童车，给他第四个孩子。他并没有坚持已被自己证实过的操作系统，而这也正是大多数人的问题所在。”说着，老先生向我摇了摇头。

他是正确的，我有时候认为投机肯定是一个神奇的职业，因为我发现一般的投资商人总是要对抗自己的本性。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对于成功地投资非常致命。但这个弱点在其他事业中会受到特别防范，没有像交易股票或商品时那样危险。

投资最主要的敌人往往由内心产生，它与希望和忧虑密不可分。在交易过程中，当市场对你不利时，你每天都希望这是最后一天，然而，所失去的总要比自己估计的多很多。当市场按照你的方向运行时，你又会觉得第二天自己的利润可能就没了，于是，你选择了很快离场。恐惧使你不敢去赚自己本应该赚到的钱。一个成功的交易者必须同时克服这两个根深蒂固的本能。你必须改变可以称之为天性冲动的东西。当其他人抱有希望时，你应该警惕；当别人害怕的时候，你应该充满希望。你必须害怕你的亏损有可能变成更大的亏损，希望你的利润可能变成更大的利润。像平常人那样在股票上赌博是绝对错误的。

我14岁就开始了我的交易生涯。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我想我知道我在说什么。经过30多年的交易，赚几美元的交易我做过，赚几百万美元的交易我也做过，我总结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某一段时间里，一个人或许可以击败一只股票，但是，没有哪个人可以击败整个股市！一个人可以通过买卖棉花或谷物来赚钱，但是，没有哪个人可以击败棉花期货市场或谷物期货市场。这就如同赛马一样，一个人或许可以赢得一场比赛，然而，他却赢不了赛马这项游戏。

如果我知道如何使这些结论更加有力和显著，那么，我一定会那样去做。如果有人反对，那也丝毫没有关系，我知道我所说的这些话都是毋庸置疑的，它们都是难以否认的正确结论。

# 第十一章

## “棉花之王”声名鹊起

### “棉花之王”声名鹊起

交易量太大总是令人担心的问题。你不能像做小交易那样偷偷地出货，也不能在想卖出的时候或者认为应该卖出的时候如愿以偿。因此，必须要在能够出手且市场可以吸收你全部部位时出手。一旦错过了离场的良机就会使你赔得一塌糊涂。绝对不能犹豫不决，如果你不当机立断，那就输定了。我还想要告诉你的是，把握准机会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容易。一定要时刻保持警觉，十分敏锐地关注市场，这样才能在机会一出现时立刻抓住它。



现在我要回过头来谈一谈1907年10月的经历了。我买了一艘游艇，做好了所有准备，打算离开纽约去南部海域游玩一圈。我对钓鱼实在太着迷了，现在有了游艇，想去哪儿都可以去，只要我喜欢，可以去任何地方。我已经在股市中大赚了一笔，可是没有想到，到了最后关头，玉米市场还是把我留了下来。

必须解释一下，在那次带给我第一个100万美元的银根恐慌之前，我已经在芝加哥做了谷物期货。我放空了1000万英斗小麦和1000万英斗玉米。经过对谷物市场研究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已经可以像看淡股市一样，也做空玉米和小麦。

两种谷物都开始下跌，但当小麦一直暴跌时，芝加哥最大的一位操盘手突然想要垄断玉米。这里称呼他为斯特拉顿（Stratton）好了。当我将股票全部清空，准备乘着游艇去南部海域时，发现小麦让我得到了相当丰厚的利润。而玉米期货则因为斯特拉顿抬高了价格，让我亏损得相当严重。

我知道美国国内所拥有的玉米数量比报表上显示的要多很多。供求原则总会像往常那样奏效。然而，需求主要来自斯特拉顿，因为交通问题，玉米运不过来，供给匮乏。我曾经希望出现一次冷锋，使不能通行的道路畅通无阻，从而使农夫可以把玉米运送到市场上来，可惜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情况就是这样，我正打算踏上欢乐钓鱼旅程的计划被玉米市场上的损失牵制了。市场处于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不能离开的。而斯特拉顿很注意空头部位，他知道我已经在他的手掌心中。对此我也非常清楚，但就像我所说的那样，我寄希望于天气变化，希望天气能够帮我。可是无论天气也好，其他好心创造奇迹的人也好，他们都帮不了我。这让我不得不琢磨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渡过难关。

尽管利润很高，我还是轧平了小麦部位。同样的操盘在玉米市场上的问题就显得困难重重。假如能够利用当时的行情补回自己1000万英斗玉米，我会很高兴立刻去做，尽管那样做会有很大损失。只要我一开始买入玉米，斯特拉顿就会全力成为主要轧空我的人，我可不希望因为自己的买进而抬高了需要付出的玉米价格，这就如同我不愿意拿刀子割自己的肉一样。

玉米走势虽然很强劲，可我始终没有放弃钓鱼放松的欲望。所以，我必须用最少的的时间，想个脱困办法。我必须进行一次战略性撤退，必须买回做空头的那1000万蒲式耳，必须买回放空的那1000万英斗玉米，并且尽可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凑巧的是斯特拉顿也在操作燕麦，并且相当成功地垄断了燕麦市场。我始终关注着所有谷物市场，还收集了有关谷物的不少新闻和小道消息。我听说强有力的铁甲集团（Armour）在部位上对斯特拉顿并不友善，我也十分清楚斯特拉顿绝对不会让我买到需要的玉米，除非是能按照他的价格买入。因此，在听说铁甲集团与斯特拉顿敌对的传言时，我想自己或许可以指望芝加哥的交易者帮忙。他们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帮我，那就是卖给我斯特拉顿不愿意卖的玉米。其他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我先发出了一些订单，价位每下降0.125美分就买进50万英斗玉米。在这些订单生效之后，我又给四个经纪商每人发出一张订单，让他们同时在市场上以市价卖出50万英斗燕麦。我认为这些单子应该很快就能使燕麦价格大幅下跌。我了解那些投机者在想什么，他们显然肯定立刻会认定铁甲集团的矛头已经对准了斯特拉顿。在他们看到有人开始打压燕麦价格之后，会很合理地断定下一个就轮到玉米了。于是，他们就会卖出所有的玉米，一旦玉米的垄断被成功粉碎，那么，我的赚头就大了。

我对芝加哥的交易者玩的心理战术非常正确，在他们发现从各地而来的卖单敲开了燕麦价格之后，他们立刻开始打压玉米，并且十分激动地卖出。随后的10分钟我就买到了600万英斗玉米。在发现他们准备停止卖出玉米之前，我用市价买进了另外需要的400万英斗。玉米的价格肯定也因此而再次上涨了。但我的操作结果是我完全回补了1000万英斗玉米的部位，价格与我趁交易者卖出就开始回补时的行情仅有0.5美分以内的差距。我又放空了20万英斗燕麦，迫使交易者卖出玉米，在我回补那些燕麦空单之后，这样的做法只给我带来了3000美元的损失。这个诱饵真是便宜极了。我在小麦上赚到的钱弥补了玉米上绝大部分的亏损，所以在那次谷物交易中我仅仅损失了2.5万美元。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每英斗玉米的价格就上涨了25美分。毋庸置疑，斯特拉顿的计划失败了。而如果在刚开始时我不计价位地买入1000万英斗玉米，那需要付出的代价可就很难说了。

假如某人从事某件事很多年，那他对待这件事情就不可能还像一般初学者那样，也不可能学不会一种习惯性的态度。这一点也正是将专业人士与业余人士区分开来的关键。在投资市场上，正是看待事物的方法使得人们赚钱或亏钱。一般交易

者对自己的操作都持有一种很外行的观点。他们往往自以为是，而且思考也不深入或不透彻。专业人士则不同，他们不仅关心赚钱，更注重行事的正确性；他们知道假如其他准备都做好了，利润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玩这种游戏时，交易者要像一个撞球专家一样，他应该高瞻远瞩，而不只是注重眼前利益。为了争取卓越而可执行的操作，这种观点必须要变成你的一种直觉。

我听过一个关于埃迪森·柯马克（Addison Cammack）的故事，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非常清楚地说明我想要说出来的重点。据我所知，柯马克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能干的股票交易者之一。他并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总爱做空头，但他觉得利用希望和忧虑这两大人性因素来帮助他的空头操盘非常有吸引力。他曾经说过这样的名言：“当元气还向上升时，不要放空股票！”老前辈们都说他最大的利润都是在牛市中赚到的，显而易见，他在做交易时没有明显的偏见，只是看当时的环境。总之，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交易者。在一次多头市场快要结束时，柯马克似乎已经看淡了后市，一个名叫亚瑟·约瑟夫的财经作者兼评论家知道这一点。然而，在一些多头领袖及报纸乐观报道的刺激下，市场不仅仍然十分强劲，而且股价还在继续上涨。约瑟夫知道利空消息对柯马克这样的人有多大用处，因此，他带着这些消息急匆匆地冲进了柯马克的办公室。

“柯马克先生，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圣保罗交易所里担任交割职员，他刚刚告诉了我一些事，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什么事？”柯马克无精打采地问。

“你已转变方向了，对吧？现在做空了吗？”约瑟夫为了弄清楚这件事问道。如果柯马克不感兴趣，他就用不着浪费宝贵的时间透露情报了。

“是，你的消息是什么？”

“我今天去了圣保罗交易所，为了采访到新闻，每周我都要去那里两三次，那里的朋友告诉我，威廉·洛克菲勒在卖出股票。我问是不是真的，他说，洛克菲勒每隔0.375美分就向上卖出1500股。我的朋友这几天来都在替他交割那些股票。我一点也没耽搁，直接跑来告诉你了。”

柯马克不是那么容易激动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早已习惯各种各样的人冲进办公室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新闻、闲言碎语、谣传、小道消息以及谎话，所以，他变得压根儿不信任他们，当时，他说：“你没听错吗，约瑟夫？”

“我确定！当然确定！难道我耳聋吗？”约瑟夫说。

“你敢担保你的朋友吗？”

约瑟夫大声地说道：“绝对可以。我认识他好多年了，他从来不对我说谎！我相信他绝对可靠，我敢拿我的生命来担保他对我说的话。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甚至比你认识我这么多年对我的了解还要深。”

柯马克又看了看约瑟夫，然后说：“你确实相信他？”他把自己的营业员惠勒叫来，约瑟夫以为他会听到下单卖出至少5万股的圣保罗股票。因为威廉·洛克菲勒正在利用市场的强劲走势来卖出他在圣保罗公司的持股，不管是投资的持股还是投机的股价，都无所谓。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标准石油公司这帮人中最精明的股票操纵者——洛克菲勒正在摆脱圣保罗公司。一个普通人听到这样一个具有可靠来源的消息会怎么做呢？其实根本不必问。

那个年代最好的空头操作家柯马克那时刚好看空，然而，却对他的营业员说：“比利，去交易所，每隔0.375美分，向上挂进1500股的圣保罗公司。”要知道，这只股票的当前价在90美元左右。

“你说的不是卖出？”约瑟夫急忙插了一句，他并不是初到华尔街的新手，但还是从新闻人士的角度来看市场，而这就是普通大众的角度。由于内幕人士卖出，股价当然应该会下跌。而且，内线人士的卖压当中，没有人能够胜过威廉·洛克菲勒先生的卖盘。标准石油公司正在卖出，但柯马克却在买进！这是不可能的！

“我说的是买进。”柯马克说。

“你难道不相信我吗？”

“我相信！”

“你不相信我所带来的消息吗？”

“我相信。”

“你还没有看空吗？”

“我看空了。”

“那是为什么？”

“这就是我买进的原因。现在让我告诉你，继续和你那位可靠的朋友保持联系，一旦洛克菲勒停止卖出就立刻来通知我，明白了吗？”

“明白了。”约瑟夫说完就离开了柯马克的办公室。但柯马克究竟为何买进威廉·洛克菲勒的股票，他的动机何在，是约瑟夫根本无法理解的。尤其是他知道柯马克看空整个市场时，更觉得他的行为难以解释。约瑟夫还是去见了他那位当交割

员的朋友，并且告诉他，当洛克菲勒一卖完就立刻通知他。为了打听消息，约瑟夫每天固定两次去见他的朋友。

一天，那位交割员朋友对约瑟夫说：“洛克菲勒先生那里再也没有任何股票过来了。”约瑟夫立刻带着这个消息跑到了柯马克的办公室。

柯马克聚精会神地听着，然后转过头来问惠勒：“比利，我们公司里现在有多少圣保罗公司股票？”惠勒查了一下，说他们大约积聚了6万股。

柯马克始终都在看空市场，早在他开始买进圣保罗股票之前，就已经卖出了许多农业股和其他一些股票，因此，他现在已经成为市场上最大的空头。这时，他立刻命令惠勒卖出买进的6万股圣保罗股票，而且还多卖了一些。他在圣保罗股票上的多头部位立刻成为打压整个市场的有力武器，这对他的空头操盘来说是相当有利的。

圣保罗股票一直跌到44美元才停止，柯马克这次又狠狠地赚了一笔。他那绝佳的操盘技巧给他带来了巨额利润。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源于他对于交易的习惯看法。即便是没有思考，他也可以本能地发现比单独在哪只股票上赢利更为重要的东西。他看出了摆在面前的天赐良机，而且得到了一个非常幸运的可以让自已全面展开空头的操盘机会，在交易初始阶段，他就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力量。圣保罗股票的内线消息是让他买进而不是卖出，因此，对于一个习惯空头操盘的交易者来说，这无疑给了他一个最佳的积累筹码的机会。

现在又该说说我自己的事了。在结束了小麦和玉米的交易后，我驾驶着自己的游艇去了南部的海湾，在佛罗里达海域游玩了一番，充分享受着钓鱼带给我的乐趣。

一天，我在棕榈滩游玩时遇到了许多华尔街的朋友，他们都在谈论着一个独特而活跃的棉花交易者，来自纽约的消息说，波西·托马斯（Percy Thomas）已经亏得一分不剩了。这是一次商业上的破产，而且是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操盘手在棉花市场上遭遇的第二次滑铁卢。

我对他是很钦佩的。第一次听说他时是在报纸上。那时，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的希尔顿-托马斯公司（Sheldon & Thomas）倒闭，而托马斯当时试图垄断整个棉花市场。希尔顿却没有合伙人那种远见和勇气，他在成功边缘变得胆怯了。至少当时整个华尔街都是这样说。总之，他们不但没有赚到大钱，反而遇到了多年以来的最大失败。我不记得他们损失了几百万美元，只是公司的确破产了，托马斯变成了

单独操作的交易者。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棉花交易中，没过多久就东山再起，不仅偿还了全部欠债和额外的利息（有些债并不是法律规定中要还的），最后，还剩下100万美元。他在棉花市场上的重新崛起事迹和“老手白”在股市的著名杰作同样令人惊叹，“老手白”也是在一年时间里凭借着股市操盘偿还了100万美元的债务。托马斯的勇气和头脑都让我对他非常钦佩。

在棕榈滩，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托马斯3月棉花交易崩溃的事件。你能够从这里看到谣言是如何传开的，也可以看到它是怎样被夸大的。错误的、夸大其词的和添油加醋的消息充斥在你的耳边，它们的数量是你难以想象的。对了，我就曾经看到过一个与自己有关的消息是如何急速膨胀的，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这个谣言再传回到谣言制造者那里时，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这里面添加了许多新奇而又多彩的细节。

当听到托马斯惨败的消息后，我的注意力一下就从钓鱼转移到了棉花市场上。我搜集到了许多产业界的相关报告，仔细地研读它们，想从中了解到真实情况。在回到纽约之后，我更是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市场。所有人都在看空，几乎每个人都打算在7月卖出棉花。你应该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是一种带有传染性的跟风。当一个人做某事时，他身边的每个人都会跟着做同样的事。或许这就是人们内心中的某种变化或某种风格吧。总之，在几百个交易者的头脑中，卖出棉花不仅是聪明而正确的事，而且是最安全的选择。对于大家一致卖出的做法，你不能说那是鲁莽的，因为这个字眼实在太保守了，所有交易者眼中只有市场和庞大的利润。在他们看来，棉花价格是一定会崩溃的。

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我认为那些放空的交易者并没有多少时间回补他们的部位。我越是研究大盘走势，看得也越清楚，最后，我决定买进棉花。我开始了操作，没过多久就买进了10万包，这没有丝毫困难，因为很多人都在卖出。我认为，如果悬赏100万美元抓一个没有卖掉棉花的人，很可能是不会有人来领赏的。

这件事发生时在5月下旬。我不断地买进，其他人则不断地卖出，到最后，我几乎吸光了所有多余合约，拥有了12万包棉花。在我买进最后一批棉花后，棉花的价格开始不断上涨。价格一旦开始上涨，市场就像往常一样有了十分亲切的良好表现，它每天都会上涨40~50个点。

大约在我开始操作棉花之后的第十天（那天是星期六），价格开始不断地向上攀升。我不清楚7月究竟还有没有棉花求售，这需要自己去探寻，因此，我决定再



等最后10分钟。我知道这时往往是他们放空的时间，假如那天收盘价是上涨的，那么，他们就会稳稳地处于我的掌控中。我发出了四张不同的单子，在同一个时间里以市价分别买进5000包棉花。这四张单子又把棉花价格炒高了30个点。空头想尽一切办法脱身，而市场是以最高价收盘的，我所做的事情就是买进了2万包棉花。

第二天是星期天，到了星期一，利物浦高开了50个点，这意味着它的涨势超过了我们涨势的百分之百。其实为了配合纽约的涨势，利物浦高开20个点才是合理的，我从股市的表现上证明了自己的推断是正确的，这更让我坚定沿着最小阻力路线进行交易。与此同时，我还有好大一笔棉花需要出手。市场可能会剧烈上涨，也有可能步步为营，但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吸收超过某种数量的卖盘。

显而易见，利物浦的电报会使我们的市场处于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中。然而我却注意到，价格越是上涨，成交量就越少，这让我否定了放空手头棉花的打算。总之，这个星期对那些做空头的投机商人来说，可谓是刺激而悲伤的一天。但我却没有看到任何空头恐慌即将来临的迹象，也没有空头开始盲目回补的迹象，我手中仍然掌握着14万包的棉花，必须为它们找到出路。

星期二早晨，在交易大厅门口我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他笑着对我说：“今天早晨的《世界报》刊登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

我问：“什么消息？”

“你的意思是你还没有看过报纸？”

“我从来都不看《世界报》。究竟是什么消息？”

“是关于你的消息啊！报纸上说你垄断了7月份的棉花市场。”

“没有看到。”说完我就转身离开了。我不确定他究竟相不相信我的话，或许他会认为我这个人太不够意思了，因为没有告诉他报纸上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

到了办公室，我立刻让人买了一份《世界报》。朋友说得果然不错，报纸的头版上用斗大的标题写道：7月棉花市场已被李文斯顿彻底垄断。

我想立刻知道的是这篇报道对中国市场的影响。因为如果想刻意寻找一个办法卖掉那14万包棉花，那么，关于中国的消息对我来说就非常有意义。这是一个全球市场的连锁反应。此时此刻，全美国的人都从《世界报》或其他转载这篇文章的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而且，这则消息早已被人拍成电报传到欧洲去了，它对利物浦股市价格的影响不言而喻。市场原本已近疯狂，这则消息只会起到助推作用，形势演变到现在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我也清楚纽约市场会怎样变化，我知道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美国市场在10点钟开盘。10点10分时，我手上的棉花就已经一包不剩了，我让别人拥有了那14万包棉花。事后证明，我大多数部位所卖出的价格都是当天最高的成交价格。交易者们为我造就了一个市场，而我所做的就是找到一个卖出棉花的机会。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因为我不能让它溜掉，不这样做，又该怎样做呢？

当初费了很大心思企图解决的难题就因为这样一个偶然的时机解决了。要是《世界报》不登出这篇文章，我绝不能在不牺牲账面利润的前提下卖出我的所有部位。要卖出14万包7月棉花，可又不压低价格，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不管怎样，《世界报》上的这则消息恰到好处地帮了我的忙。我搞不清楚《世界报》为什么要登出这条消息。我猜想发这条消息的记者是从棉花市场上的几个朋友那里得到的，他认为自己抢到了一条独家新闻。我没有见过这个记者，也没有见过《世界报》的任何职员。那天早晨9点钟以后我才知道这条消息，要不是那位朋友提醒我的话，我一定还蒙在鼓里。但如果没有这条消息，我就没有足够大的市场出货。交易量太大总是令人担心的问题。你不能像做小笔交易那样偷偷地出货，也不能在想卖出的时候或者认为应该卖出的时候如愿以偿。因此，必须要在能够出手且市场可以吸收你全部部位时出手。一旦错过了离场的良机就会使你赔得一塌糊涂。绝对不能犹豫不决，如果你不当机立断，那就输定了。尝试用竞价买进的方法拉高价格轧空也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那会降低买盘的力量。我还想要告诉你的是，把握准机会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容易。一定要时刻保持警觉，十分敏锐地关注市场，这样才能在机会一出现时立刻抓住它。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这样鸿运当头。在华尔街或是其他一些什么地方，任何可以使人发大财的意外事故都会引来其他人怀疑的目光。当这个意外事故并没有带来利润时，人们是绝不会认为这是意外，它会被看做自私贪婪和自高自大的必然结果。一旦有利可图，人们就会把这个意外事故视为非常规的结果，会抱怨人性的无耻，会说这样的做法是无法无天的掠夺。

那些因粗心大意而失利的空头们内心痛苦不堪，他们指责我刻意蓄谋安排，搅乱市场，而其他的交易者也有同感。

两天后，世界棉花交易市场里的一个厉害角色对我说：“李文斯顿，这是你做的最精明的交易了。我当时还在想当你卖出棉花时你会损失多少呢。你知道当时的市场并不够大，如果不把价格打压下来，它是无法容纳超过5万包或6万包棉花的。

我当时就对你卖出了多于这个数目的棉花而又没有损失自己的浮动利润异常感兴趣，真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这个计划的确高明。”

我尽可能诚恳地对他保证：“其实这件事与我无关。”

他显然不相信我的话，只是再三说道：“高明之至，朋友，真是高明之至！你不必太谦虚了！”

在这笔交易做成后不久，有些报纸就开始称呼我为“棉花之王”。但在我看来，我真不配戴这顶桂冠。我不说你也知道，就是把全美国的资本都拿来，也很难把纽约《世界报》的栏目买下来，全美国也没有哪个人拥有如此大的力量让报纸刊登这样一则对自己有利的消息。可就在这个时候，《世界报》的确给了我一个不应该有的名声。

我告诉你这个故事，并不是为那些不配冠以这种荣誉的交易者找托词，也不是为了强调抓住机会的重要性。不管这种机会在什么地方出现或者是以什么方式出现，这些都不是我想说的。我想陈述的是在完成7月棉花交易之后，那些数量大得惊人的报道使我一下子声名鹊起。如果不是报纸，我绝对不会结识鼎鼎大名的“棉花奇才”波西·托马斯。

## 第十二章

# 致命失误

## 致命失误

我曾经对你们说过，一个交易者具有许许多多的致命弱点，而其中许多是来自交易者自身的。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很多错误，知道一个人可能拥有原创的心灵和终生独立思考的习惯，但是仍然会受到强者的攻击。我可以轻易地抵御因为投机产生的烦恼，比如贪婪、恐惧和期望。但我毕竟只是一个普通人，还是非常容易犯错误。



就在我出乎意料地成功完成7月棉花交易后不久，就收到了一封要求会晤的信件。信上的签名是波西·托马斯。我自然迅速地回信说很愿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见到他，时间由他来定。第二天他就来了。

我对他的钦佩由来已久，对于任何一个跟种植或买卖棉花有关系的人来说，他的名字都是如雷贯耳。不管在欧洲，还是美国，人们都在我的面前提到过波西·托马斯的观点。记得有一次我在瑞士的一个度假胜地同一位开罗银行家谈话，他同已故的凯瑟尔爵士（Ernest Cassel）合作，一起在埃及种棉花。当他听说我来自纽约时，立即向我打听波西·托马斯的情况。他订阅了波西·托马斯的《市场分析报告》，而且是每期必读。

我始终认为托马斯的经营之道非常科学，他是一位真正的投资大亨，是个目光远大且斗志顽强的思想家。他见多识广，消息灵通，在棉花交易中，既懂得理论又精于实践。他喜欢倾听和表达观念、理论等抽象的东西；同时，对棉花的实际交易和棉花商人的心理了如指掌，他做交易已经不是一两年了，赚过很多钱，当然也赔过很多钱。

在原来那家名叫希尔顿-托马斯的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倒闭之后，他就开始单独操作。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就东山再起，其成就几乎是令人头晕目眩的。我记得《太阳报》曾经介绍过他的情况，在重新站稳脚跟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还清全部债务，而第二件事情是雇佣了一个专家来为他研究怎样投资100万美元获利。这位专家在分析研究了市场形势和几家公司的报告之后，建议他购买德拉瓦-哈德逊公司（Delaware & Hudson）的股票。

失去几百万美元之后，他东山再起，赚回了更多的钱；可在赚到了更多钱之后，又因为3月棉花交易失败而损失殆尽。他一见到我就开始谈正事，我们并没有浪费太多时间。他建议我们组成操盘同盟。不管他得到什么消息，都会先告诉我，然后再公之于众。而我的任务就是负责实际操盘，因为他认定我在这方面有难得的天赋，但他却没有。

实际上，他的建议并不吸引我，原因有好几个。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不可能和别人合作，也不愿意这样做。托马斯坚持认为他的提议是正确的，我们将是最佳搭档；我直截了当地声明，如果有人对我的交易指手画脚，那我什么事都干不了。我告诉他：“如果因为我的愚蠢而亏损了，只有我一个人受损失，我会立刻支付账单，没有拖拖拉拉的付款或是意料之外的烦恼。这是最明智和最容易采取的交易方式，而我在与其他交易者进行智力较量的过程中也获得了乐趣。那些商人是我从未谋面也从未交谈过的，我从未建议他们如何买卖，也不希望与他们见面或相识。我挣钱凭借的是对自己意见的自信。我不出卖自己的观点，也不想让这些观点变成金钱。如果是通过这种方式赚钱，我会觉得自己毫无成就感。你的建议无法引起我的兴趣，我之所以对这个游戏感兴趣，完全是因为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操盘。”

他对我想法感到遗憾，并竭尽全力地说我拒绝他的计划是一个错误。可我还是坚持己见。接下来的谈话比较轻松愉快。我知道他一定可以卷土重来，并且表示愿意在资金方面支持他。但他拒绝，他不愿意从我这儿接受任何贷款。他向我问起了7月棉花的交易情形，我和盘托出，从怎样开始交易、买了多少棉花、价格如何变动以及其他一些细节都告诉给了他。之后，他就告辞了。

我曾经说过，一个交易者具有许许多多的致命弱点，而其中许多是来自交易者自身的。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很多错误，知道一个人可能拥有原创的心灵和终生独立思考的习惯，但是仍然会受到强者的攻击。我可以轻易抵御因为投机产生的烦恼，比如贪婪、恐惧和期望。但我毕竟只是一个普通人，还是非常容易犯错误。

在这个特殊时期，我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我刚刚经历的一件事情证明了一个人是多么容易被人说服，从而违反自己本来的判断甚至是违反自己的意愿去做事。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哈定交易所里。我在那里有一间类似于贵宾室的房间，是交易所让我独自享用的私人办公室。不经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来打搅我。我不希望被别人干扰，因为我在做巨额交易，所以受到的保护也是相当严密的。

一天，就在市场刚刚收盘时，有人向我打招呼：“下午好，李文斯顿先生。”

我转过身去，发现是个素不相识的人。这个人上去大约有35岁，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进来的。我以为他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谈，没有发话，只是盯着他。他说：“我来看你，是想谈谈沃尔特·司各特。”

他是一个卖书的业务代表。虽然他的举止和谈吐并不怎么让人感到愉快，外表

也很一般，不是特别善于言谈，看起来也没什么魅力，但看得出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我心不在焉地听他说话，可并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他滔滔不绝地说完后，递给了我一支钢笔和一张空白表格，我就在那张表格上签了字。这是一份用500美元购买一套司各特作品集的合约。

我一签上名字就猛然醒悟过来，可是他已经把合同放在口袋里了。我不想要这套书，也没有地方放书。对我来说，它们一点用途也没有，又没什么人可送，可我却同意用500美元买下这套书。

我对亏损已经习以为常了。思考时最先想到的绝不是错误那部分，而是思考操作本身和原因。对于自己的思维习惯和思维局限我一直非常想了解，希望自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一个人只有吸取教训并在今后得益于此，才可以原谅自己的过失。

一下子我就没了500美元，却找不到合理的理由，我只好盯着他。他也在看我，而且还带着会心的微笑，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我意识到自己不必对他解释什么，他可能也知道我会说什么。于是，我直接问他：“你从那500美元的订单里能够得到多少佣金？”

他立刻摇了摇头，然后说：“对不起，我不会那样做！”

“你能够得到多少？”我继续问。

“三分之一吧，可我不能那样做。”他说。

“500美元的三分之一是166.66美元。假如你把那个签了字的合约还给我，我就给你200美元。”说着，我从衣袋里掏出了200美元。

“我和你说过的，我不能那样做。”

“你的每一个顾客都能给你开出同样的价码吗？”我问。

“没有。”他回答说。

“那你为什么确定我会提出这个条件？”

“因为这是你们这种人的风格，你是第一流的投资家，同时也是第一流的商人。我很感谢你，可是我不能那样做。”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想赚到比佣金还多的钱？”

他回答说：“这并不是佣金多少的问题，我不只是为佣金工作。”

“那你为什么而工作？”

“为了佣金和记录。”他告诉我。

“什么记录？”

“我的记录。”

“这是什么意思？”

“你只为了钱而工作吗？”他反问道。

“是的。”我说。

他摇了摇头，然后说道：“你不是这样的。你不只是为了钱而工作，那样的话就不会从中获得乐趣。你工作一定不只是为了在自己的银行存款单上增加数字。你到华尔街来并不是因为这里挣钱容易。你能够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得乐趣，我也是一样的。”

我并没有争辩，只是问道：“那你怎样得到快乐？”

他坦白地说道：“我们都有缺点。”

“你的缺点是什么？”

“虚荣心。”

我对他说：“你成功让我签了名。现在，我想把那份合同收回，我打算为你10分钟的工作付给你200美元，这样能补偿你的自尊心了吧？”

他说：“不能。你知道的，我的不少同事在华尔街摸爬滚打了几个月，可最后分文未得，他们认为这是商品本身和这个地方的问题，所以，公司让我来是为了证明这是推销不得法，而与书籍本身和销售地点无关。他们的报酬是提取25%的佣金，我在克里夫兰那里两周内推销了82套书。而到这里来不只是为了向那些不从代理商处购书的人推销书籍，而且也向其他一些连代理商的面都见不着的人推销书籍。这就是公司给我三分之一佣金的缘故。”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把这套书推销给我的。”

他说：“我还卖给了摩根一套呢。”

“不可能。”我不相信地说。

他只是淡淡地说：“我真的卖了一套。”

“你卖了一套司各特全集给摩根？他不仅拥有最为精美的版本，还有可能拥有一司各特的真迹呢？”

“瞧，这就是他的签名。”他迅速在我的面前拿出了一份摩根签字的合约。那可能不是摩根先生的签字，可我当时并没有怀疑。他的口袋里不是装着我的合约吗？这令我大为不解，我问他：“你是怎么通过摩根先生的门卫的？”

“我并没有见到什么门卫，见到的是摩根老先生本人，他当时就在办公室里。”



“这简直太离谱了。”我说。所有人都知道，想要空手走进摩根先生的私人办公室比拿着一个一直作响的包裹进入白宫还难。

可他却十分肯定地说：“是真的。”

“可你是怎么走进他的办公室的？”

“我是怎么走进你的办公室的？”他反过来问我。

“我不知道。”

“我走进摩根办公室的方法和走进你的办公室方法是一样的。我只是同门口的那位伙计聊了一下，要知道，他的工作就是把我拒之门外。我让摩根签字的方式也和让你签字的方式一样。你当时根本不像是在签那套书的合同，你只顾着拿过我给你的自来水笔并且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摩根也不例外，他就像你那样签了姓名，没有丝毫差别。”

“那是摩根先生的签名吗？”大约在3分钟之后，我怀疑地问。

“当然是。”

“这就是全部的经过？”

“是的。我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这就是其中的秘密所在。我真的很感谢你。再见了，李文斯顿先生。”说完，他就开始往外走。

我对他说：“请等一等，我觉得应该让你公平地赚到我这200美元。”我拿了35美元交给他。

他摇了摇头，接着说：“不，尽管不能那样做，但我可以这样做！”说着，他从衣袋里拿出了合约，撕成两半，把碎片递给了我。

我把200美元拿到他面前，可他仍然摇了摇头。

“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吗？”我问他。

“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撕掉合约呢？”

“因为你没有抱怨，而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事实，从我的角度出发接受了这个事实。”

“可我现在情愿给你200美元。”我说。

“我清楚这一点，可钱并不能代表一切。”

他话语中所流露出来的东西深深打动了，我对他说：“你说得很对，确实是这样。你现在需要我做什么呢？”

“你真的想要帮我的忙？”

我说：“是的，不过，我是否会帮忙那要看你想的是什么了。”

“带我进入哈定先生的办公室吧，告诉他我要同他谈上3分钟。然后让我和他单独交谈。”

我摇了摇头，说道：“他是我的好朋友啊。”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而且还是个证券经纪商。”这位书籍代理商说。

他的话没错，我带他去了哈定的办公室。在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找过我，也没有听到这位代理商的任何消息。几周后的一个晚上，我在第六大街L线的火车上与他不期而遇。他摘掉帽子向我致礼，然后，问我：“你好吗，李文斯顿先生？哈定先生好吗？”

“他很好，为什么这么问？”我觉得他话里有话。

“你带我进去见他那天，我卖给了他价值2000美元的书。”

“这件事情他从来都没有跟我提起过。”我说。

“是的，他怎么会提这种事。”

“哪些人不会提？”

“那些从来不会在错误中没有任何反思而犯错的人。他们总是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别人的话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不仅替我的孩子出教育费用，还让我的太太心情愉快。李文斯顿先生，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当我放弃你那么着急想要送给我的200美元时，我就知道我能得到另外的东西。”

“如果哈定先生没有下单呢？”

“可我知道他一定会下单的。我稳操胜券。”

“没错。假如他仍然什么书都不买呢？”我继续问。

“我会再来找你，继续向你推销。再见了，李文斯顿先生，我现在要去见市长了。”当火车接近公园站的时候，他站起身来。

“我希望你也能卖给他10套书，市长可是个民主党人。”我对他说。

“我还是个共和党人呢。”说完，他就轻松地走下车，就好像火车会等他一样。

我如此详细地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它涉及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这个人使我买下了我不愿意买的东西。他是第一个可以让我做违心事的人，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但这个人确实使我做了违心的事。你不要觉得这个世界上了不起的推销员就他一个，也不要奢望自己会完全摆脱人为因素的干扰。

你们还记得我愉快而坚定地拒绝了波西·托马斯吗？我不愿意与他组成操盘同盟，随后，他离开了我的办公室。我发誓我们的商业道路永远都不相同，也永远不会同他搅在一起。可第二天，他写了一封信给我，邀请我同他会面。我回信告诉他自己去，在他又写来信时，我就去登门拜访了。

我和他逐渐熟识起来，后来也经常去拜访他。听他说话是我的一大乐趣，他见多识广，谈吐幽默，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具魅力的人。我们的谈话内容很广，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识，对很多事情有着独到的见解，说起轶闻掌故来更是有着非凡的天赋，我们总是天南海北地畅所欲言。他机智的语言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能言善辩的能力更是无人可比。我曾经听说过很多人指责他的不是，甚至说他不真诚。我有时想，他之所以拥有非凡的谈吐，是不是先彻彻底底地说服了自己，从而增加了说服别人的力量呢？

我们自然而然地就市场的情况交换了彼此的意见。我并不想做多头，也不想买进棉花，他的看法刚好与我相反。我看不出做多有什么好处，他却不这样认为。他列举了大量事实和数据，我似乎应该听他的话，可我没有动摇。我无法否认那些事实和数据的可靠性，但也没有动摇对自己理解力的信任。他坚持着自己的观点，直到我对从产业报告和日报上收集到的信息产生动摇为止。这也就意味着我不能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市场了。一个人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推翻自己深信不疑的事，但他很有可能被人用言语引诱到一种优柔寡断的状态之中，这样的情形令人无奈，因为这意味着他再也无法信心满满地执行自己的想法了。

说实话，我倒没有把自己完全弄糊涂，可我仍然无法把握自己了，更确切地说，我已经不能独立思考了。我不可能详详细细地描述给你，也不可能一步一步地告诉你自己是怎样进入这种后来证明代价极为昂贵的心理状态的。我觉得正是由于他对自己精确数字的自信才导致了我这样的结局，这与市场毫无关系，这样的自信是他所独有的，而我所掌握的数字又不可靠，而且，那些数字并不归我独有，它们是大家的公共财产。他反复地声明自己在美国南部各地有1万个绝对可靠的情报员，而且是再三得到验证的。这让我最终开始用他的方式研究那些情况，就像我们读的是同一本书的同一页，但书却是由他拿来展示在我眼前的。他善于推理，一旦我接受了那些事实，由此得出来的结论就同他完全一样了，这一点毋庸置疑。

最初，当他同我谈论棉花市场时，我不仅看空，而且还在市场上放空。可是后来，在我逐渐接受他所说的事实和数字之后，开始担心自己先前的主张是一直建立

在错误信息之上的。当然，我不能这样想却不回补。一旦托马斯让我觉得自己是错误的，那么，在我回补空头部位之后，就一定会做多。我就是这样认为的。你知道，我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一直都在买卖股票和期货。我自然而然地认为，假如看空是错的，那做多就一定是正确的；假如做多正确，那就一定要买进。这就如同我在棕榈滩的老朋友引用席恩所说的名言一样：“直到你下了赌注，你才明白！”因此，我必须证明我对市场的判断是对还是错，这一切只有在月底时从经纪人的账单上才能得到证明。

我开始大量买进棉花，没过多久就达到了正常操作的水平，大约有6万包的样子。对我来说，这是人生中最愚蠢的操作。我没有相信自己的观察和推理，只是在玩别人的游戏。我的愚蠢操作不应该就此结束，可情势已经不允许了。我不仅在自己完全不看好的情况下买进，而且还没有根据经验来逐步吸进我所要购买的数量。我的操盘方式是极其错误的，由于轻信了别人的话，这次我亏大了。

市场并没有按照我的操盘方向发展。当我清楚自己的处境时，既不害怕也不急躁。托马斯的判断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市场现在的走势就不应该是这样。我的第一步便走错了，接着又接二连三地犯错误。显而易见，我已经被搞得晕头转向了。我任凭自己听信他人的意见，以致不仅没有止损脱离，反而一相情愿地苦苦支撑。这样的操盘方式与我的天性格格不入，它不符合我的交易原则。当年我在空中交易所里打拼时，虽然还只是一个孩子，也要比现在头脑清楚。如今，我已经失去了自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成了托马斯的替身。

不仅做多买进了棉花，我还买进了相当数量的小麦。小麦的操盘还是相当漂亮的，也有很大的浮动利润。但我愚蠢地想要支撑起棉花期货市场，把持有数量逐渐增加到了大约15万包，这完全是一个败笔。我还可以告诉你，或许就在那时，我已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我说这些并不是为自己的过失找借口，我只是想陈述事情的真相。我记得后来去贝修（Bayshore）海岸度假去了。

在度假胜地逗留期间，我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进行了总结。在我看来，我的投机过于频繁。通常情况下，我总是会变得紧张起来，这不是胆怯，但这让我决定减轻自己的持有部位。我决定卖出棉花或小麦。

似乎这是难以想象的事，这种游戏的技巧，我已经了如指掌，不仅如此，我还在股票和期货投机上有着12~14年的经验，可现在竟然把事情办得如此糟糕。在棉花交易上，我损失惨重，可却持有棉花；小麦交易出现了利润，可我却放空了它

们。这样的操盘真是错到了极点，我只能说这并不是我的交易风格，或许这样我能好受一点吧。是的，这是托马斯的交易。在所有失误的投资行为中，没有什么比像降低平均价格以求减少损失更为糟糕的了。而我对棉花的操盘正淋漓尽致地表明了这一点。明智的操盘应该是停止使你亏损的交易而保留已有利润。这是对我来说再明白不过的原则了，可到目前为止，我仍然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会犯下那样的错误。

我卖掉了小麦，似乎是为了故意减少自己在小麦交易所获得的利润。在我把小麦卖出之后，它的价格没有丝毫停留，每英斗立刻就上涨了20美分。如果我继续持有小麦，应该可以赚到大约800万美元的利润。可我居然买进了更多棉花！

我记得相当清楚，那时自己每天都在买进棉花，而且越买越多。你问我为什么要买进那么多棉花？是为了防止价格再次下跌！如果这样还不算超级白痴的操盘手法，哪一种才是？我不断拿出越来越多的资金去买进棉花，而亏损的钱也越来越多。我的朋友和经纪人都对我的做法感到莫名其妙，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不能理解。当然，假如这笔交易的结果与现在截然相反的话，我肯定会被认为是一个投机史上的奇才。不少朋友不止一次地警告我，不要过于依赖托马斯的分析。可我把这些话都当成了耳旁风，只知道一门心思地买进棉花，以免它的价格再次下跌。我当时甚至在英国的利物浦买进棉花，等恍然大悟时，我已经买进了44万包棉花。显然，此时已经太迟了。我不得不轧平自己的所有部位。

我在股票和期货交易中所赚到的钱差不多全都在这次交易中赔进去了。但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是仅仅剩下几十万美元，这与我遇到的聪明绝顶的朋友托马斯之前所拥有的千百万美元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像我这样的交易老手，竟然违背经验教给我的全部成功法则，用“愚蠢”这个词都不足以形容我。这次经历教会了我应该如何去观察市场，所以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件完全坏的事，它是一个宝贵的教训。终于意识到这一点了，可是却付出了几百万美元的代价。对于一个交易者而言，他所面对的致命危险就是有可能被才思敏捷、魅力十足并且能言善辩的人打动。我以为花100万就能够得到这个教训，事实上却花了比这多得多的代价。命运女神并非总是让你自己决定学费的数目，她把受教育的乐趣拿来给你享用，然后再把账单呈上来，不管账面上金额是多少，你都必须得付。在我明白了自己究竟是怎样做出这样愚蠢的操盘之后，我终于可以和这个意外说再见了，而托马斯则彻彻底底走出了我的人生。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超过90%的资本都在这次投资打了水漂。我当了不到一年的百万富翁，那几百万靠头脑和幸运挣来的资产就在这种反向操盘丧失殆尽。于是，我卖掉了自己的两艘游艇，决定以一种简朴的方式重新开始生活。

“祸不单行”，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假。这样的打击程度似乎还远远不够，仿佛命运之神还要同我作对。我突然间就生起病来，接着又急需20万美元的现金。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前，这笔钱根本不足挂齿，可现在却几乎就是我飞快消失的财富中仅剩的一大部分。我非得拿出这笔钱不可，问题是究竟从哪里弄到这笔钱呢？我并不希望从自己经纪商账户中支取这笔钱，因为那样做，我就没有多少钱可以作为交易保证金了。如果我想迅速赚回几百万美元，那就需要比以前更大的投入。想不出其他办法，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从股市中赚到这笔钱！

想想吧，要是你对证券交易所的客户非常了解，你就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希望股市来替你埋单。这是华尔街众多输家亏本的根源之一。假如你仍然固执己见，那就会赔得一分不剩。

事实的确是这样，有一年冬天，在哈定交易所里，几个雄心勃勃的人为了一件外套而花去了好几万美元，然而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穿这件大衣。当时一位非常著名的场内交易员穿着一件海獭皮的大衣去证券交易所，这个人后来之所以威名远扬，是因为他只象征性地领了一年一美元的薪水。那个时候的皮货价格还没有飞速上涨，那件大衣最多也就值1万美元。哈定公司里有一个叫吉安的人，他想要买一件俄国黑貂皮大衣，并且在商场里已经看到一件，价格也是差不多1万美元的样子。

“太贵了，要花那么多钱！”他的一位同事表示反对。

可吉安却心情愉快地说：“价格非常公道，不过是一个星期的工资而已，除非是你们有人愿意送给我，借此来表示你们真心诚意地向交易所里最好的人致敬。有人想要发表一下赠礼演说吗？没有？很好，那我会让股市替我买下这件大衣的！”

老板艾德·哈定问：“你为什么要买一件貂皮大衣？”

“我这种身份的人得有这么一件皮大衣。”吉安回答时挺直了腰杆，一副认真的样子。

“那你要怎么支付皮大衣的钱呢？”墨菲问道。他是交易所里最爱追逐明牌的人。

“一笔短暂的明智投资会帮我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的方法。”吉安说。他知道

墨菲所关注的只是名牌而不是貂皮大衣。

果然不出所料，墨菲问：“你想要买哪只股票？”

“我不想买进什么股票，只是打算放空5000股美国钢铁，我认为这只股票至少还会下跌10个点，所以净赚两个半点位就已足够。我的操作是不是很保守？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墨菲急切地问：“关于这只股票，你听到了什么消息？”他长得又高又瘦，满头黑发，面黄肌瘦，因为害怕漏掉了市场上的重要信息，所以他从不去吃午饭。

吉安转过头来对哈定说：“那件大衣是我计划要得到的东西中最合适的衣服。艾德，以市价替我卖出5000股美国钢铁的普通股。现在就卖！”

他是个大投机客，总是愿意大赌一场，而且描述得风轻云淡。这是他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坚定沉着的方式。他卖空了5000股美国钢铁，这只股票随即上涨。他的说法确实愚蠢至极，可他并不傻，在股票上涨了1.5时，停损回补，然后向办公室里的人说，纽约的天气太暖和了，并不适合穿皮大衣这既无益于健康，又显得太虚荣。这话立刻引来了其他人一阵嘲笑。没过多久，交易所里的另一个人买进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想从中赚取皮大衣的钱，结果却亏损了1.8万美元，然后说，貂皮大衣非常适合女性穿在外面，却不适合谦虚而聪明的男性当成内衣穿在里面。

这件事情之后，一个又一个的交易者想从市场上搞点钱来买那件皮大衣。一天，为了避免交易所破产，我说我要去买那件皮大衣。但他们都觉得我的做法不划算，假如想买那件皮大衣，就让市场来替我出钱好了。可是哈定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当天下午，我就到皮货商那儿去了。可却发现有个芝加哥来的人在一周之前就把它买走了。

这是众多事例中的一件。在华尔街，有许多人想从股市中赚到汽车、手镯、游艇和名画，可他们没有一个不亏钱的。投资人想让股市付钱来买生日礼物，而吝啬股市拒绝支付礼物的钱足以让我盖一座规模庞大的医院。其实，在华尔街所有扫把星中，我认为想劝诱市场担任乐善好施的小仙女是最忙碌又最常见的扫把星之一。一个人着手从市场赚得急需的东西，他应该做什么呢？他变成了一个赌博者，承担着比平常交易大得多的风险。从一开始，他就在追求立竿见影的利润，一点都不愿意等待。即便市场有心，也必须要立刻对他有利。他自我吹嘘，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下了一个机会均等的赌注罢了。因为他准备好了要跑得快一点，比如说，当他希望赚到两点时，用两点的跌幅停损，然而，他的观念是错误的，觉得自己正在进行一次

机会均等的尝试。在这样的交易中，我见过很多人都亏损了数以千计的美分，特别是在多头市场的高峰且市场正要小幅回档时的买进。这确实不是制胜之道。

这是我股票交易生涯中最为致命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犯得真是登峰造极，它彻底地击败了我。在我做完棉花交易之后，所剩无几的钱也亏掉了。这次交易对我的伤害实在太大了，我不断地做交易，可全是赔钱。我始终坚信股市最终肯定会替我赚钱，但我得到的唯一结果就是智穷财尽。我又债台高筑了，不只是欠那几个主要经纪人的钱，还欠其他经纪公司的钱。当初，这些经纪商在不提供保证金时都愿意同我做生意，可现在我不仅负债累累，而且从此债务缠身。





## 第十三章

證券巨頭精心布置陷阱

### 证券巨头精心布置陷阱

我无法摆脱怨恨过往的影响，它使我内心不安，甚至使我一步一步走向毁灭。我知道一个股票交易者易于暴露的弱点是不计其数的，但作为一个操盘手，任凭违背自己的判断来进行交易既不恰当又不明智。尽管不应该知恩不报，可这不应该发生在股市上，大盘的走势并不具有绅士风度，大盘对忠诚者也绝不会另有嘉奖。我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彻底改变操盘手的本质，不会只为了在股市中能够进行交易就彻头彻尾地向外界因素妥协。生意就是生意！一个股市操盘手只应该依靠自己的判断去入市。



我又一次破产，这实在太糟糕了，更糟的是我在交易中上犯了致命的错误。

我忧心忡忡，心烦意乱，困惑迷茫，再也无法冷静推理。心理状态陷入了任何投资商人从事交易时都不该有的状况，我感到一切都不对劲。真的，我开始认为不可能再一次赚回自己失去的资本了。由于习惯多于10万股的大笔操作，所以我担心自己在操作小额投资时会判断不准。如果只交易100股，就算判断正确似乎也没有多大价值。习惯于巨大操作并且赚取丰厚利润之后，我竟不敢肯定在小笔交易上能成功获利。我无法形容当时的我是多么无能为力！

再次破产使我不能精力充沛地采取攻势了，不仅债台高筑，而且操盘失误连连！在这么多年的成功之后，在经过了为获得更大成功而犯下的错误锤炼之后，我的处境竟然比当初在空中交易所开始创业时还要糟糕。对于股票投机的相关知识，我已经掌握了不少；然而，对于人性的弱点，我却一无所知。没有哪个人的头脑可以像机器那样高速运转，也不可能任何时候都保持着同样的效率。现在我已经认识到，只有绝对相信自己的时候，才不会受他人及不幸遭遇的影响。

资本的损失不会使我忧心忡忡。但其他问题就不一样了，它们使我感到焦虑。我详细地研究了一番自己的遭遇，毫不费力地就清楚了自己错在哪里。如果一个人想在投机市场中超凡脱俗，就必须彻底了解自己。为了弄清楚自己为什么陷入到愚蠢当中，我仔细地剖析了一下自己。一个股票交易者为了保持头脑清醒，就算付出再高的代价也是值得的。许许多多破产案例都可以归咎到头脑发昏上去，这是一种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来说都代价昂贵的疾病，而对华尔街里的股票交易者来说，尤其如此。

那段时间在纽约的生活并不是快乐的，我不想再交易了，因为现在没有处在最好的股票投资状态中。我决定暂时离开这里，到其他地方去看看。新的环境或许能帮我重新找回自信。于是，在被股票投机游戏狠狠地打击之后，我又一次离开纽约。那时的处境比破产还要糟糕，因为我欠下了大大小小的经纪公司一共10多万美元的债务。

我去了芝加哥，想在那里找到一笔数目不大的资金，有了这笔资金就意味着只需要多一点时间，我就可以赚回失去的资本。我之前与这里的一家交易所打过交道，他们对我的股票交易技术比较有信心，他们愿意让我在事务所里进行小规模操作，这可以证明他们眼光独到。

我小心谨慎地开始了自己的交易，但一件不同寻常的经历很快结束了我在芝加哥的短暂逗留。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奇经历。

一天，我收到了鲁修斯·塔克（Lucius Tucker）的一封信。我早就认识他，那时他是一家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的经理，我经常到他们的交易所里下单，只是后来同他失去了联系。这封电报上写着：

马上来纽约。塔克。

他已经从朋友那里了解到了我的处境，既然让我回纽约，一定是有什么事要商量。但当时我没有足够的钱来支持一次不必要的纽约之行，因此没有按照他说的话去做，而是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他。

我说：“我收到了你的电报，你是什么意思？”

“纽约有一位大银行家想要见你。”他回答道。

“是谁？”我想象不出到底会是谁。

“你来纽约，我自然会告诉你，不然，说什么都没用。”

“他想见我？”

“是的。”

“究竟是什么事？”

“我想他会亲自告诉你的。”塔克回答。

“难道不可以写信说给我吗？”

“不可以。”

“你再弄清楚一点。”我说。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听我说，我现在只想知道一点，就是这次旅行会让我白跑吗？”

“绝对不会，如果你来，肯定对你有好处。”

“一点暗示也不给我吗？”

“不可以，这样对他非常不公平，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会帮你到什么程度。但你一定要听我的，赶紧过来，快点！”塔克说。

“你能够确定这一点吗？”

“当然，他就想见你，不是别人。你最好快点来。发电报告诉我你坐哪趟火车，我会在火车站接你。”

“好的。”说完，我就挂上了电话。

我并不喜欢神秘的事，但塔克是可以信赖的人，他一点信息都不透露给我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芝加哥干得也不是很好，对这里没有什么留恋。以在芝加哥的交易速度算，不知道要过多长时间我才能赚到足够的钱来恢复我旧有的操盘规模。

我回到了纽约，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旅途中我并没有担心将来的事，可却不止一次地担心我的旅行费会分文不剩，而回纽约也会把大把时间浪费掉。我完全不知道在自己人生中最奇特的一次经历就这样开始了。

塔克在车站接我，并告诉我说，他在丹尼尔·威廉森先生的紧急要求下找我。威廉森是著名的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威廉森-布朗交易所的老板。威廉森先生叫塔克转告我，他为我制订了一个交易计划，坚信我一定会接受这个对我来说非常有利的计划。塔克对计划的内容一无所知。这家公司的声誉是一个最好的保证，他们不会要求我做任何不正当的事。

威廉森先生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也是这家公司的资深合伙人。这家公司由艾伯特·威廉森在19世纪70年代创立。那时并没有一个叫布朗的合伙人在公司里，多年以来也一直没有，在丹尼尔父亲的那个时代，这家公司就已经非常有名了。后来，丹尼尔继承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财产，所以他完全没有必要再做其他生意。他们有一个交易相当于100个一般客户的顾客——艾文·马坎，他是威廉森的姐夫。马坎除了是十多家银行和信托公司的董事之外，还是规模巨大的奇萨比克大西洋铁路系统（Chesapeake and Atlantic Railroad system）的总裁。他是继詹姆斯·席尔（James J. Hill）之后，铁路行业中最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财力雄厚，是名为道森堡帮（Fort Dawson）的银行小集团的发言人和主要成员。他拥有5000万到5亿美元的资产，在他去世之后，人们发现他拥有25000万美元的财产，而且都是在华尔街赚到的，这个客户很不得了吧！

塔克告诉我说，他刚刚接受了威廉森-布朗公司的一个职位，他非常适合这个职位，就好像是专门为他而设的一样。这家公司想要开发一般的经纪业务。他的职

责就是争取那些开办一般业务的客户。塔克劝说威廉森先生开办两家分公司，其中的一个设在城中心的一家大宾馆里，另一个设在芝加哥。我推测他们很有可能会把后一个位置留给我，委任我来当芝加哥分公司的经理。我不想接受这个职位，但也沒有责怪塔克，最好还是等他们提出来再拒绝。我需要静观其变。

塔克把我带到威廉森先生的私人办公室，把我介绍给他的顶头上司，然后就离开了。我决定先听听他说什么，然后再加以拒绝。

威廉森先生总能让人非常愉快，他是一个地道的绅士，和蔼可亲，热情周到，看得出来，他很容易交上朋友，而且可以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他身强体健，乐观开朗。他拥有多得数不过来的钞票，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他有卑鄙的动机。此外，再加上他的教育背景和社会经验，使他很容易地就表现出了礼貌和友善，不仅是友善，而且还乐于助人。

我并没有说什么，因为根本就没什么好说的，我习惯于让别人把话全部讲完之后，再阐述自己的观点。有人曾告诉我，已故的城市国民银行总裁詹姆斯·史蒂曼的习惯做法就是板着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听人阐述的。对了，这个人也是威廉森的好朋友。对于那些向他提出的意见，他总是会静静地倾听，在这个人说完之后，史蒂曼先生会继续瞅着他，就如同这个人还没有讲完一样。如果对方认为有必要再补充一些，就会继续讲下去。凝视和倾听是史蒂曼先生手中的一把利器，他经常会使对方提出的条件比他开口准备提出条件时优惠得多。

我一句话也没说，并不是想让对方提出更为优厚的条件，而是想把事情全部弄清楚。一个人在他把话完整阐述完之后，立刻作出决定，可以大大地节省时间，因此而能避免那些毫无意义的争辩和冗长的解释。就我所参与的商业建议来说，几乎每一个都能靠我迅速说是或否来决定。但如果没有了解建议的全部，我是不会迅速给出自己的判断的。

威廉森先生一直在说，而我则在倾听。他对我说，他听说过许多有关我在股市中操作的事，而我之所以会在棉花交易上大受挫折，是因为离开了自己的专长，对此他感到非常惋惜。但我的运气还不算差，所以有这个同他谈话的机会。他认为股票交易才是我的专长，觉得我天生就是在股市中发挥作用的人，不应该离开股市。

最后，他总结说：“李文斯顿先生，这就是我们希望同你做生意的原因。”

“做生意？怎么做？”我表示不解。

“当然是做你的经纪商了，我们公司希望接你的股票单子。”

我说：“我也很愿意把股票单子交给你们，但是，我办不到。”

“为什么办不到？”他问我。

“因为我没钱。”我回答。

这时威廉森先生露出了友善的微笑，他说：“这不是问题，我会出钱的。”说着，他拿出了一本支票簿，签了一张2.5万美元的支票，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把支票交给了我。

“我要这张支票干什么？”我问道。

“你可以先把它存在你的银行账户里。我希望你能够来我们公司交易。我并不在乎你到底是赢钱还是亏钱。假如这笔钱亏损光了，我会另外再给你一张私人支票。你没有必要过于小心，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我清楚这家公司规模庞大，生意兴旺，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业务，更不用给人一笔钱作为保证金。何况威廉森先生又是如此郑重其事地对待这件事！他并不是给我一张公司的信用卡，而是给了我非常实际的现金。他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如果我要进行交易，就必须通过他的公司，而且就算我把钱赔光了，他还会继续提供。这其中必有缘故。

于是，我问：“这是什么意思？”

“道理很简单，我就是希望你能来我们公司交易，并且在这里成为一个以大手笔交易闻名的客户。所有人都知道你在空头方面总是有大笔交易，这就是我对你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你以大笔炒作而闻名于股票交易市场。”

“我还是不明白。”我说。

“我坦白地跟你说吧，李文斯顿先生，我们有三两位非常有钱的客户，他们买卖股票的数量是相当大的。但我不希望当我们卖出一两万股股票时，华尔街都在怀疑我们这几位客户在做空头。假如华尔街知道你也在我们公司里做交易，那么，他们就搞不清楚市场上是你在做空头还是其他客户在做空头。”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希望用我巨大数量操作的名声来为他姐夫的投机做掩护！碰巧一年半之前我做空头时赚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钱，因此每当股市下跌时，华尔街上爱说闲话的人和愚蠢的造谣者就习以为常地指责我。时至今日，市场不景气时他们还会将此归结到是我在打压股市。

我没有丝毫考虑，一眼就看到了威廉森给我提供了一个迅速东山再起的机会。我收下了支票，把钱存入银行，在他的公司开了账户，立刻开始了交易。市场状况

良好而又活跃，波动范围很广，我用不着死守着一两支特别股票。我曾经说过，刚开始时我还害怕自己已经丧失了正确的操作交易能力，可事实上没有。在短短三周时间里，我就用威廉森借给我的2.5万美元赚到了11.2万美元。

于是，我去找威廉森，并对他说：“我是来还你借给我的2.5万美元的。”

可他却一边挥着手一边对我说：“不，不！”他的样子就如同是我端给他一杯蓖麻油鸡尾酒一样。“不必了，等你赚到足够的钱时再说吧，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账户里才累积起一点点的钱而已。”

此时，我铸成了大错，同在华尔街生涯中犯下的任何过错相比，这个错误使我更加感到懊悔。它让我多年以来意志消沉、痛苦不堪。我应该坚持还他钱。但当时我正向着比我亏损掉的钱还要多的财富迈进，而且是大踏步地迈进。三周以来，我的平均利润达到了每周150%的增长同时也在逐渐扩大交易规模。但我没有使自己解脱身担债务的负担，也没有坚决让威廉森收下那2.5万美元，反而听从了他。尽管很感激他，但我并不想欠别人的钱或是人情。钱财上的债务我可以用钱财去偿还，可是人情和善意我就得以同样的方式去还，或许你还会发现，这些道德良心上的亏欠有时候是不可估价的，你需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而且没有法律说明这种补偿的止境在哪里。

我一点也没动这笔钱，重新开始了其他交易。进展非常顺利，我恢复了以往的交易能力，而且肯定自己过不了多久就可以恢复1907年时那种大刀阔斧的状态。一旦进入了那种状态，我所要求的只是市场能够维持得稍久一点而已，因为这样就能弥补我以前的损失。其实赚钱与否并不使我在意，让我高兴的是，我正在摆脱从前犯错误的那种状态，那些身不由己的习惯终将会被我彻底甩掉。几个月以来，这种习惯使我陷入到迷惘之中，不过现在我已经从中吸取教训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又开始变为一个空头，放空了好几只铁路股。其中的一只是奇萨比克大西洋（Chesapeake & Atlantic）铁路，大约放空了8000股。

一天早晨，在开盘之前，威廉森把我叫到了他的私人办公室，对我说：“拉利，暂时不要在奇萨比克大西洋上做文章了。我是说你做空卖出了8000股，这样做不太妙。今天早上，我已经在伦敦替你回补，并且转为做多了。”

我确信奇萨比克大西洋会下跌，大盘行情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而且我对整个交易市场都看空，尽管不是极度看空，但也足以让我适量放空，因为只有这样会比较安全。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看空整个股市，所有股票都会下跌。”



他摇着头说：“因为我刚好了解到一些你不知道的有关奇萨比克大西洋的情况。我给你的忠告是，等我明确告诉你放空不危险时你再做空头。”

我还能说些什么？这不算是愚蠢的小道消息，而是一个明智的暗示，还是董事长妻舅提出的劝告。威廉森不仅是马坎最亲密的朋友，且对我也一直友好而慷慨。他对我很信任，而我非常感激他，因此也就没什么异议。我的情感又一次地征服了我的判断，我让步了，这也正是我毁灭的开始。尽管感激是一个体面绅士不得不拥有的品质，但一个人不应该被感激彻底羁绊住。此后，我所面临的第一个打击就是亏掉了所有利润。不仅如此，我还欠公司15万美元的债务。我感到很不舒服，但威廉森却告诉我不必着急。

他对我承诺：“我一定会帮你渡过难关。肯定会这样做的，但得你提出来让我放手去做。你必须停止独立地操作了，我不能一边帮你的忙，一边又让你彻底破坏我替你所做的一切。不如你暂时把股市抛在一边，给我个为你赚点钱的机会。你看如何？”

现在我该如何处理？我考虑了他的好意，又不能做出被认为是忘恩负义的事。他风度翩翩，态度和蔼，让人觉得愉快而友善。我记得他那里全是鼓励的话，使我确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大概就在6个月之后的一天，他笑容满面地找到我，并且给了我几张支票，对我说：“我告诉过你会帮你摆脱现在的处境，我确实做到了。”接着，我发现他不仅把我所有的债务都抹掉了，而且还给了我一小笔资金。

我认为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就使这笔钱增加，因为当时市场的情况非常好。可他告诉我：“我替你买了1万股南大西洋。”这是他姐夫马坎控制的另外一条铁路股票，而且马坎也主导了这只股票在市场上的生杀大权。

如果有人对你就像威廉森对我那样，那不管对市场有什么样的看法，你只能说“谢谢”二字。你或许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但就像席恩常说的那样，“在你下注之后才能看得清楚。”威廉森替我下了注，用的是他自己的钱。

南大西洋跌了，而且始终都涨不起来，我又亏损了，已经记不得亏了多少，最后，威廉森替我把这只股票卖光了。我只能欠他更多了。在你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债主吧？他一声抱怨也没有，反而尽说一些鼓励和劝告的话来宽慰我。而那笔损失后来也被他用同样慷慨大方且神秘莫测的方式替我弥补上了。

他没有透露任何的细节给我，一切都在账目上罗列着。威廉森只是对我说：“我们用其他交易赚到的钱为你弥补了南大西洋上的损失。”他还告诉我他是怎么卖

掉7500股其他股票并在上面赚了不少钱的。我可以告诉你，在他告诉我债务解除之前，我始终都不清楚最后那些交易的任何细节。

这样的事发生了很多次，我认真地思考了几次，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现在的情况，最后终于恍然大悟。显而易见，我一直被威廉森利用。对此我非常恼火，更让人气愤的是我居然没有早些发现这件事。我把整个经过都回忆了一遍，马上去找威廉森，我告诉他，我跟他公司的缘分已尽，然后就迅速离开了威廉森-布朗公司。我没有指责他或他的任何合伙人，这样对我没有什么好处。但我得承认对自己十分恼火，这种恼火的程度和对威廉森-布朗公司的气愤程度差不多。

亏钱不是让我恼火的原因。每当在股市中亏钱，我都会认为自己会从中学到点什么，因此，钱就当是拿来交学费的。一个人要获得经验，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但在威廉森公司获得的经验里有某种东西深深刺伤了我，那就是平白无故地失去最好的机会。亏钱算不上什么大事，因为你总可以再去补回来。但当时的机会可不是每天都会出现的。

你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市场非常有利于交易。我是正确的，我的判断很准确，那绝对是赚几百万美元的机会。可我却任凭感恩的想法干扰了自己的计划，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我必须照着威廉森要求我的方式去做。这样的情形比同亲戚做生意还令人感到厌恶。真是差劲的生意！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自此以后，我实际上再也没有赚大钱的机会了。市场已经平淡下来，形势愈来愈糟。我不仅失去了自己所拥有的全部资产，而且再次债台高筑，比以前任何一次都严重。那几年是我收益不好的一段贫困岁月，1911年、1912年、1913年和1914年都是如此。不但赚不到钱，更重要的是总没有什么机会，我的日子比以前难过很多。

只要损失不是伴随着对往事的怨恨而来，那亏钱不能使人感到不自在。而这正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所在，我无法摆脱怨恨过往的影响，它使我内心不安，甚至使我一步一步走向毁灭。我知道一个股票交易者易于暴露的弱点是不计其数的。对我来说，在威廉森公司里那样其实也很正常，但作为一个操盘手，任凭违背自己的判断来进行交易既不恰当又不明智。尽管不应该知恩不报，可这不应该发生在股市上，大盘的走势并不具有绅士风度，大盘对忠诚者也绝不会另有嘉奖。我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彻底改变操盘手的本质，不会只为了在股市中能够进行交易就彻头彻尾地向外界因素妥协。生意就是生意！一个股市操盘手只应该依靠自己的判断去入市。

这一段经历十分奇特。威廉森第一次同我见面时，说话十分诚恳。每当他的公司在一只股票上做了几千股的生意，华尔街就会武断地得出结论，马坎又在买进或卖出了。他是这家公司的大客户，只在这家公司做交易，而且，他是华尔街曾经有过的最优秀且最具实力的操盘手之一。我被当做烟雾弹利用了，特别是掩护马坎的卖出。

在我加入这家证券公司之后不久，马坎就生病了。其实他的病很早就被诊断为不治之症，当然，威廉森在马坎自己知道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而这也是威廉森回补我放空奇萨比克大西洋股票的原因。他开始把他姐夫拥有的奇萨比克大西洋和其他股票变成现金。

在马坎去世之后，财产管理人不得不把他的股票投资和半股票投资变为现金，那时，已经进入了空头市场。威廉森想方设法按照他的方式来控制我，这对马坎的财产大有帮助。当我说自己是个交易量很大的老手并对股市有着绝对正确的看法时，并不是在自吹自擂。我知道威廉森了解我在1907年时空头市场上的成功操作，他不会冒险，也不会让我自由自在地进行操作。如果我继续我行我素，按照原有的方式去操作，那将会赚到许多钱。在他卖出马坎一部分财产时，我已经操纵着几十万股股票了。作为一个活跃的空头大户，马坎的继承人会因为我而造成巨大的损失，或许会有几千几百万美元吧，这在马坎留下的2亿美元资产中也不是一个小数。

在他们看来，先让我负债然后为我还债比让我在其他公司活跃地进行空头交易所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全力放空，然而，出于对威廉森的感激之情，我并没有破坏他的好意。

我一直认为这是我做股票经历中所遇到的最精彩而又最不幸的事。假如我把它当成是一个教训，那这个教训所花费的代价实在太高了，它使我东山再起的时间推迟了好几年。我还很年轻，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赚回几千万美元的机会。然而，5年的时间对于一个穷光蛋来说可不算短了。年轻也好，年老也罢，我想没有人喜欢贫穷。没有游艇的生活比没有市场交易的生活要容易得多。我装满财富的钱包就这样被丢掉了，人生中最大的机会就摆在我的面前，可我却不能伸手去拿。这个丹尼尔·威廉森真是个厉害角色，他目光远大、足智多谋、精明透顶、勇猛果敢。他是个思想家，想象力丰富，能够发现任何人身上的弱点，然后冷静地制订计划，毫不留情地去打击这个弱点。他的评估总是既快速又准确，很快就想出了对付我的办

法，他知道怎样做就可以把我变得在这个市场上无所作为，这样一来，我就没有丝毫威力了。实际上，他并没有骗走我一分钱。相反，在金钱方面，他对我表现得十分大方慷慨，他爱他的姐姐马坎夫人，并且也尽到了他认为应负的责任。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第十四章

### 500股创造翻身奇迹

在我看来，我命中注定是要受到挫折的。或许这是天意，或许这是上帝在考验我。然而，我并没有因为人生中的挫折而不计手段地攫取利益，以让自己走出困境。在交易生涯中，我没有犯下任何必须对债务人补偿的罪过。我也不是容易上当的傻瓜。我所做的事，或者应该说我没有做的事，都是在42街以北的纽约金融区应该得到赞扬而不是遭到谴责的事。在华尔街这个地方，它既荒谬又代价高昂。这件事情最糟糕的教训是让人认为，如果想要在股市上站稳脚跟，那你就必须设法使自己失去人情味，至少减少一些人情味。

在离开威廉森-布朗公司之后，我一直耿耿于怀，尤其是想到市场上最美好的机会已经失去了，我更加恼火自己的愚蠢。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挣不到钱的漫长岁月之中，整整4年都是没有收成的年头，甚至连一分钱都赚不到。就如同比利·亨利曾经说过的那样——“这是连臭鼬都制造不出臭味的市场。”

在我看来，我命中注定是要受到挫折的。或许这是天意，或许这是上帝在考验我。然而，因为人生中的挫折而不计手段地攫取利益，以让自己走出困境。在交易生涯中，我没有犯下任何必须对债务人补偿的罪过。我也不是容易上当的傻瓜。我所做的事，或者应该说是我没有做的事，都是在42街以北的纽约金融区应该得到赞扬而不是遭到谴责的事。在华尔街这个地方，它既荒谬又代价高昂。这件事情最糟糕的教训是让人认为，如果想要在股市上站稳脚跟，那你就必须设法使自己失去人情味，至少减少一些人情味。

我离开了威廉森公司，到其他交易所去操作，但每一个地方都没有赚到钱。或许是命该如此，我总是设法强迫市场给我它给不了的东西——赚钱的机会。要得到信用保证金并不难，因为认识我的人对我都很有信心。但到了我停止用自己的信用进行交易时，已经欠下了远远超过100万美元的债务。

问题不在于我已经丧失了交易能力，也不在于我做事情没有把握，而是因为在那倒霉的4年里，赚钱的机会根本就不存在。我仍然继续努力，一如既往地苦干，只是想要赚到一笔本钱，可结果却是背上了更多债务。我不愿意欠朋友更多钱，所以主动停止了自己的交易，转而靠代客操盘维持生计，那些人认为我对股票市场很在行，即便是在萧条市场中也可以应付自如。如果有利润，我就按比例抽取回报，可这时的市场哪有利润可言。我就是这样维持那一段生活的。

当然，我并不总是在亏钱，可毕竟没有赚到足够的钱来大幅减少自己的债务。随着时间的延续，我的情况更加糟糕了，面对眼前的惨状，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沮丧。

没有一件事情顺利。从身家数百万美元、拥有豪华游艇沦落到负债累累、艰难

度日，如此大的落差让我感叹。尽管我并不喜欢现在的样子，可也没有顾影自怜。不能无休止地等待时间和上帝来终止我的困苦！所以，我无时不刻不在琢磨自己应该如何摆脱困境。显而易见，脱离困境的唯一办法是赚钱。要赚到钱，我只有进行成功的交易才行。以前我成功过，而现在更需要再成功一次。过去的我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微小资本变为巨额财富，这使我觉得市场还是会给我机会的。

我反复告诫自己，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怪不到市场的头上。既然已经如此，我还有什么问题呢？当问自己这个问题时，是希望自己能够更为清晰地研究不同阶段的交易状态。我冷静地思考着这一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自己总在担心欠别人的债务。这一点始终困扰着我，让我一直都没有摆脱精神上的不安状态。我必须告诉你，这不仅仅是一种负债心理。任何生意人做生意过程中都会负债，我的大部分债务也不过是商业债务，它们源于对我不利的市场形势。与商人遇到了罕见而持久的不正常经济气候相比，我的情况还不是很糟的。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由于还不起别人的债务，我对自己的债务不再觉得理直气壮。要知道，当时我欠了100多万美元的债务，这些全是在股票市场上的损失。幸运的是，我的大部分债主都十分友好，他们大多没有找我的麻烦，除了两个总是纠缠我的人——我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当我赚钱时，他们都在我的身边，想知道我究竟赚了多少钱，并且坚持要分到属于他们的那一份利润。其中的一个人，我只欠了他800美元，可却威胁说要去法庭控告，还说要扣押我的财产等等。我真想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会认为我在藏匿财产，或许是因为我看起来并不像一个穷困潦倒的无业游民。

我仔细研究了自己在操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我需要做的不是去研读股市行情走势，而是学会读懂自己。这个结论相当冷静，只要我还是忧心忡忡，那就永远也取得不了半点值得夸耀的成就；只要我欠着别人的债，我就会一直在担忧。我是说，只要我的债主继续来骚扰我或者是坚持在我投入资金之前先还他们债务，我就永远也不可能东山再起。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摆脱不了债务危机，那我终究会破产。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该怎样做才能解放自己的心灵呢？

这听起来似乎很容易，而且也很合理，难道不是这样吗？但这不仅仅使人感到不愉快，更重要的是让我陷入一种自己深恶痛绝的处境，我不愿意把自己置于一种被人误解和曲解的境地。我本人对金钱从来都不怎么在乎，也从来没有重视它们，



更不会重视到认为值得为金钱而说谎的地步。可我也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看待金钱。我也清楚，假如生意有所好转，那我就还会还清每一个人的债务。问题是，除非我能按照原来的交易方式去做生意，否则，永远都无法清偿那100万美元。

我鼓起勇气去见那些债主，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我的私人朋友或者老朋友。

我开诚布公地把眼前的形势对他们讲了，而且，还告诉他们：“我不打算还你们的债了，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不想还，而是必须先考虑如何赚钱。我断断续续地思考这个解决方法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可一直没有勇气站在这里对你们坦诚地讲出来。如果我早就这样做，我想对大家都会好很多。情况简单明了，如果我仍然因为那些债务而感到困扰或受到骚扰，那就无法回到原来的交易状态中。现在我已经决定要做一年前就该做的事。除了刚才对你们讲的理由之外，我没有其他什么要说的了。”

第一个站出来讲话的人是代表他自己的公司的，但他说出了所有债权人的意思。他说：“李文斯顿，你现在的情况，我们都非常清楚。你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吧，我们都会帮助你的。你让律师准备一份表达你意愿的文件，我们都会在上面签名。”

这基本上就是所有大债主的意思，同时，也是华尔街对交易者有利的一面。它体现的不仅是美好的天性或者公正的风度，更是一种睿智的象征，因为这显而易见是笔划得来的生意。但我还是要感谢他们的好心以及这种干事业的积极进取的精神。

这些债权人对我累计高达100多万美元的债务网开一面。只有两个小债主拒不签字。其中一位就是我说过的那位为了800美元而要告我的人，另一位是一家已经倒闭的证券交易所的经纪商，我欠他们6万美元，但接管者完全不清楚我的底细，所以从早到晚紧跟着我。即便他们有意想效仿那些大债主们的做法，但我想，法院也不会让他们签字了结的。总之，我破产账目清单上的债务现在只剩下了大约10万美元。

当我看见报纸上披露自己这件事时，十分不快。我一向都不拖欠其他人的债务，可这次经历还是使我颜面扫地。我很清楚，只要还活着，就得偿还每个债权人的债，可这则报道的并非都这么理解我。在看过报道之后，我甚至都羞于外出，

觉得自己无地自容。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我无法向你描述摆脱这种感觉有多么好，只知道自已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股市中去了，这是一种轻松愉快的状态，简直是如释重负！

摆脱了债务纠缠之后，我的心灵已经得到解脱，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了。对于我来说，这就代表了成功的希望，下一步我只需要筹集到一笔资金来做交易资本。证券交易所从1914年7月31日到12月一直处于休市状态中，而华尔街此时也深陷在一片大萧条之中，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任何生意可做。我几乎欠每个朋友的债，但他们对我都非常友善，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再张口向他们借钱。

要筹集到一笔交易本金真是比登天还难，证券交易所已经休市，我无法从券商那里得到帮忙。我试了好几个地方，都毫无用处。

实在没有办法之下，我不得不去找丹尼尔·威廉森。那是1915年2月。我告诉他我已摆脱了梦魇般的债务困扰，现在准备像从前那样去交易了。或许你还记得，当他需要我时，不等我开口他就主动借给了我2.5万美元。

现在是我需要他了，他却说：“要是你看上了某只股票不错，而想买500股，那你大可去买，没有任何问题。”

我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以前他一直在阻碍我赚钱，而且，他们公司还从我手上赚到了许多手续费。我承认，一旦想到威廉森-布朗公司没有借给我可以卷土重来的现金，心里就感到相当难受。我认为刚开始交易时要谨慎。假如一上来就操作比500股更多的股票，我会更容易恢复财力，也会更快一些。但当时的情况就是你看到的，我只有这一次卷土重来的机会，区区500股而已。

在离开威廉森的交易所之后，我研究了一下整体形势，特别是自己存在的问题。当时的市场明显是多头，对这样的情况，其他成百上千的交易者和我一样清楚。不一样的是我的资本只是别人许诺下的可以买500股的资金。我受到了一种限制，且没有回旋的余地，除此之外又别无他法。最初的交易中，我甚至连小小的挫折都承受不起。我必须使自己的第一次操作就累积起所需要的本钱，也就是说，这500股是必须要获利的！只有这样我才能赚到实实在在的钱。同时我也清楚，除非是我拥有足够的交易资本，否则，就不可能作出有效的判断。没有足够的保证金，我就不可能以一种冷酷而不带偏见的态度去面对这种游戏，这样的态度来自于能承受一定损失的能力。要知道，在测试市场状况时，往往要先经历一些小规模亏损，然后再投入大笔的资本翻盘。

在整个投资生涯中，此时成了最为关键的一个阶段。如果我失败了，那么，即便以后还有其他机会，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地方。我无法确定自己还能不能得到另一笔资金再来尝试一次。现在的形势就是，我必须等到最佳时机，然后果断出手。

此后，我很长时间都没有去威廉森的交易所，大概有6个星期。我是有意避开他们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去研究大盘了。而且，我害怕如果我去了公司因为自己能够买进500股承诺，而会受到诱惑，在错误的时间里进行交易，或者选错了投资股票。要知道，交易者除了要研究市场基本形势，牢记以往的教训，考虑普通交易者心理以及了解经纪商限制之外，还必须最大限度地认识自己！换句话说，他需要注意自己的薄弱环节。对于人性，你完全没有必要生它的气。我逐渐地意识到，了解自己其实与研究大盘同等重要。对自己的某些冲动或是由市场火爆所引发的诱惑，我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估算，反思这样的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应。另外，我在进行研究和估算时的精神状态像极了我在考虑收成状况或者分析盈余报告时的心情。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尽管我仍然一文不名，而且还急于恢复旧有的交易方式，但却在另一家我不能进行买卖的证券交易所里仔细研究着大盘走势，我全神贯注地盯着报价黑板，不肯错过任何一笔交易，耐心地等待着重要心理关卡的到来，因为那对于我来说就是全力买进的信号。

股市的现状，整个世界都十分清楚。最重要的时间窗口就是1915年最初那几天，而伯利恒钢铁是我最为看好的股票。我几乎可以确定这只股票一定会大涨，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为了保证这唯一一次操作就能盈利，我决定在这只股票突破100元面值之后采取行动，必须这样做。

我曾经说过，我的操作经验显示某只股票在第一次突破100美元、200美元或300美元时，它的价格几乎总是会再继续上涨30~50个点；而且，在突破300元的整数关口后，上涨的速度要比突破100美元和200美元之后更快。在我先前大手笔操作成功的股票中，其中一只安纳康达，这只股票突破200美元时我开始买进，仅过了一天，就在260美元价位获利了结。在股票刚刚突破面值时买进是我习惯采用的一种操作手法，它甚至可以追溯到早年我在空中交易所里交易的那段岁月。这个操作手法真是相当古老了。

我想你应该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渴望能够恢复过去的那种交易规模。我盼望着

能够快些开始自己的操作，而不去想其他任何事情，然而，必须要克制自己的冲动。每天，我都在看着伯利恒钢铁上涨，而且越涨越高，就如同已经完全确定了这只股票的走势一样，但我还是像前些天一样，尽量压制自己跑到威廉森-布朗公司去买进这500股的冲动。在我看来，我必须竭尽所能，尽可能稳操胜券地把自己第一笔操作做好。

那只股票每上涨一个点就意味着我可以赚到500美元。在第一次上涨10个点时，我原本可以增加筹码，这样，我就并非仅持有500股了，可以赚到更多钱。但我一直端坐在那里，没有听从内心爆发出来的喋喋不休的欲望和大声喧哗的信念，而只是听从经验发出来的冷静声音以及常识带给我的合理忠告。一旦我筹集到了稍具规模的资金，就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但在缺少本钱的时候，即便是再微小的冒险，也是我力所不能及的奢望。整整6个星期以来，我都在耐心等待，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常识最终还是战胜了贪婪和欲望。

正当我开始犹豫不决、忧心忡忡的时候，那只股票已经突破了90美元。想想吧，当初我是如此看好这只股票，可并没有大胆买进，我究竟少赚了多少钱啊？当这只股票上涨到98美元时，我告诉自己：“伯利恒会突破100美元的，到那个时候，我再出手！”关于这只股票的走势，大盘说得再明白不过。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当股价记录器打印出98美元时，大盘的报价已经是100美元了。我知道这并不是我希望的声音，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情形，而是我对大盘行情的本能反应。我告诉自己：“我不能等到报价单上的数字涨过100美元！我必须立刻买进，因为这只股票已经突破了票面价值。”

我匆匆赶往威廉森-布朗公司，一下子买进了500股伯利恒钢铁，当时的价位是98美元，我在98美元到99美元之间买进了500股，当买进完成之后，这只股票立刻飞速上涨。当天晚上收盘时，它的股价已经涨到了114美元或115美元，我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又买进了500股。

第二天，伯利恒钢铁上涨到了145美元，我终于有资本了。这些钱可都是我费尽千辛万苦赚来的。为了等待正确的时机，我足足浪费了6个星期的时间，这6个星期也是我最耗费心神的一段时间。这样做还是得到了回报，因为我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资本，足以用来支持我进行较大规模的交易。要知道，仅仅是那500股，我是不会有这样的成就的。

对我来说，第一步至关重要，其实，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第一步都是十分重

要的。在伯利恒这笔交易完成之后，我的操作已经越来越顺利，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你甚至不会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在进行交易。其实我此时的交易风格也不是与以往完全一样，凡是我原来烦恼和出错的地方，现在都已经变得既愉快又正确了。没有债主来烦我，也不会因为缺乏资金而受到干扰，诸如此类的情形再也不会妨碍我的思考。从此以后，我只会倾听经验告诉我的真正声音，而且会不断赚钱。

就在我朝着确定无疑的财富大踏步向前迈进时，突然间，我遇到了“露西塔妮雅号”被击沉而造成的市场跌势。每隔一点时间，人们就会感觉到心窝被狠狠地刺痛了一下，这很有可能是在提醒他一件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实，然而，任何人都无法对市场作出正确判断，也没有哪个人可以摆脱不利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我听其他人说，“露西塔妮雅号”被鱼雷击沉的消息并不会对专业投机家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人们还说，在华尔街知道这件事情之前，他们就已经知道了。我太不明智了，没有借助这提前听到的消息来躲避灾难，我能告诉你的就是，由于“露西塔妮雅号”被击沉所造成的跌势以及我不明智的选择，我无法成功地预测出随后出现的价格反弹，从而造成了亏损。到了1915年年底，我猛然间发现，自己在经纪商的账户中大约只剩下14万美元了，这就是我当时实际赚到的全部资金。尽管在整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对市场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可实际所得只有这些。

第二年，我的表现要好得多，运气也很好。多头市场是极为疯狂的，而我也对它相当看好。事情非常顺利，我的投资活动连连得手。在我看来，除了赚钱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的事情可做。这让我想起了标准石油公司已故的罗杰斯所说过的话，他说，当一个人赚钱时机到来时，钱是挡也挡不住的，就如同走到暴雨中而没带雨伞的人，想不被雨水淋湿是不可能的。当时的股市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多头市场。这一点人人都清楚，协约国从美国购买了各种各样的物资，使美国一下子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我们拥有任何国家都无法出售的产品，因此而飞速地聚集着世界各地的财富。全世界的黄金都像洪流一般涌入这个国家。通货膨胀在所难免，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所有东西都会涨价。

所有的事情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股价上涨几乎完全不需要炒作。这就是为什么同多头市场相比，现在所做的准备工作要少得多的缘故。所谓的“战争新娘”景气，战时繁荣不仅比其他因素促使的繁荣更加自然，而且，大众的获利也是前所未有的。换句话说，1915年的股市获利比华尔街历史上的任何兴旺时期都要多。普通交易者并没有把他们全部账面利润都变成实实在在的现金，他们也没有长期保有

真正已经获利了结的利润，这只是历史更为频繁地一次重演而已。没有哪个地方能像华尔街这样，有如此猖狂的历史，以致它会经常反复发生。当你阅读有关那个时代的兴旺或痛苦的文字时，最让你感到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今天的股票投机还是今天的股票投资商人，他们与过去的差别都是那样小。实际上，这样的游戏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而人性也是始终如一的。

我亲身经历了1916年的多头市场，同其他任何人一样保持乐观，当然也时刻警惕着危险的到来。任何事情都会结束，这一点我很清楚，其他人也一样清楚。这让我时刻保持警惕，留意所有可能的预兆。我并非对猜想暗示来自何处特别感兴趣，所以，当时我不认为而且也从不认为自己应该站在市场的一边或者是另一边，我也不想同市场结下生生世世的不解之缘。多头市场使我银行账户的余额大幅度增加，空头市场对我也十分慷慨，但是如果不是有十分明确的指示信息，是不足以让我坚守多方或是空方的。对现在的交易者来说，他完全没有必要对多方或者空方中的任何一方宣誓效忠，因为正确性才是你唯一需要关注的事。

还有一件事不能忘记，那就是市场往往不是在荣光焕发中达到顶点的，同样的道理，它也不会以其相反的形式突然宣布结束。股市可能或者经常在价格普遍开始下跌之前就终止了买空局面。每当我注意到这点时，期望已久的警告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到来，那些在股市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股票会从最高点下降几个百分点，但这是若干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下跌，而且再也不会涨上去了。显而易见，这些股票的涨势已经结束，我必须对自己的操作方法再次作出改变。

在多头市场中，价格趋势自然是百分之百地上扬。所以，当任何一只股票背离大势时，你都有理由认为这种特别股票出现了异动。对一个有经验的交易者来说，这一点已经足以使他判断出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能总是期望着大盘来说明所有问题。大盘会明确告诉你在什么时候离场，而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倾听它的忠告，而不是等待着大盘发出一份合法的批准文件。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我注意到以前一直遥遥领先的那些股票已经失去了上涨势头，它们分别有了不同规模的下跌，然后停在那里原地不动。与此同时，股市中出现了其他的领涨股票，在这些股票带动下，股市整体继续上扬。由于那些上市公司本身经营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出现这些异动的原因只能在其他方面。这些股票顺势涨了好几个月，虽然在它们停止上涨时，多头势头依旧迅猛无比，然而，对于那些特定股票来说，这便意味着多头市场已经结束了。至于其他股票趋势，仍然是不

明朗的。

完全没有必要为此而茫然不知所措，也不应该裹足不前，因为这当中并没有什么危险的陷阱。当时我还没有完全看空市场，因为大盘告诉我的走势并非空头市场。我认为多头市场结束的日子并没有来到，只是它已近在咫尺了。在空头市场到来之前，我觉得还可以做多赚钱。既然如此，我卖出了不看好并且已经停止上涨的股票，同时由于其他股票还隐含着上涨潜力，所以一边卖出，一边买进。

那些已经失去领涨地位的股票，我坚决卖出。我所拥有的每只股票都放空了5000股。此后，我又做多新的处于领涨地位的股票。被我放空的那些股票并没有多好的表现，而我做多的股票果然依旧在上涨。当我买进做多的股票也停止上涨时，毫无疑问，我把它们全部卖出，再反过来做空，每只股票都被放空了5000股。

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已经偏向于空头了。想要赚大钱，就必须要在下一次跌势中抓住机会。尽管我十分确定在多头市场真正结束之前，空头市场已经到来，但我也明白全力做空的时机还不成熟。保守而不采取行动是行不通的，可又不能操之过急，做得太快毫无道理。大盘只告诉我说，空方主力部队先锋已经在全力推进，时机正在逐渐成熟。

我不停地买进和卖出，大约经过了一个月的交易之后，在12只不同股票上我总共放空了6万股，刚好每只放空5000股。这些股票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都是交易者们的抢手货，因为它们当时一直都是活跃在市场上的领涨股票。尽管这6万股并不是很大的空头部位，然而，不要忘记，市场还没有明确疲软下来呢。

有一天，整个市场都变得很不景气，所有股票都开始下跌。这时，在我所放空的那12只股票之中，每只股票都至少有4个点的浮动利润，这证明我的操盘是正确的。大盘行情告诉我，现在放空已经非常安全，于是，我立刻又把放空的筹码增加了一倍。

我逐渐地把自己的空头部位建立起来。股市已经明显是空头市场了，而我正是在这样的市场中放空股票。完全没有必要去刻意地打压市场，因为股市必定会按照我的预测去运行，在意识到这点后，我知道自己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耐心等待。在我把筹码增加一倍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任何交易。大约在我建立全部放空部位之后的第七周，著名的“消息泄露事件”爆发了，所有股票都在暴跌。据知情人士透露，有人事先从华盛顿得知了这个消息，知道威尔逊总统即将发表演说，说很快就会给欧洲带来和平。当然，世界大战引发并且维持了战时经济繁荣，

一切都要托世界大战的福，一旦和平来临，就意味着市场开始转化为空头。一个最精明的场内交易员被指责利用事先得到的消息获利，而他辩解自己并没有依靠任何消息卖出股票，因为他本来就认为空头市场已经近在咫尺了。他大概不知道，我早在七周之前就已经把空头部位增加了一倍。

这个消息引发了股票市场的严重下跌，我自然地回补了自己的空头部位。对我来说，这是当时唯一能做的操作。在制订计划时，当你遇到了某种不希望发生的事情，那么，你就应该学会利用慈善的命运之神提供给你的机遇。暴跌如此严重的股市就意味着你有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完全可以进入这个市场中，而这也是你把账面利润转化为实际金钱的最佳时机。即便是在空头市场，一个人也不是总有买进12万股股票而不把价位抬高的机会。因此，必须要等待市场给他的机会，尽管买进了这么多股票却不会损害账面上已有的利润。

我要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凭着这个特殊理由在这个特殊时刻指望股市特殊暴跌。在前面我已经说过，凭着30年的交易经验，我知道这种事情一般都是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推进的，我也正是根据这个原则来决定自己在市场上的部位。另一件需要牢记于心的事是绝对不要企图在最高价位卖出股票。这是不明智的做法，明智的做法是要在明确的回档之后，也就是要在没有反弹时放空。

在1916年这一年中，我大约净赚了300万美元。我的操盘手法就是在多头市场延续时做多而在空头市场开始时放空。我已经说过了，交易者没有必要与市场结下生生世世的不解之缘。

那年冬天，我像往常一样去美国南部的棕榈滩度假，我非常喜欢在那里的海边钓鱼。在股票和小麦期货的交易上，我也因为做空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利润。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我，这让我过得非常愉快。当然，除非是到欧洲去，否则，我不可能真正摆脱对股票或期货市场的牵挂。比如我在纽约州北部埃迪隆达（Adirondacks）的家里就有一条直通线路，从经纪商那里一直通到我家。

在棕榈滩度假期间，我总是习惯性地到经纪商的分公司去。我注意到棉花市场出现了强势特征，价格正在上涨，而这正是我没有涉及的一个领域。大约就在这个时候——1917年，我听说了许多关于威尔逊总统为带来和平所作出努力的事情。这样的报道都是从华盛顿来的。一般来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新闻界的电报快讯，另一种是棕榈滩的朋友们以忠告的形式私下传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天我有了这样的看法：很多种市场的走势都反映了市场认为威尔逊先生会成功的信心。假如和



平已经近在咫尺，那么，股票和小麦应该都会下跌，而棉花则会上涨。在股票与小麦交易方面，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对于棉花期货的交易，我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碰过它们了。

那天下午2点20分的时候，我还一包棉花都没有买进；但到了2点25分时，我认为和平即将到来了，一下子就买进了1.5万包棉花。我打算用原有的操盘方法来进行交易，从而买进所需要的棉花，这种操作系统，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那天下午股市收盘之后，我们收到了德国“无限制战争”的声明这意味着和平还远没有到来。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等第二天股市开盘之后再做打算。我记得当天晚上在葛丽莱俱乐部，一位最具实力的美国工业巨头准备以低于当天下午收盘价5个点的价格抛售其拥有的美国钢铁公司的所有股票。有几个来自“钢铁之都”匹兹堡的百万富翁也在场，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买进这些钢铁股。因为他们知道开盘之后一定会出现暴跌。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早晨，股市和期货市场一开盘就混乱不堪，你应该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有些股票直接以低于昨天收盘价8个点的价格开盘，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回补所有空头部位的大好机会。就像前文中我说过的那样，在空头市场中，要是股市发展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一片混乱，那么，买进就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假如你操作的是相当大的部位，那你可以用既快速而又不必担心利润缩水的方式来把账面利润变成实质利润，这也是你所能采用的唯一方法。比如说，仅仅是美国钢铁公司这只股票，我就放空了大约5万股。我同时也放空了其他股票，但当我看到有买进机会时，则立刻选择了回补。这次操盘使我获得了大约150万美元的利润。对任何一个交易者来说，这都是不容忽视的机会。

在前一天下午的收盘前半个小时我买进了1.5包棉花，可一开盘就下跌了500个点。这真算得上是空前的跌幅了！这意味着我在一夜之间损失了37.5万美元。在股票和小麦期货交易中，正确的操盘手法应该是在下跌时趁势回补，然而，在棉花交易上我却不能采取同样的操盘手法。我需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尽管我总是认为犯了错误就要付出代价，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在这天早上就宣告自己在棉花期货上的失败。此时我忽然意识到，来这里度假是为了享受一段美好的垂钓时光，并不是为了认真思考棉花期货市场的操盘手法。另外，我已经在小麦期货和股票市场上赚到了巨额利润，就算棉花交易中有点损失，也无所谓。大不了，我把自己的利润看成只有100万美元，而不是150万美元，这只不过是记账时需要考虑的问题罢了。

如果我在前一天收盘前没有买下棉花的话，这37.5万美元的损失就不会出现。从这件事情中我得到的教训是操盘不当会使你快速损失掉一大笔钱。我的主要部位是绝对正确的，而我因为一个完全违背自己意愿的偶发事件受益，只是这个事件的性质刚好与导致我炒作股票和小麦的因素相反。请你注意，沿着最小阻力方向进行交易再一次向每一个交易者表明了它的价值。大盘走势正像我所预料的那样，尽管德国人的声明已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市场因素，但是它没有颠覆市场。假如情况就像我所估计的那样——和平很快就会到来，那么，我的三笔交易就百分之百都获利；因为在和平到来之后，股票和小麦的价格肯定会下跌，而棉花的价格会急速上涨。这样在三个不同的市场中，我都会获得利润。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我在股票市场和小麦市场的部位都是正确的，而这也正是偶发事件所给我带来帮助的原因。在棉花期货交易上，我将自己的操作建立在将会发生在市场以外的某件事情上，换句话说，我把赌注押在了威尔逊所进行的和平谈判上。但德国的军方领袖却使我在棉花交易上亏损了。

1917年年初，我回到了纽约。这时，我还清了所有债务，总共100多万美元。还清债务对我来说是一大快事，原本可以提早几个月还清，可我没有那样做，原因很简单，我需要这些资本，因为我的交易活动既很活跃又很成功。不管是对我自己来说，还是对我认为的那些债主而言，自己都有义务去抓住1915年和1916年兴旺市场上的各种有利机遇。我知道肯定会赚到一大笔钱，所以让他们再等几个月也没有关系，到那个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会拿回他们从来都没有指望过的欠款了。我不希望每次都是零零散散地偿还债务，也不愿意一次只还一个人的欠款，我喜欢同时还清全部债务的感觉。只要市场能够竭尽所能地帮助我，那我就会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不断地扩大自己的交易规模。

我希望把利息也补上，但善良的债主们却坚决不要。最后还清的正是欠他800美元的那位，他曾经给我的生活带来过无比沉重的心理负担，而且还骚扰过我，使我无法正常进行交易。我让他等到听说我已经还清了所有人债务之后才拿到还款，因为我想让他知道在别人欠他几百美元时应该体谅别人的难处。

这就是我东山再起的全部经过。

在把全部债务还清之后，我又拨出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作为年金。我下定决心再也不要回到那种身无分文、忧心忡忡、投资失利的处境之中了。我还想着在结婚之后，再拿出一些钱来替妻成立了信托；在儿子出生后，拨出一些钱来替他成立

信托。

我这样做的理由并不仅仅是担心市场会把我的财富拿走，而是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终究会把他所能拿到的钱全部花掉。在我做了上述安排之后，妻子和孩子就不会受到我市场交易成败的影响了。

我所认识的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安排，但在他们真正需要钱时却又哄骗妻子签字，使自己拿到钱，再把这些钱亏损掉。我不想这样做。因此把这件事百分之百地安排妥当，不管是我想要拿这笔钱去干什么，还是我妻子想要拿这笔钱去干什么，信托都会妥善处理，保证万无一失。假如我们当中任何一方出了问题，那都不会受到市场需要的影响。关于妻子和孩子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冒险的，这些钱不会被我 和妻子中的任何一人挪用，甚至不会因妻子对我的挚爱而损失殆尽。

# 第十五章

## 被利益集团暗算

投机过程中总要伴随着风险，而且也少不了意外事，有些风险事件还是无法预料的。风险的确存在，但绝大多数谨慎者也能承受。如果某个人不希望自己在商场上仅仅是一只软脚虾的话，那他就必须学会如何去承受风险。实际上，正常的商业风险并不比火车旅行遇到的风险更大。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命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赌博，我们每个人都不具备未卜先知的能力，所以，当碰到自己可以承受的事时，往往不会感到烦恼。



投机过程中总要伴随着风险，而且也少不了意外，有些风险事件还是无法预料的。风险的确存在，但绝大多数谨慎者也能承受。如果某个人不希望自己在商场上仅仅是一只软脚虾的话，那他就必须学会如何去承受风险。实际上，正常的商业风险并不比火车旅行遇到的风险更大。当我因为一件谁都无法预料到的事而亏损时，我总是对此耿耿于怀，但更让我无法释怀的是市场不合时宜的暴风雨的程度。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命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赌博，我们每个人都不具备未卜先知的能力，所以，当碰到自己可以承受的事时，往往不会感到烦恼。可是，在我的投资生涯中，有好几次虽然判断正确，操作恰当，但还是被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对手用一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打败了。

面对那些无赖、恶棍以及流氓的卑鄙行为时，一个思维敏捷且眼光远大的企业家是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损失的。那些卑鄙恶劣的不诚实做法，我很少能碰上，回顾整个交易生涯，只有在少数几家空中交易所里让我见识过这些手段，但即便在这些地方，诚实也仍然是生意场上的万全之策。你要赚大钱，就要靠光明磊落的方法，欺诈的手段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假如我在某个地方进行操作时还必须花精力注意经纪商的行径，那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尽管如此，一个正人君子若是碰到惯于使用卑劣手段的骗子，他还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公平竞争就是公平竞争，它的原则是不会发生改变的。我可以为你列举出十几个因为相信彼此之间的诚信或者牢不可破的君子协定而使自己受到伤害的例子。但实在没有讲出来的必要，因为这些都已经于事无补了。

当小说作家、宗教界人士及妇女们谈到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时，他们往往都喜欢把这里比作是贿赂横行的战场，他们还会用“战争”来指代华尔街的日常业务。这样的说法是耸人听闻的，可是很多人就是被这些说法误导了。在我看来，竞争和斗争并不是我的工作，我也从来不会同个人或投机集团发生冲突，我的观点与其他人不一样，对基本形势的看法，我从来不敢与他们的高论苟同。剧作家们所谓的商战不是指人类之间的战争，而是指商业观念上的较量。我的商业观念就是想方设法

地坚持事实，并且完全依据事实去行动，因为事实是我唯一可以坚持的东西。这正是巴鲁奇（Bernard M. Baruch）积累起巨大财富的成功秘诀。有些时候，我也无法很清楚地看清事实——无法看清所有事实，或者未能及早看到事实，或者没有作出合情合理的推论。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总会亏损。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因为我犯了错误，而错误总会让人亏损。

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反对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如果仅仅就犯错而言，没有哪个人是具有优势地位的债权人，这不存在例外，也没有任何人能得到赦免。但在我操作很正确时，出现亏损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我指的不是因交易规则的突然改变所带来的亏损，而是某些风险造成的，这样的风险常常会提醒你，除非你已经把利润存在了银行账户里，否则，那根本就不算是真正的利润。

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后，商品价格的上涨是必然的。这一点非常容易预测，就如同预测战争会带来通货膨胀一样。如果战争继续持续下去，普遍性的物价上涨也同样会持续。或许你还记得，我在1915年时一直在忙着自己“东山再起”。这段时间过后，股票市场出现了人们盼望已久的热潮。我需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对我来说，大手笔的操作是最安全、最轻松也是最高效的，这样的操作都是在股市中进行，恰好运气也相当不错，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指的是哪件事情。

到1917年7月时，我不仅还清了自己的所有债务，而且还剩下了不少钱。我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操作资金，这意味着我在进行股票交易同时还可以买卖一些商品期货。多年来，我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喜欢研究所有市场的运行状况。与战前相比，现在的商品价格已经上涨了一到四倍。但有一个却是例外，那就是咖啡。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意味着欧洲市场已经关闭，数量庞大的咖啡就这样被运到了美国，经过一番长时间的积累，美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咖啡生产过剩，从而导致了其价格大幅下跌。在我准备考虑咖啡投机可能性时，它的实际售价已经远远低于战前水平了。这个现象不正常，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显而易见。同样明显的还有德国及奥地利的潜水艇作战方式，而且，德国人的效率一直都在提高，他们可以击沉越来越多的各种船只，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导致可供商业用途的船舶数量大幅减少，连锁的反应是咖啡进口数量下降。在进口数量不断减少而消费数量固定不变的情况下，过剩的存货是可以被消化的，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那么，咖啡的价格就会像其他的商品一样高不可攀。

即便你没有福尔摩斯一样的智慧，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眼前的形势。对于为

什么现在没有人去购买咖啡，我实在无法理解。所以当我决定买进咖啡时，并没有把它当成是一次期货投机，而更认为它是一次投资。不花费时间是无法获得利润的，我十分清楚这一点，然而，我也清楚，咖啡一定会为我带来丰厚的利润。在我看来，现在买进咖啡是一种非常谨慎的投资操作，是银行家的明智举动，而不是赌徒的任意妄为。

1917年冬季，我开始做多咖啡，仓位建得相当高。但市场的反应没有出现任何值得一提的表现，依然平淡无奇。至于咖啡价格，也没有像我料想得那样大幅上涨。我手持这些合约长达9个月的时间，但是一无所获。

9个月之后，那些合约到期了，我把所有的选择权部位都卖出了，承受了一个数目相当庞大的亏损，但仍然认为自己的操作是万无一失的，只是在时机的拿捏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仍然相信咖啡价格一定会上涨，因此，在把所有的部位卖出之后，我很快又买进了。前一次的操作，让我失望地持有了9个月的咖啡却没有赚到任何的利润，但是这一次我买进的数量足足是上次的三倍有余。在我买到咖啡的同时，也买到了延后到期的选择权。

这次没有什么错误。买进了三倍数量的咖啡之后，咖啡的价格突然开始上涨。一时间，几乎所有地方的人都意识到了咖啡市场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就目前来说，我的投资为我带来丰厚的收益已成定局。

我所持有的那些合约的卖方都是餐饮业商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德国人或与德国有关的企业，他们一直满怀信心地希望把从巴西买进的咖啡运到美国来。可惜，很少有商船能够承担这些运输贸易，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尴尬，一方面是遥远的南美洲还有无休止的咖啡供应，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市场上需要大量地放空给我。

请你一定要记住，当我在看好咖啡的时候，其价格还处于战前的水平；当然，我在买进之后持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中，承受了数目巨大的亏损。亏损是对错误的唯一惩罚，而获利则是对正确操盘的真正报偿。这次操盘我显然是非常正确的，而且，我持有庞大的部位，完全有理由期望自己会大赚一笔。即便咖啡价格没有上涨很多，我也同样可以获得令人相当满意的利润，因为当时我的手中掌握着几十万包的咖啡。我并不喜欢用数字来说明自己的操盘，因为数字在很多时候都是十分庞大的，这可能会让大家认为我是在说大话。其实，我并不是疯狂的，每次操盘都是以自己的财力为参照，我往往会给自己留下极为宽松的安全空间。这次操盘，我同样

相当谨慎。之所以会如此随意地买进选择权，是因为我完全看不出会有什么亏损的理由。形势对我非常有利，为此我已经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要相信耐心和准确一定会带来巨大利润。利润正在向我走来，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也许你会觉得这不可思议，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技巧，只是因为我没有盲目操盘罢了。

几百万美元的利润就这样安稳而迅速地到来，但它根本就没有到我的手上，也不可能到我的手上。这倒不是因为形势突变使它不翼而飞。当时的国内市场没有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而海外的咖啡也没有大批涌入美国，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难以预料的事情！这是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无法警惕它出现。在一长串投资活动的突发性事件中，我现在不得不加入一条自己必须永远牢记的内容。而这都是那些把咖啡卖空给我的人造成的，也就是那些彻头彻尾的空头。他们清楚自己将要面临什么情况，因此，竭尽全力地想要摆脱这种自作自受的困境。他们想出了一种全新的欺骗方法，蜂拥到华盛顿去寻求帮助，并且获得了成功。

也许你还记得，政府曾经制订过各种各样的方案来防止生活必需品遭到垄断。其中的大多数都起到了作用。这些以慈悲为怀的咖啡空头们跑到了战争工业局（War Industries Board）的价格管制委员会（Price Fixing Committee），我猜想这里面含有一个官方的暗示，那就是向该机构提出了一项爱国请求，呼吁这个组织保护所有要吃早餐喝咖啡的美国人。他们宣称有一位专业的投机商人，一个名叫拉利·李文斯顿的人已经垄断或即将垄断咖啡行业。如果他的投资方案成功的话，那他就会从战争所造成的危机中大发横财，而美国人民就得被迫以高昂的价格来购买每天必需的咖啡。对于那些卖给我几船咖啡却又找不到船来运输的爱国者们，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大约一亿美国人将会向那些没有良心的投机商人致敬。他们代表了咖啡行业，并不是炒作咖啡的赌徒，他们愿意帮助政府，也愿意打压任何实际或想象中牟取暴利的行为。

现如今，抱怨我的人数不胜数，我的意思并不是影射价格委员会没有尽心尽力的去控制牟取暴利的行为。然而，这也不能阻止我表达出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这个委员会很有可能没有非常深入地研究咖啡市场中所存在的问题。他们为咖啡豆制定了最高价，也为终止所有现存合同定了一个最后期限。这个决定当然意味着咖啡交易所（Coffee Exchange）必须停止营业。那么，我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那就是卖掉所有合约。我是这样做的。我原以为和我所赚到的每一笔钱一样，这次肯定也会有几百万美元的利润到手，然而，利润却始终没有出现。当时的我和现在没有



什么区别，我一直强烈反对从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中牟取暴利，在价格管制委员会做出有关咖啡豆的决议之前，其他所有商品价格都已经比战前高出了2.5到4倍，只有生咖啡豆的价格比战前几年的平均水平还低。谁拥有咖啡都一样，价格必定会上涨，这是不可逆转的。而造成上涨的原因并不是没有良心的投机大鳄在操纵市场，是因为美国市场上过剩的咖啡存储量正在逐渐地消失殆尽，这种消失是由进口锐减造成的，归根结底是因为德国潜水艇霸占了大西洋，显然，他们对全世界轮船运输贸易都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破坏。可是，价格管制委员会没有等咖啡开始涨价就踩下了制动器。

作为一种政策和权宜之计，在那个时候强迫咖啡交易所关门的做法明显是错误的。假如价格管制委员会让咖啡交易顺其自然，那么咖啡的价格必然会上涨，这与传说中的任何“垄断”都毫无关系。价格在上涨之后一定会产生刺激作用，其实，这样的价格并不能算特别高。我曾经听巴鲁奇先生讲过，战争工业局在规定价格限制时，也会考虑供应无虞这个因素，这样一来，一些针对某商品的高价限制所发的怨言就不公平了。当咖啡后来恢复交易时，它的售价竟然高达每磅23美分。美国人为什么要付出这么高的价格？那是因为供应量正在不断地减少；供应量为什么会减少？那是因为那些有慈善心的爱国者们的建议，他们把价格定得过低，以致不可能付出高价运费来保证持续不断的进口。

我总是认为在我所进行的所有期货交易中，这次咖啡交易是操盘技术最合理的。在我看来，它是一次投资而不是投机。我操作咖啡已经超过一年，如果其中有任何赌博成分的话，那也是由拥有德国姓氏和祖先的爱国餐饮商造成的。他们在巴西买进咖啡，又在纽约卖给我。而价格管制委员会却管制了价格唯一没有上涨的商品。该委员会在咖啡价格开始上涨之前保证了公众利益不受影响，但他们却无法保证大众免于后来在所难免的涨价。不仅如此，当生咖啡豆以每磅9美分的价格出售时，烘烤咖啡以及其他商品的价格也一样在上涨。所以，只有那些餐饮商才是获利者。生咖啡豆的价格每磅只要上涨两到三美分，对我来说就是几百万美元的利润，而且也不会使公众像后来咖啡上涨时那样付出更多喝咖啡的钱。

事后再去分析投机活动的做法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它对你毫无益处。但这次交易却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它同我所做过的其他交易一样顺利，上涨行情清晰可见，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以致让我觉得赚上几百万美元根本不用怀疑。可我却没有如愿以偿。

除了这次咖啡交易之外，还有两次因为交易所管理委员会作出的裁决而使我受到了损失，他们在没有任何提醒的情况下就改变了交易规则。然而，我自己的部位从操盘技术角度上看没有任何错误，只是从商业意义上来说，就没那么健全了。在投机操盘过程中，你不可能保证自己所有的操作都是正确的。就拿这次来说，它使我意识到在所有交易风险中又出现了一项新的内容，那就是一连串无法预测的偶然事件。

咖啡事件之后，我在其他商品期货交易和股市的卖空交易中都极为成功。因此，关于我的荒谬流言又一次出现了——华尔街的专家和报纸作家就好像养成习惯一样，每当商品价格出现大幅下跌时，就会指责或者影射我在打压市场。有时，他们会用“不爱国行为”来形容我的卖空，可却不理会真正卖空的人是不是我。我认为夸大我投资活动作用和重要性的原因就是为了满足公众贪得无厌的需求，他们想为每次价格波动找出一个理由，仅此而已。

我已经说过，任何操盘手段都不能把股票压低或使之始终保持在低位。关于这一点，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只要你花上半分钟时间，仔细思考一下，就会豁然开朗。假如一个大操盘手对某只股票采取了打压手段，把价格压低到实际价值水平线以下，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必然的事情呢？是的，操盘手自己所面临的的就是那些最精明的内线人士买进。那些懂得这只股票价值的人会趁着股价低廉的时候大举建仓。假如内线人士不再买进了，那必定是因为大势对他们不利，使他们无法自由调度资金了。这样的情形就不是多头喜欢的。当人们谈到空头故意造成股票价格猛跌时，总会认为打压市场是没有道理的，甚至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如果把一只股票价格打压到远远低于其真正价值的水准，对于操盘手来说，同样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最好牢牢记住一点：那些遭到打压而无法反弹的股票往往都没有多少内线买盘在支撑，如果有人打压，内线人士一般就会买进。发生这样的情况时，也就意味着股票的价格不会长时期维持在低位。所谓故意造成股票价格猛跌确实往往是合法的下跌，这种下跌有时并不是由某个操盘手、投资者的交易引起的，不管他能进行多长的长线投资。

突然下跌或者特别严重的下跌都是操盘手炒作造成的理论，很可能是被编造出来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为那些只知道盲目赌博的人轻轻松松提供一个很好的借口。但是那些喜欢独立思考的操盘手或者投资家是不会听信这些理由的。不走运的是，投资者经常从经纪人和传谣者那里听到股价猛跌或者自己亏损全是因为一些操盘手

炒作导致的解释。人们往往会把操盘手打压市场当成自己亏损的借口，实际上，这样的借口只不过是一种反面的明牌（inverted tip）罢了。区别就在于：空头明牌是积极放空的明确建议，而反面明牌只能起到阻止你明智地去卖空。当一只股票出现暴跌时，卖掉它是最自然的选择。当然，这其中必有缘故，有些原因尚不能查明，而有些则显而易见，因此，尽快卖出才是万全之策。但下跌是由操盘手打压股票价格所造成的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卖空出场就是不明智的选择了，因为他的打压一旦停止，股价就会反弹，而这就是所谓的“反面明牌”！

## 第十六章

### “明牌”和“内部消息”去死！

在我看来，依靠明牌去交易是最愚蠢的做法。我生来就不喜欢靠明牌去交易。有时，我觉得那些接受明牌的人就如同是酗酒的人一样，可有些人就是抵挡不住明牌的诱惑，他们总是希望得到那种被认为是对自己幸福而言必不可少的迷醉状态。放软耳根子接受明牌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可这却是你朝着满足内心欲望迈出的第一步。这种事与其说是心急被蒙住了双眼，不如说是不愿意动脑而被束缚住了手脚。



对每个交易者来说，明牌都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人们不仅喜欢听到明牌，还喜欢从自己口中报出明牌。这其中既有贪婪，也有虚荣。在股票市场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非常聪明的人也在追求明牌，这实在是非常有趣。报出明牌的人完全可以不去理会明牌的质量，因为追求明牌的人所追求的往往不是质量好的明牌，而是所有“明牌”，如果明牌能够灵验，那就棒极了；如果不灵验，那么，下次运气或许会好些。我在这里指的并不是交易所里的一般散户，其实，也有一类操盘手是另类的，他们自始至终都相信明牌。在他们看来，得到适当散布的明牌是对公关宣传的升华，并且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促销情报，因为报出明牌的人和听信明牌的人并没有什么分别，他们都会散布明牌，而且还会把传播明牌当成是一种无休止的连锁广告。正是因为股市中存在的一种假象，才使得明牌炒作者们如此卖力。在他们看来，任何人都不能抗拒适当发布的明牌诱惑。因此，他们精心研究散布明牌的艺术。

我们每天都可以从各种各样的人嘴里听到数不胜数的明牌消息。我在下文中将告诉你们一个关于婆罗洲锡业公司（Borneo Tin）的故事。或许你还记得这只股票上市时的情形，当时正是股票涨到最高点时，这个公司接受了一位非常明智的银行家建议，决定立刻就在市场上公开销售新上市公司的股票，而不是让承销商慢慢销售。这个建议其实非常明智，然而，公司的成员却犯下了一个错误。他们缺乏经验，不知道在市场景气时股市会繁荣到什么地步，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够明智和大方。为了卖出股票，他们一致要抬高这只股票的价格，要知道那时只是他们刚开始挂牌的时候，这只股票的价格实在高得太离谱了，以致当交易者和投机先锋买进这只股票时满腹怨言。

按理说，公司应该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但那是一个疯狂的多头市场，他们的贪婪逐渐变成了十足保守的行为。公众正在买进能打听到足够内部消息的股票，因为人们想的并不是投资，而是轻松挣钱，挣那种真正带有赌博性质的利润。各国大量购买战争物资的大背景让黄金大量拥入美国。人们告诉我，这些承销商在制订

婆罗洲锡业股票上市计划时，第一笔交易被官方记录下来之前，曾三次为股票更改过开盘价，他们的目的就是让大众参与进来。

有些人找到我，想让我加入他们的投资集团，我深入调查了一下，没有接受。因为我更喜欢自己单干，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投资。在婆罗洲锡业公司上市时，我了解这个公司的财力状况，知道他们的计划是什么，也知道在大众之间会造成何等疯狂的景象，因此，在第一天的第一个小时内我就买进了1万股。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该股票的首次发行是成功的。事实上，在这样的公司看到人们踊跃购买股票之后，会认为这么快就卖完如此多的股票是个错误。他们在发现我买下1万股股票的同时，也意识到如果将股价标高25~30个百分点，也同样可以卖光所有股票。所以，他们得出结论，我那1万股的利润会占去他们那几百万美元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停止了操作，想把我从市场中洗掉。我仍然稳如泰山，这让他们只能自认倒霉，不再理睬我。他们并不希望失去对市场的控制，继续抬高股票价格，但放掉的股数都在控制范围之内。

在看到其他股票涨到了非常离奇的价位时，他们竟然也开始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有几十亿美元的利润。对了，插上一句，在婆罗洲锡业每股涨到120美元时，我让他们从我手中收回了那1万股股票。我用卖单成功压制了股价上涨，因此，公司里那些专门负责炒作的人放弃了拉高操盘。在下次大反弹时，他们为了使这只股票再度狂热，又一次故伎重施，调整了一部分相当大的持股，然而，事后却证明，他们拉高的成本是相当高昂的，最后，这只股票一直被抬高到150美元。但多头市场的美好前景在这时似乎完全消失了，而这个集团所炒作的股票也一路向下，他们不得不卖出手中的许多股票，这些股票都被那些喜欢在股价回档之后买进的人买走了。回头反思一下，喜欢这样炒作的人，所依据的是原本错误的假设，在他们看来，原来能涨到150美元的股票，现在跌到了130美元，那这应该已经很便宜了，这是建仓的大好机会。而那些公司也把消息及时地传达给了场内交易员，场内的交易员会制造出一个短暂的繁荣景象，再把消息传达给交易所。各种各样的小伎俩都是有益的，公司也绝对会利用每种他们所知道的技巧为自己服务。问题是，多头市场的时机已经过去，只有十足的笨蛋才会吞下那些危险的诱饵。婆罗洲锡业公司的人并没有看出这一点，也或许是他们看出来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当时我正和妻子在棕榈滩度假。其中一天，我在葛丽莱俱乐部赚了一点钱后回家就给了妻子500美元。巧得很，当天晚上吃晚餐时，我妻子碰到了婆罗洲锡业公

公司的总裁魏森斯坦（Wisenstein）先生，这时，他已经成为这家炒作集团的首脑了。这件事过去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此次巧合可能是魏森斯坦的刻意安排，以便能够在晚宴时坐在我妻子的旁边。

他极力讨好我的妻子，然后，神秘兮兮地对她说：“李文斯顿太太，我打算做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我非常高兴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停顿了一下，焦急地望着我的妻子，心想对方应该是既精明又机警的。我妻子从他的神态里看出了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意思一清二楚地表现在他的脸上。她回答说：“我很清楚。”

“我说的是真的，李文斯顿太太，认识你和你先生真是荣幸之至。我刚才的话是真诚的，因为我想与你们建立良好的友谊。我可以不告诉你这些话，你也知道它们是绝对的机密！”接着，他悄悄地说，“如果你们买一些婆罗洲锡业的股票，我保证你们会赚很多钱。”

“真的？”我妻子问。

他接着说道：“在我离开旅馆之前，接到了一些电报，其中很多消息都是很多天之后才会向外公布的信息。我现在已经尽全力去买进这只股票了。如果你们在明天一开盘时就买进，那么，买进的时间和价位就会和我一样。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婆罗洲锡业是百分之百会上涨的。我只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一个人，绝对只告诉你一个人！”

我妻子对他表示了感谢，然后告诉他自己完全不了解股票。他对我妻子说，只要听懂了他刚才说的话就可以，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了解的必要。为了确保他的话说得清楚明白，他又重复了一遍。他说：“你们所要做的就是买进婆罗洲锡业这只股票。我已经对你保证过了，只要买了这只股票，一定不会亏一分钱。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向任何女士或男士建议要买什么东西。但这次我非常认真地告诉你们，这只股票是绝对不会停留在每股200美元以下的，我希望你们也能赚一些钱。不管怎么说，我不能放空自己公司的所有股票吧？如果赔钱，岂不是先赔我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除了我之外还能让什么人从上涨中获得利润的话，我希望就是你们，而不是一些与我无关的陌生人。我之所以私下里告诉你们，是因为我知道你们肯定不会说出去。李文斯顿太太，请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话，坚决买进婆罗洲锡业！”

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而且很成功地说服了我妻子。妻子考虑了一番，然后，她觉得今天下午的那500美元终于能派上用场了。这笔钱来得非常轻松，而且

又在她的日常度用之外。即便把这笔钱亏掉了也没什么关系，只能算运气不好罢了。况且，魏森斯坦说过一定会赚钱。她事后才把这件事告诉我，她希望自己赚钱。于是，在第二天早上股市开盘时，她跑到哈定公司去对经理说：“哈利先生，我想买一些股票，但不希望在我的正常账户里交易，因为在赚到钱之前并不想让我先生知道这件事。你能替我安排一下吗？”

哈利说：“没问题，我们可以让你使用特别账户进行交易。你想买哪只股票？买多少股？”

我的妻子给了他500美元，然后说：“我希望我的亏损不要超过这500块钱，假如这笔钱损失掉了，我不希望欠你们公司一分钱，同时也请你记住，不要让李文斯顿先生知道这件事。那么，就用这笔钱在开盘时尽量多地买进婆罗洲锡业的股票。”

哈利拿过这笔钱，告诉她绝不对任何人吐露半个字，然后在开盘时替她买进了这只股票。我猜想她是在108美元时买进的。这只股票在当时非常活跃，收盘时又上涨了三个点。妻子对自己的成就欣喜若狂，而我则完全不知道这件事的发生。

当时我对整个市场愈来愈看淡，因此，当婆罗洲锡业这只股票出现了罕见的成交量时，也就引起了我的关注。我认为当时还不是股票上涨的时候，所以决定开始卖空，而且一出手就抛出了1万股婆罗洲锡业。要是我没有这样做，那肯定是因为我会看好这只股票在那天能上涨五六个点，而不是3个点。

第二天，在开盘时我又放空了2000股，在即将收盘时又放空了2000股，这只股票的价格也一下跌到了102美元。

哈定公司棕榈滩分公司的经理哈利在第三天早上等着我妻子过去。通常情况下，她都是大约11点时进去，看看情况怎么样，或者看看我在忙什么。

这时，哈利把她拉到了一边，对她说：“李文斯顿太太，假如你要我替你继续持有婆罗洲锡业的股票，你就必须再给我一些保证金。”

“可我已经没钱了。”她回答。

“那我可以把你的股票转到普通账户去。”他说。

“不行，那样的话，我先生就会知道这件事。”她反驳道。

“可这笔交易现在已经亏损了。”

“我曾经明白地告诉你，不希望这笔亏损超过500美元，甚至连这笔钱我也不想亏掉。”



“是的，李文斯顿太太，我知道你的意思，因为在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之前，我是不会把它卖掉的，现在除非是你授权让我继续持有，否则，只好把它卖掉了。”

“可在我买进当天，这只股票的表现很好啊。我不相信短短几天内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你说是不是？”

“是啊，我也不能相信。”哈利回答说。

“那是出了什么问题呢，哈利先生？”

哈利十分清楚原因，可他一说实话就会出卖我，客户的私密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他只好说：“我也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反正情况就是那样的！股价太低了不好买卖！”这时，他指了指行情看板。

我妻子注视着这只正在下跌的股票，抱怨说：“哈利先生！我不想亏掉那500美元！我该怎么办？”

“李文斯顿太太，如果我是你的话，就去问李文斯顿先生。”

“那不行，他从不让我单独投资股市。如果我去问他，他一想就知道我在买卖股票，我可不敢跟他说。”

“那有什么关系，他可是一个操盘高手，他一定会知道该怎么办。”当他看到我妻子正在摇头时，又故意狠狠地加上了一句话：“要不然，你就得再拿出一两千块钱来保护一下你的婆罗洲锡业。”

这两个难的局面立时就让我妻子僵在那里。她在公司里徘徊，当弱勢愈来愈明显时，她走到我坐着观察大盘行情的地方，说想跟我谈谈。于是，我们走进了私人办公室，她把整个事情都跟我说了。我对她说：“你真傻！行了，没事了，你不用插手这笔交易了！”

妻子答应不再插手，而我又给了她500美元，她看上去非常高兴。这时的婆罗洲锡业价格已经处于票面价格以下了。

我立刻就看穿了其中的蹊跷。魏森斯坦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估计我妻子会把他告诉的话讲给我听，而我就会考虑买进这只股票。他清楚我对这种事情总是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我习惯于进行大笔操作。我猜想他肯定认为我会买进一两万股。

在我所听说过的明牌经历之中，这是最精心安排且最巧妙的一只明牌。然而，它却没有成功，也注定是不会成功的。首先，我妻子刚好是在得到500美元的那天听到了这一消息，因此，她比往常表现出了更大的冒险精神。她希望完全靠自己的

力量赚到一笔钱，而且，女人的特质把这一诱惑演化得令人神往以至于势不可当。她知道我对外行炒股的看法，所以就不敢对我提起此事。可以这么说，魏森斯坦设计巧妙，但却没有正确评估我妻子的心理。而且，他也完全猜错了我究竟是哪一种交易者。我从来不在意明牌，在整个股市中，我也是卖空的。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引诱我去买进婆罗洲锡业的计谋，他透露出明牌的举动以及股价上涨3个点的形势，反而正是我决定放空整个市场并且挑选婆罗洲锡业作为起步的根本原因。

在听妻子的讲述之后，我更加热切地放空婆罗洲锡业了。每天早晨开盘和下午收盘之前，我都会放空一些股票，这已经成为了我的固定工作。直到我看准能带来可观利润的机会，才会回补空头。

在我看来，凭着明牌去交易是最愚蠢的做法。我生来就不喜欢靠明牌去交易。有时，我觉得那些接受明牌的人就如同是酗酒的人一样，可有些人就是抵挡不住明牌的诱惑，他们总是希望得到那种被认为是对自己幸福而言必不可少的迷醉状态。放软耳根子接受明牌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可这却是你朝着满足内心欲望迈出的第一步。这种事与其说是心急被蒙住了双眼，不如说是不愿意动脑而被束缚住了手脚。

而且，并不仅是外行人才会坚决追求明牌。在纽约的股票交易所里，某些专业投机商人这方面表现得很糟糕。对于这一点，我非常了解。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都对我产生了误解，原因就是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明牌。假如我对一般人：“你去卖掉5000股美国钢铁！”他立刻会照办。可是，如果我告诉我我是在做空头，并且告诉他充足的理由，他很难听下去。他一定会心不在焉，在分析完之后，他可能会忽视着我，因为我在让他浪费时间来听那些毫无新意的对大盘走势的看法，而没有直接给他非常确定的明牌。我不像华尔街那些喜欢把几百万美元放在朋友、熟人和陌生人口袋里的人。

对于奇迹这个东西，每个人都非常珍视。实际上，这样的信念来自对希望抱有毫无节制的幻想。很多人都会定期地沉迷于无法实现的希望之中，这与我们所看到的酒徒是典型的乐观主义者一样，其实，他们就是那些最喜欢追求明牌的人。

我认识一个人，他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会员。和很多人一样，他认为我是那种自私自利并且冷酷无情的人，因为我从来都不把消息透露给别人，而且也不会教朋友做什么事。有一天，他正在同一位记者交谈，记者从一位权威人士口中偶然听到

了可靠的消息：GOH股票会上涨。我的这位经纪人朋友立刻买进了1000股，结果在止损之前亏损了3.5万美元。两天之后，他又碰见了那位记者，仍然是满肚子怒火。他对记者抱怨说：“你给我的明牌真是烂透了。”

“什么明牌？”记者反问道，显然，他已经不记得了。

“就是GOH股票的明牌啊。你说你从一位权威人士那里听到了这个明牌。”

“哦，确实是这样，那是一位身兼公司财务委员会委员的董事告诉我的。”

“是谁？”

记者回答说：“如果你真的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他就是令岳魏斯雷先生”。

营业员大声喊道：“可恶！你为什么当不告诉我是他。你害我亏损掉了3.5万美元！”他从来都不相信来自他们家族的明牌。在他看来，离这个消息来源越远，明牌就会越灵验。

老魏斯雷先生是一位成功富有的银行家和股票大操盘手。一天，他碰到了约翰·盖茨，盖茨问他最近听到什么消息没有。老魏斯雷不高兴地回答说：“假如你根据明牌去行动，那么，我就给你一个明牌。可如果你不那样做，我就不浪费时间了。”

“我当然会根据明牌行动的。”盖茨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于是，老魏斯雷非常认真地说：“把里丁公司全部卖出，保证你有25个点可以赚到手，而且有可能会赚更多。至少那25个点是肯定有保证的。”

“非常感谢。”说着，开口闭口就跟别人赌100万美元的盖茨很热情地跟魏斯雷握了握手，然后就朝着自己的交易所方向走去。

魏斯雷是专门炒作里丁公司股票的人。他对该公司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同内幕人士也联系紧密，对他来说，股市毫无秘密可言，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此时此刻，他建议这位绰号“西部炒手”的盖茨放空这只股票。

但里丁公司这只股票却在不断地上涨。短短的几周之内，就上涨了100个点。有一天，老魏斯雷在华尔街碰到了盖茨，却假装没有看到他，仍旧走自己的路。盖茨满面笑容地走上前来，并且伸出手来要和他握手，老魏斯雷大惑不解。

盖茨说：“我感谢你给我推荐的那只里丁公司的明牌。”

“可是我并没有给你什么明牌。”魏斯雷皱着眉头说。

“你肯定给了，而且这只明牌十分灵验，我一共赚了6万美元。”

“你赚了6万美元？”

“当然，你怎么会不记得呢？你让我卖出里丁公司的股票，所以我就买进了，我总是凭借着与你明牌截然相反的方法赚钱，每次都是这样。”约翰·盖茨愉快地说。

老魏斯雷看着这位趾高气扬的“西部炒手”，立刻非常佩服地说：“盖茨，如果我有你那样的头脑，不知道自己会变得多富有！”

一次我遇到了非常著名的漫画家罗杰斯先生（W. A. Rogers），几乎所有的交易员都喜欢他关于华尔街的漫画。多年来，他的漫画每天都刊登在纽约的《先锋报》上，给数以千万计的人带来了快乐。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美国与西班牙开战之前。

一天晚上，他正同一位经纪人朋友在一起，分手时，这位经纪人从挂物架上拿起了自己的圆顶礼帽——至少他认为那是自己的礼帽，因为那顶帽子同自己的一模一样，而且戴起来很合适。

那时的整个华尔街所谈论的都是与战争有关的话题。究竟会不会发生战争？战争一旦爆发，股市一定会受到重挫，到时不单单是美国人会卖出股票，那些持有美国证券的欧洲人也会卖出。但如果仗打不起来，买进股票就是必然了，因为此时的市场已经跌得很厉害，市场被习惯于渲染的报纸鼓动所引导。罗杰斯先生把这个故事的其他部分告诉了我：“前一天晚上，我还去过这位经纪人朋友家中，第二天，他站在交易所里焦虑地盘算着自己究竟是做空头还是做多头。他详细考虑了正反双方的意见，但还是搞不清哪些消息是谣传，哪些是事实。没有更加正确可靠的消息能引导他了。他一会儿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会儿又使自己确信战争是不可能的。他的焦虑使他的体温上升，于是，他摘下了圆顶礼帽，擦拭着发热的额头。他仍然不知道是该买进还是该卖出。碰巧的是，这时他看了看帽子的里面，里面用金色的字母绣着WAR<sup>①</sup>。这正是他所要的。难道这帽子是从上帝那里传来的信息吗？于是，他卖出了大量股票，而战争的消息也很快正式公布了，他在大跌时回补，狠狠地赚了一大笔。”然后，罗杰斯结束了这个故事，并且说：“我始终都拿不回我那顶帽子了！”

在我所听过的明牌故事中，这还不是最巧妙的一个，最巧妙的一个跟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胡德（J. T. Hood）有关。

一天，一个名叫沃克尔（Bert Walker）的场内交易员告诉胡德，说自己因为帮

---

① 译者注：罗杰斯全名的缩写，刚好是英文战争的意思

助了大西洋南方铁路公司一位著名董事而从这名董事那里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内部消息。那个董事告诉沃克尔要尽可能地买进大西洋南方铁路的股票。董事还说，这家公司的董事们正打算采取措施让股票至少上涨25个点。尽管所有的董事都没有做这笔交易，但绝大多数董事肯定都会照样投下赞成票的。

沃克尔断定公司的配股比率一定会提高。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胡德，然后，他们各自买进了好几千股的大西洋南方铁路。这只股票在他们买进前后的走势都十分疲弱，可胡德却说那是为了让公司内部人员能够有机会买进。

时间到了下星期四，在股市收盘之后，大西洋南方铁路公司的董事会通过了配股决议。星期五早晨开盘之后，6分钟内，这只股票下跌了6个点。

沃克尔恼羞成怒，他去找那位董事，后者同样对这件事万分痛心、后悔不已。董事解释说，他忘了曾经告诉过沃克尔要买进这件事。这位懊悔的董事很急切地想弥补自己的过失，因此，他又给沃克尔提供了一条消息说，这与他当初的判断刚好相反，几位同事想要吃进便宜的股票，于是，他就不得不勉强同意他们的表决。可现在他们都已经买进很多了，因此，股价上涨也就是必然了。现在买进大西洋南方铁路的股票一定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沃克尔不但原谅了他，而且还同这位地位显赫的金融家亲热地握了握手。很自然地，他又急着去找那位朋友兼受害人胡德了，跟他分享这个令人欣喜的消息；然后就准备大赚一笔。这只股票在他们得到明牌之后上涨了，之后他们继续吃进。可现在已经下跌了15个点，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他们加在一起一共买了5000股大西洋南方铁路。

就像他们按铃宣布跌势开始时一样，他们刚买进，这只股票就暴跌了。两位场内人士证实了自己的猜想。胡德卖掉了他们买的那5000股。在他卖出之后，沃克尔跟他说：“要不是那个混账东西昨天去了佛罗里达，我一定会把他修理得不省人事。”

“你要去哪儿？”胡德问。

“当然是去电报公司。我给他发一封电报，让他永远都忘不了！”

胡德跟着沃克尔来到了电报公司，沃克尔显然已经气昏了头，那5000股让他们的损失可不小。他在电报公司里写了一篇骂人的经典之作，然后读给胡德听，最后说道：“这很快就会让他知道我是怎样看待他的。”

当他正要拿给在旁边等待的职员时，胡德说：“沃克尔，等一等！”

“怎么了？”

“我是不会发这封电报的。”胡德非常认真说。

“为什么不发？”沃克尔不高兴地问。

“因为这样肯定会把他气疯。”

“难道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吗？”沃克尔一边说一边非常惊讶地看着胡德。

胡德使劲摇了摇头，然后认真地说：“假如你真的把这封电报发了出去，那我们以后就再也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一只明牌了。”

这个故事是一位专业的交易者讲给我听的。那些谈论接受明牌的笨蛋还有什么用？很多人接受明牌并不是因为他们非常愚蠢，而是因为他们喜欢由希望做成的鸡尾酒，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要知道，老罗斯柴尔德男爵致富的秘方远比投机本身有用多了。有人问他在股市中赚钱是否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他说恰恰相反，他认为很容易。

“那是因为你已经如此富有了？”问话者反驳。

“并非如此。我找到了一条捷径，然后照此实施。我简直控制不住钱的到来。如果你愿意，我就把秘诀告诉你。是这样的：我从来不在底部买进，而且总是卖得很快。”

我们可以把投资者分为各种各样的类型。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存货、盈余统计以及数目众多的数字资料。在他们看来，这些统计资料就代表着事实以及确定不移的东西。通常情况下，很少有人会喜欢单独操作。然而，在我所认识的那些投资者中，有一位凭借着苦干实干和节俭发迹的聪明人，在他来到华尔街之后，仍然保持着相当节俭的品质，这一点与罗素·塞吉是非常相像。

调查和研究是他最擅长的，他总是为此坚持不懈，有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他坚信很多事都必须依靠自己解决，而且要靠自己的双眼去观察。对他来说，别人的眼睛没有任何用处。很多年以前，他持有相当数量的爱奇森-托比卡-圣达菲铁路公司（Atchison, Topeka & Santa Fe Railroad）的股票。他后来却听到了有关这家公司和经营者令人不安的报道。这家公司的总裁是雷恩哈特先生，这个人不仅不是一位众人瞩目的投机奇才，反而是一个奢侈浪费的经理人，公司被搅得一团糟正是因为雷恩哈特粗心大意，因此，当不可避免的最后关头到来时，没有人能幸免于难。

这位投资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干家，对他来说，这正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消

息。于是，他匆匆地赶往波士顿，去拜访雷恩哈特先生，问了一些相关问题。其中包括重复他所听到的指责，然后又询问了爱奇森铁路公司总裁，那些话究竟是不是真的。雷恩哈特先生不但断然否认了所有指责，还进一步说明，他可以用数字来说明那些指责他的人都是一些居心叵测的小人。既然这位投资者要求看到正确的资料，于是，总裁就拿出了资料让他看，好让他知道公司的状况有多么好，最后，总裁还详细对他阐述了一遍公司的财务制度，甚至详尽到锱铢必较的程度。于是，这位节俭成性的投资人在谢过雷恩哈特总裁之后就回纽约去了。回到纽约之后，他立刻卖光了手上所有的爱奇森股票。大约一周之后，他用自己闲置的资金买了许多德拉瓦-拉克湾纳-西部铁路公司（Delaware, lackawanna & Western）的股票。

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谈到这次十分幸运的换股操作时。他举出了自己的实例，告诉大家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卖掉了爱奇森股票。他说：“我注意到雷恩哈特总裁将要写数字时，从桃花心木办公桌活动桌面的文件格里拿出了几张信纸。那是非常高级的重磅亚麻纸，上面有着精美浮雕的变色信头。这样的信纸不仅造价十分昂贵，而且贵得毫无道理，这也就是最糟糕的一点。他在信纸上写下了几个数字，为的是告诉我这家公司的某些部门到底有多少赢利，或是想向我证明他们究竟用什么办法降低了营业成本和必要支出，然后，他就把那张昂贵的信纸搓成了一团，丢到了纸篓里。没过多久，他又想对我说明他们正在推行的某些有益于经济的措施，再次拿了一张和刚才一模一样的信纸，没写几个数字就又把它的丢进了纸篓里。财富就这样在无形中被浪费掉了。而这使我不得不联想到，既然总裁都是这样的人，那他也就不太可能会坚持任用有经济效益的属下，也不会好好地对待那样的属下。所以，我决定相信别人告诉我的关于经营阶层奢侈浪费的话，而不是相信这位总裁对我的保证，不久，我卖掉了所持有的爱奇森股票。几天后，刚好有一个去德拉瓦-拉克湾纳-西部铁路公司的机会。这家公司的总裁就是老山姆·斯隆（Sam Sloan）。他的办公室在最靠近大门的地方，并且总是向外敞开着。当时，不管是谁，只要走进德拉瓦西部铁路的总公司，都不可能看到公司总裁坐在他的座位上。只要你有生意要做，就可以走进，任何人都可以走进跟他谈生意。专门负责报道财经方面的记者告诉我说，他们跟老山姆·斯隆说话从来不需要拐弯抹角，只要问出那些他们最想知道的问题，而且一定会得到直截了当的“是”或“否”的答案。不管公司里其他董事在股票市场中的形势有多么危急，他都是那样的镇定自若。在我走进大门之后，正看到那个老先生忙得不可开交。我最初还以为他在拆收信件，可

走到办公桌附近才看出他在做什么。后来我了解到这是老先生的日常习惯，他会把拆开的信件进行分类，空信封不仅不会丢掉，而且会收集起来，然后拿到他的办公室里。在空闲时，他会把那些信封撕开，用来书写。他还把这些纸收集在一起，分发到每个部门，让大家当便条使用，就像雷恩哈特拿着印有精美浮雕的信纸写几个数字一样使用。即便是只有一面空白的信封也不浪费掉，而总裁的空闲时间也被充分地利用了起来。每一件东西都能够做到物尽其用。当时我就想，假如德拉瓦铁路公司由这样的人来担任总裁，那么，公司里的每个部门都可能受到有效的管理。而总裁本人更会负责任地做好这一点。当然，我知道这家公司在分配红利方面是非常稳定的，而且还拥有着充裕的资产。所以，我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买进德拉瓦铁路公司的股票。从那时算起，我的持股数量到现在已经整整翻了一番。我每年所得到的红利已经与最初的投资总额一样多。现在我仍然持有这些股票，反观爱奇森公司，早已陷入了破产清算的境地，他们破产的时间就是在我看到那位总裁一张又一张地把带有变色浮雕信头的亚麻信纸丢进纸篓里，但却企图用数字来向我证明他并没有奢侈浪费之后的几个月。”

这个故事非常有趣。事实证明了，这位投资者所买的其他任何股票都没有像德拉瓦铁路公司那样优秀。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第十七章

期货交易入门第六卷

### 不要相信“第六感”

观察、经验、记忆和数学，是成功的交易者必须要依靠的东西。

不但需要观察准确，而且必须永远记住自己所观察到的东西。不能在毫无根据或出乎意料的事情上下赌注，不管自己对这种没有根据的东西有多么深信，也不管是否肯定这种出乎意料的东西会频繁出现。你所掌握的东西只有事情的可能性而已，也就是说，要尝试着预测那些可能性。在这样的投资过程中，多年的实践、坚持不断的钻研以及良好的记忆才可以帮助你在出乎意料的事情出现和消失时立刻作出反应，减少可能出现的差错。



我的一位挚友最喜欢对人说起关于我的第六感的故事。在他看来，我的这种第六感是不需任何分析就知道该怎样去做。他宣称我只需跟随一些神秘的驱动力，就可以在最佳时刻从股市中脱身。他在吃早餐时最喜欢说故事，他说是一只黑猫让我卖掉很多股票的，还说在这只黑猫告诉我那些信息之后，我就会心绪不宁，坐卧不安，等我卖掉做多时的所有股份才会安静下来。实际上，我总能在股票价位最高点卖出，这成了这位固执朋友有关我第六感理论的坚实证据。

那时候，我去了华盛顿，想要说服一些国会议员，尽力使他们相信，向大众过度征税是不明智的做法，当时并没有过多在意股市。我卖光自己所持有的股份是一个非常突然的决定，这正是那位朋友所讲的神奇故事的重点内容。

我承认有时确实有一种一定要在股市中做某件事情的冲动。这点与我做多或放空股票无关。必须得摆脱市场，直到做到这一点，我才会觉得舒服。在我自己看来，卖光股票是因为我看到了许多警示信号。或许并没有十分清晰的信号或强力为我提供决定的明确理由，也无法解释我为什么要做突然想做的事情。这也有可能就是人们经常谈到的“看盘灵感”。老一辈投资者说，吉恩以及在他之前的不少操盘手都培养出了极为出色的看盘灵感。我承认，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警示不仅是一个很可信的警告，而且它预示的时机也往往非常合适。但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根本没有什么第六感，更别说是黑猫什么的了。我的朋友对每个人都讲，那天早晨我起床后心情不好，如果我的确心情不好，那是可以解释的，因为我并没有说服国会议员，与他们在课征股市税赋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我不想阻止和逃避对股票交易的税收，但更想建议一种一个有经验的操盘手感觉既公平又明智的税收方式，我不希望美国政府杀鸡取卵，因为公正的待遇就是能生很多金蛋的鹅。或许是因为我的劝说没有成功，这使我感到烦躁，也使我受到的不公平课税业务感到前途渺茫。

在这次多头市场开始时，我认真地考虑了钢铁和铜的前景，因此，我觉得这两类股票都应该做多。于是，我买进了5000股的犹他铜矿，但很快停止了买进，因为我觉得行情有些不对，还没有使我觉得买进是非常明智做法的理由出现。我买进的

价格在每股114美元左右。几乎是同样的价格，我还买进了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份。它的行情非常好，我在第一天就买进了2万股。

因为我继续看好美国钢铁这只股票的行情，所以就一直在买进，直到我手中持有7.2万股为止。同时持有的犹他铜矿则没有增仓，它的数量始终没有超过5000股。因为这只股票的表现无法让我再买进更多。

每个人都能够看到形势。这是一个大多头市场，我很清楚股票价格正在不断上涨。总的来说情况是有利的。即使在股票普遍上涨，票面利润已经相当不错了，大盘指数却还在继续呐喊，时候未到！时候未到！在我到达华盛顿时，股市就是这个样子。当然，在多头市场末期，即便还可以继续增持，我也不会增加自己的持股了。市场正在按照我的预计运行，所以我不需要整天坐在报价看板前，盼望着得到什么信息然后获利离场。退却的号角在吹响之前，市场是一定会迟疑不前的。当然，这并不包括出人意料的大灾难。市场会自己为我准备好一个突然反转的投机形势。因此，我与国会议员讨论时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

股市的价格仍然在不断地上涨，这也就是说多头市场的末日即将来临。其实我并不指望知道多头市场在哪一天结束。要判定它的日期，是我力所不及的。可我一直在留意那种离场信号。不管怎么说，我始终都是这样做的，这已经成了我的职业习惯。

我不能肯定它会在什么具体时间来，但我相当怀疑在卖光所有持股的前一天，能够成功影响立法者们公正而明智地对待华尔街的交易。这个想法对我影响很大，每天晚上我都在思考着目前的股市形势与华盛顿决策者之间的关系。第二天早晨，到了股票交易所，我看见的不是价格在上涨，而是颇为可观的利润和一个极为活跃的大市场。这个市场具有十分强大的吸纳能力，可以让我卖掉任何数量的股票。要知道，一个持有数量庞大股票的人，会时时刻刻注意在市场中寻找机会，而把账面利润变成现实的金钱。交易的过程中，他要尽可能减少利润损失。经验告诉我，一个人总是能够使自己的利润成为现实的机会往往会在操作快要结束时才姗姗来迟。这不是一点点“看盘灵感”或者第六感就能做到的。

我那天早上找到了一个毫不费力的机会卖掉了持有的股票。当你卖出股票时，50股和5万股的出让都是同样聪明和勇敢的，这与在最萧条的市场上不压低价格而卖出50股与5万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持有7.2万股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这或许并不是很大的数量，但还是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股票全部卖出，因为操

之过急可能会让你损失一些账面上看来十分可观的利润，这是一件让人心痛的事。

我大约有150万美元的利润，如果能把握住机会，我就可以获得这些利润。然而，这并不是我认为卖出是正确的主要理由。市场才是审判者，它可以告诉我是对是错。我成功地卖出了7.2万股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平均卖出价格与当天大行情最高价相比，差距在1个点之内。事实证明卖出是正确的。就在我卖出5000股犹他铜矿股票的同一小时之内，股价下跌了5个点。要知道，我是在同一时间买进这两只股票的，而且，我非常明智地增加了美国钢铁的持股，从2000股增加到7.2万股，我也同样非常明智地将犹他铜矿持股数量维持不变，保持在5000股。先前之所以没有卖出犹他铜矿，是因为我看好这个行业，而且当时是多头市场，即便我在犹他铜矿这只股票上不能大赚一笔，也不会对我造成多大损失。至于所谓的第六感，是不存在的。

股票交易者所得到的训练就像是医学教育。医生不得不花费很长时间去研究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以及其他几十种次要学科。在把理论全部掌握之后，他就要付诸实践了。他观察各种疾病的病理现象，并将此分类。然后，开始诊断，如果诊断正确的话（这得依靠他准确的观察），他就可以把事情处理得很圆满。当然，你要记住，人体是非常脆弱的，而且完全无法预测，这也使得医生永远也无法达到百分之百的正确率。随着经验积累，他不但学会了如何把事情做得正确，而且花费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少，在许多不知详情的人眼里，他们会认为医生是在靠强大的直觉行事，事实上这可不是他下意识做出的行为，而是根据他多年来观察和研究这种病例的经验做出的诊断。在诊断出病情之后，也就自然而然地用成熟的经验去治疗这种疾病。另外，你还可以向他人讲述这些知识，但是，经验无法传播。真实的情况是，一个人或许知道他要做什么，但如果他做得不够快，还是可能会亏损。

观察、经验、记忆和数学，是成功的交易者必须要依靠的东西。你不但需要观察准确，而且必须永远记住自己所观察到的东西，也不能在毫无根据或出乎意料的事情上下赌注，不管自己对这种没有根据的东西有多么深信，也不管你是否肯定这种出乎意料的东西会频繁出现。你所掌握的东西只有事情的可能性而已，也就是说，你要尝试着预测那些可能性。在这样的投资过程中，多年的实践、坚持不断的钻研以及良好的记忆才可以帮助你在这种出乎意料的事情出现和消失时立刻作出反应，减少可能出现的差错。

具有卓越数学能力的人，也可能在观察方面具有惊人的天赋，但为什么他在投

机上还是会失败？因为他缺少经验和记忆。如同随着科学发展而进步的医学一样，明智的股票投资者从来不会停止自己对整个大势的研究，甚至是追踪任何有可能发生的市场走势。多年的操作实战积累下来，让他养成了保持消息灵通的习惯，对经验丰富的操盘手来说，这已经是非常自觉的行动。他需要的是无比珍贵的专业态度，因为这能保证他在股票投机中经常获胜。专业交易者和业余交易者或者偶尔进行交易的人相比，他们之间的差别很大，现在我们讨论这种差别并不过分。比如说，在我看来，记忆和数学对我帮助是最大的。整个华尔街就是以数学为基础在赚钱，它就是凭借着处理事实和数字以获得利润的。

当我说一个交易者必须时刻保持消息灵通，并以一种真正专业的态度去面对所有市场和市场发展时，我的意思就是要再次强调灵感和神秘的看盘能力等说法与成功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经验丰富的交易者能够用最快的速度行动起来，以至于他根本没有时间把自己所有的理由说出来；但这不代表那些理由就不是非常充分的，它们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而这些事实又是他多年以来从职业角度思考和观察积累起来的。关于专业态度这个问题，现在就让我为大家简单地说明一下。

我总是十分关注商品市场。这已经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了。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样，政府的报告表明冬小麦播种数量与去年大约相同，而春小麦的播种数量要比1921年还多。小麦长势非常好，很有可能比以往要早收获。当得到种植状况数字时，我就从收成方面看出了我们可能会面临的情况，这就是数学！同时我也立刻联想到，煤矿和铁路工人正在罢工。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些，因为很容易就能想到跟市场有关的各种情况。因此我推测已经影响到各地货物运输的罢工一定会对小麦的价格产生不利的影响。我推测，罢工会引起交通瘫痪，那么，冬小麦在运到市场之前一定会受到相当长时间的延误，等到运输状况有所改善时，春小麦又到了收获季节。这也就意味着，在铁路有能力大量运输小麦时，市场上将会同时出现冬小麦和春小麦，即大量小麦会一下子涌进交易市场。这就是其中的事实，带有明显的可能性，交易者会跟我一样了解这样的形势，所以，在一番思考之后，他们暂时不会买进小麦。除非是小麦的价格下跌到某个位置，否则他们不愿意买进。这样一来，购买小麦就是一种明智的投资。市场上要是没有买盘，小麦价格就应该会下跌。我的判断对不对？这得看以往的经验和对市场的试探。如同老席恩常说的那样，在下注之前，任何事情都说得不准。因此，你没必要把时间全浪费在细致的推测上。

经验告诉我，市场运动的方式是一个交易者最好的向导。这就如同是给病人量

体温和诊断脉搏，或者是观察眼球和舌苔的颜色。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可以在价格差距0.25美分的位置买进或卖出100万英斗的小麦。为了测试市场状况以及掌握操盘的时机，我那天一共卖出了25万英斗，试探结果就是小麦价格下跌了0.25美分。由于市场反应并没有明确告诉我想要知道的所有信息，因此我又卖出了25万英斗。我注意到此时市场的承接力很零散，也就是说，买盘是由1万英斗或者5000英斗的许多零散单子凑成，这与往常那种两三笔交易就完成的大单子是不一样的。除了市场反映出非常零散的买盘之外，我的卖出又使得小麦价格下跌了0.25美分。这让我确定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市场吸收小麦与其不相称的下跌方式表明，此时的市场已经没有购买力了。既然情况就是这样，那我应该如何进行操盘呢？当然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卖出更多小麦。如果只是听从经验支配，你有时可能会出错，但不听从经验的支配，你则极有可能成为傻瓜。我又果断卖出了200万英斗小麦，其价格自然下跌得更厉害了。几天后，我根据市场的走势再次卖出了200万英斗，小麦价格再次下挫。又过了几天，一直缓慢降价的小麦开始暴跌，每英斗下跌了6美分之多。且其跌势一直没有停止，只出现过偶尔的短暂反弹。

你看，这时我并没有听从第六感什么的，也没有人给我明牌。只有我对市场习惯性的专业看法才给我带来了利润，这来自于我多年的交易经验。我钻研这个行业，是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大盘的走势证明了我的思路是正确的，而我的职责就是要增加自己的部位。这就是全部情形。

在这个股票投机游戏中，我发现经验往往会给你最为稳定的利润，而观察则会使你得到最好的明牌。某种股票行情是你一直都需要了解的，你要观察这种情形。在此之后，经验会告诉你一切，这就是让你获利的秘诀。比如说，我们知道所有股票都不是以一种方式运行的，但在一类股票中，如果遇到多头市场，则所有股票都会上涨，遇到空头市场则都要下跌。这是股票操作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在所有自发性的明牌中，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证券交易所对此十分清楚，他们会把它传递给任何没有对此进行思考过的客户。我指的是他们建议交易那些股票的具体结果。这些股票在同一种类中往往滞后于其他股票。假如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不用多长时间，高炉（Crucible）、共和或伯利恒等钢铁公司的股票也会跟着上涨。产业状况和估值预期应该适用于同类股票中的所有个股，而且，市场的繁荣理应由所有股票共享。从理论上讲，每一只股票在股市中都会有出

头之日，这已被无数次经验证明过，但是会有一个时间差。所以，交易者会买进还没有上涨的甲钢铁公司的股票，正是因为没有上涨，而乙钢铁公司和丙钢铁公司的股票正在上涨，所以没有上涨的同类股票有了上涨空间。

即便是在多头市场，如果一种股票的走势与整个市场反映不相符，那我是绝对不会买进的。偶尔疏忽的时候，我会在多头市场中买进一种股票，但若是发现它的同类股票没有上涨，那我会尽快卖出这只股票。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经验。经验会告诉我，违背所谓的明显类股倾向是不明智的。我不能只依赖确定无疑的东西去进行交易，必须要推测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并且要预见它们。一位投机老手曾对我说：“如果在我正沿着一条铁轨向前走时，发现了一列火车正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向我开来，那我应该继续沿着铁轨向前走吗？不，我会闪避到一边，保持安静。我不会炫耀自己有多么聪明和小心。”

在整个多头市场完全展开之后，我注意到某一类股票中有一只个股与同类其他股票不协调，它是一只产生异动的个股。除了这支股票之外，其他同类股都在随着大盘的上涨而上涨。我做多买进了巨大数量的黑木汽车（Blackwood Motors）公司。大家都知道这家公司生意十分红火。股价的涨幅每天都在1个点3个点之间，参与到股市中的一般大众也越来越多。因此，我自然而然地就把注意力放到了这类股票上，而且，各种各样的汽车公司股票都开始上涨。只是，其中有一支股票却明显滞后于这个板块，那就是切斯特（Chester）股票，它远远滞后于其他同类股票，因此，没过多久就引起了人们的私下议论。切斯特股票价格维持在低位，且始终没有变化，跟黑木公司以及其他汽车股的强势和活跃大相径庭，大家自然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报出明牌的人、自作聪明的人以及专家们的话，人们都开始买进切斯特，他们认为它会很快像其他同类股那样迅速上涨起来。

然而，在人们强大的买盘之下，切斯特股票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跌了。实际上，在现如今这个多头市场中，抬高它的股价并不是什么困难事情。想一想，在这次普涨的行情中，黑木公司股票是同类股票中最为热门的领涨股之一。另外，我们所听到的全部信息都是汽车需求量惊人增长，都是一些汽车产量再创纪录的新闻。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多头市场之中，切斯特的内线集团显然没有做其他内线集团一定会做的事，这可能是有理由的。或许是内幕人士希望在上涨之前买进更多股票而没有把价格拉上去。然而，只要你分析一下切斯特股票的交易量和交易性质，就会觉得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另一个理由是价格抬高了就有卖不出去可



能，而这也正是他们所担心的事。

当那些需要股票的人都不想买进时，我为什么要买进呢？我的估计是不管其他汽车公司的股票多么繁荣，卖出切斯特股票是必然的。经验告诉我，一定要提防买进那种拒绝随同类领头股上涨的股票。

这样的事实很容易就能证实，切斯特股票不仅没有内线买盘，实际上还存在着内线卖压。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不能买进切斯特股票的征兆，不过，我所想得到的信息是它背离市场的行为。当这只股票背离大盘时，大盘的走势暗示了我，这是我为什么卖掉切斯特股票的原因。之后的某一天，这只股票果然暴跌了。我们得到了正式的消息，内线人士清楚地知道公司业绩不景气，因此他们一直都在卖出股票。就像往常一样，在股价下跌之后，所有事实的原因都显露出来了。其实警示信号在下跌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我不关注下跌，只关注警示信号。我不知道切斯特公司内部发生了什么，也没有跟着第六感的指示去行动，只觉得什么地方是有问题的。

在几天前，我们还看到了报纸上关于盖亚纳金矿（Guiana Gold）走势惊人的报道。这只股票在场外以50美元或接近这个价位进行交易，后来才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但刚刚挂牌时它的交易价格只是在35美元左右，而接下来就是不断下跌，直到最后跌破了20美元。

我绝对不会把这种下跌当成令人吃惊的现象，因为这是完全在预料之中的事。如果你去查问，可以去了解一下该公司的历史，它的情况许多人都知道。他们告诉我的情形是这样的：这家公司组成了一个炒作集团，成员包括6位非常著名的资本家和一家知名的大银行。其中一位成员是美丽岛探勘公司（Belle Isle Exploration Company）的老板，这家公司贷款给盖亚纳公司超过1000万美元现金，其回报则是收到了一些债券及25万股盖亚纳金矿公司的股票，占盖亚纳金矿公司全部100万股股权的1/4。这支股票后来配股了，在市场上大肆宣扬这件事。美丽岛探勘公司的人认为，获利了结是最明智的选择，他们要求那家银行以某价位为其代售25万股盖亚纳的股票，银行着手安排卖出这些股票，同时也卖出了他们自己手中该公司的股票。他们想把这一市场炒作的操作委托给一个内行去干，酬金是以高于36美元卖出这25万股股份所得利润的三分之一左右。我知道他们已经拟好了合约，就差签字，但最后，这家银行却决定自己进行操盘以节省这笔酬金。他们组织了一个内线集团，以36美元的价格从美丽岛探勘公司买进这25万股股票，再把这些股票以41美元的价格卖出。换句话说，内线集团从一开始就付给了他们的银行伙伴5美元的利

润，让银行去代售股票。我无法断定委托者是不是知道银行的这些操作。

显然，对银行来说，这样的操作十拿九稳。市场已经转化为多头市场，盖亚纳金矿所属的板块是市场的领涨板块。这家公司已经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且固定配股配息。公众因为市场的这种情况及主办银行的好名声而认为盖亚纳金矿是一只值得投资的股票。我了解到，大约有40万股的股份一路上涨到了47美元，且成功卖了出去。

黄金类股票的走势非常强劲。可惜，好景不长，盖亚纳金矿也开始下跌了，足足下跌了10个点。如果当时该股的承销商还在发售股票，那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华尔街的传说很快就不尽如人意，更为严重的是，盖亚纳公司资产已经不足以支持承销商的高度预期。股价下挫的原因非常清楚，而我在这个原因明了之前，就从市场变化上得到了提醒，也采取了必要的行动测试盖亚纳金矿的市场情况。这只股票的表现与切斯特汽车公司的股票几乎完全一样。我刚一卖出盖亚纳矿业公司，它的股价就下跌了。再卖出了更多，其价格更低。这只股票的走势和切斯特汽车公司如出一辙，与其他10多只我记得清清楚楚的股票也一样。大盘的走势告诉我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因为那些内线人士不愿意买进这只股票，他们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不在多头市场中买进自己的股票。从另一方面看，不知底细的公众此时正在吃进，将这只股票的价格拉到了45美元以上，可它现在的价格却只在35美元以下，买进很划算。另外，公司仍然在派发红利，在他们看来，这只股票现在是便宜货。

消息终于传来了。像往常市场上的重要消息一样，在公众知道之前，我就已经预测到了。我从报纸上报道的这家公司没有挖到蕴藏量丰富的金矿而是挖到一堆乱石的消息中明白了先前内线卖盘的原因。但在读到这篇报道之前我已经卖出了这只股票，因为很久之前我就根据股票走势进行了放空操盘。对股票走势的关注并不是什么带有哲理性的高超智慧。我只是一个交易者，只是在努力地寻找一种迹象，那就是内线是不是买盘。在这只股票上，我没有发现任何迹象。也就是说，我没有必要一定详细了解内线人士为什么不看好自己的股票，也不需要考虑他们为什么没有在回档时买进。我只需要看到他们在市场中并没有促使股价上涨的操盘运作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从这些信息中我就知道了自己应该怎样操作这只股票，而且是十拿九稳的。普通的交易者大概消化了50万股盖亚纳金矿，股票赚钱的唯一秘密不过就是从一群希望停损卖出的不知情外人——就像我——手中转移到另一群希望赚钱而买进的不知情外人——就像普通投资者——手中。

我对你讲这些并不是想就公众买进盖亚纳金矿股票而亏本，或是我做空了这只股票而获得了利润进行说教，只是想强调研究类股是多么重要。从中获得的教益又是被那些没有充分训练的大小交易者多大程度上忽略了。大盘的走势不只在股票市场中向你发出大声的警讯，在商品期货市场中它也同样如此。

在棉花期货交易中，我有过一个有趣的经历。当时我看空市场，并且在适度地卖出股票。同时，我也卖出了5万包棉花。在股票上我的操盘让我获利丰厚，这使我无意中忽视了棉花期货市场的变化。后来，我才知道那5万包棉花让我足足损失了25万美元。就像前面所讲过的一样，股票交易十分有趣，而我也能操作得十分漂亮。因此当想到棉花时，我时常不自觉地就会有这样的想法：“等待一个回档的时机，然后回补自己的部位。”棉花价格会略微回档，就在我决定回补时，它的价格却又出现了反弹回升，而且越涨越高。我决定再等一阵子，因此又转战回股票市场进行操作，并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上面。结束股票操盘之后，带着一笔非常可观的利润，我再次踏上了度假之旅，这次我选择的是温泉市，完全把棉花期货市场抛到了脑后。

这次度假是我第一次真正不用管棉花期货交易中自己受损的一次。交易对我非常不利。当我想获利了结时，总会发现有人在大量卖出，棉花价格自然会出现适度回档。但很快，价格又会立刻反弹，开始新一轮的上涨。

在温泉市度假的几天里，我总共亏损了100万美元，棉花的上涨趋势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我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下自己的操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我一定错了！我得立刻退出。”因此，我回补了棉花，亏损了100万美元左右之后，没有继续亏损。

第二天早晨，我没有想任何事情，就去打高尔夫了。棉花市场上的操盘我已经结束了，我知道自己错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此时此刻，棉花市场与我毫无关系。中午吃饭时，我照例去交易所看了一下行情，发现棉花竟然下跌了50个点，但它已经对我没什么意义了。我注意到今天的棉花价格并不像几周以来那样，价格被打压之后立刻就会出现反弹，似乎反弹现在已经停止了。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表明棉花正沿着最小阻力线向上走，而我却对此视而不见，白白亏损了100万美元。

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在损失了100万美元的问题上纠结不放了，因为此时不同往日，那种迅猛的止跌反弹已经不存在了。我决定卖出1万包棉花，耐心等待时机到

来。不久之后，棉花价格再次下跌50个点。我还是担心会出现反弹，又等待了一段时间，但是没有。虽然我因为没吃计划中的午餐而饥肠辘辘，可市场的信息告诉我现在有比吃午餐更重要的事。我立刻跑到经纪商那里，再次卖出了1万包棉花。棉花价格再次下跌40美分，这是我最想看到的。因为这就证明了我的判断和操作是正确的，回到餐厅吃过午饭之后，再次来到交易所大厅观察棉花市场的变化。整整一天，棉花价格都没有任何反弹，于是当天晚上，我就匆匆离开了温泉市。

度假前后的期货操作经历证明我卖出棉花是错的，但回补棉花也同样是错的。此时，我必须得恢复自己的工作，回到使我安心做交易的地方。市场以吸收我第一次卖掉的1万包棉花的方式同样吸收掉了第二次卖掉的1万包，而且，从第二次对市场的试探中确信我的利润已经来了。

到达华盛顿之后，我立刻去了我的经纪商那里，老朋友塔克在那里负责。我对自己的判断非常有信心。因此，立刻开始了卖出4万包棉花的操作，结果棉花行情下挫了75个点。这表明市场在这个价位上并没有多少支撑力量。当天晚上棉花的收盘价低得可怜。显然，棉花原先的买盘已经消失了。我不清楚市场究竟会下行到什么点位，也不知道买盘在什么时候才会形成。但是，我对操盘自信满满。第二天早晨，我离开华盛顿，回到纽约，在我看来，匆匆忙忙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途经费城时，我去了一趟那里的交易所，发现棉花期货市场果然出了大问题。价格下跌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在交易者内部甚至产生了一种恐慌情绪。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我等不及回到纽约了，立刻给我的经纪商打了个长途电话，让他替我回补空头部位。当我接到回报单时，先前自己损失的钱现在已经补回来了。

一些当时同我在温泉市度假的朋友直到今天还在谈论我那次从午餐桌前一下子跳起来第二次卖出1万包棉花的情形。这显然不是第六感，而是一种来自于自信的结果。不管前一次错误多么严重，让我自信的是，这次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卖出棉花的时机已经到来。我要做的就是抓住这个机会，这是天赐良机！有可能，我的潜意识一直都在运行着、帮助着我，是它替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是，你没有必要追究这一点。在华盛顿做出的那个重要决定，与其说是潜意识的促使，毋宁说是细心观察的结果。我凭借的是多年的经验，它告诉我，棉花的最小阻力线已经从上涨变为了下跌，而不是第六感或者潜意识。

棉花期货市场从我这儿拿走的100万美元，没有让我耿耿于怀。我不会为自己犯下了大错而自怨自艾，也不会因为在费城成功地将损失弥补回来而沾沾自喜。作

为一个职业操盘手，我只关心与交易本身有关的事情。要我介绍什么经验，我只能负责任地告诉你，我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才成功将损失弥补回来的！



## 第十八章

### 和内线“炒作集团”直接交手

投机者的勇气使得他们有信心去根据自己的决定采取行动。对我来说，错误不应该让人害怕，除非事实已经证明的确是错的，否则，我不会认为自己错了。如果不是已经充分地利用了自己对市场的试探，我肯定会不安的，相反，我实在没有不安的理由。在某个时间段里，市场不一定会把我的错误全部展现出来，只有上涨趋势或下跌趋势的特性才可以帮助我判断自己的部位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只能依靠自己的经验去获得胜利。假如失败了，那肯定是自己出现了错误。



在华尔街这个地方，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或许你还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的故事，我是如何在放空玉米时回补自己的空头部位的。有一次，我在股市上也使用了几乎相同的手法，那只股票是热带贸易（Tropical Trading）公司。这只股票在我做多和放空时都曾获利过。喜欢冒险的投资者总是非常青睐这只股票，它在市场上总是相当活跃。报纸一再指责操纵这只股票的内线集团，说他们看中的只是股价的波动，所以报纸并不鼓励投资者长期持有这支股票。后来，我所认识的一位营业员告诉我，就算是丹尼尔·朱鲁（Daniel Drew）在伊利（Erie）公司这只股票或哈夫梅尔在美国糖业公司的股票上所运用的操盘手法，也无法和热带贸易公司的总裁穆立根（Mulligan）与他那些朋友所开发出的如此完美的操盘方法相媲美，这些人从热带贸易公司的股票中赚到了令人吃惊的巨额利润。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使空头放空这只股票，然后再对空头进行一番彻底的洗劫。整个过程中，空头大概比自己被水压机压下去时还要恐惧，因为他们可不是能被一般人吓着的人。

当然，有人说，在热带贸易公司这只股票的交易中，臭名昭著的事件层出不穷。我更相信，说这话的人大概都是在交易投机中深受其害的投资者。既然场内的交易者经常会碰到内线人士作弊的手法，为什么他们还要把这个游戏继续进行下去呢？因为他们喜欢所有热得发烫的股票，至少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热带贸易公司就是属于那种热得发烫的股票，它的价格绝对不会长时间地停留在一个价位上。我们没有必要去探寻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必要去分析它的原因，这实在是浪费时间。没有必要紧张兮兮的，你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明牌所预告的真正价格波动在什么时候开始。除非是空头部位已经大到足以使股票变得很稀少很有价值，否则，市场上总是有足够充裕的股票在周转，不怕你没有交易可做。对很多人来说，买进热带贸易公司这只股票就意味着你每一分钟都有可能从地狱升入天堂或者从天堂堕入地狱。

在这件事情发生前的一段时间里，我正在佛罗里达的海边度假。那时，我每天都在钓鱼，享受着钓鱼带给我的快乐，除了每隔几天会收到一包报纸之外，我完全



没有关心与市场有关的任何事。一天早晨，我从报纸上惊奇地发现热带贸易公司的股价上涨到155美元，而在上一次看到这只股票报价时，它还只是在140美元附近徘徊。这个信息告诉我，我们即将进入空头市场了。一旦合适的时机到来，我会立刻放空手中持有的股票。我并没有感到紧迫，因为来佛罗里达可不是为了研究大盘走势的。我知道自己会在时机真正到来时回到交易所去。而现在就算有什么动作，也不会改变任何市场大势。

从那天早晨收到的报纸来看，热带贸易公司属于交易市场上的异动个股。这只股票的走势使我看淡大势的观点更加具体化，我想到的是，在大盘步履维艰的时刻，内线人士却仍然在尽量拉高热带贸易公司的股价实在是一种愚蠢至极的做法。很多时候，获取利润的过程必须要停下来淡定一些。但是普通投资者往往不这么看，他们在面对不正常的事情时总是无法让自己镇定下来。在我看来，现在参与炒作这只股票是非常不明智的。要知道，在市场上，任何人都不能在犯下如此重大的错误之后而不受惩罚，股市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我更想去钓鱼，但是也在不断思考着热带贸易公司的内线集团究竟会采取什么措施。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失败，这就如同一个没带降落伞的人从20层楼顶上跳下来一样，结果一定是被摔死。可以不去想其他任何事情，可现在我有必要暂时放弃钓鱼这个爱好。我拍了一封电报给经纪商，以市价卖出了2000股热带贸易公司。

当天下午接到了回复电报。经纪商告诉我，他们以153美元的价格替我卖出了2000股热带贸易公司。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事情都非常顺利。我做的其实只不过是在下跌的市场中放空股票，这是原本该做的。但现在离股票报价板实在太远了，我必须结束度假。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所有的心思都在热带贸易公司这只股票上，我需要思考这只股票表现如此的所有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热带贸易公司为什么应该随着大盘一起下跌而不是在内线集团的炒作下上涨。我得去棕榈滩，那里有我的直通线路，可以直接联系到纽约。

我一到棕榈滩就看到那个内线集团仍然在错误地继续着他们的操作，这个时候我放空了自己的股票，使他们吃进了第二笔2000股的热带贸易公司。回报单刚到手上，我又第三次放空了2000股。到目前为止，市场的表现仍然非常完美，换句话说，股价正是在我的卖压之下下跌的。我感到十分满意，然而，却没有十分得意，尤其是当我想到自己并没有卖掉更多股票。我回到证券交易商那里，再次卖出2000股。不久，又卖出了1万股，然后决定回纽约。



到达纽约后，我开始对这家公司的业务状况进行深入了解，包括其目前的实际状况和未来展望。我了解到的情况加深了对自己操盘的信念，我认定内线集团的做法不仅仅是鲁莽，甚至比鲁莽还糟糕，他们居然在大盘走势及公司收支状况无法支撑时拉抬股价。

我觉得这样的涨势不仅仅是是不合理的异动，其对时机的选择也是极为不合适的，可这依然无法阻挡不少投资者跟风买进。这样的市场效果从某种程度上鼓舞了内线炒作集团，使他们把自己的不明智炒作手法继续下去。至于我，则抓住机会放空了更多股票。内线集团终于停止了他们的愚蠢做法，而我则根据自己的交易方法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市场测试，最后，我放空了总共3万股热带贸易公司，它当时的价格已经变成了每股133美元。

有人曾警告我，热带贸易公司的内线炒作集团其实很清楚每股热带贸易公司股票的交易下落，他们甚至还精确地知道放空部位的大小及究竟是谁在放空这只股票，而且也知道其他一些具有战术性的重要事实。炒作集团有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是足智多谋的投资交易者。总之，我要是同这样的内线集团对抗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然而，内线集团强大也无法战胜市场，事实就是事实，市场大势才是我最为强大的盟友。

从153美元下跌到133美元，这意味着空头部位增加了，所以，在回档时选择买进的普通投资者会像往常一样，当这只股票在153美元时已经被人们认为是很好的投资对象了，而现在它下跌了20个点，自然就是更好的投资对象。同样的一只个股，同样的市盈率，同样的经营主体，同样的业务范畴，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大便宜！

普通投资者的买盘正在逐渐减少，而流通在外的供应量也在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场内投资者都在放空这只股票，内线人士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认为轧空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们再次把价格巧妙地拉拍到150美元。此时肯定有人在回补部位，而我依旧稳如泰山，话又说回来了，我为什么要不安呢？内线人士或许已经知道还有一笔3万股的单子没有回补，可这没有必要让我不安。我在153美元时放空并且一直放空到133美元的原因仍然存在，而且我看空的观点此时越来越有力了。内线人士当然希望我也能够回补部位，可他们的想法不是我做决定的理由。我所看重的大盘基本走势正在替我与他们进行着战斗。要做到无忧无虑或很有耐心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每一个投资者都应该对自己的判断信心十足。已故的狄克森·华兹

(Dickson G. Watts) 曾经是纽约棉花交易所主席，还是名著《投机艺术》(Speculation as a Fine Art)的作者，他说过，投机者的勇气使得他们有信心根据自己的决定来采取行动。对我来说，错误不应该让我害怕，除非事实已经证明我是错的，否则，我不会认为自己错了。如果不是已经充分地利用了自己对市场的试探，我肯定会不安，相反，我实在没有不安的理由。在某个时间段里，市场不一定会把我的错误全部展现出来，因此，只有上涨趋势或下跌趋势的特性才可以帮助我判断自己的部位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只能依靠着自己的经验去获得胜利。假如我失败了，那肯定是自己出现了错误。

从133美元上涨到150美元的过程中，我没有被任何表象吓倒，没有回补自己的部位。很快，这只股票就像我预期的那样开始再一次下跌。股价在跌破140美元之后，内线炒作集团出面开始支撑盘面。他们利用大量与这只股票有关的利多传言配合自己的买盘。我听说这家公司已经赚到了相当丰厚的利润，而且，赢利足以使公司提高固定股利率。据说，空头部位相当庞大，这次“世纪轧空”即将打击一般的空头操盘手，而放空过头的操盘手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当他们炒作，把股价成功拉回了10个点时，我简直无法告诉你传言到了一种什么程度，似乎我的末日就要来临了一样。

当股价重新上涨到149美元时，流传在华尔街上的那些利多传言几乎已经成真了。我知道这并不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而我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位投资交易者所说的话都无法使那些早已惊慌失措了的空头们相信，眼前看到的股价只是一个骗局；我们也无法让那些在交易所里靠着道听途说的明牌来进行交易的客户相信，做空将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只有大盘才是最有效的反击之道，而且，只有大盘才可以让那些糊涂蛋相信什么才是事实。每个人都会相信大盘走势，而不是去相信任何其他交易者的声明，更不会是相信一个放空了3万股股票的空头操盘手所说的话。我不再理会股市中的议论，而是转向期货市场，充分地利用了轧空玉米的时机，放空燕麦，交易者们因此而普遍性地看空玉米，实际上，这仍然是经验和观察在发挥作用。

热带贸易公司的股价一直被内线炒作集团拉升，在他们想要以此吓倒空头时，我并没有用卖出这只股票的方式来阻止股价上涨。当时我已经放空了3万股，这在流通股数量中，占到了相当大的比率，如果继续放空，那就很不明智了。内线炒作集团如此好心地设下了圈套，等着我自投罗网，却被我看破了，所谓股价的第二波

反弹就是一场迫不及待的阴谋，可我不会这样上当受骗的。当热带贸易公司每股上涨到149美元时，我的操作是卖出了大约1万股的赤道商业公司，因为这家公司持有热带贸易公司的大笔股权。

赤道商业的股票并不像热带贸易公司那样活跃，不出我所料，这只股票在我的卖压之下随即出现大跌，我的目的达到了。场内的交易者及交易所里听信热带贸易公司一定会势如破竹地上涨的客户，看到了在热带贸易公司上涨的同时，赤道商业却出现了数量巨大的卖压而致使股价大跌，因此，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认为热带贸易公司股票强势上涨只不过是一个假象，是有意为之的炒作，是想要让内线人士把手中持有的赤道商业抛售出去，因为赤道商业是热带贸易公司的最大股东。交易中放出数量如此之大必然是赤道商业的内线人士正在放空自己所持有的股票。而且，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在热带贸易股价走势无比强劲时，他们居然会放空如此多的股票。他们卖出热带贸易公司的目的就是想阻止赤道商业股票的上涨趋势。内线炒作集团根本不愿意承接那些疯狂卖出的股票，他们一直在支撑盘面，一旦停止了这种操作，热带贸易公司股价一定会暴跌。场内的交易者及主要的一些交易所现在也在卖出赤道商业的股票，而我则回补了自己在赤道商业这只股票上的空头部位，并获得了一笔不小的利润。实际上，我卖出这只股票并不是为了获利了结，只是想进一步阻止热带贸易公司股价继续上涨。

热带贸易公司的内线炒作集团及那些坚持不懈的相关人员一直都在华尔街上散布各种各样的利多消息，为了能够拉抬股价，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每当他们这么做时，我就继续放空赤道商业，并且在热带贸易公司股价下跌时回补自己在赤道商业上的空头部位。

内部炒作集团被我狠狠地打击了一顿。最后，热带贸易公司的股价下跌到了每股125美元，而放空的部位始终都在不断增大，从而使许多内线炒作人士可以把股价向上抬高20~25美元。空头部位仍然是非常庞大的，上涨也是顺势而为，然而，这次反弹尽管被我成功地预测到了，却并没有回补自己的部位，因为我并不想失去它们。赤道商业这只股票配合了热带贸易公司的上涨趋势，在两只股票同步上涨之前，我又放空了大量的赤道商业，像往常那样，许多关于热带贸易公司的利多消息都不攻自破，然而，在这只股票出现惊人的涨势之后，多头又逐渐在市场上占据上风了。

这时的大盘走势已经变得越来越疲软。像在前文所说的那样，我之所以在佛罗

里达钓鱼营地里放空热带贸易，是因为我认定已经迎来了一个空头市场。尽管我也放空了许多其他股票，然而，热带贸易是我的首选。此后，整体走势变得越来越让人无法抗拒，内线炒作集团损失惨重，而热带贸易也难以避免暴跌的命运。先是跌破了120美元的整数关口，然后跌破了110美元，最后又跌破了面值，这可是多年以来的第一次，但我仍然没有回补自己的部位。

市场已经变得相当萧条了，热带贸易也跌破了90美元，在混乱之中我出手进行了回补，这是根据与过去相同的理由。我的交易量大得惊人。当时市场非常萧条，而卖盘又远远地超过了买盘，因此，我认为时机已经到来。换句话说，我也可以这样告诉你，无聊地自我吹嘘是毫无意义的，我是在跌势中的最低点回补了3万股热带贸易。不过，我没有一定要在底部进行回补的计划，我只是想把自己的账面利润变成现金而已，从而使自己在转换的过程中不至于损失过多利润。

在这个过程中，我始终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操盘，因为我知道我的部位是正确的。我并没有对抗市场走势，也没有作出与基本形势相反的操盘，就是这些原因使我认定自信心过度膨胀的内线炒作集团是一定会失败的。他们想要做前人从来也没有做过的事，可这样的结果在华尔街往往都是失败的。即便是我也同其他人一样，明白习惯性的反弹一定会出现，可我不会因此而担心自己的决定是错的。只要我能坚持到底，最终的结果一定会比回补要好得多。我的部位正确，而且始终坚持着它，就这样，我赚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利润。这样的成绩同样并不能归功于第六感，也不能归功于高超的看盘能力或者匹夫之勇。我之所以赢了这么多是由于对自己的判断具有信心，我从来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或虚荣心来操作股市。我觉得，知识就是力量。拥有力量的人没有惧怕谎言的必要，即便谎言已经出现在了报价纸带上，那也还是会很快消失的。

一年之后，热带贸易这只股票再次崛起，又上涨到了150美元，而且在这个价位震荡调整了几个星期。这时，整个股市都经历了一次持续不断的上涨，因此，该是大幅回调的时候了，多头在市场上已经不能占据上风了。我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因为我曾对市场进行过测试。热带贸易公司所属的集团遭遇到了非常不好的经营状况，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它是凭借什么上涨的。如果说大盘即将上涨，它是会上涨的，可大盘现在没有上涨的迹象。因此，我开始放空热带贸易公司，先放空1万股试试看，试探一下市场的虚实。我的卖盘造成了股价下跌，而且，没有看到任何支撑，但就在突然之间，买盘性质发生了改变。

如果支撑出现了，我一定可以看出来。我突然想到，炒作这只股票的内线集团在大盘下跌时才开始买进这只股票，那么，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道德上的义务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维持这只股票的价格。他们并不是头脑简单的白痴，也不是专做好事的善人，更不是通过拉抬价格在柜台上多卖一些股票的承销银行家。尽管我和其他的交易者一直都在放空这只股票，然而，它却一直都在上涨。我在153美元的时候回补了1万股空头部位，等股价涨到156美元时，我从一个空头变成了多头，因为这时的盘势告诉我，最小阻力线是一直向上的。我看空整个市场，然而，所面对的是这一只个股的具体走势，这不是一般的投机理论。后来，这只股票一路上扬，一直飙升到了200美元以上的价格，可以说是一年中最引人关注的一只股票。广播和报纸都报道说我因为放空而损失了800万~900万美元。其实，我不仅没有放空，反而跟随着涨势一直都在做多，要是我持有股票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我想所获得的利润会更多。你想知道为什么我的情况是这样吗？因为如果我是内线集团的炒作者，也会做同样的事。然而，我却完全没有必要去想这些事，因为投资交易就是我的全部事业，这就是当下我必须花心思做好的事。所以，我不需要去遵循别人认为我应该去遵循的规则。

# 第十九章

## 华尔街惯用的操盘术

探究人性方面的因素总是有好处的，比如，人为什么轻易地相信自己所希望相信的事？人为什么总使自己受到贪心、粗心大意及斤斤计较的影响？自古以来，人的恐惧与希望总是相通的，所以，研究投机客心理的价值始终如一。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武器会发生改变，但人性是不会变的。在我看来，托马斯·伍德洛克（Thomas f. woodlock）所说的话是对整个形势最为简略的概括，他说：“股票投机成功的基础是假设大家在未来会继续犯下从前所犯过的错误。”



关于“炒作”这个词，我不知道究竟是谁将它与普通买卖过程结合在一起的。

实际上，它只不过是说股市正在出售大量的股票。操纵市场的人可以用最低廉的价格买进他们想要买的股票，这就是所谓的炒作。然而，也有所不同，因为这样或许并不需要采用非法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但你很难避免某些人做一些你认为不正当的事。在多头市场，当你要买进一只股票时，你要如何在抬高股价情况下买进大量股票？这就是你所面对的问题。怎样去解决它呢？决定性的因素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你根本无法说出一条根本准则，除非你认为这只能凭着明智的操作。现实的操盘中有这样的例子吗？那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

对事业的每个阶段我都十分感兴趣，因为可以从自己及别人的操盘过程中汲取经验。可是如今，在下午收盘后，你可能很难从交易所中流传的那些故事中学到东西。当年绝大多数的手段和高招现在都已经过时了，或者是因为违法而不能再使用了。证券交易所的法令和具体情况如今已经发生了改变，丹尼尔·朱鲁、小雅各（Jacob Little）或者古德（Jay Gould）在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所做之事，即便非常精确而详尽，现在也没有什么价值了。前辈们所思考的那些，如今的操盘手完全没有必要理会，也不用去考虑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做，这就如同西点军校的学生不必通过练习古人的箭术来增长自己关于实用弹道学的知识一样。

探究人性方面的因素总是有好处的，比如，人为什么轻易地相信自己所希望相信的事？人为什么总使自己受到贪心、粗心大意及斤斤计较的影响？自古以来，人的恐惧与希望总是相通的，所以，研究投机客心理的价值始终如一。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武器会发生改变，但人性是不会变的。在我看来，托马斯·伍德洛克（Thomas F. Woodlock）所说的话是对整个形势最为简略的概括。他说：“股票投机成功的基础就是假设大家在未来会继续犯下从前所犯过的错误。”

在股市十分狂热时，证券开户数也会达到顶峰。这时候，聪明与巧妙显得有些另类，所以，浪费时间去讨论炒作或投机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做法，这就如同想要发

现同时落在对面街道同一个屋顶上的雨滴有什么不同一样。股市景气时，即使是傻瓜也希望能不劳而获，每一个人的赌博天性都会轻而易举地被唤醒，而这一点是由贪婪和普遍性的繁荣引起的。轻轻松松就赚到钱的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不劳而获是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的东西。在我最初听到其他人说旧时代的交易情况和操盘技巧时，往往会认为19世纪60—70年代的人要比20世纪初的人容易上当。可我也会肯定，当天或者第二天，报纸上就会出现一些全新的骗局，我也能看到一些傻瓜的几百万美元存款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化为乌有。

刚到纽约时，大家都在热烈讨论着洗盘及对冲单子的事，这些做法是早已被证券交易所明令禁止的。洗盘手法又太过于拙劣，不能骗任何人。如果哪个人想把某只股票的价格洗高或洗低，证券交易所的营业员就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他：洗盘已经很厉害了。就像我在前文中所讲过的那样，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过，营业员会坦白地指出交易所里所进行的洗盘。换句话说，某只股票在片刻之间就下跌了几个点，其目的就是在报价纸带上把股价确定下来，那些在空中交易所里仅仅依靠一点点保证金就做多这只股票的人就一定会被洗光。至于对冲单子这种操作手法，使用起来总会出现差错，因为不同的经纪商很难做到协调一致，而且，这样的操作方法是完全违背证券交易法令的。就在几年前，一位十分著名的操盘手取消了卖单，可是却没有取消对冲单子中的买单，而不知情的营业员在几分钟之内就把股价炒高了25个点，他的买盘刚一停止，这只股票就以同样的速度快速下跌。这原本只是为了制造出交易十分活跃的表象，可它实在太差劲了，就好像是使用了一件不可靠的武器一样。即便是最优秀的经纪商，也不能把秘密全部透露给他，假如你希望他继续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那就不能完全相信他。不过，如果与过去相比，赋税已经使得与买空卖空有关的所有做法都昂贵得多了。

在字典的释义中，炒作的定义已经包含了轧空。当然，轧空有可能是炒作所带来的结果，也有可能是竞相买进的结果，比如说，1901年5月9日那次对太平洋北部铁路的轧空就明显不是炒作。每一个轧空司图兹（Stutz）的人都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不只是金钱上的，还有名誉上的，这个代价非常沉重。实际上，这样的轧空并非是刻意安排的。

其实，主导轧空的人获得好处只出现在几次非常著名的轧空中。范德比准将（Commodore Vanderbilt）两次轧空哈林（Harlem）股票而收益颇丰。而且，从很多想要骗他的空头赌徒及不诚实的国会议员手中赚到了几百万美元，说句实话，那



是他应得的。古德在主导西北铁路股票的轧空中损失惨重；“老手白”在拉卡湾那只股票的轧空中获利100万美元；而詹姆斯·吉恩在汉尼拔-圣乔伊（Hanni-hal & St. Joe）股票交易中却亏损了100万美元。如果你想在轧空的操盘中获得成功，那就必须以比成本高的价格卖出当初吃进的持股，而且，融券余额的规模必须是相当大的，只有这样，轧空才比较容易进行。

轧空为什么会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大操盘手中这样流行呢？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要知道，他们都是一些能力超强、经验丰富并且机警聪明的人，他们是绝对不会像小孩子那样轻易相信同辈操盘手会安什么好心的。但他们陷入到轧空困境的次数却多得惊人。一位聪明过人的老营业员告诉我，所有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操盘手都怀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主导一次轧空。虚荣心已经造成了很多垄断，当然，有一些轧空纯粹是为了复仇。总之，被其他人指指点点，或者被别人说成功地轧空了某只股票，在那时就是一种智慧、勇敢和成就的赞誉。垄断者因轧空而变得高人一头，他接受同伴的喝彩是当之无愧的。那些人之所以会竭尽全力地去进行轧空，根本不是为了得到可能获得的金钱利润，而更多是因为虚荣心在冷静的操盘手身上作祟。

当一只狗咬另一只狗时，它的确是带有轻松而愉快的心情的。以前我曾跟你们说过这方面的事，我不止一次地想规避轧空的风险，实际上，这并不是因为我拥有神秘的看盘灵感，而是大致感觉出买盘性质在什么时候是不允许我们草率放空的。凭借着对盘面的简单测试，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当年那些大操盘手肯定也这样做过。老朱鲁曾多次轧空同辈操盘手，使他们因放空伊利而损失惨重，可他自己在伊利这只股票上也同样中了范德比准将的圈套，当老朱鲁恳求范德比放他一马时，这位准将的口气异常冷峻，他援引了大空头朱鲁自己说过的两句万古常新的警句：

“如果有人把自己没有的东西卖了出去，不买回来就如同是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尽管这个操盘手在华尔街已经独占鳌头了很长时间，可很少有人记得他的事迹。他之所以为人们所熟知，主要是因为他发明了“灌水股票”这个名词。

1863年春季的爱迪生·贾乐美（Addison G. Jerome）是被大家公认的公共交易所中的王者。有人告诉我，他在市场上所报出的明牌就如同存在银行里的现金一样有效。总之，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操盘手，几百万美元的获利就是证明。他天生一副狂放不羁的个性，甚至到了奢侈放纵的地步。在华尔街，他拥有多得数不清的崇

拜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沉默的威廉”亨利·吉普（Henry Keep）在老南方（Old Southern）这只股票轧空中把贾乐美的几百万美元通通轧光为止。顺便还要说一下，吉普是州长富劳尔（Roswell P. Flower）的姻亲兄弟。

在过去绝大多数轧空操盘中，炒作的主要手段并不是让其他人知道你正在轧空某只股票，使得其他人因为经不起诱惑而跟着放空这只股票。如果是这样，轧空的主要目标不过就是造就你在股市中买卖“专家”的名分。大众总是不喜欢放空的人。大体上讲，促使那些聪明专家放空的原因与今天促使他们放空的原因是相同的。我从自己所看过的故事中得知，除了范德比准将轧空哈林股时，有不守信用的政客卖出之外，其他专业交易者所放空的股票都是因为股价过高。在他们看来，股价过高的原因就是这只股票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么高的价格，而导致了这支股票高得让人无法购买，那么卖出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样的情况听起来非常现代化，普通投资者考虑的只是价格，而范德比准将考虑的恰恰是股票本身的价值！所以，多年以后，一些老前辈们告诉我，他们贫困不堪的时候是因为放空了哈林股！

多年以前，我与古德的一位老营业员谈话时，他曾一本正经地向我保证，古德先生不仅是一个最不平凡的人，而且还远远胜过过去和现在的所有竞争对手。老朱鲁总是心有余悸地说：“碰到他就是死亡！”指的就是古德。他是一位金融界的奇才，这一点毋庸置疑，不然，他也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即便是相隔年代如此久远，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身上那种惊人的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要知道，在交易过程中，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对他来说，改变操盘策略是轻而易举的事，他关心的并不是股票投机，而是比较容易操盘的股性。他炒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变市场，而是更加合理进行投资。很早之前，他就看出来，只有拥有铁路才能赚到大钱，如果只是在证券交易所里炒作铁路股票，那实在没什么出息。当然，他也会充分利用市场。因为股票市场是最快速且最容易赚钱的地方，而他正好需要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美元的资金，就像老柯立斯那样。亨廷顿（Collis P. Huntington）总是非常缺钱，他所需要的钱总比银行愿意借给他的钱多出几千万美元。如果你有远见而没有钱，那只能心急如焚；如果你有了钱，那么远见就意味着成功与权力。

当然，并不是只有当年那些大人物才会炒作，一些圈内地位稍低的操盘手也在进行着炒作。我记得一位老营业员曾告诉过我这样一则故事，这与19世纪60年代初的情形和道德状况有很大的关系，他说：

“第一次拜访金融区时的情形是我对华尔街的第一印象。我的父亲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业务要处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带我一起去了。我们顺着百老汇向前走，记得是在华尔街转弯的，然后再顺着华尔街向前走，就在大约走到宽街（Broad Street）或是拿梭街（Nassau Street）时，我们来到了现在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 Company）大楼所在的那个街口，我看见两个男人后面跟着一群人。第一个男人向东走去，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而跟在他后面的那个男人则满脸通红，一只手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帽子，另一只手握成拳头不断地乱打着。他怒吼一般地说着：‘吸血鬼！吸血鬼！资金的价格是多少？吸血鬼！吸血鬼！’每个人都从窗户探出头来看。当初，华尔街上还没有摩天大楼，但我敢断定二楼和三楼的人一定探出头来张望了。父亲询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人告诉他一些话，但我没有听到。这时我正忙着抓住父亲的手，生怕被拥挤的人群把我俩挤散。人群在不断增加，我开始不安起来。惊异的人们从拿梭街和华尔街冲了过来，也有从华尔街东西两端跑过来的。后来，我们从人群中挤了出来，父亲对我说：那个喊‘吸血鬼’的人是某某。我早已记不清他的名字了，然而，我却知道他是纽约股市中主力股的最大操盘手。听说除了小雅各之外，他所赚过和亏过的钱要超过华尔街上的任何一个人。我之所以能够记得住小雅各的名字，是因为觉得一个成年人还叫这种名字是很有意思的事。另一个被人叫做‘吸血鬼’的人因从事锁住资金而声名狼藉，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可我记得他高高瘦瘦的，脸色苍白。那时，内线炒作集团往往会采用借钱的方法把资金锁住，他们力图使证券交易所里想借钱的人能够借到的金额减少。他们会在借钱之后取得付支票。其实，并没有把钱取走，也没有拿到其他的地方。这只是一种操作的手段，我认为，这还是一种炒作形式。”

对于这位老先生所说的话，我非常赞同，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没有的炒作方式。

## 第二十章

# 大操盘手的最高境界

如果说广告是一门艺术，那么利用大盘作为媒介来进行炒作就是一门广告艺术。大盘所讲述的东西应该是操盘手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東西，故事越真实，也就越有说服力；故事越有说服力，广告的效果也就越好。对于现如今的操盘手而言，他不仅需要自己所操作的股票看起来很强劲，而且要使这只股票真正强劲。所以，当一个操盘手在进行炒作时，他必须以健全的交易原则来做参照。



我从来没有同华尔街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的伟大操盘手中的任何一位说过话。我指的不是股市中的领袖人物，而是操盘手。他们都是我们之前那个时代的交易者。不过，当我第一次到纽约时，最伟大的操盘手詹姆斯·吉恩声誉正隆。而我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只关心在一家可靠的证券公司里如何再度创造我在故乡空中交易所里创造的成就。吉恩当时正忙着炒作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这是他炒作生涯中可以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当时没有任何炒作经验，对炒作的价值和意义也缺乏真正的了解。此外，当时的我对炒作股票所蕴涵的知识也没有求知的迫切。我只把它当成一种高级骗术。而且我认为它与空中交易所所用在我身上的那些手段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后者更为低级和幼稚而已。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听到各种关于炒作的言论，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推测和怀疑，大家猜测的成分要远远超过明智的分析。

了解吉恩的人不止一次告诉我，他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聪明和最勇敢的操盘手。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伟大的股票交易者似乎是不胜枚举的，但他们中的大部分早已经被现在的人遗忘，人们记住的只是他们鼎盛时的瞬间，因为那个瞬间他们就是交易所中的主宰者——一天的！他们依靠报价纸带一点点从默默无闻变得声名卓著。但小小的报价纸带并没有足够的力量，不能使他们长时间保证自己的优势地位，更无法使他们名垂青史。总之，把吉恩称做最伟大的操盘手毋庸置疑，而他的操盘时代是一段长久且绚丽多彩的时光。

吉恩将所有股票投资的知识都充分利用了起来，他的经验与才能在这个领域展露无遗。他曾经为希望开拓美国糖业公司股票市场的哈维梅尔兄弟服务，那时，吉恩还没有任何名气，可是他依旧坚持靠自己的力量去单独操盘，这简直就是一个大赌徒！吉恩在对美国糖业公司的操盘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只股票很快就成了投资者们的宠儿。此事之后，一些内线炒作集团屡次邀请吉恩操盘。有人对我说，吉恩并不满足这些内线集团给他的小额报酬，他想得到的是像集团成员一样分得一份利润。吉恩可以掌控股票在市场上的全部表现，要知道，在华尔街，随时都有操盘同

事之间互相背叛或者逃跑的传言，而吉恩与惠特尼·赖恩（Whitney.Ryan）帮之间的争执就是源于这种传言。对一个操盘手来说，让同伴误解是经常的事，因为不管多么高明的同伴都不可能像操盘手自己一样看清究竟需要怎样做。这一点我从自己的经验中就可以理解。

吉恩在1901年春季制造了他最为伟大的操盘杰作，那就是成功炒作了美国钢铁公司，只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自己没有在这件事上留下精确的记录。据我所知，吉恩甚至没有与摩根先生谈论过这件事，而且从来没有提过。当时，摩根公司是通过塔伯特·泰勒公司（Talbot J. Taylor & Co）交易，吉恩的操作就是以这家公司为老巢，他是塔伯特·泰勒的岳父。我相信，吉恩在这番经典而艰辛的操盘中一定饱含着自己从努力中所获得的乐趣。

那年春天，吉恩在自己炒热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他赚到了几百万美元，这一点是所有投资交易者所熟知的。他曾经对我的一位朋友说，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就在公开市场上为负责承销的集团卖出了超过75万股的股票。如果了解以下两个背景，你就知道这样的成绩是多么了不起。第一，这只股票是没有经过市场考验的新股，而公司资本额比当时美国国债总额还要大；第二，几乎在同样的时间里，在吉恩协助创造的同一个市场中，雷德、李兹、穆尔兄弟、亨利·菲利浦、傅黎克以及其他钢铁业的巨头也向大众抛售了几十万股股票。

这种情况，对于吉恩来说，是一种非常有利于他操作的市场大势。不仅经济十分景气，而且当时大众对股票的态度及他所拥有的强大财力很有力地保障他可以走向成功。当时的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多头市场，其繁荣的景象和投资者的心理可以说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令人记忆犹新的灾难性大萧条是后来才发生的，当时却完全没有任何迹象。而吉恩就是在这个时候，于1901年将美国钢铁公司普通股炒高到了55美元。股市大萧条是两年之后，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在1903年恐慌时下跌到10美元，到了1904年又跌到了8.875美元。

我们无法分析吉恩当时的炒作手法。他没有著书立说，也没有什么史料记载当时的情况。比如说，他对联合铜矿（Amalgamated Copper）公司的炒作一定非常有趣。罗杰斯（H. H. Rogers）和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曾尝试着在市场上卖出他们手头多余的股票，结果都失败了。于是，他们请吉恩帮忙炒作，替他们卖出持有的股票，吉恩答应了这个请求。请你一定要意识到，在罗杰斯那个时代，他本人就是华尔街最为伟大的企业家之一，而威廉·洛克菲勒更是整个标准石

油（Standard Oil）集团中最勇敢的投机大亨。他们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无比崇高的名声，以及在股票游戏中摸爬滚打多年的经验。但是，他们还是认为吉恩才是更明智的选择。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件事，就是让大家知道，有些操盘的确只有专家才能去做。罗杰斯与洛克菲勒手中的持股是一只深受投资交易者喜爱的股票，它有美国最伟大的一些资本家支持，但竟然无法卖出去。因为想卖出去，就肯定得牺牲许多金钱和名声。罗杰斯和洛克菲勒都是聪明而智慧的人，他们认为只有吉恩才能帮助他们。

在接受了这项任务之后，吉恩立即开始了他的工作。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多头市场，在面值附近的价格水平上，他一共卖出了22万股的联合铜矿。—将这些内线人士的持股卖出，大众便跟着买进，而且是持续买进，结果使联合铜矿股票的价格又上涨了10个点。当内线人士看到仍然有那么多人狂热地买进股票时，他们忘掉了吉恩的操盘才是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反而对自己卖出的这只股票非常看好了。有人说，当时罗杰斯曾真正建议过吉恩做多联合铜矿股票。如果说罗杰斯是想把自己的持股倒给吉恩的话，刚才那种说法显然很难让人相信。罗杰斯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怎么能够轻易被市场表象所欺骗，而且他也知道吉恩更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绝对不好骗。吉恩仍然按照他惯用的炒作手法进行着股市操作，他会在大涨之后借机出货。这样的操盘战术和行动显然是需要他自己去主导。股市就是一个战场，一个成功的投资交易者是必须要牢记应该怎样去进行战斗的。

几天前，吉恩最为信赖的一个人告诉我，吉恩在炒作联合铜矿的过程中，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一股也没有了，也就是说手头上没有了他先前为了抬高股价而被追买进的股票，第二天开盘之后，他便在市场上买进了一些，但不会长期持有，大约过了一天，他就卖出这些股票。他完全不干预市场走势，而是选择静观其变，让市场适应这种情况。一旦他真想卖出持股，那一定会一路压低出货。通常来说，股市中的大众总会期待市场反弹出现，而空头操盘手也会适时回补部位。

在这次炒作中，吉恩帮助罗杰斯和洛克菲勒卖出了持股，在他们得到了大约2000万或2500万美元现金后，罗杰斯给了吉恩一张20万美元的支票。这笔钱会让你联想到一个百万富翁的太太用5毛钱酬谢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清扫女工，以此来答谢女工替那位太太找到了价值10万美元珍珠项链的事。吉恩没有接受这张支票，并附上一张非常客气的字条，说自己并不是交易所里的营业员，他本人很高兴可以帮上罗杰斯与洛克菲勒的一点儿忙。罗杰斯与洛克菲勒留下了字条，并给吉恩写了

一封信，告诉他，他们很期待与他下一次继续合作。没过多久，好心的罗杰斯就给吉恩一个明牌，让他在130美元左右的价格买进联合铜矿！

詹姆斯·吉恩不愧是一位天才操盘手！他的私人秘书曾告诉我，如果市场按照吉恩的思路运行，那他很容易就会发脾气。几乎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的暴躁体现在冷嘲热讽的言辞中，如果你听到了他所说的那些话，那你一定会长时间的不能忘记。但他亏损时，脾气是非常好的，表现出了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教养。他很亲切，也很风趣，总是能够语出惊人。

所有成功投资所必备的心理条件，吉恩一样都不缺。毫无疑问，不管在什么地方投资，他都可以获得成功。他是绝对不会跟大盘作对的，尽管他具有十足的大无畏精神，可绝不鲁莽行事。一旦他发现自己的操作手法是错的，在片刻之间就会作出改变，而且会立刻以正确方法进行下去。

从他那个时代到现在的时代，证券交易所的法令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法令的执行情况较以前也更为严格，证券买卖所获得的利润要付出更多税费，所以，这个股票游戏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可能吉恩所运用的巧妙操盘手法，现在已经过时了，加上现在华尔街的商业道德水准进一步提高，我们实在已经无法再像吉恩那样进行操盘。然而，我们依然可以公正地说，不管在美国哪个金融时期，吉恩都是一位伟大的操盘手，因为他完全了解这个游戏规则；毫无疑问，如果生在现代，他依然是一位伟大的股票操盘大师。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允许他那样做。如果1922年时吉恩依旧活跃在股市操盘领域，他一定可以取得像在1901年时那样的成功，也一定可以像他在1876年初次从加州到纽约时那样取得成功——在两年之内净赚900万美元。有些操盘手的行动要远比大众快得多，他们注定会成为股市中的领袖人物，而他们很少去理会散户们究竟在关心什么。

其实变化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剧烈，可利润的确是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如今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什么开路先锋，也就不存在开路先锋应得的那种报酬。但是，从某方面来说，炒作市场比以前容易了，只是其他方面要比吉恩所处的时代困难多了。

如果说广告是一门艺术，那么利用大盘作为媒介来进行炒作就是一门广告艺术。大盘所讲述的东西应该是操盘手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東西，故事越真实，也就越有说服力；故事越有说服力，广告的效果也就越好。对于现如今的操盘手而言，他不仅需要自己所操作的股票看起来很强劲，而且要使这只股票真正强劲。所



以，当一个操盘手在进行炒作时，他必须以健全的交易原则来做参照。吉恩之所以成为了一代传奇，就是因为他天赋异禀地熟悉这一切。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顶尖的交易者。

“炒作”这个词听起来多少有些刺耳，或许它需要一个化名来代替。在我看来，如果炒作的目标是出售大量股票，那么炒作过程本身并不带有任何神秘或不正当之处。当然，炒作时不应该受到误导是它的先决条件。每一个操盘手都应该在投资者中找到买主，这一点毋庸置疑。

当一些人为了获得利润而被巨大风险困扰时，吉恩是会伸出援手的。至少我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不能原谅那些清楚这一点但却把自己没有赚到钱的责任归咎于别人的人，我没有多少同情心。这种人赚钱时总是非常聪明的，可当他们亏损时，其他人全都成了恶棍。这时，“炒作”就会被这些人描述成一种暗示别人用做了记号的纸牌作弊的卑鄙行径。可是又有多少情况是他们所说的这个样子呢？

通常情况下，炒作的目的就是把市场性开发出来，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在任何时候以某个价位卖出相当数量的股票。当然，内线炒作集团也有可能发现自己因大势逆转而无法卖出手中的股票，而他们也会因此而不得不承受大到令人不满的牺牲。这时，他们往往会去雇一位专家，凭借这个人的技术和经验制造一种有序撤退的市场环境，而不是承受那种可怕的溃败。

或许你还会注意到，我并没有提到那些目的在于尽量以最低价格买进大量股票的炒作，比如说通过买进股票以取得控制权的操盘手法，这是因为这样的事在如今已经不经常发生了。

古德（J. Gould）非常希望掌握西联电讯（Western Union）公司的控制权，所以，当他决定大量买进这只股票时，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出现在证券交易所大厅里的华盛顿·康纳（Washington E. Gonnor）突然也出现在了交易所的西联电讯股票交易处。在他刚开始买进西联电讯时，场内所有的交易员都嘲笑他愚蠢，认为他竟然如此单纯，所以，他们非常高兴能够把所有的西联电讯股票全都倒给华盛顿·康纳。他们觉得，这样的手法实在是太拙劣了，以为他假装古德先生希望买进西联电讯就可以借机拉抬这只股票的价格。难道这就是炒作？

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炒作的目的都是以最好的价格把大量股票卖给一般大众。这不仅仅是卖出的问题，而且也是分散出货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一只股票由1000人持有要比由单个人持有好得多，而且，这样的情况对市

场也比较好。所以，操盘手必须考虑的并不仅仅是以较高的价格卖出股票，而且也要考虑股票分散的性质。

假如你无法诱使大众从你的手中把股票接走，那么，把股价拉到到较高点位就失去了意义。当一个没有经验的操盘手尝试着在头部卖出股票而失败时，老前辈总会显出很聪明的样子，并且告诉新手，你可以把一匹马牵到水边，可是不能强迫它喝水。这句话说得很有创意！其实，最好牢记下面这条操盘原则，那就是股价要尽量炒到最高，然后在价格一路压低时分散给大众。这条原则是吉恩和其他许多操盘手都非常清楚的事。

现在就让我从最开始谈起吧。假如有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承销机构，抑或是一个内线集团，他们手里拥有大量股票，希望以最高的价格把这些股票出手。这只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正常挂牌，而公开市场一向被认为是卖股票最好的地方，最佳的买主应该就是一般大众。与卖股票有关的谈判应该始终由一人负责。这个人就是公司目前或者过去的合伙人，他尝试着在证券交易所里卖出这只股票，可并没有成功。对于股票游戏的规则，他已经十分熟悉了，就算还没有熟悉，也离这一天不远了。他清楚地知道，必须有一个比他更有经验、更有才华的人来完成这件事。从各种传闻中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就知道，很多人就是以类似的方式取得了成功。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这就如同生病时去看医生或者需要工程技术时去找一位工程师一样。

假如他听说我是一个精通股票炒作游戏的人，他肯定会想方设法地搜集与我有关的资料，然后安排一次见面，或者到了适当时候，他到我的办公室来找到我。

很有可能我恰好了解这只股票，也知道这只股票所具有的价值。因为这是我应该掌握的工作，同时也是我谋生的手段。客户会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们需要什么，以及我需要承担什么职责。轮到我提条件了。我需要所有认为有用并且可以使我了解这个任务的资料。这样我就可以判断出这只股票价格，从而评估它在市场上出售的可能性。有了这些材料帮忙，再加上我对目前基本大势的判断，完成这个任务的可能性因此而大大增加。

如果我所了解的情况无法让我满意，那我就接受这个建议，当面告诉他我提供服务的条件是什么。他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是我立刻开始工作的前提。

通常情况下，我会要求得到一大笔股票认购权，这个要求基本是可以满足的。我坚持要获得累进式的认购权，因为这样对所有人都公平。认购权的价格起步从比

市价略低，然后会不断上扬。比如说，我得到了10万股认购权，而这只股票当前的价格是40美元，开始，我会以35美元的价格认购几千股，然后再以37美元认购另一笔，第三笔是40美元，然后是45美元和50美元，就这样一直向上攀升，这只股票最后很有可能会涨到75美元或80美元的价格。

如果我的努力和炒作能够使价格上涨，那么，当这只股票涨到最高价位时，它的需求量会变得相当大，而我就可以卖出相当数量的股票了。到那时，我当然会执行认购这只股票的权利。我赚到了钱，客户也赚到了钱，这是应该出现的情况。如果我的操盘技法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那么，他们就一定会看到其中所展现出来的价值。当然，炒作集团有些时候也会以亏损而告终，但这样的情况毕竟很少。一般来说，如果不是我看到这种工作对自己十分有利，那我就拒绝这种工作。

一只股票多头走势的第一步就是宣传市场上一个多头走势正在酝酿爆发。这听起来十分可笑，其实并没有那么可笑。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就是你全心全意地使自己掌握的这只股票变得活跃并且强劲。把所有应该说的话都说完，把所有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之后，股票报价机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公关人员，而大盘走势则是最有效的广告媒体。我没有必要向客户推出任何宣传文件，也全然不用向报纸说明这只股票的价值所在，更不用敦促财经报道对这家公司展望。与此同时，我也不需要徒众始终追随我。我所需要做的是使这只股票活跃起来。只要实现了这一点，那就可以实现自己十分想实现的目标。当股票交易变得活跃起来之后，有些人自然会出来寻求解释。这同时也表明，必要的理由往往自己就会跑出来，媒体上也会刊登出来，他们并不需要我的帮助。

场内的交易者只会去关注那些十分活跃的股票，如果有一个绝对自由的市场，那他们可能会在任何价位上买进任何一只股票。如果股票交易十分活跃，他们甚至会买进几千股、几万股的股票，要知道，他们集合在一起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这些人肯定会成为操盘手的第一批买主，只要股价一路向上，他们就会一路跟进。不管是在哪个操作阶段，他们都是股市中最好的推动力量。吉恩往往会借助证券交易所里那些最活跃的营业员，一方面可以隐瞒制造炒作的起源，另一方面他们是最善于扩大业务的人，同时也是最会散布明牌的人。他往往会以高于行情的价格给营业员认购权，那些都是在口头上承诺的认购权，这样，他们就会在获利了结之前向他提供一些帮助。他使他们赚到了应得的利润。想要让那些业内人士跟随，我从来都不需要做其他事，只要让某只股票活跃起来就已经足够。营业员不会有过多要求，

当然，你要记住，在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里买进股票的目的就是要获利卖出。大多数普通交易者不会追求太大的利润，只追求很快就能实现的利润。

我使一只股票的交易活跃起来，从而吸引投资者的关注，关于其中的原因，在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先买进后卖出，场内营业员也会跟着我的行动进行操作。既然有如此大量的以投机为目的的持股，那么在认购权被锁死之后，卖压往往不会很强。所以，买盘总是要胜过卖盘，大众追随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操盘手，而是交易所里的营业员们。大众一定会成为最主要的买方力量。这种令人满意的需求会使我感到满足，换句话说，我基本上是可以将股票卖出的。如果是那种应该有的需求，那么，市场吸纳的数量就会超过我在炒作初期被迫吸进的股数，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放空这只股票将是我必然的选择。这种放空纯粹是技术性的。就是说，我放空的股票数量要比持股的数量还要多。在我看来，这种操作非常安全，因为我是根据自己的认购权卖出股票。但当大众需求减弱时，股价自然就会停止上涨，而我则会选择耐心等待时机。

假设这只股票停止上涨，且大盘走势在某一天变得相当疲软，这时，大盘就可能会出现回档趋势。一些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营业员可能会看出我所炒作的这只股票并没有任何买盘，因而会选择放空。周围的那些人便会按照他的做法采取行动。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股价都下跌了。这时，我会买进股票，给它一些支撑，就如同一只股票得到所属公司欢迎时应该有的那种支撑一样。但更加奇妙的是，我不需要买进股票就可以支撑股价，也就是说我不用增加持股总数，这也就避免了以后卖出时的麻烦。请注意，我的这种支撑股价的做法并不会使资金总额减少。实际上，我做的事情就是回补那些我先前用较高价位放空的股票，那时，大众需求、交易者需求或是两者共有的需求都能使我在较高的价位放空持股。你总应该清楚地向交易者及一般大众表示，当这只股票下跌时，总会有人要。这样一来，业内人士鲁莽的放空行为往往就被阻止了，与此同时，心生惧怕的股东也不会卖出股票。当一只股票走势变得越来越疲软时，往往会看到卖压，如果没有任何支撑，那么，股价立刻就会出现这样的走势。这种回补买单的操盘方法是我所谓的稳定程序中的重要一环。

当市场不断扩大时，我也会选择卖出一路向上的股票，这样的操作不会动摇这只股票的涨势。我的操盘策略完全是根据自己的稳定计划来制订的。显而易见，在合理而有序的涨势中，卖出了越多的股票，也就越能鼓励那些保守的投资者，他们

的数量比起鲁莽交易所里营业员的数量要多很多。而且，一旦股票走势疲软下来，我就会卖出更多股票，这也同样会给这只股票带来强有力的支撑。我始终在保护着自己的放空部位，这可以使自己完全不会受到危害，而且还能达到支撑股票的效果。通常情况下，我会选择在稍有获利时卖出股票。但执行起来却往往在还没有获利时就已经卖出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要创造或增加自己的买进力量。我所谓的毫无风险的买进力量就是指这个。我的工作并不仅仅是拉抬股价，也不完全是替客户卖出大量股票，同时也要替自己赚一些钱。之所以不要求客户提供操盘资金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的报酬完全是由自身的成功与否决定的。

当然，上面所说的这种操盘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没有为自己设定一种僵硬的系统，也没有固执地去遵循什么系统来进行操盘。而是依据自己的状况，随时随地地对自己的操盘手法进行修正。

假如你想把一只股票卖出去，那就应该尽可能地把它炒到最高价，然后再卖出去。之所以不断在重复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这是股市游戏里的一条最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是因为大众显然都相信所有的卖压都是在头部出现的。有时，某只股票的价格会变得步履蹒跚，这是不会导致股价上涨的，但却是你卖出股票的最佳时机。因为你的卖压会造成股价进一步下跌，而且可能会跌得比你想像中还要厉害，这就为你把股价拉上来创造了空间。只要所炒作的股票在我的买单下逐渐上涨，那就是高枕无忧的，我会满怀信心、毫无畏惧地用自己的资金在必要时买进股票，就像我买进其他任何表现出同样情况的股票一样。这就是最小阻力线。最小阻力线一旦确定，我就会依据这条线路来进行操作，这并不是因为我在那个特定时刻炒作了某只特定股票，而是因为我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股票操盘手。

如果买盘无法拉抬股价，那我会停止买进，然后再一路向下卖出，即便我是在炒作这只股票，也一样会这么做。你或许已经知道了如何卖出一只股票，对，就是一路向下卖出。在股价下跌时，你要尽可能地卖出手中的股票。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

整个炒作过程中，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股票交易者。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炒作时所遇到的问题与操盘时是一样的。当一个操盘手无法让某只股票按照他的设计价格波动时，他的炒作也就结束了。所炒作的股票并没有按照应有的情况波动，那就是说你就应该立刻脱身。不要跟大盘走势较劲，也不要指望自己把利润再度拿回，在还能够出手并且可以廉价出手时，还是赶快离场吧！

## 第二十一章

### 捧红一只股，救活一只股

如果市场的狂热达到顶峰，所有的交易者都知道股票不会再上涨，并不代表买方已经变得理性，而是因为盲目买进结束了。此时，投资者的心态会相应地发生改变。我想告诉你们的是，造成交易者情绪悲观的不仅仅是因为股价下跌，只要市场变得非常沉闷且维持一段较长的时间，他们同样会觉得前途渺茫。



对于法则，人们的印象总是不会太深。这一点很少有人真正理会，如果我举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那可能更容易说清楚。我将会告诉你自己是怎样在只买进了7000股数量的情况下就把一只股票的价格拉高30个点，而拓展出了一个几乎可以吸纳任何大量股票的市场。

这只股票的就是帝国钢铁（Imperial Steel），它是由一些声名显赫的人推出上市且得到了很好的宣传，因此被很多人认为是一只资产股。通常来说，大约有30%的股票是由华尔街的几家公司销售给一般大众的。但这只股票在被挂牌后并没有出现大量交易。如果有人偶尔问到这只股票的情况，那么几个内线人士（也就是这只股票原来承销团的成员）就会说这家公司的盈余已经远超预期，公司未来的前景十分乐观。这一点说得非常正确，同时市场也极为有利，但却不能引起人们足够兴奋，也缺乏必要的投资诱因。从投资角度来看，这只股票的价格稳定和持续配股能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证实。其价格走势一直是不瘟不火，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引人关注的波动。即使在内线人士发布了非常真实的报告之后，它的走势也没有出现应有的涨势。当然，价格也不会出现太大下跌。

没有什么名气，没有人炒作，也没人报出明牌，帝国钢铁这只股票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中，成了一只没有人卖出也不会下跌的股票。之所以没有人卖出，是因为没有人喜欢放空一只股权不怎么分散的股票，多头在这种情况下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从而任由持股数量充足的内线集团摆布。同样的道理，也不存在什么诱因使人们买进这只股票。对于投资者来说，帝国钢铁成了一只最好的投机股。而对那些投机客而言，这只股票总是不死不活的，应该很容易就陷入昏睡状态或是套牢状态。一个人被迫拖着一具尸体走上一两年时间，那他的损失要比尸体本身的原始成本还要高，如果此时一只好股票真正出现，他一定会发现自己已经被套得无法动弹了。

一天，帝国钢铁公司派来一位重要成员来看我。他们希望我能够为这只股票开拓出一个广阔的市场，他们的手中掌握着70%的股票量没有派发出去，并且希望这只股票卖到比他们设法在公开市场上还要高的卖出价格。他们想知道如果我接受这



个工作需要什么条件。

我回复说几天之内会让他们知道我所需要的条件。此后，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只股票的情况，请了一些专家来调查这家公司的每个部门，包括生产、业务和财务在内。他们给了我非常中肯的报告。我想要的并不是这家公司的优点或缺点，而是想看到事情的真实情况。

报告显示，这只股票背后有着非常有价值的资产。如果投资者愿意等上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到非常乐观的公司前景。就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买进这只股票无疑是正确选择。如果考虑了未来的市场走势，那么，股价是应该上涨的。所以，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么理由不能承担帝国钢铁这只股票的多头炒作工作。

我和邀请我的人商谈了具体的合作细节，把自己的条件清楚无误地告诉了他，我提供的服务不收取任何报酬，但是我要求拥有10万股帝国钢铁的认购权，其认购价格从7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对某些人而言，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他们也该认识到，内线人士是绝对不会以70美元的价格卖出10万股帝国钢铁的，甚至卖出5万股的情况都不可能实现。因为已经没有市场来承接这只股票了。任何对于获利和前景的宣传都无法刺激买盘出现，稍微大一点的买盘就更无从谈起。另一方面，除非是我的委托人先赚到了几百万美元的利润，否则，我的所有努力只不过是白流汗水而拿不到任何回报。我赚的并不是高得离谱的销售佣金，而是非常公平、靠着操盘成功与否来决定的利润。

这只股票蕴涵着极大的商业价值，此时的大盘又是看涨，我有理由相信这只股票一定会强势上涨，而操盘也会相对容易。这些意见使我的客户深受鼓舞，他们立刻同意了我的条件，从一开始，这个交易就是轻松愉快的。

内线人士拥有或控制着大约70%的流通股本，而我尽可能保护这70%不会损失外流。我让他们把70%的股本在一个信托合约下保存起来，因为我并不希望被大股东当成垃圾场。在绝大多数持股都被稳稳锁定之后，我仍然需要考虑30%散落在外的股票。这个风险是必须要承担的。任何一个有经验的投资者都不能指望只从事那些毫无风险的投资。其实，所有股票同时涌入市场的可能性比起保险公司的所有顾客在同一天同一个小时里出现意外的可能性还要低。从这个角度来看，股市也和人的寿命一样，它们都没有经过精确的计算。

为了使自己免于受股市交易风险的侵害，我采取了一些措施，之后，我就要展开行动了。我要使我的认购权成为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全部工作。为了实现



这个目标，我必须要把股价抬高，然后再开发出一个可以一次性承接10万股的市场，当然，这10万股就是我所拥有认购权的那些股票。

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出这只股票在上涨时有多少股可以涌入市场。我的经纪商很快就搞定了这个问题，他们轻而易举地了解了比目前行情略高的价位上究竟有多少股票求售。场内的账户中确实有那些卖单，我无法确定这是不是场内专家告诉他们的。就目前来看，这只股票的价格是70美元，但如果这样的价格持续，那恐怕连1000股都卖不出去。当我想把这个价位或者更低价格展现出来时，总会遇到一些问题。我必须根据经纪商提供的那些材料来采取行动，然而，那些资料却并不足以使我知道求售的股票数量 and 市场需求。

在刚刚得到那些资料之后，我就悄悄地在70美元和稍高一点的价位上吃进了所有挂出的股票。我说的“我”，指的是我的那些经纪商。那些卖单都是由一些小股东挂出的，因为我的客户可能发出任何卖单，这是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我没有必要买进过多股票。涨势是一定会带来其他买盘，而到那时卖盘当然也会随之而来。

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有关帝国钢铁会上涨的消息。没有必要那样做，我的工作就是依靠最好的宣传来影响人气，不是说完全不需要多头宣传，要知道，宣传一只新股票，这是我们合作的基础就像宣传羊毛制品、鞋子或者汽车的价值一样，也是有必要的。但在我看来，精确而可靠的消息应该从大众的嘴里说出来，而不是内幕人士。我想这方面的宣传可以通过大盘来实现。前文我已经讲过了，有信用的报纸总是设法刊登出解释市场波动的文章。这就是一般投资者们关注的东西，即便你不想全部了解发生了什么，也应该知道其中的大致信息。所以，操盘手不需要花费什么，财经记者就会把很多信息刊登出来，他们会公布所有能够采访到的信息和谣言，也会把盈余报告、产业状况以及前景展望一并刊登。换句话说，他们将引出能够为涨势提供任何可供解释的新线索。当记者或熟人问我对于某只股票的看法时，如果那只股票恰好是我心目中看好的股票，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没必要主动提出建议，也从来不用透露什么明牌，我只是用相对秘密的方式进行着操作。比起明牌和公司业务代表透露的消息，大盘的走势更具说服力。

当我以70美元和略高的价格买进所有求售股票时，市场上的卖盘压力就被我消弭于无形了。单单就交易的目的来说，这很明显地显示了帝国钢铁这只股票的最小阻力线是向上的。每当交易大厅里敏锐的营业员看到这样的情况时，他们就会合理地假设这只股票正在上涨，他们不可能知道上涨的幅度，然而，这样的信息足以促

使他们买进股票。如果跟着大盘的走势去操作，你就不会错过任何赚钱机会。帝国钢铁这只股票的上涨趋势就是他们的需求，而我要满足这种需求。那些股东已经被套得精疲力竭了，这时，我把从他们手中买到的股票卖给了其他营业员。当然，卖出时会小心谨慎，我很愿意供应这些需求，但却不希望它的涨势过快。我不会在市场上力推自己操作的股票，对于我来说，现在才仅仅是起步阶段。一下子就把10万股中的一半卖掉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我的工作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开拓出一个巨大市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抛售出所有股票。

然而，即便是我只卖出那些营业员急着想买数量，市场也会暂时失去我的买盘。要知道，到了一定时机营业员也会停止他们的买进，那时股票价格也就随之停止上涨。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失望的多头就会开始卖出，涨势一旦停止，买进的理由也就无影无踪了，所以营业员也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卖出的。不过这些我都料想到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应付这样的卖压。在股价下跌时，我会把先前以高出好几块钱的价格卖给营业员的股票买回来。这样的操作一定会阻止股价下跌，而一旦股价下跌停止，卖单也就不再挂出。

此后，我会故技重施，一路向上吃进所有求售的股票，这些股票的数量并不会很多。等到价格再次上涨时，它会以高于70美元的价格为起点。你要记住，在股票下跌时，很多股东都希望把自己手中的股票卖出，但他们却不会在头部之下三四个点的价位卖出，投资者总是会认为自己在下次反弹时一定会卖出。他们在股价上涨时挂出卖单，但在股票走势一旦发生变化，就会改变自己的操作策略。当然，也有一些小心谨慎的交易者会选择获利了结，这些人觉得只有落袋的利润才是真正的利润。

剩下的事，我只需要重复这样的操作过程就可以了——不断地买进和卖出，而股价会因此被拉得很高。

很多时候，你吃进了所有求售的股票之后，急速拉抬股价也是有好处的。这时，炒作的股票往往会出现急涨。这样的现象将无疑起到极好的广告作用，大众一定会对出现的涨势议论纷纷，同时，专业交易者和喜欢涨势的大众投资者也会被吸引到这里来。这样的人相当多。对帝国钢铁这只股票的操作，我就采取了这样的方法。我的卖单总能使涨势在幅度和速度上受到一定限制，我一路向下买进，再一路向上卖出，不仅把股价拉得很高，而且也开拓出了一个广阔的市场。

在我开始炒作这只股票后，再也不会出现其他人无法自由买卖的情形了。我的

意思是说，在我的操盘下，大量买进或卖出是不会造成股价的过度波动的。买进之后遭到遗弃或者卖出之后被轧得死去活来的恐惧感绝对不会出现。每一个交易者都相信帝国钢铁的涨势会持续下去，而股票也会转移到专业交易者和大众投资者手中，因为股价的波动给人们带来了信心。当然，狂热的市场也使其他的许多利空消息消耗殆尽。在把成千上万股股票卖出之后，我终于成功地把这只股票价格拉抬到了面值之上。面对100美元的帝国钢铁，每一个投资者都无法抗拒，为什么不买进呢？所有人都知道它一定还会上涨，现在就相当于是便宜货。它是一只好股票，过去是，现在更是，因为涨势就是最好的证据。在他们看来，既然一只股票能够从70美元上涨30个点，那它就同样可以从面值100美元再上涨30个点。

把股价拉抬上涨30个点的整个操盘过程中，我仅仅买进了7000股。这些股票的平均价格是85美元，也就是说我每股赚了15美元。尽管利润还只是在账面上，可我实际创造的利润要比这多很多，而且，这些利润是非常安全和稳定的，因为我创造出了一个可以承接所有持股的市场。明智的炒作会让这只股票价格一步步攀升，要知道我的手里可是握有10万股的认购权，认购的价位也从70美元涨到了100美元。

接下来的情况使我并没有按照自己的原计划进行——并没有把账面利润转为现金。如果可以夸一夸自己的话，我会说这是一次非常高明的选择，且是完全合法的。帝国钢铁首先是一家非常有实力的公司，因此它的股票价位上涨可以让人接受。原来承销集团中的一些成员希望确保这只股票的控制权，他们是一家财力雄厚的银行，控制着像帝国钢铁公司这样生意兴隆且逐渐壮大的公司，对他们来说，这比其他投资更有意义。这家银行要求我出让这只股票的所有认购权。此时的我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因此觉得同意他们的提议对我没有什么坏处。能够在较高价位上卖出相当数量的股票，总是我非常愿意的事情，更何况我对自己在这只股票上的操作还相当得意。

在我把自己10万股的认购权处理掉之前，我知道了那家银行的领导层已经聘用了一些非常有经验的专家对这家公司进行了更彻底的评估。他们的报告足以使这家银行向我提出收购建议。当时的我仍然持有着几千股帝国钢铁，并对它们信心十足。

炒作帝国钢铁股票的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健康的地方。只要我的买盘能够带动这只股票股价上涨，我就知道自己的操盘手法是没有问题的。有些时候，股票的价格很难拉抬，但这只股票显然是属于操作非常顺利的那种。当发现自

已买进的手法没有在你炒作的股票上产生相应的影响时，这说明你应该适时卖出一些，而不是去找什么明牌。如果某只股票是非常有价值的，市场的走势也会相当配合，那就可以在股价下跌后重新把它拉高，就算是需要拉高20个点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至于帝国钢铁这只股票的炒作，我甚至连这些问题都没有花太多精力。

在炒作一只股票时，绝对不会忘记最基本的交易原则。我曾经反复说过，自己从来不会跟大盘过不去，不会因为市场走势而生气。或许你会感到奇怪，但是你也一定了解，我在赚到了几百万美元之后，作为一位在华尔街的炒作中能经常获得成功的人，肯定应该知道如何冷静而谨慎地去对待每次操作。如果你听说某些成功的股票操盘手因为市场没有按照他们的预计运行而表现得焦虑不安，那会让人大吃一惊。或许这些大操盘手把对市场预计的失误看成了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这会让他们先是失去了好脾气，然后又失去金钱。

其实在华尔街还有很多关于我和卜兰迪之间矛盾的流言飞语，实际上，大家被这些传闻误导了，都以为我会因为某只股票的操盘方法和形式而与卜兰迪发生激烈的争执，以致导致某次操盘失败，当然，还有一种传言是其中存在欺诈行为使我或他损失数百万，这些都不是事实。

我和卜兰迪认识多年，相交甚厚，他告诉我的那些消息都能使我获得启发，而且不止一次。我也会给他一些忠告，他可能借鉴，可能完全不听，但我们都能从彼此的沟通中受益。

他是推动石油产品公司（Petroleum Products Company）上市及配股的主要负责人。在大盘走势不乐观的情况下，这只股票仍然成功上市，但其表现却并没有卜兰迪和他的同伴预期的那样好。当大势出现转机时，卜兰迪立刻成立了一个操作小组，着手对石油产品公司的操盘工作。

我不能向你们透露有关他操盘技巧的具体细节，他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是如何操盘的。但是，他的炒作经验极为丰富，在华尔街名声显赫。同时，也有让人毋庸置疑的过人胆识，可他所做的很多事情却只得到了毫无价值的结果。卜兰迪所带领的这个炒作集团并没有花太多时间便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卖出这么多股票。他尝试过他所知道的每种炒作手法，因为炒作集团在自己没有努力尝试的情况下，是不会让外人来取代他们的。邀请外人参与炒作是一般炒作集团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总之，卜兰迪来找我，在一番友善的寒暄之后，他提出让我来接手石油产品公司的工作，目的就是要卖出这个集团总数略微超过10万股的持股。这只股票在当

前的价格是102~103美元之间。

对我而言，接受这个工作并不是明智的选择，我委婉地谢绝了卜兰迪的建议，但是他却坚持邀请我。在这件事上，他完全从个人角度去思考，这让我不得不同意帮忙。我天生就不喜欢从事那种没有多少把握成功的事，但也认为自己应该在好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但还是要告诉他自己对这件事并无十足把握，另外，一些客观的障碍是人为不可能逾越的。卜兰迪没有打算因为我的介入保证这个炒作集团赚到几百万美元，只要我同意接手，他就相信所有人都会看到一个让人满意的结果。

这就是我当时面临的情况。我违反自己一贯的原则，勉强接手一件自己不太愿意做的事。正如我担心的一样，当时的市场境况非常糟糕，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卜兰迪在替这个集团炒作时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对我来说，时间是最不利的因素。我确信市场现在已经接近涨势尾声，虽然市场有一些明显改善的迹象，但这注定只是一次短暂的反弹，卜兰迪却对这个小小的变化欣慰不已。我最担心的是，在我使石油产品公司股票有所作为之前，市场就已经变为空头市场，如果是这样，也就意味着我将彻底失败。不过，既然已经对好朋友许下了诺言，就应该尽自己的全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

刚开始我想想方设法拉抬股价，结果没有成功。如果能够把股价拉抬到107美元左右，那就很有意义了，因为当股价到这个点位时，我甚至还可以卖出一些股票。股数可能不多，但至少没有让这个集团的持股总数继续增加。许多不属于这个集团的人正在等待着小幅上涨，从而卖出自己手中的持股，在他们看来，我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如果大盘走势可以更好一些，我肯定会更有作为，但现在为时已晚。现实就是如此，没有遗憾的必要了。当下，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使这个集团在尽可能减少损失的情况下卖出所有持股。

我把现在的情况告诉了卜兰迪，他显然不能接受我对现实的陈述。我向他解释了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操盘策略，“卜兰迪，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市场跳动的脉搏，没有人会跟进你的股票。一般大众对我的炒作究竟是什么反应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技巧。虽然你已经把石油产品公司这只股票弄得非常有吸引力，但你没有发现吗？普通投资者对此毫不在意！你的操盘中肯定有地方出了问题，这并不是股票本身的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如果我们逆势而为，那是绝对不会成功的。要知道，有人跟进时，任何一个操盘手都会非常愿意买进自己的股票，但如果整个市场上只有他

一个人在买，他是市场上的唯一买盘，那就很有问题了。合理的情况是，当你买进5000股时，大众有能力或愿意买进1万股！这才是对的。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做唯一买盘的。因为那样做了，自己手中就会持有很多并不想做多的股票，可现在我们的情况正是如此！因此只有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卖出。卖出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你是说不管什么价格都卖出？”卜兰迪问。

“是的！”知道他必然反对我的观点，因此我接着解释说：“假如我卖出这个集团的所有持股，那一定会跌破面值，而且……”

“绝对不行！”他几乎是吼叫道，但我没有理会。我说：“卜兰迪，股票炒作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要把股票价格拉抬起来然后再卖出去，但在股价上涨的时候是没有大量卖出的，因为你没这么去做。所以，大量卖出一定要从头部一路下跌时就开始，我无法把这只股票的价格拉抬到125美元或是130美元，虽然我更希望这样做，可是市场是有一定规律的，我们谁都挑战不了。因此，你必须从现在开始卖出。我觉得所有股票都会下跌，没有可以幸免的，石油产品公司更不会例外。集团现在把股票卖了出去，股价会因此下跌，可总比由别人制造卖压进一步影响股价下挫要好，因为它迟早都会下跌的。”

我没有觉得自己说的话有什么令人不爽的地方，但是，还是听到了卜兰迪的哀嚎之声。他根本就听不进我给的建议。这样下去绝对不行，而且这只能为这只股票留下糟糕透顶的交易记录，更不要说让这只股票在银行里质押贷款了。

我可以很肯定，在当时，就算全世界，也找不出能够防止石油产品公司股价下跌15或是20个点的办法，因为市场已经注定了如此。我还可以告诉你，使这只股票成为一只令人头晕目眩的市场例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我的话全被当成了耳旁风，卜兰迪命令我必须支撑这只股票且坚持下去。

眼前的这个生意人其实是非常精明的，而且也是当年最成功的股票操盘手之一。他曾经在华尔街的交易中赚过几百万美元，对于股票投机游戏的认识要远远超过很多人。可是，在空头市场初期，他死守着一只股票不放，这样的做法实在糟糕极了，不合情理。与他争论没有任何意义。既然他要坚持支撑股价，为市场买单，那我也只能看着这场悲剧发生。

大盘逐渐走弱就是真正的跌势开始之时，石油产品公司及其他一些股票一定会下跌。而我在接受了卜兰迪无理的命令之后，不仅没有卖出任何股票，反而还为这

个内线集团买进了股票。卜兰迪认为空头市场还远没有到来，这是他的唯一解释。可我始终坚信多头市场早离我们远去。我不仅用石油产品公司这只股票验证过，也用其他股票证明过。空头市场还没有对我们宣告它来临时，我就已经放空股票了。当然，我没有放空石油产品公司的股票，被放空的是其他一些股票。

这个炒作集团正像我想象的那样，一直在死守着他们一开始就持有的股票，不仅如此，他们还持有那些为拉升股价而新增买进的股票。后来，他们终于卖出了手中的持股，但价格比我建议卜兰迪立刻卖出时低了许多。不可能再有其他的结果了，这就是事实！可是卜兰迪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这在当初我放空了其他股票可大盘仍然在上涨时就知道，之所以在空头市场即将到来时这只股票还在上涨肯定是因为卜兰迪在支撑市场的原因。

看空市场并不是因为我放空了那些股票，而是因为我断定市场的走势就是如此。多年以来，我只有在翻多为空时才会放空股票。从错误的出发点进行操盘是不能使你赚钱的，对于股票炒作游戏更是如此。我之所以会选择卖出这个集团的股票，是因为自己20年的炒股经验告诉我，只有这样做才是最明智的和唯一可行的。卜兰迪是一位非常高明的交易者，能够像我一样把所有情况都分析清楚。只是，到了实际操盘中，他还是会犯难以弥补的错误。

在我看来，卜兰迪也和成千上万的门外汉一样，会产生一种错觉，这些人总是认为操盘手是无所不能的，可以做成任何事情。可实际上，一个操盘手并没有这样的本事，不可能什么事都能做到。就拿吉恩来说，他最大的成功就是在1901年春季炒作美国钢铁公司普通股和特别股。成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精明能干或是财力雄厚，也不是因为一些全美最富有的人为他做经济后盾，他取得辉煌成功的原因是大盘的配合和当时大众投资者的心态，这才促成了美国钢铁炒作的奇迹。

违背经验的教训及违背常识的行动都不会产生好结果。但华尔街的傻瓜未必都是门外汉。卜兰迪对我不满，在前文中我已经谈到了，你们知道我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进行炒作，而是遵照了他的方式。这正是我难过的地方。

在我看来，炒作并不意味着把大量股票卖掉，不等同于刻意歪曲明显的事实，因为这并不是什么神秘感、不公正及欺骗别人的东西。一次正确的炒作必须以健全的交易原则为基础。旧式的洗盘操作手法已经被许多人奉为经典，但是，我向你保证，只讲单纯的操盘技巧，它们毫无意义。股票炒作与柜台上卖股票和债券的差别就在于顾客的性质不同。摩根公司把债券卖给大众，是卖给了投资者；而操盘手把

大量的股票卖给大众，是卖给了投机客。投资人在进行交易时最看重利润平稳，从而总是寻求持续的投资回报率，投机客则不同，他们追求的是快速获利。

每一个操盘手都应该在广大投机客中寻找主要的市场，只要机会来临，投机客就可以为他的资本赢得巨大利润。因此，他们愿意冒比正常更高的商业风险。我从来都不相信那些盲目的赌博，虽然我可能买进大量的股票，也可能进行小本交易，但是，不管进行什么样的操作，我都会为自己所从事的项目找到一个准确的理由。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是怎样投入到这个炒作游戏中的，我指的是替别人行销股票。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就会感到非常开心，因为这件事情极为巧妙地披露了华尔街专家对股市操盘的看法。这件事发生在我东山再起之后不久，大约是1915年我交易完伯利恒钢铁股票并开始恢复财力之后。

我的操盘十分稳定，运气也总是眷顾着我。我从不期望报纸上多曝光自己，可也从来没有刻意回避，而且，如果哪个操盘手操作十分活跃，华尔街的专家们也会把他那些成功或失败的故事大肆宣扬，因此报纸上肯定也会刊有一些流言飞语。那些流言飞语说我曾经破产过多次，而另外一些所谓“权威人士”则说我赚到过上千万美元。我不关心这样的报道，让我感兴趣的是它们是从何而来，又是怎样出现的。谣言怎么会变本加厉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我的营业员朋友们接二连三地来告诉我大致相似的事情，可是每一版故事都会有一些变化和和一些添枝加叶，让故事变得更加离奇。

发表这个长篇大论的目的是想告诉你，我是怎么开始替别人从事炒作工作的。对于我全额偿还几百万美元的债务，报纸的报道发挥了功效。不管是我的大手笔操作，还是获利了结，报纸都极力渲染一番，以至于华尔街的人们总是对我议论纷纷。对每个操盘手来说，炒作20万股就可以操纵市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很多普通的操作者总是希望自己就是新时代的王者，以取代旧时代的领袖。

但是华尔街的王者不容易做。像非常高明的股票操盘手——吉恩，他以自己的操盘手法闻名天下，凭借着自己的力量赚到了几百万美元，因此有大量的股票承销商和银行请求他代为操盘。吉恩不负众望，替他们卖出了大量的股票。也就是说，吉恩提供的炒作服务都是人们所需要的，而华尔街也依旧沉浸在他过去的辉煌之中。

可吉恩早已经去世了，继他之后，另外的几个人也创造了几个月的股市新历史，但此后他们长久以来都没什么活动，甚至已经销声匿迹。我指的是那几位大手



笔买进和卖出的人，他们在1901年来到华尔街，靠着手中所持有的美国钢铁股票赚到了数千万美元。其实，他们都可以称得上超级承销商，但不是像吉恩那样的操盘手。这不影响他们都是非常富有和能干的，何况他们在推销自己和朋友控制的公司证券方面确实非常成功。事实上，他们与伟大的操盘手并不一样，与吉恩或傅劳尔州长截然不同。除了华尔街对此经常谈论之外，在专业人士以及比较活跃的证券商当中，他们有着大量信徒。如果他们不积极交易，华尔街也就找不出什么值得谈论的操盘手了。至少报纸上是这样，你很难找到与操盘手们相关的消息了。

1915年证券交易所恢复之后，曾经有一波波澜壮阔的多头行情。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和协约国向美国购买数十亿美元的物资的大背景，美国的市场越来越景气。单就炒作而言，每一个交易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为“战争新娘”创造出没有任何限制的市场。许多交易者都靠着合约赚钱，也有人靠着合约上的承诺赚到了几百万美元。有些人得到了友善银行家的帮助，有些人把自己的股票放在还没有上市的市场中交易，而使自己成为了股票承销商。然而，大众还是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经过适当宣传的东西。

在市场景气的热潮过去之后，承销商们发现，即便在卖出股票方面，他们也需要专家帮助。当大众热衷于购买各种证券时，很多人之所以会以比较高的价格买进，原因就是卖出还没有经过市场考验的股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市场的狂热达到顶峰，即使所有的交易者都知道股票不会再上涨，也并不代表买方已经变得理性。但是盲目买进结束了。此时，投资者的心态会相应地发生改变。我想告诉你们的是，造成交易者情绪悲观的不仅仅是因为股价下跌，只要市场变得非常沉闷且维持一段较长的时间，他们同样会觉得前途渺茫。

市场异常狂热时，一些公司会应运而生，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调动起大众对各种股票的兴趣。当然也存在一些迟迟不肯把股票拿出来承销的人，但这属于少数。承销公司的操作者也是普通人，他们之所以会犯下错误，是因为不愿意看到市场景气突然结束。另外，只要潜在利益够大，他们就愿意冒险。美好的愿望一旦被现实击碎，就绝对不会看到头部。一只在12美元或14美元时没有人要的股票，突然涨到了30美元，这在一般人眼里就是头部了，可是它又涨到了50美元，便会被人们认为是涨势的尾声。如果这只股票接下来又涨到了60美元、70美元，甚至是75美元，便被认为是顶天的事，再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变数。因为在几星期之前，它的价格还不到15美元，所以现在不可能再持续上涨，然而，这只股票又涨到了80美元，接着涨

到85美元。由于一般交易者从来不考虑股票本身的价值，他们只看股票价格，再加上他们的行动从来不是由市场大势主导，而是由恐惧和担忧主导，因此，他们采取了最简单易行的方法，以为这只股票已经突破了市场的限制，不会再停止一直疯狂的涨势。这就是他们不会在头部买进也不会获利了结的原因。在市场狂热的大背景下，大众总可以先赚到很多钱，但那只是账面上的利润，且永远都只停留在账面上。



## 第二十二章

### 成功解套

他们对于华尔街的各种操盘手法了如指掌，也是极为成功的股票投资交易者。但他们所犯下的错误不仅仅在于过高地估计了大众的购买力，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期望多头市场能够延续更长时间。他们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尤其在迅速操盘获利方面。这让他们认为自己肯定能在多头市场转变之前完成这笔交易，对于这一点，他们始终深信不疑。



有一天，吉姆·巴恩斯（Jim Barnes）来找我，他不仅是我最主要的经纪商之一，也是我的好朋友。他让我帮一个忙，以前他从未提过这样的要求。我问他究竟是什么事。他告诉我和一只股票有关，他是这只股票的主要承销商，持有量很大。因为市场形势的根本改变，他们必须卖出手中的大量持股。巴恩斯想让我来接替他做推广工作，所推广的股票就是联合炉具（Consolidated Stove）公司。

原本我不打算与这件事扯上关系，可我欠巴恩斯的人情，他又从个人的立场上坚持要我帮忙，我无法拒绝。

在我看来，战争时市场的景气与其他市场景气之间，最明显的差别就是青年银行家在股市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这次市场表现出来的景气显然是自发性的，所有人都知道景气发起的原因。同一时间里，美国最大的银行和信托公司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助各式各样的承销公司和军火制造商，这使他们一夜暴富。这看似十分离谱，甚至离谱到一个人只需要说他有一个联军委员会成员的朋友，就会有人来送他所需的一切资金，或者拿到他没有拿到的合约。我曾经听说过一些非常离奇的故事，一个公司的小职员一跃而成为总裁，动辄交易几百万美金，靠的就是信托公司的信任，愿意把钱借给他。难以计数的黄金从欧洲涌入美国市场，而银行必须要想出储存这些黄金的方法。

在股票炒作的前辈们看来，这样的生意是非常不合适的，他们可能对这种疯狂而心生不满，可是如今的华尔街已经没有什么这样的老前辈了。白发苍苍的银行总裁在那种风平浪静的年代里是非常适宜的，当压力真正来的时候，年轻才是最主要的财富。显而易见，在这一波行情中，银行赚到了巨额的利润。

巴恩斯及公司的合伙人与马歇尔国民银行的年轻总裁私交颇深，他们之间彼此信任，想合并三家著名的炉具公司，然后再把新公司的股票卖给大众，而在这几个月期间，不管是什么股票，大众都是非常乐意买进。

炉具业务当时极为兴旺，但这也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之一，事实上，自三家公司的普通股成立以来，他们才第一次赚到利润。大股东是绝对不希望失去公司的控

制权的，所以，在还没有上市的市场中，这只股票非常抢手，直到大股东愿意卖出的股票都已经卖得精光，市场才不再疯狂。所有参与人对这种情况都感到满意。实际上，这三家公司的个别资本额都是非常小的，小到根本不足以引起巨大的市场波动，就在这个时候，巴恩斯的公司介入了市场，他认为三家公司在合并之后一定会变强大，可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一旦成功挂牌，也就意味着新股将比旧股更有价值。这就是华尔街惯用的伎俩，通过改变股票表色使其具有更大价值。我们在这里假设一只股票以面额无法卖出，那么，把这只股票从一股变成四股就是一种比较好的策略，这样一来，新股就可以用30美元或者35美元的价格卖出。合起来看新股其实卖到了120美元到140美元的价格，而这是旧股根本不可能达到的价位。

巴恩斯和他的合伙人成功地说服了一些朋友参与进来，这些人都是以投机为目的，所以他们愿意合并。他们的手中还持有葛瑞炉具公司的大量股票。葛瑞炉具公司的规模是比较大的，而合并的条件就是用一股葛瑞炉具的旧股换四股联合炉具的新股。除了葛瑞炉具之外，中部和西部的两家炉具公司也被拉了进来，以一股换一股的条件参与合并。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在未上市市场的报价都在25~30美元之间，加上比较出名且还分配股利的葛瑞炉具，算起来新股的价格已经在125美元左右。

为了能够筹集到资金，为了从坚持卖出股票以换取现金的股东手中买断持股，同时也为了提供额外的运营资金以便改善业务，我的朋友必须筹集到几百万美元的资金。因此，巴恩斯求助于马歇尔国民银行的总裁，那位总裁慷慨大方地借给了他350万美元，质押品就是10万股新上市公司的股票。据我了解，这家公司向银行总裁保证股价绝对不会低于50美元。这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交易，因为它蕴涵着巨大的商业价值。

对于实际的掌控是公司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市场承受新股的饱和点已经达到，而他们也该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假如他们不想效仿其他公司，而是在股市达到最狂热时获得那种惊人利润，那么很可能已经把相当多的利润赚到手了。

你绝对不能草率地认为巴恩斯和他的伙伴是白痴或者毫无经验的小孩，其实他们都是相当精明的。对于华尔街的各种操盘手法他们早已了如指掌，他们都是极为成功的股票投资交易者。但是他们所犯下的错误并不仅仅在于过高地估计了大众的购买力，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期望多头市场能够延续更长时间。曾经他们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尤其在迅速操盘获利方面。这让他们认为自己肯定能在多头市场转变为空头之前完成这笔交易，对于这一点，他们始终深信不疑。这些人都是业内的知名人

士，在专业的交易者和证券经纪商中有很多追随者。

这只股票的宣传是非常成功的，报纸用了大量篇幅来报道这件事。有很多文章谈到了他们究竟是如何征服全世界市场的并称他们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市场已经稳如泰山了。

对每个阅读报纸财经版的人来说，这家公司的董事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的公关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内线人士已经给出了这只股票在未来非常确定的走势和极具说服力的承诺，因此，对这只股票的庞大需求就被创造出来了。在申购结束之后，他们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公开承销这只股票，并且超额认购了25%。

那些内线人士花费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把股价拉到75美元以上。平均股价被拉到50美元，这被认为是所能预期的最好价位，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把新股卖掉。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释股方法，意味着被合并公司的股票价格又上涨了大约一倍。但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必须要对此作出回应，显然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每一行可能都有自己的特殊需求。在我看来，庸俗的观点远远比不上专业才智。当内线人士看到出乎意料的超额认购时，他们便断定，不管这只股票价格有多高，也不管股数有多少，大众会不作任何限制地买进。然而，他们也算是愚蠢到家了，居然没有足额配售预定放出给大众的股票。内线人士贪心时，首先要把自己变得明智一点。

现在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全额配股。这样在提出公开承销的总股数发售给大众之后，他们手里还将握有将近25%的股票，这个数量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已经可以起到支撑股价的作用，而且也不需要花费太多资金。他们具有获得这种优势的机会，原本是可以防止股价下跌，也可以使大众建立起对新股稳定性的信心。要知道，炒作集团把配售给大众的股票卖出之后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那只是他们行销工作的一部分而已。

内线集团的炒作被我的朋友和他的合作者们认为是非常成功的，然而，没过多久，两个致命的错误就一点一点地暴露了出来。整个股票市场出现了回档的趋势，大众也因此不再愿意购买这只新上市的股票。内线人士开始害怕起来，于是他们没有对联合炉具公司这只股票给予足够的支持。当股票处于回档阶段时，如果连内线人士都不买进自己的股票，谁会买进呢？没有内部人支持通常都会被认为是相当明确的利空信号。

没有必要罗列详细的统计数字，联合炉具的股价和市场上其他的股票都是起起

起伏，然而，它却从来都没有超过最初上市时的50美元的价格。巴恩斯和他的伙伴们终于意识到必须要进场买进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股价维持在40美元以上。在上市之初这只股票就没有得到大众的支持的确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但内线集团并没有全额卖掉大众认购的股票数量，是更加糟糕的操作。

总而言之，这只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地挂牌上市了，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股价不断下滑，一直跌到37美元才暂时停止。股价之所以会停在这个价位上，是因为巴恩斯和他的合伙人必须把股价维持在这个位置。他们的银行以10万股为质押品，每股借给了他们35美元，如果银行把股票收回贷款，那这只股票的股价还不知道会跌到哪里。在这只股票价值50美元时，大众狂热地买进，可如今它只有37美元，人们就无法喜欢它了。可以想象，就算它跌到了27美元，虽然更为便宜，人们也不会选择买进。

这件事情过后，大众开始担心银行过度放款了。青年银行家们的时代宣告结束，金融行业似乎已经面临最危险的时刻，保守主义趋势在一刹那突然袭来。原本是银行家亲密朋友的人，现在却被银行家要求无论如何都要还清贷款，就如同他们从来都没有在一起打过高尔夫球一样。

放款的一方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而贷款的一方却试图拖延更长时间。对于目前的状况，双方都不满意。比如说，与巴恩斯进行生意往来的银行仍然非常友善，只不过他们的话却已经变成了：“请务必把贷款还清，否则，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当巴恩斯面对这样的困难及有可能引发的爆炸性结局时，他肯定会来找我，让我替他卖出10万股股票，以获得足够的资金偿还350万美元的银行贷款。巴恩斯并没有指望这些股票能为他带来高额利润，只要使那些内线人士不亏损太多，他们就谢天谢地了。我的任务似乎毫无完成的可能性，因为大盘走势很不强劲，而市场的人气也跌落到了谷底，反弹只在偶尔才会出现，一旦出现这种小小的反弹，这些内线操盘手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认为多头行情就要恢复了。

我告诉巴恩斯我会仔细研究一下，然后再告诉他结果，以及我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最终，我接受了这个工作。我并没有研究这家公司的年度报表，因为我关心的只是这家公司在股市上风生水起时的那一阶段。为了把这只股票卖出去，我不会利用公司的盈余或前景来推销和拉抬股价，股票发生的问题就应该在公开市场里解决，而不是寄希望于它的经营细节。现在所考虑的事情只限于在这个任务中有什么



东西可能会协助或妨碍我。

比如说，我发现大量股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换句话说，那些人控制了太多的股票，这样的情况很不安全，并且使更多的交易者感到不安。克里夫顿·甘恩公司（Clifton P. Knae & Co.）手中控制着7万股，这家公司兼营投资银行和经纪业务，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同时也是巴恩斯的长期合作伙伴。多年来，他们一直都在全力从事炉具股票的业务，在促成这三家炉具公司的合并上，他们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他们的顾客也在这样的诱导下相信这只股票一定会拥有美好的前景。前参议员塞缪尔·戈登（Samuel Gordon）握有另外的7万股，他的侄子开了一家名为戈登兄弟的公司，而他本人是这家公司的特别合伙人。此外，声名显赫的约书亚·伍尔夫（Joshua Wolf）也控制着6万股。这几位华尔街的专业操盘手结成了攻守同盟，他们加在一起一共拥有20万股的联合炉具股票，不需要任何人告知应该在什么时候卖出股票。要知道，一旦我有什么吸引大众买进股票的操作，都会想方设法把这只股票交易变得活跃而强劲。当我看到甘恩、戈登或是伍尔夫放空股票时，很清楚市场上涌入的股票数量绝不会少。一想到他们那20万股股票就如同尼亚加拉瀑布一样冲进市场，我就无法高兴起来。多头涨势已经过去了，请一定不要忘记这一点，无论我的操盘手法多么纯熟和巧妙，都无法创造出强大的市场需求。对于交到我手中的这个工作，巴恩斯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在多头市场行将就木时，他让我替他卖掉一只泡沫很大的股票，这确实有点异想天开。尽管报纸并没有报道任何与多头市场即将结束有关的事情，可我清楚这一点，巴恩斯也明白，银行也同样心知肚明。

然而，既然我已经答应了巴恩斯，那就应该行动起来。我立刻找人去请甘恩、戈登和伍尔夫。他们的20万股股票就如同是达摩克利斯（Damocles）接受国王宴会邀请时，被悬在头顶上随时有可能掉下来的利剑一样。还是有必要把头发换成铁链，这样会更安全一点。对于我来说，同他们达成某种互惠协议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假如他们能够协助我，那在我卖出银行的10万股时，也可以协助他们，共同制造出一个大家都可以出货的市场。我所面对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想要卖出手中十分之一的持股，可又不希望联合炉具公司股价大跌，同时做到这两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尝试着去卖出股票。我希望他们在卖出时能够选好时机，不要把明智的不自私变成不明智的自私。不管是在华尔街还是其他什么地方，这样的做法都不正确。我想要说服他们，不要过早地出货或是不加节制地出货，因

为这样没有好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我真心希望他们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作为华尔街的操盘老手，他们经验丰富。因此，对于联合炉具这只股票，他们不应该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甘恩开的交易所生意兴隆，在11个城市设有分公司，客户更是难以计数。而且，他也不止一次地担任过炒作集团的操盘经理。

参议员戈登坐拥7万股的筹码，本身就是一个财力雄厚的资本家。对于这个名字，我想纽约报纸的每一个读者都不会陌生。他曾经被一个16岁的女美甲师控告过，说他背信弃义，戈登帮助自己的几个侄子创办了经纪商事业，而他自己也成为了这家公司的特别合伙人。他曾经参与过几十个内线集团的炒作活动。他的手中掌握着很大一部分中部炉具公司的股票，而且用这些股票换到了10万股的联合炉具公司。他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筹码，完全可以不去理会巴恩斯那些荒诞的利多明牌。所以在多头市场最终消失之前，他完成了3万股的获利了结。后来，他对一位朋友说道，如果不是朋友要求他不要继续卖出，他肯定会卖出更多。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在前文中我也提到过了，他也没有找到能够让他可以出货的市场。

第三个人就要说伍尔夫了。他很有可能是这些交易者中最为知名的一位，交易大厅里的每一位交易者都知道他是最大的赌客，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20多年。他总是能够在拉抬和打压股价方面独占鳌头，没有人能够竞争过他。在他看来，几百股与几万股并没有什么明显区别。我在到纽约闯荡之前就已经听说过他的大名，那时，他总是跟在一个好赌并且不限定赌资的小集团后面进行交易，不管是在赛马场还是在股票市场，这个小集团都采用同样的手法。其他交易者认为他只是一个赌棍，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但其实他能力出众，并且对股票投机有一种非常好的心态。与此同时，他也因对知识的蔑视而享誉整个金融界，华尔街的许多轶闻掌故都与他有关。一个流传最广的笑话是，伍尔夫有一次去参加所谓的上流社会宴会，由于女主人的疏忽，很多客人开始谈起文学来，甚至连女主人都来不及阻止。有一个女孩坐在伍尔夫旁边，她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并不擅长聊这个话题，于是，她问：“伍尔夫先生，您怎么看巴尔扎克？”伍尔夫礼貌地停止了咀嚼食物，在把东西咽下去之后，说道：“我从来都不交易那些还没有上市的股票！”

以上所说的三个人就是联合炉具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在我与他们会面时，告诉他们，假如他们能够组成一个炒作小组，募集到一些现金，并且以略高于市场行情价格给我买进选择权，那我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市场来。这些人立刻问我究竟需

要多少资金。

我对他们说：“你们已经持有这只股票很长时间了，并且一直没有想出很好的办法出货。你们三个人加在一起一共有20万股的股票，除非能创造出—个市场，否则，你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卖出手中的股票，这一点你们也都很清楚。足够大的市场是首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吸收你们卖出的那些股票，此外，充裕的资金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初始阶段必须买进需要购买的那部分股票。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涨势很快就会停了下来，那就毫无意义。所以，我建议你们结成一个炒作小组，先筹集到600万美元现金，然后再以40美元的价格给这个小组20万股的买进选择权，并且把你们所有的股票都放在信托账户里面统一保管。假如一切顺利，你们就能成功地把手中的股票卖出，而且还会小赚一笔。”

就像我在前文中所提到过的那样，各种各样关于我已经获利了结的消息在市场上漫天飞，我认为这些谣言或许是有用的，因为没有哪种谣言可以像成功那样成功。总之，没有必要跟那些人多费口舌。他们也很清楚，如果孤军奋战的话，多半不会有好结果，所以，一致认同了我的观点。在他们离开之前，向我承诺会立刻成立一个炒作小组。

没费多少劲他们就说动了很多朋友加入进来。当谈到这个集团将要获得利润时，我猜想他们比我说的还要肯定。之前所听到的所有传言都几乎证明了这一点，在我看来，他们的明牌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没过几天，这个炒作小组就顺理成章地成立了。甘恩、戈登和伍尔夫以40美元的价格给了我20万股的买进选择权，而信托方面的监督任务完全由我来负责。假如我拉抬股价的话，任何的股票都不会流通到市场上。炒作小组里的每一个成员都不相信其他伙伴，所以我必须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实际上，有希望的交易却没有像预期成功的例子数不胜数。在华尔街这个地方，狗绝对不会有反对吃狗肉的愚蠢偏见。当第二家美国钢铁钢缆公司上市时，内部人员就曾经彼此指控对方违背了信用。约翰·盖茨和他的朋友及塞利曼家族（Seligmans）和他们的同行之间都曾经有过君子协定，然而，我却在经纪商那里听到了以下四句诗，据说，这首四行诗是盖茨写的：

毒蜘蛛跳到了蜈蚣的背上，  
残忍而兴奋地大笑着，  
我要把你这个危险的家伙毒死，

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会把我毒死。

请一定要记住，对于华尔街的那些朋友，我没有给过丝毫关于这只股票的暗示，尽管他们在以往的股票交易中曾经欺骗过我。从原则上来讲，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即将要发生的事作好准备。这是最简单的常识。

伍尔夫、甘恩和戈登把组成炒作小组的消息告诉了我，现在正准备募集600万美元现金。在此之前，我没有任何的事可做，只有默默地等待那笔资金到位。募集资金的速度是至关重要的，我提醒了他们，但是，这笔钱是一点一点地打过来。我不了解其中的原因，可是我却清楚地记得自己曾经对伍尔夫、甘恩和戈登发出过最紧急的求救信息。

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一张金额非常大的支票，此时，我手中所掌握的资金总额也增加到了400万美元，并且还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收到余下的金额。就目前来看，在多头市场结束之前，这个炒作小组或许会取得一定的成就。然而，即便面对最好的情况，这样的事也无法确定，所以，越早采取行动对我越有利。对于这样一只冷门股，大众不会对它的新波动产生任何兴趣。但如果你拥有了400万美元的操作资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甚至可以激发大众对任何一只股票的浓厚兴趣。这些钱足以吸收所有可能被卖出的股票，如果情况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也就没有继续等待余下200万美元的必要，因此，越早地把股价拉高到50美元，就对这个炒作小组越好，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天早晨刚一开盘，我就非常惊讶地看到联合厨具公司放出了罕见的日成交量。好几个月来，这只股票的成交量总是维持在低位，而且没有发生过任何大的变化，其价格仿佛被固定在了37美元这个位置上，为了使这只股票不再下跌，巴恩斯可没少下工夫，他以每股35美元质押，获得了一大笔贷款。如果他想要让联合厨具的股价上涨，简直比让直布罗陀巨岩在直布罗陀海峡上漂移还难。

这只股票在当天早上的需求量相当大，股价也涨到了39美元。成交量在交易的第一个小时内就超过了过去半年的总成交量。毫无疑问，这只股票成为了当天交易中的热门，并且带动了整个市场的人气。后来，我听说在当天的交易所大厅里，除了这只股票之外，人们再也没有谈论其他话题。

我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我看到了联合厨具的股价恢复了元气，这总归是一个好消息。通常，我不会去打听某只股票的罕见波动，因为在证券交易所里

替我做交易的朋友和在交易大厅里的好朋友都会向我透露一些消息。如果他们认为某一条消息或谣言是我有必要知道的，那他们就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而我在第一天听到的消息就是的确确有内线人士在买进联合炉具。这些全部都是真正的买盘，你在盘中根本看不到任何洗盘操作。在37美元和39美元之间，买方吃进了所有卖出的股票，当有人请求买方说明理由或是透露一些消息时，他们一概拒绝。面对这样的情况，精明而谨慎的交易者一定会觉得这里面可能存在问题，肯定有一波比较大的行情要出现。某只股票因为内线人士买进而上涨，而内线人士又不想让其他任何交易者跟进，那么，大众就会想知道正式的通知究竟什么时候才出来。

这个时候我什么都干不了，只能留心观察行情，说来奇怪，第二天的买盘数量不仅变得更大，而且也变得更凶猛了。最近几个月以来，业内的账簿显示，高于37美元的卖单都被轻而易举地吸收了，而且并没有出现新的卖单来阻止新一轮的涨势。股价仍然在上涨，很快就突破了40美元，并且一路向上到了42美元。

当股价刚一碰到42美元，我就感觉自己应该出售银行作为质押品的股票了。当然，我并没有想当然地认为股价会在我的卖压之下出现下跌，但如果我的总持股平均成本是37美元的话，谁也不能指责我什么。对于这只股票的价值，我比谁都清楚，从几个月的冷清交易中我就已经多少了解了这只股票的市场特性。我小心翼翼地把股票倒给了他们，一共卖出了3万股，可是并没有压住涨势。

就在当天下午，有人来告诉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次适时而神秘的涨势。在前一个晚上收盘之后和当天早上开盘之前，好像就有人向场内营业员通风报信了，说我极为看好联合炉具公司这只股票，想要像往常那样把股价拉高15~20个点，他们认为这就是我的操盘习惯，实际上，这些话都是那些从来没有研究过我交易记录的人说的。发布明牌的人可是一位大人物——伍尔夫先生，他内线买进了股票，而股价也因此大幅上涨，于是，很多场内的营业员都跟随着这张明牌，当然，他很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所知道的内情实在是太多了，绝对不可能向自己的追随者提供错误的内幕消息。

其实，涌入市场的股票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当时我已经锁住了30万股的股票，如果你想到这一点，就会理解我当时为什么会那样恐惧了，股价被拉抬起来之后，我会觉得轻松一点。傅劳尔州长所说的话是正确的，每天都有人指责他炒作公司负责操盘的股票，比如说芝加哥瓦斯和联邦钢铁等，他会说：“如果你想让股价上涨，唯一的办法就是买进股票。”而这也是场内营业员所采用的唯一方法，买盘



一旦出现，价格是一定有所反应的，那就是上涨。

第二天，我在日报上看到了几千个人都可以同时看到的消息。毋庸置疑，这则消息会通过电报传送到几百家交易所的分公司和在外地的交易所，这些报道指出，拉利·李文斯顿即将在联合炉具这只股票上全力做多。对于细节的报道，各种报纸是不尽相同的。有一则报道更是说我已经组成了内线炒作集团，准备好好打击一下那些已经过度放空的空头；另外一则报道则说公司在近期将会宣布配股。此外，报纸还说我在看好的股票上的操作成绩值得关注；也有一则消息指责那家公司隐匿了资产，为的就是让内线人士全力建仓。总而言之，所有的报道都一致认为涨势才刚刚开始。

这天早晨开盘之前，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还没有接到信件，可已经预感到华尔街肯定会充斥着热得发烫的明牌，很多人都会立刻买进联合炉具公司的股票。我的电话在那天早晨快被打爆了，电话接线员接到了不下几百个各式各样的电话，而他们询问的内容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联合炉具会上涨吗？我不得不承认伍尔夫、甘恩和戈登在这种小事上做得非常到位，当然，这其中很有可能也包括巴恩斯在内。

我并不知道自己竟然拥有如此众多的追随者，那天早上，买单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并且都是买进几千股的大单子，这些人疯狂地想买进一只在三天前不管是什么价位都没人要的股票。请牢记一点，大众其实是从报纸上了解到我在股票操盘方面的名声的，对于这一点，我真的要好好地感谢一下那几位想象力丰富的记者。

股价连续上涨了三天，我卖出了联合炉具，并在接下来的两天一直都在卖出。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把巴恩斯质押在马歇尔银行作为350万美元贷款质押品的10万股全卖光了。假如最成功的炒作指的就是操盘手花费最低成本来达到最佳目的，那么，这次炒作应该是我整个华尔街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一次。我根本就没有买进任何股票，甚至不需要买进；我也没有在把股价拉到最高点之后才开始卖出；我甚至不需要等到股票价格一路走低时才卖出，而是在不断上扬时就卖出了。这就如同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美梦一样，没有费丝毫的力气就找到了一个可以承接相当数量的强大买盘，尤其是急于卖出股票的时候。我曾经听傅劳尔州长的一个朋友说，这位杰出的多头领袖有一次替一个集团炒作时使那个集团获利卖出了5万股股票，然而，傅劳尔的公司却赚到了超过25万股的交易手续费。汉弥尔顿曾经说过，詹姆斯·吉恩为了出脱22万股的联合铜矿公司，在炒作过程中至少交易了70万股的股票。这样的手续费多得令人吃惊，好好想一想这些事情吧，再想一想我所

支付的手续费，实际上，那只是我替巴恩斯卖出10万股股票的手续费，在我看来，这样的节省真是无与伦比。

既然我已经把对巴恩斯承诺的那些股票全部卖了出去，而炒作小组承诺的其余资金还没有全部到账，同时我现在根本就不想把所卖出的那些股票买回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过一个短暂的假期。对于事情的具体细节，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使这只股票自生自灭之后，它就开始不断下滑了。后来，整个市场的走势都变得非常疲软，有一位失望的多头想立刻就把手中持有的股票卖出，在他的卖压之下，股价跌破了我买进选择权的价位，也就是跌破了40美元的整数关口。似乎已经没有人想继续持有这只股票了。我对你们说过，我并不看好大盘走势，所以现在更要感谢这次市场上的奇迹，是它让我卖出了10万股股票，而且不会像通风报信的好心人所预测的那样，在一周之内把股价拉抬几十美元。

由于没有足够的买盘支撑，这只股票形成了一种持续下跌的态势，股价后来跌得相当厉害，一直跌到了32美元，可以说是这只股票有史以来的最低价，而之前，巴恩斯和他原来的炒作集团，为了避免银行把他们的10万股拿到市场上断头，曾经把价格固定在37美元左右。

当天，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仔细研究了一下大盘走势，有人告诉我伍尔夫来找我。他怒气冲冲地走进来，对我吼道：

“你在搞什么名堂？”

我很客气地对他说：“伍尔夫先生，请先坐下来。”这是为了让他能够安静地把话说完。

他用最高的音量冲我吼道：“我不要坐！我想知道你到底玩的是什么把戏？”

“什么什么把戏？”

“你究竟对它做了什么？”

“我对什么做了什么？”

“那只股票！就是那只股票！”

“哪只股票？”我问。

我的回答使他更愤怒了，他吼叫着对我说：“联合炉具！你对它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做，真的没有，这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说。

他凝视着我足足有5秒钟，接着，继续怒吼道：“你去看一看价格！去看一

看！”看得出来，他的确很生气，我站了起来，看了一眼报价，说：“现在的价格是31.25美元。”

“没错！是31.25美元，可我还持有很多！”

“我知道你手中持有6万股，并且持有了很长时间，因为你当初买进葛瑞炉具的时候……”

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插口道：“可是我又买进了很多，其中一些的买入价格是高达40美元！我现在仍然无法解套！”

他火气十足地盯着我，我对他说：“我没有叫你买进啊。”

“没有什么？”

“我没有让你买进。”

“我说的不是你让我买进，可是你打算拉抬股价……”

“可是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我打断了他。

他仍然盯着我，气得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久，才开口说道：“你原先是打算拉抬股价的，你手里有好多钱可以买进股票。”

“是的，可是我一股也没有买。”我回答道。

这句话就好像是最后一击一般。

“你没有买进股票？你手里有超过400万美元的现金可以用，可是你却连一股也没有买进？”

“是的，一股也没有买进。”我又重复了一遍。

这时，他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了，最后，他好不容易才张口说道：“你这叫什么游戏？”

我想他此时此刻肯定在内心里用各种恶劣之至的罪名指责我，我对他说：“伍尔夫，你真正想问我的是为什么我没有以50元以上的价格从你的手中买进你在40元以下买的那些股票，是不是这样？”

“不是，不是这样。你拥有着以40美元买进股票的选择权，又手握400万流动资金可以拉抬价格。”

“是的，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动那笔钱，而且，你的炒作小组也没有因为我的操作而亏损过一分钱。”

“李文斯顿，你听我说……”他开口说道。

我并没有让他再继续说下去。



“听我说，伍尔夫。你、戈登和甘恩所持有的那20万股股票已经绑死了，我很清楚这一点，而且，假如我把股价拉抬起来，也绝对不可能有多只股票一齐拥进市场，对我来说，拉抬股价有两个必要的原因，第一是为这只股票创造出一个足够大的承接市场，第二是依靠那40美元的选择权获得利润。你并不满意于自己持有数月的6万股只卖到40美元，或者是不满足你在炒作小组中所得到的那些利润，你决定在40美元的下方大量吸进筹码，想在我利用炒作小组的钱拉抬股价时把货倒给我，因为你认为我肯定会那样做。你想在我买进之前买进，而在我卖出之前卖出。总之，我就是那个你认为的买盘。我觉得你肯定会认为我将来要把股价拉抬到60美元之上。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你很有可能买进了1万股，这次买进纯粹是为了倒货。假如我不被卷进来的话，为了找到垫背的人，你向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每一个人都报出了明牌，而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会增加我的操盘困难。你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正在做什么。当他们和我买进股票时，你一定会欣喜万分。你把明牌报给你的那些朋友，在他们买进股票之后又传给了他们的朋友，第三层接受明牌的人打算把货倒给处于第四层或第五层的人，或许还有第六层的白痴们准备接货。这样一来，当我最后准备卖出一些股票时，就会发现我所面对的是好几百个聪明的投机客。伍尔夫，这就是你的好主意啊。在我还没有想到要买进股票时，联合炉具就已经开始上涨了，你可以想象我当时多么惊讶；或许你也会想象我是十分感激的，居然能以40美元左右的价格替这个炒作小组卖出10万股，卖给那些准备以50美元或60美元把同一批股票再倒还给我的人。我没有用那400万美元替这个炒作小组赚到一分钱，这听起来是不是相当愚蠢？的确是这样，因为那些钱是给我用来买进股票的。但是，我只有在认为必须要买进的时候才会买。当然，现在我并不认为需要买进。”

伍尔夫已经在华尔街闯荡多年了，他绝对不会让怒火妨碍了自己的正事，这个时候，他完全地安静了下来，在我把话说完之后，他用非常和善的语气对我说道：“听我说，我的老朋友，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你绅士一点嘛。假如你是我，你会怎么办？”

我极为认真地回答说：“假如我是你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办吗？”

“怎么办？”

“我绝对会全部卖光！”我说。

他审视我好一阵子，没有说一句话，转身就离开了我的办公室，从此以后再也

没有进来过。

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戈登参议员也来找我了。他看起来非常着急，说是我造成了他们在操盘上的困难，接下来，甘恩也加入进来。他们忘记了组成炒作小组时，所持有的股票是根本卖不出去的。他们只记得我手中掌握着这个小组几百万美元的资产，而且，当股价处在44美元附近并且市场非常活跃时，我没有替他们把持股卖掉，而这只股票现在已经跌到了30美元，像一潭死水一样沉寂。在他们看来，我应该替他们把股票卖出去，只有这样才能赚到更多利润。

当然，过了一会儿他们也安静了下来，这个炒作小组并没有亏损一分钱，但问题的关键却没有改变，那就是替他们把股票卖掉。没过几天，他们就要求我来协助解决问题，戈登特别坚持这一点。最后，我要求他们把共同持股以25.5美元的价格锁住，其他主要业务由我来负责，我的报酬是用这个价格出售股票得到的利润的一半。这只股票最终报价大约是30美元。

由于大盘的关系以及联合炉具这只股票所具有的特性，我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大批量地卖出股票，那就是选择在股价一路向下时卖出，并且在卖出之前不拉抬股价。如果我先拉抬股价再卖出股票，那肯定只会收获一大堆股票。但我一路压低出货，是可以找到一些买主的，他们总会认为股票从上一个高点下跌15美元或20美元之后就已经很便宜了，尤其是那种最近才出现高点的股票。因此，在看到曾经上涨到接近44美元的联合炉具股价现在却低于30美元时，会认为这只股票在他们眼里绝对是物超所值。

就像平常一样我顺利地完成了这次的交易，那些想拣便宜货的人大量地吃进，使我把炒作小组的持股从容卖出。然而，你觉得戈登、伍尔夫或者是甘恩会对我心存感激吗？他们一点也没有感激我，反而仍然在生我的气，至少他们的朋友是这样告诉我的。他们常常对别人说起我是怎样整治他们的。他们永远不会原谅我，因为我没有按照他们的指示去拉抬股价。

其实，如果伍尔夫和其他人不散布那些热得发烫的利多明牌，我是绝对无法卖出那10万股的。倘若按照原先的方法去操盘，按照自然而合理的方法操作，我就必须要接受所能卖出的任何价格。我曾告诉过你们，空头市场早已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在这样一个市场中，不顾一切并不是唯一的卖出方法，然而，当你卖出时，你必须做到真正地不计价格，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方法了。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这一点。他们仍然在气头上，我却并不生气，因为生气是毫无益处的。我曾经得

到过很多次教训，一个爱生气的投资者是无药可救的。在上面所说的这个例子之中，他们的牢骚并没有什么后遗症，可我却要告诉你们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一天，我妻子去一位朋友极力推荐的裁缝那里做衣服，那位女裁缝不仅技术高超，而且和蔼亲切。在我妻子去了几次之后，她们就熟识起来，那位女裁缝对我妻子说：“我希望李文斯顿先生把联合炉具很快拉抬起来，我们现在仍然持有一些那个时候买进的股票，因为别人告诉我说您先生会拉抬这只股票，而且，我们也听说他在股票交易中一向都是非常成功的。”

实际上，每当我听到一些无辜的人因为听信了一些毫无道理的明牌而亏损时，都会感到深深的难过。或许你现在理解我为什么不给其他人明牌了吧，那位女裁缝使我觉得，真要说到不满，那就是我对伍尔夫才是真的不满。

## 第二十三章

### 操盘手与炒作集团“死磕”

股票投机是永远都会存在的一种游戏，每个人都不希望它消失。

其实，警告投机的危险并不能阻止投机的继续。无论交易者有多么能干或者经验多么丰富，你都无法阻止他们犯错，因为意外事件或者无法预测的事情总会发生，即便是小心安排的计划也会以失败告终；悲剧可能起源于自然灾害或是气候因素，也可能来自于自身的贪婪或是虚荣心，更有可能来自于恐惧或是无法控制的欲望。但除了那种可以被称为天敌的东西之外，股票投资者必须要对付那些在正常情况下站不住脚的恶行。

**股票**投机是永远都会存在的一种游戏，每个人都不希望它消失。其实，警告投机的危险并不能阻止投机的继续。无论交易者有多么能干或者经验多么丰富，你都无法阻止他们犯错，因为意外事件或者无法预测的事情总会发生，即便是小心安排的计划也会以失败告终；悲剧可能起源于自然灾害或是气候因素，也可能来自于自身的贪婪或是虚荣心，更有可能来自于恐惧或是无法控制的欲望。但除了那种可以被称为天敌的东西之外，股票投资者必须要对付那些在正常情况下站不住脚的恶行。

回想自己25年前初到华尔街时的情景和那时自己采取的最为常见的一些做法，不得不承认我在很多方面已经越来越成熟了。尽管旧式的空中交易所早已荡然无存，但那些骗人的交易所仍然生意兴隆，很多想要快速致富的男男女女就这样牺牲在了交易所里。而证券交易所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不仅缉查了很多十足的骗子和无赖，而且始终坚持所有会员公司都要严格遵守的规则。现如今，许多健全的法令和规章制度都在严格实施，可是我们却依然可以看到某些恶行和有待改善的地方存在，这是因为华尔街始终保持着根深蒂固的保守性，而不是道德上的麻木不仁。

从股票投机这个游戏中获得利润一直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且会越来越难。就在不久之前，对于挂牌的任何一只股票，真正的投资者都可以运用适当的知识来进行操作。1901年，摩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推出了由一些较小的联合公司重组的美国钢铁公司，那时，证券交易所里挂牌的股票只有275只，未上市的股票大约有100只，对于其中的某些股票，根本不需要去了解它的股性和股价，因为都是一些小市值的品种，或是一些次要股和保证股，总之是一些非常不活跃和缺乏投资吸引力的股票，绝大多数股票在一年之内都没有一次交易。现如今挂牌交易的股票有900余只，在这个异常火爆的证券市场中，大约有600只股票都有交易记录。另一方面，追踪旧式的类股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因为当时的类股不仅比较少，而且资本额也相对较小，而每一个交易者必须要关注的新闻也没有覆盖很广的范围。现在却不同了，世界上的每一种行业几乎都有公司挂牌上市，可以自由地交易其任意一只

股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保持消息灵通，那就必须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这一点对于那些明智的投资者来说，投机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进行股票投资的人成千上万，获利者却少之又少。从某个层面来说，大众总是沉迷于市场而无法自拔，我们可以断定，大众总是在亏损的。一个股票投资者最致命的敌人是什么？无知、贪婪、恐惧和过于迫切的期望。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法令规章及证券交易所原则都不能把这些敌人从人的本性中消除。意外事件总是会把投资者仔细计划的计划破坏得支离破碎，甚至连最冷静的经济学家和热心的慈善人士也无法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还有一种亏损的诱因，那就是某些故意要误导大家的消息，这种消息与直接明牌不同，它常常会伴有各种各样的伪装和掩饰，被有意地传播给股票交易者，这是一个投资者最危险也是最可怕的敌人之一。

股市中的那些门外汉往往靠着明牌或谣言来进行交易，不管是口头上的还是文字上的，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他们对正常的明牌都无法抗拒。比如说，有一位与你相交多年的好友诚恳地想要你富裕起来。于是，他把自己所做的事实告诉你，他告诉你自己买进或卖出了哪些股票。这样的做法可能完全是出于好心，然而，如果明牌错了呢，你又该怎么办？在对抗报出明牌的专家或者骗子方面，普通投资者所得到的保护与他免受假币或假酒侵害的机率大约是相同的。可是在对抗典型的华尔街谣言时，普通投资者既没有得到保护，也无法得到补偿。那些大批量销售证券的自营商、操盘手、内线炒作集团及个人可以利用不同的手法以最好的价格卖出多余持股，而报纸和盘势所传播的多头题材往往是最误导大众的东西。

随便哪天的财经报纸上，你都可以发现，上面刊登了许多半官方性质的声明，这其实就是一种暗示。那些权威人士要么是一些“重要的内线人士”，要么是“著名的董事”，要么是“公司的高层人员”，要么是“具有权威性”的某些人，大家会觉得，这些人所说的话不可能捕风捉影。下面这句话是今天报纸上的内容，我来给你们念：“银行业领袖说现在还为时过早，无法确定空头市场已经来临。”

一位真正的银行家会说这样的话吗？如果这真是一位银行家说的，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姓名公布出来？是不是一旦把姓名公布出来，人们就不再相信他了？

下面是报纸上的另外一则新闻，是与股票交易异常活跃的一家公司有关的。这次，发布消息者是一位“著名董事”，如果这位仁兄真的发表了这样的言论，那么，在这家公司的几十位董事之中，又是谁公布了这些信息呢？显而易见，这种说话方

式对很多人都造成了伤害，可受到伤害的你却无法怪到任何人的头上。

除了明智地研究其他地方的投机之外，股票投资者还必须要考虑很多与股票游戏有关的事实。除了想方设法赚到钱，投资者也要想方设法地避免亏损。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做与知道自己不应该去做同样重要。所以，你最好牢记一点，有一种炒作几乎是在每只个股的涨势中都会出现的，那就是由内线人士发起的涨势，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尽可能以获利最大的方式卖出股票。可是在证券交易里，一般投资者都会这样认为，假如他坚持了解为什么某只股票会上涨的话，那他就是那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明人。真正的操盘手一定会刻意安排好出货方式，并且把这次涨势解释得淋漓尽致。我始终这样认为，如果主管部门禁止登载任何不署名的利多声明，那么，普通投资者的损失一定会大为减少。在这里，我指的是那种刻意安排的让大众买进或持有的声明。绝大多数利用不署名董事或是内线权威人士的文章都把不可靠的和错误的印象传播给了大众，大众则错误地以为那就是半官方性的声明，是值得信赖的，因此每年亏损几万美元也就不足为奇了。

比如说，一家公司的一种业务曾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低潮期，到目前为止，这只股票都是无人问津的，报价代表了一般交易者对于这只股票价值的真正看法。倘若这只股票现在的价位非常便宜，那么，一般交易者在知道了这点之后，就一定会去购买，股价也会因此而上涨；如果股票价格过高，大众就会选择卖掉，股价自然会下跌；假如以上两种情况都没出现，那就意味着没有交易者在谈论它，也没有人对它采取任何行动。

当公司的经营业务出现好转时，究竟是谁最先知道呢？是内线人士还是一般大众？肯定不是一般大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如果好转一直持续下去，盈余就会不断增加，公司就有机会恢复配股配息。配股配息要是没有中断过，那么股利就会提高，也就是说这只股票的价值会相应提高。

我们假设公司的经营状况持续好转，可经营阶层会公布这种令人兴奋的事实吗？总裁会把这个事实告诉给他的股东吗？一位好心的董事会发出署名的声明来看报纸财经版或者通讯社报道的读者吗？一些谦虚的内线人士会像往常那样采取不署名的方式发布公司前景非常美好的声明吗？当然不会了，任何人都不会多说半个字，报纸上更不会出现任何的声明。

掌握这种价值增加消息的人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个秘密，并且尽可能地不让大众知道。同时，那些平日素来沉默寡言的“著名内线人士”一定会择机进场，

尽量多吃进可以买到手的便宜筹码。当这样的消息灵通而且不张扬的买盘始终持续时，股票价格就一定会上涨。财经读者认为内线人士应该知道股价上涨的原因，他们去询问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而一些不肯署名的内线人士却一致宣称：他们并没有听说过任何原因，也不知道股价为什么会上涨。很多时候，他们甚至会宣称，他们并不十分关心股市里的怪诞行为，也对股票操盘手的操作手法不放在心上。

涨势持续了下去，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所有知道内情的人买进了他们可以买到的全部股票。利多谣言再次弥漫在整个华尔街上空。电报机“根据十分权威的消息来源”把信息传达给了交易者，说公司业务确实已经转危为安了。另一位谦虚而不愿意署名的董事过去曾经说他并不知道这只股票的上涨有什么道理，可如今却被引述为“股东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公司的前景喜人”。当然，这次他也是不署名的。

此时的利多消息就如同洪水猛兽一样猖獗，在它的刺激下，人们开始疯狂地买进这只股票，买盘将股价助推得很高。一旦合适的时机出现，那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董事的预言也就实现了，公司恢复了分配股利或是增加了股利。在这样的消息报出之后，不仅利多题材严重泛滥，连散布利多消息的人也比以前更加热心。当一位“重要的董事”被人们要求直截了当地说明当时的状况时，他向全世界宣布情况的好转不仅能够延续下去，而且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另一位“重要的内线人士”在人们百般央求之后，终于在通讯社的诱导下承认盈余的确高得惊人；还有一位与公司业务密切相关的“著名银行家”，在别人的要求之下指出销售量的激增可以称得上是这个行业中前所未有的记录，即便是再也没有其他订单，想要完成现有的任务，公司也需要夜以继日地赶工，而且这种状态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在这只股票出现真正上涨之后，一位“财务委员会的成员”在报纸经过特别放大处理的声明中对大众的表现感到震惊。实际上，唯一令人感到震惊的就是股票的上涨速度实在是太过缓慢了。如果分析一下这家公司即将推出的年报，每一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这只股票的净值要比市场价格高很多。只是无论市场表现是什么样子，那些喜欢透露消息的好心人都绝对不会署名。

只要公司盈余仍然在不断增长，那内线人士就不会发现公司的好运有所减少，他们买进股票时就像是用纸而不是用钱买进一样。假如没有任何因素使股价下跌，那股价为什么要下跌呢？公司的业务变坏究竟是什么引起的呢？他们会发表声明或警告吗？他们会发出哪怕是最轻微的暗示吗？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趋势已经



向下了。公司业务好转时，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地买进股票，现在也同样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卖出。在这种卖压的打击下，股价自然就会下跌。接着，人们就会听到那些耳熟能详的“解释”，一位“重要的内线人士”认为一切都很顺利，跌势只是暂时的，是空头借机影响大势的一种手段，目的就是打压这只股票。如果大势非常配合，且股价已经下跌了好一阵子，那么普通投资者要求解释或说明原因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除非是有人站出来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大众一定会害怕出现那种最糟糕的情况。所以，我们在新闻机构的机器上往往会看到这样的消息：“我们要求公司的一位重要董事对股价疲软的现象作出解释，他回答说，对于今天股价下跌，他所能得到的唯一解释就是空头挤压，而基本大势并没有改变。就目前看来，公司的业务也是空前繁荣的，除非是发生无法预测的事情，否则，在下次会议讨论股利时，很可能就会提高股利分配比率。在现在的市场上，空头已经变得越来越过分了，他们的不断打压使股票变得更加疲软，显而易见，他们就是想要把手中的持股出脱掉。”传媒想把最充分的新闻传递给大众，他们有可能会补充说明所得到的消息就是可靠而确切的，内线人士在股票下跌当天就吃进了绝大多数卖单，因此，空头迟早有一天会发现他们的放空操盘已经使自己深陷其中。

有些人亏损是因为过分相信利多消息，买进了不该买的股票；而有些人亏损则是因为打消了卖出的意愿。那些“重要的内线人士”鼓励大众买进他们想要卖出的股票，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防止大家卖出他不支持或不愿意买进的股票。普通交易者看过这个内线人士的声明之后会相信吗？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这只股票肯定不会下跌，现在只是空头在卖出造成的，只要空头停止卖出，那么内线人士就会策动一次报复性上涨，于是，空头就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进行回补。上面所说的这一点，大众已经完全相信了，他们认为跌势就是空头打压造成的，而以后的局势一定会朝着声明所解释的那样发展。

尽管面对如此众多的威胁和承诺，这只股票却没有出现反弹。虽然那些内线人士说要把空头轧得死去活来，可股价仍然在下跌。不可能不下跌，因为内线人士已经向市场抛售了太多股票，短时期之内市场是无法消化这些股票的。

这些“重要的董事”和“重要的内线人士”所卖出的内线持股就好像足球一样传递于专业投资者之间。股价持续下跌，就像跌进了无底的深渊。当然，影响公司未来盈余的还有企业的经营状况，这一点内线人士很明白，因此，在公司业务下次出现好转之前，他们是不会支持这只股票的。真要到了好转时，这些总是为普通投资者

着想的内线人士们却又早悄悄买进股票了。

我从事投资事业很多年了，手中掌握的消息一直都是非常灵通的，我无法告诉你股价下跌是由空头打压造成的例子。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空头挤压其实只不过是根据确切的消息和精确的市场大势判断来卖出股票。非要说股价下跌是由内线卖压或不支持造成的，那就说不通了。一般到了这个时候，每一个投资者都会急于卖出股票，如果没有人承接，情况就会很不乐观。

股价长期下跌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空头挤压，这一点每个股票投资者应该了解。当一只股票不断下跌时，你应该可以断定这其中肯定是存在问题的，要么是市场问题，要么是公司问题。如果下跌看上去没有什么原因，那么，股价一旦下跌到它真正价值的下方，强大的买盘就一定会出现，而跌势也就自然而然地停止。只有在股价涨得过高时才是空头能够赚到大钱的唯一机会。你可以赌你手中的最后一分钱，但那些信心十足的内线人士却不会把这样的消息公之于众。

纽海文铁路公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今天已经家喻户晓的情形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件事发生在1902年，当时这只股票是价值255美元的高价股，是由新英格兰地区第一流的铁路投资竞标的。以至于居住在美国东北部地区的人以是否拥有这只股票来衡量自己在社区里受人尊敬的程度和地位。如果当时有人说这家公司最终不可避免会倒闭，那这个人就惨了，他即便不会被送进监狱，也会被其他人当成疯子送进精神病院。但是，在摩根先生任命了一位有进攻性的新总裁之后，悲剧终于上演。刚开始时，人们不了解新政策会促使这家铁路公司沦落到今天的境地。在一笔又一笔的新资产以膨胀的价格添加到这家联合铁路公司的账户后，一些目光敏锐的观察家开始对这种政策产生怀疑。用200万美元买来的电车系统，转手就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纽海文铁路公司，几个不知道轻重的委员会成员犯下了难以挽回的错误，他们指责经营阶层行事鲁莽，并说纽海文即使是大公司也经不起这样的挥霍浪费。这句话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当然，内线人士仍然是最早看出将要大难临头的人，他们在摸清了公司的真实情况之后，开始逐渐减少持股数量。在他们的不支持和卖压的双重打击下，这只新英格兰无比高贵的铁路股票开始走软。普通投资者心存疑问，像往常那样想要得到合理的解释，于是，解释随即就出现了。“重要的内线人士”指出，他们并不清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切都很正常，跌势完全是由鲁莽的空头挤压造成的。因此，新英格兰地区的投资者们又继续持有他们的纽海文铁路公司股票。为什么不继续持有

呢？内线人士不是说没有问题吗？这一切不是空头放空造成的吗？公司不是在宣布继续发放股利吗？

与此同时，公司董事所承诺的轧空并没有出现，可历史新低却不期而至了。内线卖压变得越来越急切，越来越明目张胆。这只股票的大跌使得新英格兰每一个想追求安全投资和稳定股利的人都损失惨重，因此，波士顿有公益精神的人和民意领袖要求得到真正的解释。然而，他们却被其他人谴责为股票投机客。

这只股票从255美元一直下跌到了12美元，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历史性的记录，但这绝对不是空头攒压的结果，也不可能是。跌势并不是空头引起的，股票的持续走低与空头打压无关。内线人士一路向下卖出了他们手中的持股，而且卖出的价格比他们在说明真相或允许真相讲出来的情况还要高。不管这只股票每股的价格是250美元，还是200美元；不管它的价格是150美元，还是100美元；也不管是50美元还是25美元。对这只股票而言，这些价格都显得太高了，内线人士心知肚明，可大众却蒙在鼓里。当普通交易者想要通过买进某家公司股票来获得利润时，他一定要事先弄清楚这家公司业务中只有少数人有办法知道的真相，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比较有利。

在过去20年中，跌势最为严重的一些股票往往都不是因为空头攒压造成的，然而，大众总是轻而易举地接受这样的解释，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巨额亏损的真正原因。听完这样的解释之后，对当前股价不满意的投资者不会卖出他们手中的持股，或者他们相信在空头停止攒压之后股价会立刻回升，不然他们真的应该把手中的持股卖出。我以前曾听过别人指责吉恩，在他之前，人们习惯性地地把查理·伍利雪佛（Charley Woerishofer）或者爱迪生·柯马克（Addison Cammack）当成替罪羊，久而久之，我也成为了股市里的替罪羊。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山谷石油（Intervale Oil）公司的例子。一个内线炒作集团成功地把这只股票价格拉抬到了很高的位置，在上涨过程中，他们找到了一些买主。把股价成功地炒到50美元之后，那些操盘手开始卖出持股，股价因此而迅速下跌。此后，像往常一样，人们要求得到解释，为什么山谷石油公司的走势会变得越来越弱。问这个问题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致它的答案成了最重要的新闻。一家财经通讯社去采访最了解山谷石油公司上涨内情且最清楚股价跌势原因的经纪商，让他说出一个可以登载在报纸上并且向全国公布的原因。这些自己本身就是多头炒作集团成员的经纪商自然会把矛头指向空头，他们说是拉利·李文斯顿在打压股市，他

们会给我一次惨痛的教训。然而，山谷石油公司的内线炒作集团还在不停地卖出，直至股价跌破12美元。原本他们可以把这只股票每股的价格打压到10美元之下，可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能够赚到利润。

对每个内线人士来说，压低出货都是明智而正确的选择，那种付出35美元或40美元的门外汉就另当别论了。在看到报价机器上打出的价格之后，门外汉肯定会选择死守他们手中的股票，等着李文斯顿被愤怒的内线集团抓住之后，他们再一拥而上。多头市场，尤其是市场狂热时，普通投资者总是能在刚开始时赚到钱，但之后却把这些利润全部亏掉。这是因为他们在多头市场中待的时间过长，过度关注那些不署名的内线人士想让大众相信的解释。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第二十四章

### To“散户”：别让“庄家”骗了你

几十年的炒股经验让我知道，任何人都无法始终战胜股市。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你可以在一些个股身上发财致富。无论你的经验多么丰富，犯错误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为投资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安全。华尔街的所有专家都知道，根据“内线”明牌去操盘，比饥荒、瘟疫、歉收、政治调整或所谓的“正常意外事故”还要使人更快破产。在华尔街这个地方，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直通成功的柏油大道根本就不存在的，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执迷不悟呢？

面对明牌的诱惑，每个普通投资者都无法抗拒，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报出明牌和听信明牌的人的原因。经纪商把自己在市场通讯杂志上看到的和口耳相传得来的消息传达给交易者，并向他们提供适当的交易建议。然而，对实际情况，报出明牌者不应该说得过于详细，因为市场走势总是领先于实际状况6~9个月的时间。今天的盈余并不足以让经纪商建议顾客买进股票，除非你可以肯定在6个月或者9个月之后的市场情形。假如你真的可以看得那么远，可以看出情势的发展会改变目前的大势，那么，今天这些关于股价便宜的传言立时就会不攻自破。每一个交易者都应该高瞻远瞩，可是经纪商所关心的并不是未来，而是他们今天能够赚取多少交易手续费。所以，一般证券商出版的那些杂志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的推理和判断，因为有了手续费，证券商就没有了一切，他们总会想方设法地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杂志来引诱大众进行交易，使大众从操盘手手中买进同一只股票。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内线人士到证券公司找老板，并对老板说：“我希望你能够为我创造出一个可以承接5万股股票的市场。”接下来，证券商会要求提供下一步细节。假设这只股票现价是50美元，内线人士会对他说：“我会以45美元的价格给你5000股的买进选择权，每提高1个点再另外给5000股购买权，总共是5万股。当然，我也会给你以市价卖出那5万股的选择权。”

每一个证券商身边都围绕着许多追随者，对这些追随者来说，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方法，只要他们拥有内线人士所追求的东西，内线人士也会成为他们的拥趸。如果一家证券商有线路直通到分公司和全美各地的关系交易所，那在交易中，他们往往可以找到众多的追随者加入操盘。请你记住，不管怎样，由于卖回选择权的关系，这家证券公司所打的仗都是有准备的。如果他可以调动起顾客跟进的积极性，就可以卖出手中的全部持股，从而获得巨大利润。这让我想起了华尔街一位著名内线人士的“剥削”方式。他经常会拜访一些大证券商的大牌营业员，有时，甚至会更进一步，去见公司里的某位小股东。他会说类似于这样的话：“朋友，你已经帮过我很多次了，我想表达一下自己的谢意，给你一个真正可以赚钱的机会。我们正在

筹划一家新公司，为了吸收关系企业中某一家公司的资产，所以，会把这只股票的价格炒高。我打算以每股65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你们500股雄鸡商店的股票。这只股票的当前股价是72美元。”

心存感激的内线人士把这则消息告诉给了许多证券公司里的大牌营业员。这些收到内线人士礼物的营业员都在华尔街讨生活，他们拿到利润丰厚的股票之后，又该怎么办呢？当然是建议他们所能见到的每个人都来买进这只股票，好心送礼物内线人士当然清楚，他知道这些营业员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极大的市场，使自己能够以较高价格把手中持股转让给可怜和普通投资者。

还有一种应该明令禁止的出脱股票的操作手法，那就是证券交易所不应该允许挂牌上市股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一般投资者出售。对于任何一只股票来说，正式挂牌的报价都非常有吸引力，何况还有参与自由市场的证据，再加上价格上的差距，这就是一只股票上涨所需要的全部诱因。

另一个比较常见的卖出股票方法就是增加股本，这完全是按照市场的要求操作的，然而，它却可以使得那些不动脑筋的交易者亏损几千万美元，而收益者却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为它是合法的。不管是老股换一股还是老股换4股，这样的操作都是希望能把旧的东西卖出更多。如果旧价格1美元很难卖出，而换成4个25美分的可能就比较好卖，或者分成4个27美分或30美分都可以卖得出。

大众为什么不问为什么股票会因此而变得容易卖出呢？这是华尔街的特色。大众投资者总是这么糊里糊涂，甘为操盘手做嫁衣。然而，对于这种类似于“特洛伊木马”的东西，每一个明智的投资者都应该小心谨慎，这也是每一个普通投资者应该时刻牢记于心的。可他们往往对此不予理会，因此而每年亏掉数百万美元。

意图编造或者散播谣言的行为对个人和公司信用及业务都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这样的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力图通过影响大众卖出股票的方式来打压股价，是会受到法律制裁的。原来的主要目的是在情况紧急时处罚任何怀疑银行健全程度的人，从而减少挤兑恐慌的危险。但这也从另一方面保护了普通投资者不会以低于真正价值的价格出售股票。也就是说，美国法律会严惩散布这类利空消息的人。

那么，如何保证普通投资者不会以高于真正价值的价格买进股票呢？又由谁来惩罚散布毫无根据的利多消息的人呢？没有任何人能够担负起这样的责任。在股价过高时，普通投资者会根据不署名的内线建议买进股票，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假如



能够有一种法律来惩罚那些说谎的多头，就像现今惩罚空头说谎的法律一样，那么，我相信大众一定会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另一方面，承销机构、操盘手及不署名且持乐观说法而受惠的人都可能告诉你，靠着谣言或不署名的声明做交易而造成亏损怨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

证券交易所应该保证大众在做交易时不会受到不公平操盘方法的侵害。假如一个知晓内情的人希望普通投资者接受他对事实的声明或是希望大众接受他的意见，那他就应该把大名署上。要知道，在发布利多消息或声明时必须署名并不能使这些信息变成现实，但却可以让那些发布这些信息的“内线人士”和“董事们”更加谨慎和小心。

对于股票交易中的基本要素，每个交易者都应该时刻牢记于心。当某只股票上涨时，你没有必要去研究它上涨的原因。持续的买进一定会造成股价不断上涨。只要股价持续上涨，那么，偶尔出现小幅回档也是很自然的事，你应该始终跟随着大盘走势，这才是最安全的操作策略。假如股价经过长期稳定上升之后开始转为逐渐下跌，且只是偶尔出现反弹，显而易见，最小阻力线已经从向上变为向下了。情况就是这样，为什么非要找到解释呢？对于某只股票下跌，你可能会找出许多理由，但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真正的原因，他们要么守口如瓶，要么反过来胡说八道，欺骗大众。这个游戏的本质就是这样的，每个参与进来的投资者都应该了解这一点，少数知道内情的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

实际上，很多所谓的“内线人士”或“董事”的声明都是毫无根据的，不管他们究竟有没有署名。一般说来要求内线人士发表声明的时候很少，声明是那些在市场上拥有巨大利益的人编造出来的故事。某只股票在某个阶段上涨时，为了便于交易这只股票，大量持股的内线人士并不反对专业人士的帮助。此时内线人士可能会把大赌客买进的时机透露给你，可他却不会说出卖出的时机。这样一来，大操盘手就与大众处于同等的地位了，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才能卖出手中持股。这个时候，误导大众的谣言一定会应运而生，其实在这整个游戏进行过程中，你都不能相信任何内线人士的话。通常情况下，只有公司的大老板可以根据内线消息来采取行动。他们没有撒谎，但是什么都不说，“沉默是金”此时就是他们的原则之一。

我已经强调过很多遍，再多说一次也无所谓，几十年的炒股经验让我知道，任何人都无法始终战胜股市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你可以在一些个股身上发财致

富。无论你的经验多么丰富，犯错误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为投资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安全。华尔街的所有专家都知道，根据“内线”明牌去操盘，比饥荒、瘟疫、歉收、政治调整或所谓的“正常意外事故”还要使人更快破产。在华尔街这个地方，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直通成功的柏油大道根本就不存在的，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执迷不悟呢？

被庄家恨之入骨的投机鼻祖！

#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 骨灰级霸气十足的 股市操盘大师控盘全记录！

**靠500股咸鱼翻身，做空整个股市，  
赚取巨额利润的职业大操盘手操盘手法大揭秘！**

- 他将无数不被人看好的股票变成了市场大热门！
- 他是华尔街业内人人称道的操盘高手；他是众多中小投资者暗中追随的利润风向标！
- 他看盘能力惊人，预测走势百无一失，可却依旧赔光了所有家底，其中原委何在？
- 他重返华尔街，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如何操作了一场股市大动荡？
- 他从不相信某支股票的涨势或跌势，只靠对市场的整体观察决定增仓或做空，他的独门绝技何在？
- 你可能不知道这是何许人，你也可能认为这是创富神话，天方夜谭，但他却是名副其实地影响了华尔街投资界达40年的超级操盘手！

主编建议：人物传记·投资·理财

ISBN 978-7-5104-2826-5



9 787510 428265 >

定价：45.00元